RE0 EX 「从零开始过错的异世界生活」（傲慢）

翻译：[Iti-Tan](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hhh0578&ie=utf-8&id=tb.1.d2468355.eKo157PL68Q1SQ_bHR-P7g?t=1434520738&fr=pb"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5057656255?red_tag=0819762900)

——占据了整个意识的，是以肉体为中心扩散开的剧烈「炽热」。

「咕、呜呜呜呜！好烫」

昴的脸面紧贴在坚固的地面上，他知道自己正趴伏在地。但是，能够助他站起身的手脚却一动不动。

就仿佛，自己不是自己，肉体的自由被完全剥夺。

但是，只有这份灼热正在永无休止地灼烧着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

一张开嘴，比起惨叫首先涌出的是大量的鲜血。

在剧痛与苦楚的最后，又几乎溺死于自己涌出的鲜血中。昴正品尝着这个世界上最为极端的苦痛。

——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了。

想要从这份痛苦中解脱出去的愿望，在他的脑海里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哭诉。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的确，自己的生活方式绝对说不上是值得褒扬。但是，也绝对不应该落得这种下场。不管是谁，都应该不敢说自己平日里的为人正直廉洁到可以傲视全人类。都应该有让自己不堪回首，让自己后悔不已，让自己不忍直视，让自己自我妥协的经历吧。

但却为什么，只有自己会遭到这种事情。

为什么，这份命运对其他所有的人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只向自己逼迫而来。

「啊啊，可恶……」

在汩汩泉涌的血液里，透出了这句低喃。

这是后悔，是对弱小的憎恨，是对命运的憎恶——，

——是对自己的，死心。

「————」

哪怕是受到了如此严重的创伤，遭受了如此的痛苦，经历了如此令人不仅求死的经历。

哪怕是被炽热灼烧全身，被剧痛真正意义上地斩过四肢，甚至生命遭受威胁。

只因为刻在自己脑海中，不断浮现的那位少女的身姿、微笑、和令人悲痛的死状。

「我」

如今，再一次，把决心说出了口。把觉悟说出了口。把留恋、后悔说出了口。

哪怕挑战无数次，垂死挣扎无数次，祈愿无数次，也要抓到那份遥不可及的未来。

「疼痛」和「炽热」都远去，败家犬就该像个败家犬，不要脸地吼下去。

「绝对」

挥舞的利刃，无情地迫近犹如风中残烛的濒死生命。

不过，这都已经入不了他的眼了。因为，他早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救你。

就在菜月·昴再一次心生这份愿望的瞬间，生命的灯火熄灭了。

——熟悉的光景再度出现眼前，让昴感受到了奇妙的安心感和无力感。

「平安回来了，是吗」

昴眺望着王都的人流，拾起一根树枝在地面写着「正」字，写爽了之后用一脚将其抹消叹了口气。

菜月·昴，是出生在太阳系第三个行星地球上的普通辍学高中三年级生。

运动衫配运动鞋，再加上手上拎着从便利店回家时候的塑料袋，看到这种随意的打扮，不管是谁都不会对产生怀疑吧。

但是，这个道理只在价值观相同，能够正确理解运动衫、运动鞋和便利店这种横读文字的意思的文化圈里才通用，

也就是说，这里真正想说的是——，

「——异世界召唤，比想象的要难受得多啊」

和马一样大的蜥蜴拉着马车，风尘仆仆地从眼前经过。

当然，这道风景在地球上是不可能看得到的。那么，如果要问刚才那个是不是对马进行了特殊的化妆，即主题公园里的演员之类的，这也让人难以苟同。

要说为何，蜥蜴并不仅仅有刚才那一头，大道上四处来来去去的都是，而且驱使这种蜥蜴的人们也有很多都是有这种特殊化妆的。

人型野兽——装作是兽人亚人这些种族的人类，光是在昴目光可及的范围内就有二三十人。当然，和昴同样的一般观光客也有很多，但因为那些人名为外貌的个性也过于暴力，导致让人难以意识到正常。

再说，继续这样逃避现实不可取。

这些兽人蜥蜴，不是演员也不是电影的特技。在这片文化圈里，这才是理所当然的当代流行，在这里昴才是异类而不是他们。

——主观上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十几天的昴对此痛感地不能再深了。

「……走吧」

昴停下这种无益的思考，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拾到的树枝仍旧拿在他的右手，整个人飘飘忽忽地走向大道——不是外面人潮汹涌的大道，而是向着里面走了过去。

和人群摩肩接踵的外面不同，这条弄堂被夹在两栋高楼之间，人烟稀少。十分符合它小弄堂的氛围，只是隔了一条街就安静得恍若隔世。

说开了，就是在这里不管发生什么，惨叫也传不到外面的大路上。

因此，若是像昴这样一脸乡下人进城模样的人迷路到这个地方来，自然而然地就会有盯上他的恶人现身。

「哟，小哥。陪我们玩玩吧」

昴听到声音转过头去，只见三个人正堵在路前。

满足了小中大所有需求的列队，昴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了真正的调研能力。虽然不知道是调研什么的。 （/\*原文只有research，一般就是市场调研了吧\*/）

「——」

昴歪过头，望向和三人组反方向的道路。只见身后就是死胡同，要去大路只能让这三个人让路了。

那么，这三个人到底有没有让昴出去的意思呢——

「喂喂，一脸呆相是要怎么样」

「看他还不明白现在什么状况吧。告诉他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吧」

看到昴慢悠悠的动作，三人卑劣地笑着开始包围昴。在对方看来，昴浑身上下散发着外行人的气息吧。

正是个好猎物，他们见到这样的昴会蠢蠢欲动也无可厚非。

但是，这完全是他们看错了。

的确昴不是很会打架，也没有什么学过格斗技的隐藏设定。就是个外人，他们的判断没错。

但是，昴在他们的应对方式上，可以说是身经百战。

「——啊？」

昴对大意的大汉——被他起名为桶庆汉中的桶刺出了手。

昴的手中，握着刚才捡到的树枝，这根并不怎么锐利的树枝，刺入喉咙的柔软部分，突破了那道柔弱的抵抗刺了进去。

「喂？」

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让桶瞪大了眼，站在他两边的庆和汉也都当场僵住了。

这样桶就起不来了。然后，昴向还僵在原地的那两个人里身高适中的那位——庆伸出了空出的那只手，昴抓住他的头发和耳朵把他甩了出去。不给他抵抗的机会。一口气把他的脑袋撞到一旁的墙壁上。

一声实打实的撞击声，庆就这么靠着墙倒下，划出一道血痕。

与此同时，脖子上还插着树枝的桶跪倒了地上，翻着白眼倒下了。而且因为倒的姿势不好，向前面倒下，使得树枝插得更深了。

这样，就废了两个人了。剩下的一个人——。

「噫」

身材瘦小的男人——汉看到自己的两位同伴一瞬间就被打倒，脸色发青。

如果他就这么扔下两人向外面跑去，和昴比脚力的话或许还会出现一线生机。

但是，汉的目光落到倒下的两人身上，迟疑着是否要逃走。殊不知他们早就已经没救了，把这唯一的一秒机会浪费在了犹豫上。

蠢货。超蠢货。对于这种蠢货，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咕、嘎，啊啊……」

昴用手抓住他瘦弱的脖颈，用力把他摁到身后的墙上。小小的身体挣扎着，就这么被嵌到墙上拎了起来。昴的双手不断用力，绞紧。

汉被拎到和昴视线同等的高度，脖子被完全绞住的他拼命张开嘴喘着气想要呼吸。但是，呼吸道被全力堵住，又失去了身体自由的他是不可能得到救助的。

「算上这次，你知道，我一共遇到过你们几次了吗？」

「唔、这……」

「八十八次。所谓熟能生巧吗。可笑吧」

昴盯着那张渐渐变得赤黑，眼泪口水涕泗横流的脸说道。

但是，当然汉不可能有这份闲情。渐渐地，别说闲情就连抵抗都没了，昴把失去了抵抗的身体扔在了地上。

昴看着倒在地面上的三人，为了以防万一姑且重重踩了所有人的头。昴感受到运动鞋鞋跟下传来踩碎的感觉，这才放心了下来。

桶的脑袋比较大，需要要用力踩五次。只有这点不管来几次都很难把握。运气好的时候，一人踩一次就够了。

「勒脖子看来是个下策啊。……手感心情都不好，下次不这样了吧」

昴反省完之后从庆的身上搜刮出两把小刀。然后把三个人的尸体适当地拉倒路边，一脸淡然的离开了弄堂。

从进入小路，到遇到桶庆汉，其实都不过是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虽然在处理桶庆汉的时候稍微费了点时间，但其实也才不过十几秒。

昴加快脚步穿过外面的打倒，前往目的地。

「————」

昴望着大道的模样，为自己赶上了时间而安心了下来。

这条大路被称为商业街，这里和其他地方也没什么两样，人来人往，证明了王都鲁古尼卡是个繁盛的地方。

光是站在这里，这份喧嚣都足以让人耳膜发疼。

不过，这份喧嚣，突然变成了不同意义上的骚闹。

「——等一下！真是的！等一下啊！！」

完美破开大道上这份喧嚣的声音，如银铃般让人听了耳朵怀孕。

这份声音中有着走投无路的焦急，但也没法隐藏说话人生性的温和儒雅，而这道声音的说话对象则是传过大道人流的某个娇小身影。

「嘿嘿」

一名金发的少女发出这样小猫般的笑，在人流的缝隙间来回穿梭。她的手中握着一个正在发光的东西，整个人散发着工作完成的氛围。

然后，一道淡蓝色的光辉——冰枪以少女为目标横穿大路飞了过去。

「——！！」

这道出乎意料的攻击让少女吃了一惊，连忙左蹦右跳地避开了冰枪。

在人数众多的大路上释放的魔法攻击使人群出现了些许混乱，王都的人们一齐让开了道路，满满地不想与之挂上关系的态度。

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在王都，发生骚动是常有的事——倒也不至于，只是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啦。

无论如何，穿过这片让开道路的人墙，就能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人。

「————」

在见到「她」的瞬间，昴就感觉自己的世界仿佛被完全冻结起来了一般。

风、人声、甚至时间都不在自己的感觉之下，所有的意识都被抽离这幅身躯。

银色的长发舞动，如宝石般的紫绀色眼瞳闪烁着坚强的意志，裹着她那皎洁纤细手脚的是就仿佛为妖精量身定做的神秘白色服装——。

她的目标，是在眼前东窜西跑的金发少女——菲露特。

菲露特抢走了她的东西，然后她正为了拿回那个东西奔走王都。从这里开始，通往的将是她避无可避的不幸命运。

但是，他不会让事情变成这样的。

绝对不会，让她被「死亡」的命运捉住。

「我，绝对会救你」

昴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第八十八次立下了誓言。

不知道已经打破了那么多次的誓言到底有什么说服力。

虽然不知道，但只要不放弃，只要继续斗争下去，只要继续心怀着救她的愿望——，

「等着我。——莎黛菈」

在死亡的时候能够让时光倒流的能力，「死亡回归」。

昴利用「死亡回归」的能力，已经让这个世界重来八十八次了。

挑战的次数即将破百，这一切都是为了将那位银发的少女——莎黛菈从命运的死胡同里救出来。

「都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各种试错了……没法像桶庆汉那样解决啊」

这就是昴在这个命运最大的强敌——艾尔莎·古兰希尔特身上得出的结论。

委托菲露特盗走莎黛菈徽章的就是名为艾尔莎的漆黑女人。这个女人，是无数次将莎黛菈逼上死路的危险人物。

至今为止八十七次的挑战中，昴无数次奔走，为了解决艾尔莎以此来确保莎黛菈的安全。但在艾尔莎非人的战斗力面前屡战屡败，超过五十次被开膛破肚丢去性命。

喜好开膛的sadist艾尔莎并不是能够战斗获胜的对手。（/\*sadist：性虐待者，俗称抖S\*/）

如果她是和桶庆汉差不多的人的话，只要某种程度上让行为模式化，就能够找到一套必胜的方案。然而，强如艾尔莎，不管昴想要做什么，都只会在一瞬间脑袋落地。

虽然实际上不是掉的脑袋，而是好几次被眨眼间开膛破肚就是了。

昴不可能打得赢她。菲露特，罗姆爷，莎黛菈也是一样。

在得出这个结论后，昴选择的战斗方式是——，

「好棒！好棒！只是，再能多让我开心一会儿该多好！」

「咕啊啊啊——！！」

黑色的刀刃上下飞舞，卷起道道剑风，鲜血随之喷涌。

倒在大路上的人已经两手都数不过来了，浑身浴血的艾尔莎神情恍惚，看起来甚至感觉是正在连续不断地高潮。

身处如此凄惨的地狱的艾尔莎，越是浴血就越添一份娇媚。

听说过去有位通过沐浴处女的鲜血来保持青春的女性，被成作是吸血鬼，而此刻的艾尔莎的姿态正仿佛「吸血鬼」。

「……这也不行，吗」

昴藏身在屋顶上叹息着眯起了眼。

这里是贫民街的一角，周围被废墟包围显得格外寂寥，血腥的地狱以这片广场般的空间为舞台不断扩张。

与艾尔莎战斗的王都卫兵纷纷倒在了她的利刃下。

他们接到一位善意市民的通报，说是发现了危险人物艾尔莎·古兰希尔特，于是他们为了逮捕她而出动殒命——这份光景让这位善良市民内心沉痛不已。

「没想到，普通卫兵和艾尔莎的实力差距居然有这么大……」

这样的话就感觉就像是为了取悦艾尔莎而送上活祭品一样了。

昴期待的是守护王都的士兵能够有什么魔法般的力量强化肉体，然后和艾尔莎战个天昏地暗，可是看起来还是期望过高了。

果然，艾尔莎的实力在这个世界也是独树一帜。

昴对艾尔莎的愤怒越加难以抑制。但是，不管再怎么愤怒，仅凭昴的力量是无法阻止这位凶狠的女人的。

仅凭卫兵们拼运气的攻击，怎么都不觉得能够打到艾尔莎。

「再看下去也是白费功夫吗」

虽然有点对不起卫兵们的牺牲，但这次尝试就让它在这里结束吧。

并不是打算提醒他们逃路，只是他们在这里死了的话，昴最后也会失败死去，他们在重来的世界还会活过来的。

既然是为此而做出的牺牲，现在就先忍痛让他们去送死吧。如果有下次机会，一定不会对他们抱有任何期待的，就安安心心让他们守护王都和平去吧。

昴得出这个结论后，抽身离开了现场。

「——阿拉」

艾莎尔举着刀，停下了脚步，舌头抿过染血的红唇。

四溢的狂喜和杀意，是已经厌倦了虐杀卫兵的艾尔莎找到了新猎物的最大证据。于是，被选为艾尔莎可怜活祭的是——

「——到此为止了」

一瞬间，让昴产生了站在那里的是红色火焰的幻觉。

「————」

昴屏住呼吸，擦亮眼睛，再次望去，这才终于认识到站在那儿的并非火焰而是人。

那是一名青年，拥有赤炎般的红发，澄清蓝天般的碧瞳。

仔细看去，他那饱受锻炼的柔软身躯身着洁白服装，腰际挂着可怕的夸张大剑。

他的五官端正的犹如神迹，走在街上回头率百分之百。这是跨越了性别的美丽，这种富有包容性的美丽或许是出于青年沉着的站姿。

一眼，就让人从灵魂上感觉到了他是于世间万物不可一言而喻的存在——。

「骑士莱茵哈鲁特……！」

「你们退下。她……是「狩肠人」。已经牺牲太多人了。不想再让牺牲者出现了」

面对幸存卫兵们颤抖着的声音，青年——莱茵哈鲁特微微伏下目光说道。

这是他对如草芥般被屠戮的性命的怜悯，也是对造成这一切的艾尔莎这名杀戮者的义愤。

远远望着这一切的昴，对于莱茵哈鲁特这名青年的生性已经窥斑知豹。

这位男性正以何等正当的理由、正当的思考，以正当的精神，对此表现出着愤怒啊。

悲叹死亡，憎恶杀戮，后悔力所不及，然后以后悔孕育信念。

这就是，这位名为莱茵哈鲁特的青年——骑士的生存之道。

「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是「剑圣」的家系呢。好棒，好棒啊！」

「这不过是我难以承受的过度评价呢。你，是「狩肠人」没错吧」

「是呢，正是。这可不好。怎么办呢。明明有着重要的工作，居然在这里和你见上面了」

艾尔莎神情恍惚着透露出炽热的呼吸，望着莱茵哈鲁特的湿润眼里充满热情。

另一方面，莱茵哈鲁特的表情则是十分严肃，碧蓝的双眸里充斥着使命感，玩心全无。

思想处在两个极端的两人面对面，得出的结论却是一样的。

相互厮杀，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本来说真的，我应该劝你投向的……」

「面如这个惨状，你还能对我说这种话？真温柔呢。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们，这都温柔到让人觉得残酷呢」

「——不，我也和你是一样的想法。在这里予以你酌量，对他们的死而言必然算不上诚实。所以，我不会说希望你能投降」

对于愉悦地踢着倒在一旁的卫兵尸骸的艾尔莎说的话，莱茵哈鲁特缓缓地摇了摇头。

然后，他向一旁的卫兵伸出手，简短地说了「剑给我」字。

「务必，拜托了」

收到指示的卫兵递出剑，莱茵哈鲁特握着剑确认着手感。艾尔莎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不用腰上的剑吗？明明人家还听说传闻，想要体会一下龙剑的锋利的」

「不巧，这把剑有着能够看穿值得拔剑的对手的性质。虽然这个性质让人有点头疼，不过这把剑似乎并不中意你的样子。相对的，就用这边的剑来当你的对手吧」

「呼嗯」

看到莱茵哈鲁特没有使用腰间的剑，而是借了一把剑摆出了架势，艾尔莎叹了口气。

然而，这种让人认为她有所不满的态度也只在一瞬之间。这位女性当即切换了态度，与眼前这位青年的战斗及其血的预感让她一舔自己的红唇。

「「狩肠人」，艾尔莎·古兰希尔特」

「「剑圣」家系，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

相互报上家名的两人化作疾风在广场中央碰撞。

胜负，只在这一击下就决出来了。

没有任何花哨的斩击产生光的螺旋，冲击波将贫民街的一角完全击垮。

被称为「剑圣」的男人的剑击，正是「力量」其本身。

昴瞪大着双眼，望着这道光景。

泪水滑落脸颊，膝盖颤抖着，却至始至终不知道原因何在——。

昴的计划，以不同于预料的发展方式，达成了打到艾尔莎这一最大的目的。

莱茵哈鲁特的参战出乎意料，不过自己的愿望达成就是万岁了。

多亏这个，莎黛菈被抢走徽章的事情也平安解决了。菲露特和罗姆爷没能和交易对象艾尔莎见上面的话，自己也就没必要非要自己从他们那里拿回莎黛菈的徽章了吧。而且，莎黛菈应该也不会一怒之下杀掉那两个人。

以盗品仓库为中心的故事，就这样在最少人物登场的情况下结束了。

这就是昴所希望的结果。

所以——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不相信我也没关系。不过如果说你愿意就这么在卫兵的重重包围下，甚至没法复仇的话，就这么砍了我逃走随你逃吧」

「————」

昴厌恶般地对背后靠着墙壁蹲坐在地上的艾尔莎说道。

她全身是血，黑色的服装也破烂不堪，白色的肌肤裸露在外。不过，由于肌肤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就连让人感觉到羞耻的余地都没有。

而且，昴本来对艾尔莎就不抱有身体上的兴趣。

只是，想着能够利用一下她，就趁这个机会来了。

「卫兵正满眼充血地在找你。不过我给他们指了反方向的路，所以要注意到这边估计还要好久吧。伤势怎样？」

「好痛哇。好痛好痛，感觉要死了。呼呼，真棒」

「我是没法理解你的感性啊。不过你死了就麻烦了，我倒是想为你做点什么呢」

好不容易冒着危险让艾尔莎活下去了。

如果在这里被打倒，甚至说昴自己也成为了卫兵的搜索目标了的话，这次偶然进入的莎黛菈存活路线就泡汤了。

不过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再说吧，现在自己只是在结果出来之前不停投色子而已。

「能够，找到向贫民街东南边去的路吗？这么一来，我就能和妹妹汇合了。伤势也能让她处理，逃脱路线她也应该能够准备」

「妹妹！哈，居然说是姐妹，还真是精明啊，真无可救药」

自己又没有被信任，就算被信任了也只会觉得恶心，不过艾尔莎的话还是让昴找到了摆脱眼前难关的一线生机。

在逃走的时候他们早已来到了相当南边的地方。从这里要去艾尔莎说的地方并不需要多久。

昴用艾尔莎拿的圣金币之类的东西收买了贫民街的人，让他们妨碍卫兵的搜索，引导他们去不同的方向了。没有、问题。

「我想不通呢，你的目的」

「只是想让你欠个人情而已。总有一天，说不定就有用了」

「人情，么。这可真不可思议。——你，不是那么想要杀死我的吗」

艾尔莎搭在昴的肩膀上，对正在提供帮助的昴如是说道。艾尔莎仰着头望着昴，黑色的眼瞳近在眼前，仿佛在窥探昴内心深处的感情。

不过，根本不需要她这么刺探。昴眼中的回答正如她说的那样。

如果可以，昴真想立马就把艾尔莎杀死在这里。不过，如果就这么不考虑先后直接上，哪怕是濒死的艾尔莎昴都打不过，而且这种想法也太鼠目寸光了。

昴现在认为自己正处在一个十分偏激的游戏环境里。

考虑各种各样的方式，尝试各种各样的错误，以最佳选择为前提进行战斗。

想象成是将棋，这可不是容易到只要把棋盘上的所有旗子吃掉就能赢的游戏。

如果可以，化敌为友。如果有机会，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立场。

为此，哪怕对方是自己打从心底想要杀死的憎恶对象，也要利用。

「我啊，很想杀你。总有一天，要杀了你。但是，不是现在」

「这样」

昴对此根本不加隐瞒，就这么把自己的真是想法全盘托出了。

如果艾尔莎是慎重的那类人的话，必定会当场杀死昴以绝后患。但是，昴确信她不会这样。

这是至今为止的八十八次里——被艾尔莎杀死了八十次以上的昴才会有的，杀意的确信。

「真棒呢。你和我，因为憎恶聚在一起。总有一起，必定。一定，你会向我证明你说的话呢。这可真是真是，太棒了」

「————」

艾尔莎那染血的红唇露出微笑，就仿佛陷入爱恋的少女。

面对着这份笑容，昴打从心底，感觉这个女人是如此的恐怖。

「总有一天再会吧？」

「那再见了，哥哥。谢谢你帮助艾尔莎」

在把艾尔莎交给汇合的深蓝色头发少女之后，昴松了口气。

等在艾尔莎说的废墟屋子里的是一名十多岁的幼小少女。昴一开始因为她的年幼而吃了一惊，不过只见这位少女十分习惯地为艾尔莎治疗了伤势后迅速做好了逃脱王都的准备，立马就离开屋子了。

昴经历千辛万苦得到的报酬就是艾尔莎的联络方式。

这个报酬到底值不值得这次冒的险还不好说。

「这取决于我的行动了吗」

昴脱下沾染了血渍的运动衫绑在腰上走了起来。

去的地方是和贫民街相反的盗品仓库那边。艾尔莎没能去到那个地方，昴唯一关心的就是莎黛菈有没有顺利拿回徽章。

「————」

花了一点时间到达盗品仓库的昴对眼前的景象瞪大了双眼。

「这可真出乎意料」

让昴发出这声感叹的是已经化为冰晶的盗品仓库。

比起说是化为冰晶，更该说是仓库被封闭在了冰里。昴稍微向附近人打听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盗品仓库的看门大爷，和他的孙女被卫兵带走了。似乎是和可怕的魔法使为敌了的样子……真不想扯上关系」

「这个，孙女和大爷都没事吗？魔法使呢？」

「听说没有受伤，我对两边又都不熟。问够了吧」

或许是昴咄咄逼人的态度让男人感觉到了恶寒，他挥开了昴的手臂，快步消失在小路的黑暗里远去了。

昴望着他的背影反刍着他的话，安心了下来。

虽然不知道男人说的话有多少是真的，但就刚才的话听来至少没有死人就没错了。

菲露特和罗姆爷会被抓起来也是没办法，毕竟干的这个行当。也该暂时得吃几天牢饭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了。

而且，莎黛菈没事。昴知道自己遂愿帮助了她之后——。

「——那么。这之后，我该怎么办呢」

昴挠挠头，感觉自己失去了目标。

被召唤到异世界，拿到了「死亡回归」的能力，随后用它帮助了老好人的可爱银发半精灵。

为此，死了八十七次。

「糟了啊。还是再死一次，从艾尔莎那里问出为什么要偷莎黛菈的徽章比较好吗……？」

本来应该在背受伤的艾尔莎过去的时候问出来的，疏忽了。

不过，如果在那个时候问出来，让艾尔莎知道自己心情上是偏向莎黛菈的话，也不知道她会采取什么行动。

结果来说，现在昴和莎黛菈都还活着。如果，这个选择才是正确的话。

「如果可以，真想再多了解莎黛菈一点啊……」

莎黛菈是从哪里来的，是要去哪里，还能见到吗，都不知道。

为此不断重来倒也是一种方式。

不过要说除此以外的方法——，

「——你们，能够告诉我吗？」

在结冰的盗品仓库前，昴双手插在口袋里回头道。

明明，感觉不到人的气息。但是，却能看见昴的眼前站着无数的人影。[图片]这是由一群面容平凡的男女老少构成的，毫无团体感的团队。

然而只有一点，能够说得上是统一的，那就是他们的双眸。

不管是谁，眼神都是死的。因为，都染上了疯狂，渴求着狂喜。

昴若是照镜子，倒映出的也一定是同样的眼神。

「————」

这份感伤让昴嘴角露笑，他抬起头。

月光皎洁得令人害怕，默默地俯视着冰冻的盗品仓库以及这群狂人。

在那之后过了近两个月，昴知道了莎黛菈的真实身份。

「王选！银发的半精灵！罗兹沃尔·L·梅瑟斯边境伯的推荐！不是莎黛菈，是艾米莉亚——！」

昴抓着在毫无进展，毫无报告的时候突如其来的详细情报，欣喜的拍着手。

这份意料之外的情报来源于在王都的告示下，张贴在全国上下的「王位选拔站」的公告。

一开始，昴对这张贴在看板上的公开情报嗤之以鼻，不过是一个国家的选举，然后他对这个告示目瞪口呆。

因为，在立候补的五名女性里——有一位，正是他苦苦追寻的少女。

「王选，王选吗……国王候补也就是说，身份高贵。难怪，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贵的气息。艾米莉亚，艾米莉亚吗」

知道了她的真名，让昴的内心像是生了翅膀一样轻松。

当初，昴立马就知道了她说得名字是假的。同时也知道了她——艾米莉亚，为什么要对昴报上莎黛菈这个假名。

因为，如果有银发的半精灵自称莎黛菈的话——，

「那当然，就会怀疑和这群人有关系然后原理她了。为了让我原理危险，特地用了苦肉计。一脸可爱的样貌，还真会做些可爱的思考啊」

一边寂寞地诉说着自己是半精灵，害怕自己会被疏远，又为他人考虑反而利用这一点，来让他人远离危险。

何等的惹人怜爱，惹人疼爱的孩子啊。感觉自己的胸口都绞痛了。

就在这时——，

「——菜月·昴！宠爱的信徒！你在这里吗！？」

「————」

尖锐得就仿佛是鸟儿被勒紧脖子发出的难听叫声想起，叫着昴的名字。

昴对这道声音皱起了脸，他把在王都撕下来的看板放在床上，不情不愿地打开门，走出个人房间。

房间外的空气很冷，是一片昏暗的空间。这片空间里回响的不仅仅是那难听的声音，还有慌张的靴子声。

然后，在昴靠在紧闭的房门上等了一会儿后，一位脸色苍白显得很不健康的男性摇摇晃晃地走过仅有微弱灯光的廊道出现在眼前。

这位男性见到昴，双眼瞪得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

「我在找你！为何、为何、为何在这种地方贪图怠惰！？我等！明明！必须勤勉地，遵从魔女的引导，回应这份爱才啊啊啊啊！」

「找茬就算了吧，培提先生。我只是遵从「福音」的指示而已，「福音」命令我在这里度过」

「为何！「福音」竟要你做这种事！？在这段时期，这个机会，这种状况下，为何让虔诚如你的信徒放任游玩，魔女到底在考虑什么，卑贱如我甚至！甚至！无法揣度吗」

烦人的怒吼，而且身体动来动去的也很烦。

在这位真正的狂人——培提尔其乌斯·罗马提空提的面前，昴好不容易才忍住叹气的冲动。

虽然昴对这位狂人并无好感，但他毫无疑问很有利用价值。

毕竟，被昴吸引过来的这个集团不管哪个都是只顾自己的自私主义集合体，而一般的教徒甚至有没有自我意识都惹人怀疑。

一般教徒的感情色彩稀薄或许是为了不在日常生活中暴露自己所以用什么方式对意识加以干涉了吧，这是昴自己的推测。

总之，这种考察不考察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拥有远超一般教徒权限的培提尔其乌斯来这里的目的。

这两个月，昴在被包括培提尔其乌斯在内的某个集团接纳头，姑且自由地生活了过来。

不过，生活上是没不自由，但是行动和精神上全都是不自由。

特别是在这里到处都能碰上狂人、狂信者之类的人，这让至始至终都抱有常识人性的昴只感觉到痛苦。

他现在住的地方，是山中某处的隐藏洞窟。

住起来意外的舒适，自己甚至还被单独配了一间房，但是距离人烟很远，坚硬的床铺和冰冷的四壁也让习惯现代生活的昴很是难受。

不过，他也没有好到能够在外面不暴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演技。妥协一下住在这里，倒是有利于积攒一下这个世界的知识。

「那么，你找我这个过隐居生活的人有什么事？」

「你不知道吗？这个国家，此刻正要开办的愚昧活动！」

「国，从这个词来看……是说王选？」

「正是！王选！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王选，而是参加王选的那个存在！即，银发的半魔！」

「————」

或许是为了教导不谙世事的昴，培提尔其乌斯把王选的公告——也就是和昴装饰在房间里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拿了出来。

那上面的当然是让昴望眼欲穿的可爱少女的脸。培提尔其乌斯用他那皮包骨的指头指着那个少女的脸。

「看！穿着！出身！正可谓，对魔女的冒渎！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此刻，正是试炼之时！」

「试炼」

「正是！！」

培提尔其乌斯高声叫道，把公告的那张纸拍到洞窟的石壁上。然后，一拳砸倒艾米莉亚的画像上，血沫四溅。

喜好自残的狂人沉醉于疼痛与鲜血，亵渎着画在纸上艾米莉亚。

「善则拥！愆则除！是否拥有与魔女相应的器量，若是有则收入我等挥麾下！必须要，进行这个试炼！」

「所以，要我来帮忙？」

「诶诶，正是如此！虽然也向其他人说过了，但是实在难以想象那群不虔诚的家伙会予以回应！唯一，有可能的「愤怒」，现在又离王国十分遥远……因此！仅凭我们也必须去！」

培提尔其乌斯泪水滂沱而下，心怀着使命感，把染血的拳头不断压进自己的口中，啜饮着伤口。嘴边开裂，门牙刺入手背，这幅伤筋动骨的自残光景凄然得令人难以直视。

但是，昴告诉自己要用铁的意志撑过去，他装作淡然地说道。

「那么，只要一起去就好了吗？我还什么都不懂啊，司教大人」

「能够屈尊同行吗！啊！呜呼！这是何等何等何等何等何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令人欣慰啊！」

「只是说一起去而已太夸张了」

这次的苦笑是真心的。

不过，培提尔其乌斯听到昴积极的回答，一次又一次以不惜把头摇下来的气势点着头，然后猛然态度一边双脚并拢，转过身去，

「立马，出发！我指示的「指头」已经在路上了……各自汇合，前往梅瑟斯领。届时，遵从「福音」的引导！」

「了解。……说起来，试炼是要做什么？」

「会感到疑问也是当然。这是要测试是否有与魔女相应的器量……即，测试容器到底有没有收容魔女灵魂的强度、质量、以及最重要的资格！」

对着这个毫不具体的说明，昴装作理解地点了点头。

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是，和当时还不知道莎黛菈=艾米莉亚的烦闷时候比起来，已经要好很多了。

而且这次的事情，似乎又能让自己和艾米莉亚挂上关系了。

只是，为此——，

「——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走吧！去测试！若是此次的器可用，则让魔女再度将于此世！这是，我等数百年来，终于等到的补全所有席位的机会！」

「如果魔女莎黛菈降世的话，身为容器的人会……」

「会高贵地牺牲！但是，这是光荣！如果可以我都想与之交换！如果付出这个身躯能够让莎黛菈的满意的话，不管来几次，不管多痛苦都能忍受，只希望能够迎来再会之时！」

「是吗，会消失啊」

在狂乱着踏出步子的培提尔其乌斯身后，昴低声说道。

这声私语是如此的轻微，根本没能传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放声大笑的培提尔其乌斯耳中——。

「诶，是这样啊」

——狂人没能注意到，菜月·昴那十分阴邪的笑。

剑身，插进瘦削的身体里，拧动。

剑尖上传来的手感，有种将宝贵的性命撕扯殆尽的感觉。

对于这份空虚，他略微颤抖着叹出口气——，

「就算我说这么说或许你也不会信吧」

「为、何……」

「培提先生，在我讨厌的人里还算是好的啊」

因为惊愕而怒睁的双眼，正绝望地俯视着近在眼前的黑瞳。

然后就这么怀着无法释然的震惊，缓缓向后倒下了。昴拔出剑，用踩风箱的感觉重重一脚踩下，深呼吸一口气。

他的脚下，是倒在血泊中的培提尔其乌斯·罗马尼空提。

是被昴直接用手破坏了心脏，如今正在苟延残喘的培提尔其乌斯。

「努力筹备这一切到今天，辛苦你了。你假装是脑子有问题，结果考虑方式也太面面俱到了。说实话，真的让我头疼了好多次」

「你在、说……什么，啊……？」

「是在说我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究竟试错了多少次。哎呀，作战本身虽然也很强但底牌也是真的太强了啊。真的，让人叹息啊」

培提尔其乌斯硬是驱使着自己无法动弹的手脚在地面爬行。然而，他已经没有站起来反击的余力了。充其量就只是在为了远离死亡，向后挣扎而已。

哪怕就是什么也不做，培提尔其乌斯也命不久矣。

「最开始连「不可视之手」都看不到，都要急死了。「指头」的处理也一度是个困扰……现在，总觉得充满了成就感」

「咕，呜呜，呜呜呜……」

流淌的鲜血，正表明着培提尔其乌斯剩余的生命。

然而昴别说为他止血，他望着出血势头不止的培提尔其乌斯，以幕后黑手的感觉诉说着至今的计划。

操纵看不见的黑色手掌的「不可视之手」。

培提尔其乌斯的心腹，甚至是他备用肉体的「指头」。

然后，通过向备用肉体转移附身，从而续命的「凭依」。

他利用这些能力，将挂在嘴上的「勤勉」化作行动试图把艾米莉亚逼上绝路，昴为了阻止他真的是操碎了心。

为了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已经重试了超过400次了。

「所以，你毫无疑问是我在这个世界说过话最多的人啊。虽然只是我单方面的，但我甚至感觉到了友情一样的东西。一心向着目标，将自己拥有的手牌全部打出去战斗到最后，你这种努力的样子让我甚至都感动到了」

「你在，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么么么么！！」

正在不断走上黄泉路的肉体，还有着能够最后类似愤怒的气力。培提尔其乌斯激将这份感情完全注入自身的存在，令濒死的身体坐了起来。

吐了口血——就如字面所说，吐出了满嘴的鲜血，他瞪大了赤红的双眼冲向昴。

「背信者！背叛了魔女宠爱的背叛者！不可饶恕，不可饶恕，不可饶恕啊啊！！」

培提尔其乌斯吼叫着，伸出满是鲜血的手臂。

这并不是为了发动「不可视之手」。能够被看得一清二楚的不可视的手臂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培提尔其乌斯能够赌的手段只有一个——。

邪精灵培提尔其乌斯·罗马尼空提，要夺取肉体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对于拥有精灵术士资质的人类，要「凭依」上对方的肉体需要一定的步骤。

而，在场的人里满足要求的人只有一个——，

「你的、身体——！！」

昴面对意欲夺取他肉体的培提尔其乌斯，轻声叹了口气。

然后，慢慢地正面走上前去，一脚踹到了拼命的培提尔其乌斯身上。被昴全力一脚踹飞门牙的向后倒去的培提尔其乌斯惊愕不已。

他没能附身得到本应满足条件的肉体上去。

而给了他回答的不是昴的话语，而是其抬起的左手——昴指尖上那一点微弱的红色光辉正在说明着这一点。

那是被称为微精灵的存在。

它和拥有精灵术士素质的菜月·昴结订了契约，是个仅能照亮昏暗道路的可爱道具。

邪精灵培提尔其乌斯的「凭依」，只能够附身到尚未契约的精灵术士肉体上。

而不知昴为了看穿这一点，到底死了多少次。

「人生最长的三天啊。对你来说，或许其实只是短短的时间……」

「菜月·昴哦哦哦哦——！！」

「把艾米莉亚定为目标。——给我永远地后悔下去吧」

昴一脚踹到憎恨地吼叫着的培提尔其乌斯胸口，想着他仰面的脸部挥下了剑。剑击毫不留情地刺入培提尔其乌斯的头盖骨，把他的大脑连带着性命一起破坏了。

难听的临终惨叫安静了下来，昴靠在刺穿了培提尔其乌斯刺到地面的剑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在实际经过很短，主观上却是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后，和培提尔其乌斯之间的战斗终于迎来了终结。

成就感和虚脱感一同袭来。

「啊啦？这边似乎也已经结束了呢」

就在昴沉湎在沉默中过了一会儿，一道声音传入他的耳中。

转过头去，只见一道巨大的黑影分开茂密的丛林——一头披有黑色体毛，拥有狮子的头部，长有凶恶四肢的凶兽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过来。

当然，这声显得有些慵懒的语调并非凶兽的声音。而是跨坐在它的背上，以不合年龄的娇媚眼神望着昴的少女。

「啊啊，解决了。多谢你的帮助，梅莉」

「道谢就算了哦。报酬都拿了，哥哥也关照过艾尔莎。但是这样好吗？这些人，不是哥哥的同伴吗？」

「哦是吗。如果最后他没打算杀我的话或许只是年龄差距有点大的朋友，但他还是打算杀我了啊。虽然很可惜但算不上是朋友了吧？」

昴用袖子擦擦沾到脸上的血，对少女——梅莉耸了耸肩。于是，听到昴的话，梅莉手指指着自己的下唇。

「嗯——。那么，因为我没打算杀哥哥，所以就是哥哥的朋友了？」

「从这个道理来看是的。我和你是朋友呢，梅莉」

「哇，太好了哇。这样，加上佩特拉她们就有很多朋友了呢」

梅莉握着自己的双手，在凶兽的悲伤欣喜地晃着身体。昴对她孩子气的态度一挑眉，听到她说有朋友而吃了一惊。

「欸，真意外。虽然这么说有点那个，但你是有朋友的啊」

「是的哦。不过，她们都已经被我杀掉了」

「————」

梅莉微微地笑着，毫无罪恶感地说道。

说是杀掉了，那也就是说是和工作有关系的人了吧。一时之间还以为梅莉也有孩子气的一面，结果还是伦理观扭曲的样子。

毕竟是那个艾尔莎的妹妹，这也不是什么怪事。

「不管怎么说，梅莉能够补上缺人手的地方真是帮大忙了。要不然，就我一个人要杀光到处潜伏的「指头」是不可能的啊」

「这倒是没什么。不过，不特地找我们也没关系的吧？拜托一下国家的骑士就好了吧」

「那样的话我的目的就有一部分没法实现了」

「目的？」

梅莉歪着头，尝试读出昴的想法。但是，昴也没有再多说的打算，随意地笑了笑。

「这里开始就是大人的事情了。像梅莉这样的小孩子不用知道」

「啊！就知道这样把人当小孩子！不管哥哥了，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梅莉生气地闹了起来，受到她愤怒的影响凶兽开始发出低沉的吼声。

一不小心在这里挑衅到凶兽了。好不容易经历千辛万苦杀死了培提尔其乌斯，可不想失败在这里。

必须要做点什么让梅莉心情好转才行，于是昴费尽心思，努力逗少女开心。

房屋的出入口被完全封锁了。

被从内侧被钉死，窗户也全都用木板封死。因为窗帘紧闭而显得一片漆黑的宅内状况，只要有还能察觉到异样的注意力都会觉得奇怪。

不过，当然这次就是因为确信不会被察觉到所以才设计的。

「——！」

猛烈的火势毫不留情地吞没了整栋建筑，将其烧毁。

在房屋四处出现的火苗不知休止，建筑物上下都在无法阻止火势，一切都在疯狂地化作灰烬。

被火焰吞没的豪宅里有的并不仅仅是被烤焦发黑的家产家具和装饰品。

在这栋屋子里经受了长期苦痛的女性们，也被卷入火焰失去了性命，变成了看不出原来是否为人的灰碳。

这过于凄惨的景象，说是作孽都不为过。

但是，又有谁能相信，这正是这些被烧死的女性们自身的愿望。

「开、开、开什么玩笑！！」

火舌的势头在风中进一步剧增，男性的骂声传遍宅邸。

在几乎被烧毁的这栋建筑中，这个声音嘶哑地让人觉得可怜。

这道声音还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还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陷于狂乱，

「九十二号！一百十四号！一百二十三号也行！在哪里！？你们在哪里！？你们当我是什么人！？居然留下我，在这种情况下自顾自死去，你们这些女人到底要不负责任到什么地步！？」

白发的青年就仿佛是发脾气的孩童一般，失声叫道。他穿着白色的衣服，平凡的面容怒若罗刹，肆意叫唤着。

这在如今被快被烧毁的豪宅火焰中也堪称异常。

若是正常的人类，应该会为了逃离火势而拼尽全力。

然而，这位男性却完全不见如此。反而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死，以某种超越了生死的伦理观在行动。

男人的脑子出问题了，也不是。

——不对，否定这一点也是不对的，男人只是有着某种确信。

自己，不会因为这场火灾而死去。

因此，男人怒吼的理由是出于于自己的死亡完全不同的原因。

非要说的话，是对引发这场意外火灾的自己妻子所抱有的无边怒火。

这份怒火，使他看不见眼前的局势，看不清自己的脚下——，

「不管是哪个，都在轻视我这宝贵的资产——」

「——希望，你能闭上那张听起来就让人难受的嘴啊」

「什」

愤怒男性的脸面，被一个穿破焰壁的靴底直接踹中。

这一脚来自于出乎意料的方向，着出乎意料的攻击让男性应接不暇，被轻松踹飞到走廊的另一侧。那边的墙壁因为炙烤变得过于脆弱，在男人的撞击下崩塌了。

男人摔了个大跟头仰躺在了地上，哑然地望着燃烧的天花板。

「怎、么了……」

「这个火焰，就是你那众多老婆们给你的绝缘信签名。说的通俗一点，用恐惧束缚起来的爱情已经结束了」

回答了呆若木鸡的男性的问题的，是和刚才踹他时候相同的声音。

男人弹起身体，越过撞碎的墙壁，正好见一位身着漆黑衣装的女性走了进来。

嫣然的微笑与黑色的麻花长辫是她的特征。

但是，最能说明她身份的，还是她右手上的弯刀——。

「贼人！你以为我是谁！？快为你做出的蠢事后……」

「悔」字出口的同时，男性就举起双手向女性发动了攻击。

然而，这个打算因为一道轻巧的冲击，和视野角落看到的自己被切断了的双臂而受挫。视线向下移去，只见自己的双臂已不复存在。

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死之身？无敌？虽然不知道你是哪边，不过这个只要知道内幕就根本不成问题。现在的你，只是会惹人不快的虫而已呢」

「——！像你这样的，娼妇——」

「————」

被刺伤了尊严的男人忘记了自己失去的双臂，用污言秽语詈骂女性。然而，女性却不会等他说完。

她抬起纤长的脚，一脚向上踹中一屁股坐在地上的男性两腿之间。男人的身体因为其威力而浮了起来，而女性手中的刀刃不知何时开始描绘起死亡的纹路。

自双臂之后，其上的肩部亦被切断，再从脚底开始一点点向腿上剥削。脚尖，脚踝，小腿，膝盖，大腿，男人的身体喷着血不一会儿便化作凄惨的肉块。

「——你以为」

「都这样了，还打算说什么可正了不起」

对于他那变得越来越小的躯干，女性一直踢踹了出去，被木板钉死的窗户被装个粉碎，男人的身体带着火焰飞向宅邸外。

失去了手脚的男性随着破碎的窗户玻璃碎片一起，甚至无法受身直接摔在了地面上。幸好他所在的房屋只是二层，摔下来并没有造成致命伤。

不过，在失去了手脚的现在，光是大量失血就已经是个足够致命的问题了。

「怎么，能忍受这种蠢事。……我，我是这个世界，最完美的存在。不求过多，知足常乐，无欲无求，生活清贫……这样的，我，居然被你们这样缺陷的人类，肆意妄为……」

「平时就被骂的这么狠的话，那肯定是会想要提出离婚申请的呀」

「什！？」

在连靠自己翻身都很困难的男人面前，又有别人进入了他的视野。

他是谁呢，正是黑发黑瞳，披着黑色披风的少年——菜月·昴。

昴对这位目中无人到令人觉得悲哀的男性叹了口气。

「没想到，周围的人居然会协助我到这个程度啊，雷古尔斯先生」

「你，为什么在这里……不对，是你，计划的吗……？」

「还能有谁？」

昴耸耸肩，这才终于理解了状况的男人——雷古尔斯面对昴扭曲了面容。被昴的笑容俯视，雷古尔斯的眼里出现了暴怒的火焰。

「你这个、杀千刀的混蛋！你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吗！？我爱的妻子，妻子们啊！在我的面前，和屋子一起被烧掉了！你知道这行为有多么非人道，多么恶魔吗！？你这个杀人妻子的混蛋！」

「这种说辞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都惊讶的合不拢嘴了啊。……先说好，帮我出谋划策处理你的心脏的不是别人，正是你的妻子哦？」

「——怎么、可能」

对于昴挖着而说一脸无奈说出的话雷古尔斯哑口无言。

他这种打从心底表示意外的态度反而让昴感到难以理解。

雷古尔斯将众多的女性以妻子的名义关在屋子里，用反抗即死的暴力威胁她们过着自我满足的婚姻生活。

只是这样的话，还只是狠毒的后宫主，但这位大罪司教的行径之可不止于此。他，把自己的「心脏」交给妻子们，以此来让让自己肉体的时间静止从来实现不老不死和「无敌」的凶恶之人。

要杀死大罪司教「强欲」，只能在他的心脏回来的时候。

为此，必须要把他交付心脏的妻子们全部杀光，让他的心脏失去藏身之所。

在得知这个事实的时候，就算是昴都苦恼了好一阵子。

不过，解决了昴这份迷惘的，不是其他人正是被雷古尔斯囚禁的妻子——不对，女性们。

「她们，都觉得只要能报一箭之仇死不足惜啊。像你这么过分的骂法，我都不太听过啊」

「谁、信你……。我，我爱着妻子们！所以，她们也应该爱我！是这样吧！？要不然，就不对了吧！但是！为什么我，要因为那群不配当妻子的人，落得这幅模样！」

「……你是真心这么说的吧。还真恐怖啊，你们」

昴一副想要抽身而退的模样低声道，从现在还在不断谩骂转嫁责任的雷古尔斯身上错开了视线。

他视线望向的是从燃烧的屋子里跳下来，在中庭着地的黑影——艾尔莎。她轻轻拍落沾到身上的灰，随后注意到了昴的视线，

「啊啦，是在担心我吗？安心吧，没有一处受伤」

「才没担心你。比起这个，这是什么。我可没让你搞成这幅恶趣味的模样」

对于态度悠闲的艾尔莎，昴别着嘴，指着没有手脚的雷古尔斯说道。

至少在昴见到雷古尔斯的时候他还是有手有脚的，那把他变成这样的肯定就是艾尔莎。对于昴的指责她耸耸肩，

「因为让他留下手脚感觉会很烦……而且，还是帮那些人传个话比较好吧？」

「……这、倒是」

艾尔莎似乎也意外地会为人着想。

那些因为雷古尔斯而牺牲的女性们，究竟是抱着怎样的觉悟向雷古尔斯设下这个陷阱的。可不能让他在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死去。

然后，既然这件事已经传达到了——，

「嘎，啊啊啊啊！」

艾尔莎将军刀刺进雷古尔斯的胸口，举起他那已经变轻许多的躯干。在这就仿佛烧烤串的状态下，雷古尔斯流着血挣扎着，充满了对生的渴望。

「一口气？」

「不……」

对于艾尔莎的询问，昴手抵着额头思考了会儿。

虽然不是艾尔莎，但昴也有一般人该有的同情心和义愤。而此刻这份感情，正在向他诉说要回报那些流着泪奔赴死亡的女性们的觉悟。

所以，昴对艾尔莎命令道。

「把他放到那边小火的地方。直到确认他被烧死了为止」

「好的，知道了」

对于昴残酷的只是，艾尔莎毫不苛责地答应了。

然后，她将还在说着狠话的雷古尔斯的身体扔到了燃烧的屋子旁只有一点小火的废弃木材的小山上。

「————」

身体被灼烧直到死亡的男性惨叫在夜空回响。

昴和艾尔莎一同面不改色地望着这一切。

「虫子的叫声听起来很舒心，反而还更好听啊」

在漫长的惨叫声结束之后，艾尔莎轻声说道。

昴对此也是同感。

——碎裂的玻璃杯声音，在昴听来是信赖散落的声音。

「这、是……」

「对不起喵。真的对不起喵。我也不想这么做的。真的，真的哦」

男人的声线因为震惊而颤抖着，他的手肘重重地靠在柜台上。然而，却仍无法支持住自己的身体，从椅子上滑了下去倒在了店的地板上。

在他倒下的时候，柜台上的玻璃杯和酒瓶子也一起被摔倒地面上，摔碎的酒水溅到了男性白色的制服上，让他身上染上了酒臭味。

他的手脚不听使唤，脸上渐渐失去血色。唇色发青，视野浑浊，男人不停地眨着眼，尝试远离近在眼前的死期。

昴坐在桌子旁俯视着这个男人拼命挣扎的模样。

这是一位面容优美的男性。纤细的高挑身材，在进入店里时候的举手投足，在和友人说话时候的遣词措句都充满了高贵的气息。正可谓骑士般的骑士。

「难怪被称作是「最优」啊，尤里乌斯·尤克里乌斯先生」

「你，这混蛋是……」

「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现在的立场的话，还是再多关注一下周围比较好啊。你可是现在正处于风尖浪口的王选候补者的一位骑士呢。当然，要考虑会被盯上的不仅是主人，还有自己嘛。不过……」

昴对痛苦地喘着气的男人——尤里乌斯高声诉说着，随后站起来伸出了手。而伸向的是坐在倒下的尤里乌斯身旁的人。

昴轻轻搂过带有亚麻色猫耳，面容可爱身体骄奢的可人肩膀，抚摸着他的头。仅仅是如此，「青」就一脸陶然地喜上眉梢。

「菲、利斯……你……」

「要安慰伤心的人可是费了我好多工夫啊？没想到，居然要为别人的性命操心到这个地步。不过毕竟是值得的」

「你，到底，打算做什么……」

「这已经和你没关系了。安心吧。在我的计划里，只要你不在了，就不需要对你的主人加以危害了。不过如果要反抗的话就不好说了」

尤里乌斯的黄色双眸不断闪过疑惑与愤怒、悲伤与混乱、哀叹和疑念。

但是，这些高速转换的感情全都没有任何意义。

「被昔日的朋友叫出来，喝了一杯酒就变成这样。所谓信赖还真是一种甜蜜的毒药呢，「最优」先生。你沉溺其中，然后看错了局势」

「……啊，唔」

「做一些能够为之骄傲的事情还真轻松呢。活的那么轻松我好羡慕啊。虽然会死」

昴蹲下身子，王者意识朦胧的尤里乌斯的表情。尤里乌斯的眼里早已没有昴了。他并不会为了指示杀死自己的男人而拘泥。

他的双眸中唯一有的，只是对被利用的友人是否能够平安的担心，以及对不在场的主人的遗恨——，

「————」

「到死都是骑士啊。简直可恨得不行」

昴俯视这因为死亡而永远陷入沉默的这张脸，放言道。

唯一让他内心感到作呕的，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在这里夺取「最优」骑士的性命这件事。

昴第一次做出了没有任何理由的杀人命令。

在让魔女教和大罪司教那群人死的时候，昴不会有任何心痛。但是，这次的杀人只是昴单纯出于难度选择了更加容易解决的那一边。

比起时时刻刻都有护卫包围的候补者阿纳斯塔西娅·霍星，还是利用一下不太被警戒，而且被自己用话语笼络导致依存自己的「青」更方便。

「昴大人，我干得不错吧？」

「做的好。抱歉让你做这么难受的事情」

在看到尤里乌斯死透之后，「青」在站起身的昴身旁细声问道。对于他的态度昴耸耸肩，再次抚摸了表情不安的他的头。

仅仅如此，就能让他情绪不安定的内心冷静下来的话，摸多久都可以。

「没关系的，只要能够帮上昴大人的忙就可以了。因为，这是为了造就殿下和昴大人所期望的未来不得不做的事情对吧？」

「啊啊，是啊。为了这个目的，不能让你的朋友活下去」

「是……」

「青」的脸上表情色彩变得稀薄，即便如此还是对朋友的死亡感到心如刀绞，他就仿佛要填补内心的空白一般，轻轻揪着昴的袖子。

就这样，店内漂了好一会浓厚的死亡气息后，

「——哦呀，看来还忙着吗？」

本应谁都进不来的入口被打开，一名美少年进入店内。

正想着被撞见了现场如果是无关人员就需要封口了，幸好，这名美少年并没有封口的必要。因为是有关系的人。

「和说好的时间一样啊」

「是啊。时间有限，商人的思考方式就是「时间就是金钱」」

「还敢自称商人，脸皮还真是厚啊。是「死之商人」吧」

「你这么说我也无话可说」

听到昴的话，身材瘦弱的男性挠了挠灰色的头发。

纤瘦的身体上穿着黑色的西装，还带着黑色的领带，一眼看去感觉就像是葬礼归来，但细细一看反倒是他的身上不断传来无法蒙混过去的死臭。

面部表情很是温柔眼神也很祥和，但视线的移动方式很明显正在警惕着昴他们，可以看出是经历过修罗场的人。

最关键的是，昴对他那浑浊的眼神很中意。那是没有任何生存价值，失去了生存意义，即便如此还是选择了活下去的行尸走肉的眼神。这个眼神，和自己身边的「青」性质相似。

「说起来……还没问过你名字吗」

「我没自报过名字，也没打算报上自己的名字。当然，这边也没打算问客人们的名字。这样才能让双方都安心」

「嘛，你说的倒是没错。又不是说能成为朋友」

「是啊。一旦发生什么立马就会变成敌人。和这种人称朋道友的结果就是这个下场吧？」

男性望着趴在地面的尤里乌斯的尸体和靠在昴身上的「青」揶揄道。对于他的讽刺昴无言以对，随后向店门口走去。

毒药和善后都已经和这个男人在私下商量好了。如果动用魔女教事情会变得很麻烦。昴现在，正一次又一次地走在危险的钢丝上。

「代我向拉塞尔问个好。有事再来找他。是右手吧？」

「那个人右手还在拉。我，只是个奴隶」

这种思考方式倒是干脆，对于男人这种现实的回答不管是在好的意义还是坏的意义上昴都很喜欢。同时也感觉很遗憾。

如果能够成为朋友，一定会很谈得来吧。

除去候补者，除去挡在面前的大罪司教，为此不停在幕后进行各种活动。

谜之集团，危险人物的巢窟，不仅如此还对内部的事情不会有过多干涉。

这个名为魔女教的集团，对昴来说实在太适合藏身了。

总有一天要根绝的藏身之处，因为是以此为前提对其进行利用，用完就丢也完全不会感觉到罪恶感。

大罪司教之间，也完全没有同伴意识。

昴一直虎视眈眈，思考着杀死他们的方法，然后尝试，如果有机会就着手准备。而若是失败，反正昴有能够让世界重来的力量。

而这种状况下，昴也不知不觉间，有了能够称得上是伙伴的人。

这不是魔女教中的任何一个人，昴也知道不该牵扯更多人进来。

「我和哥哥，不是早在一开始就在一起做事了吗？就这样继续，再多找点有趣的工作让我帮忙吧」

「我也没打算站在你这边，你现在也是想着一有机会就杀我。但就是这个，莫名让我觉得很舒服啊」

「只要有昴大人在，殿下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我会一直跟随昴大人的。……但是，诶？殿下和昴大人，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认识的呢……」

「不过是肮脏工作的同事吧？说是伙伴真蠢。不管是我还是你，都是无颜面对家族的不孝之子啊。干脆，还是直接去死更加轻松吧」

「再一步，就差一步就能达成夙愿了。为此，我就是把灵魂卖给恶魔都无所谓。卖给你这个，恶魔呢」

——昴绝对并不会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值得褒扬。

即便是这样，不知何时也出现了一些赞同他行为的人。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救赎吧。

昴利用「死亡回归」的力量，尝试拯救艾米莉亚，为此而不停挣扎。

这场战斗只能自己一个人，不停战斗下去，自己曾经是这么想的。

说不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王都四处都是火焰，昴感受着全身被碾碎的痛苦，仰头望着天空。

意识还很清醒。

剧烈的疼痛没有让昴失去意识反而让他清醒了。

到底发什么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全部都跃然眼前。

「————」

昴的怀里抱着不再动弹的梅莉的身体。

少女张开的眼中早已失去了光辉，正眺望着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景色。那副骄傲的态度，不合年龄的娇媚声音，每当被当成是孩子就会生气的模样，都无法再见到了。

——因为，昴「死亡回归」，回到的正是这个瞬间。

「死亡回归」虽然有改变过地点，却从未回到过比那还要之前的时间过。

「死亡回归」的地点变成了这里，回来的昴怀里仍旧抱着梅莉的尸体，既然如此，那么她的性命已经是救不回来了。

「————」

哪怕知道这不过是自己的心理安慰，昴仍旧轻轻为梅莉合上了眼睑。自己没有资格为死者送终。这双手，已经沾染了太多血污了。

「就算是、这样……」

不能只是因为看到了「死」，就放弃。

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死了多少次了呢。早就成千上万，亵渎、踩碎了各种各样的人的生命，只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走到了这一步。

自己也有好几次因为「死亡」的痛苦而将近屈服。但每当这时，内心就会燃起火焰。

那是，最开始的炽热，是稍微触及到一些的指尖上传来的触感，就是这份触感让昴走到了今天。

就差一步，他的愿望就会触手可及。

在付出了众多牺牲之后，终于来到了这里。

然而——，

「——到此为止了」

凄惨的声音从昴的头上传来。

王都四处是火并不是比喻。然后，出现在斜坡上的那个身子闪耀的就仿佛要把这些疯狂的火焰全部吸收进去一般。

「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啊啊啊……」

「看来我没必要自我介绍了呢。我也没法控制住自己和你促膝长谈」

莱茵哈鲁特的碧蓝双眸笔直地望着蹲在他面前的昴。

他双眸中的光芒，和早之前见到的完全不同，充斥着激情。

哪怕是面对杀戮者的时候内心都未曾出现过一丝扰乱的男人，在面对昴的时候。

用充斥着难以言喻的浓厚激情——憎恨的眼神盯着昴。

「你也会憎恨人的啊，「剑圣」！」

「我也吓到了。没想到，自己的内心里居然会有这种感情」

「发现了新的自己吗。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莱茵哈鲁特」

「抱歉，今天不是我的生日。但是，会成为你的忌日」

这种说法让人感觉做作，但是由莱茵哈鲁特这样的美男来说就显得很有风范。

听到他的死刑宣言，昴笑了出来。

能够让他失去冷静，暴露出他心底的感情，明知这没有任何意义，自己却只有这点能够说得上是胜过他了。

「别惹我笑了，莱茵哈鲁特！「剑圣」！王国之剑！你，是守护鲁古尼卡王国的骑士吧！？你，哪里保护好这个国家了！？你说啊！」

「————」

昴伸开双手唾沫四溅地吼道。

两人在王城的正门前面对面，从这里可以看到王都的全景，四处都处在火焰之中——不对，不仅仅是王都。

现在，这道业火正在鲁古尼卡王国的全境内肆虐。

哪怕莱茵哈鲁特再强，是个再优秀的骑士，只靠他一个人又能做得到什么。什么也做不到。这就是结论。

「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为了杀死你，我准备好的陷阱！」

「为了、杀死我……？」

「你以为！我试图杀死你，试了多少次！？我以为，我到底挑战了你几次，几十次，几千次！」

「————」

对于昴意义不明的叫喊，莱茵哈鲁特的表情因为困惑而僵硬起来。

他不会知道。除了昴以外，绝对没人会知道。

昴为了杀死莱茵哈鲁特，早就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了。

他研究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这个男人，研究透彻，尝试所有能够想到的手段，使用各种策略，做了各种准备想要杀死他。

但是，不管采用什么手段，都会被莱茵哈鲁特尽数打回。就仿佛在说菜月·昴的小聪明，无法对他这个存在造成任何影响。

牺牲艾尔莎，牺牲梅莉，牺牲「青」，牺牲或许能成为朋友的那个男人，牺牲了自称共犯的小丑，牺牲了魔女教，牺牲了大罪司教，牺牲了各种各样不合法，非人道，邪道，即便如此，还是没能杀掉他。

所以，在失去了能够杀死莱茵哈鲁特性命的手段后，昴决定了。

「我，要把你从骑士层面上杀死。把「剑圣」这种夸张的招牌砸掉，用脚践踏，吐痰玷污掉！」

「就为了，这种事」

「就为了这种事！啊啊，是啊，就为了这种事啊！我就是为了这种事情，用光了我身边的人的命，来想要把你扯到地面上来啊」

昴让怀中的梅莉身体横躺地面，指着莱茵哈鲁特说道。

看到莱茵哈鲁特藏不住的动摇神色，感觉有点小得意。

「你是英雄，莱茵哈鲁特。我杀不死莱茵哈鲁特。但是，就算是我也能够杀死英雄。——这就是，杀死你的方式，莱茵哈鲁特！」

「————」

面对陷入沉默的莱茵哈鲁特，昴用卑贱的尖锐声音夸耀着自己的胜利。

殚尽竭虑，机关算尽，付出牺牲，血流遍地，重复「死亡」，这才终于。

在梅莉的保护下苟活了下来，这次终于，能够在这个状况下，和他对峙了。

付出了这么多牺牲，这才终于，和他站到了同一个舞台上。

「……为，为什么啊？」

突然，前一刻的威风尽数消失，透出了一声软弱的声音。

「为什么，你这么强啊？为什么，你强到，我必须要让他们全部死掉，才能触及的程度啊？」

昴的声音颤抖着，呜咽着。对此，莱茵哈鲁特表情僵住了。

他已经无法理解昴到底在想些什么了。这是当然的吧。因为连昴自己，都快要不明白自己了。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自己最后一次流眼泪，到底是什么时候。

想来，在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就是自己最后一次落泪的时候吧。

菜月·昴，在那天置身于这份火焰当中时候流下的眼泪，就是最后的泪水。

「如果我和你一样，该多好。和你一样，正直，有能够拯救一切的力量，该多好。我，好羡慕你啊。我，好恨你啊」

「你……」

随着泪水一起流出的话语，必定是菜月·昴心底真正的想法吧。

在王都最初重复的无数次循环里，在菜月·昴看到这位将自己从那个圆环中解放出来的男人，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的时候。

——那个时候，昴很羡慕莱茵哈鲁特。

一次又一次得被开膛破肚，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字面意义上的死，却还是无法对任何事情造成改变，内心渐渐枯竭，感觉就要死去，就在这时，就像是出于某种偶然一样，他就仿佛像只是踢开路边的小石子一样，轻松地将命运改写了。

这种强大，让昴憧憬，羡慕，嫉妒，憎恨。

「——我，想要变成你这样啊，莱茵哈鲁特」

「——我，没法理解你的心情」

对于昴发自真心的零散话语，莱茵哈鲁特当成是戏言予以了回答。

这是对的。莱茵哈鲁特，是英雄，你真的，至始至终都是正确的。

——是哪里错过了？菜月·昴，是在哪里做错了？

不知道。不对，是知道的。但是，谁都没法理解。

所以，正因如此。

菜月·昴，早就已经成为了无法他人所理解的狂人了。

「————」

莱茵哈鲁特眯起眼，微微弯腰。却没有伸手握剑。在他眼里看来，打倒昴根本不需要武器。

这是对的，这没错。昴这脆弱的身体，他只要一击就能将其灰飞烟灭。

那么至少，那么至少——

「——要放弃，会不会还太早了点？」

「你是——！」

就在莱茵哈鲁特冲上前来的瞬间，一道黑影从旁边横插进来。激烈的碰撞声响起，莱茵哈鲁特用手刀接下了黑影斩下的攻击。

怎么可能。为什么，攻势那么强的刀刃用手刀就能接下。向天空望去，只见刀刃发出一声脆响飞上去。怎么可能。为什么，是刀刃碎了。

「真的不是人呢，你」

在空中翻着身，最后四肢着地的人是浑身是血的艾尔莎。

昴以为她已经死了。为了造就这个状况她也成为了布局的一环，她自己也做好了在那里燃尽了生命之火的觉悟才对。

「似乎没能死成呢。不过看到这个状况，又想来死一次了呢」

「艾尔莎……」

「梅莉，是吗，已经死了啊。这妹妹真是没能遇到个好姐姐啊」

艾尔莎看到躺在地面的梅莉，表情有些寂寞地轻声道。

然而，她一瞬间就切换了情绪，和莱茵哈鲁特面对面，

「似乎还要加上杀妹之仇了，能陪我一起跳一支么？」

「你已经没武器了。而且，你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保护的是什么人吗？」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复杂的事情呢。我，只会做我想做的事情。身后的那个人，总是能让我做想做的事呢。所以，可是贵宾」

艾尔莎一舔红唇，用只有杀戮者才能理解的道理回答了莱茵哈鲁特的问题。

莱茵哈鲁特做好准备，面对艾尔莎摆出了架势。

「这回，想必是最后的机会了呢。我很开心呢。真的，太棒了」

「艾尔莎！我……！」

「永别了」

这很有她平时的风格，完全不给这边任何思考的时间就干脆地告别了。

下个瞬间，艾尔莎就仿佛俊敏的野生动物一样向莱茵哈鲁特跳了过去，英雄和杀戮者的剧烈战斗就此展开。

这是短短时间内就会结束的，艾尔莎·古兰纳西尔特最后的血腥盛宴。

「——可恶！」

还不能死在这里。

昴背对艾尔莎的战斗和梅莉的尸体，向坡下跑去。

身后远远地传来激战的余波。

燃烧的王都里建筑物一个接一个地坍塌，化作四处悲鸣的地狱。这是地狱，四处可听闻死的呼唤，子唤亲，亲唤子，男唤妻，女唤夫。

对，这就是昴制造的地狱。

制造出这个地狱，打碎莱茵哈鲁特的虚像，以此来达成目的。

然后——，

「你、你是……」

「————」

脚下被绊倒而差点倒地的昴的身体被身旁的巨大身体用嘴叼了起来，然后仍上了背部。昴总算是抓稳了身子，这才看到漆黑的体毛，以及猛然从正面赶过来的狮子的模样。

「你……明明梅莉，都已经死了……」

承载着昴，穿越火焰王都的是梅莉操纵的其中一头魔兽。

凶兽吉尔提拉，背着菜月·昴不停跑着。主人都已经没了，没必要在服从了，即便如此魔兽仍旧载着菜月·昴，直线——。

「拜托了，帮我找到她。一定在的，在哪里的……」

带着近乎祈祷的感情，昴希望吉尔提拉能够带来奇迹。

心里的这份感情是什么呢，是安心，还是放弃，在这份无法明辨的感情中，菜月·昴的意识几乎要断线。

但是，就在迎来真正的极限之前。

「——到此为止了哦」

冰桩一个接一个地刺入吉尔提拉的侧腹部。

魔兽发出一声惨叫，四肢纠缠着重重倒在了地上。昴随着魔兽的翻到，全身砸倒了石头路面上。

「咕，啊……怎么、了……」

昴忍痛睁开眼，确认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左半边身子插着无数冰桩的吉尔提拉站起身子，向着一道身缠淡蓝色光辉的人影冲了过去。

吉尔提拉挥起兽爪，发出吼叫。这或许是它作为梅莉最后一头使役魔兽的骄傲。

挥下的这一击，有着能够轻松将人撕碎的威力。

然而，在它的攻击触及之前，一支更大的冰枪刺了出来。

「————」

那支冰枪刺入吉尔提拉的血盆大口，贯穿咽喉刺入胸腔，随后从臀部传出刺穿魔兽的全身。

这反戈一击之后，空气中想起了开裂的声音，吉尔提拉全身笼罩上了一层白色的霜降，化作了冰晶的雕像。

昴在见证吉尔提拉的死期后，慢慢站了起来。

左手抬不起来，似乎是摔倒的时候骨折了。本应是让人哭喊出来的疼痛，大脑却完全没有收到感知。

因为，如果现在昴哭喊出来的话，一切就都白费了。

「——到此为止了哦，恶党」

两旁是王都燃烧的街道，两人之间是化作冰雕的魔兽。

燃烧着强烈的义愤和使命感的紫绀色眼瞳与充斥着难以压抑的喜悦的黑瞳视线交错。

宛若月光的银色长发，仿佛最高级紫水晶般的双眸。让昴心痒难耐的天人美貌，使人错认为是妖精歌声的银铃声音。

自己追求着，追求着，渴求着，爱得无以自拔的少女身影，就在那里。

「——艾米莉亚」

「你认识我？」

被叫出名字的艾米莉亚一挑眉头一副意外的表情，让昴不禁笑了出来。

和想的一样——不对，她就是一开始，和自己一同逛过王都的少女。

她现在还完全没有理解自己作为王选候补者，到底有多受到这个国家人民的注目。肯定还没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对自己抱有过低的评价。

在世间看来，她可是击败了魔女教「怠惰」、「强欲」、「暴食」、「愤怒」、「色欲」，根绝了长久以来让人们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邪恶的勇者。

而这个称号，就在今天，将成为完全体。

「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是，对不起。怎么说呢，感觉，好高兴啊。你那个，那什么。完全没有变过，就感觉自己好像得到了回报」

「什么、意思？你和我在哪里……？」

听到昴的话，艾米莉亚拼命地回想着自己的记忆。

然而，在她的记忆里，完全不存在菜月·昴的身影。

那是当然的。因为，那简短的邂逅只存在于昴的心中。而就是那简短的邂逅，只凭借最后遗恨的誓言，菜月·昴走到了今天。

「你是……」

「莉亚，不行。不能认真听他说的话」

「——是帕克吗」

艾米莉亚正苦命想要从自己的记忆里找到一丝线索。而阻止了他的是突然出现在他肩头的小猫——这只精灵的样子，昴的记得一清二楚。

那一天早就成为了遥远的过去，但也因此，自己回想那天事情的时间比起重复那天的时间还要多。

而作为这份记忆的一部分，昴不可能忘记它。

「别随便叫我的名字。把事情搞得这么大，你到底打算怎么收场」

「会收场的。和我期望的一样。——反正，也没地方可逃」

「——？还真干脆啊？好可疑」

昴解开自己的运动衫，展开双手表示不做抵抗。

运动衫，对就是运动衫。这是一直封印至今的运动衫，现在正穿在身上。因为昴自认为要和艾米莉亚再会，穿这身最好。

自己一直等待着有一天能够穿着这身衣服站到她的面前。

「现在开始，我说的话，全都是脑子有问题的人说的妄言。听过就忘了吧」

「——诶？」

「现在，让王都烧起来的火是我放的。不仅仅是王都，全国上下都在这片火海里。没人能够阻止，这是这个国家，以及守护这个国家的骑士的失职」

对于不断诉说的昴，艾米莉亚感到很是困惑。帕克也迷惘着该不该阻止昴说下去，不过看到艾米莉亚的样子还是停止了攻击。

昴感谢她们的顾虑，继续说道。

「莱茵哈鲁特的「剑圣」名号就此扫地。本应守护亲龙王国鲁古尼卡的盟约，既然不知道灾祸是从哪里开始的龙也无从拯救。这我已经试过无数次了肯定没错。结果，不管是莱茵哈鲁特还是龙，都只是一个个体」

「烧了整个国家？你？你这是打算毁灭这个国家？」

「不对，不是的。因为，这是能够让你成为国王的，唯一的方法」

「————」

听到昴笑着说出的这句话，艾米莉亚瞪大了眼动摇了起来。

在她的心灵，昴刚才说的话完全意思不同。

妄言，反正都已经这么说了，就算意思传达不到也没关系。

只要结果好，昴就足矣。

「将国家逼向灭亡的终焉之火——撒下这份灾厄的本人，不是被莱茵哈鲁特，也不是被龙神，而是被你给讨伐。其他的王选候补者没人能做到在此之上的功绩。你，是打破这个世界四百年的停滞，拯救了这个世界的英雄！」

「这、怎么可能……你，在说什么！？快住手，完全不明所以！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不懂啊！！」

艾米莉亚抱着头，堵住自己的耳朵，不愿听取昴的话。她的眼中饱含泪水，顺着雪白的脸颊落下，昴见此感觉内心受到了甜蜜的冲击。

这是因为惹她哭泣而产生的罪恶，也是因为昴对于她的内心因为自己而产生了动摇感到了一种阴暗的快感。

「不明白也没关系。不明白也没关系的。之后的，你周围的人会擅自把你捧上王位。你，你只要在那里实现你的愿望就行了。我就只是为了这个，才烧了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骗人，骗人，骗人！因为，我……你，为什么，要为我……」

对于自己毫无印象的献身，对于自己毫不期待的奉献，艾米莉亚恸哭道。

她会伤心也没办法。她会不能理解也没办法。

昴，知道自己是错的。

昴，知道自己是不正确的。

昴，知道这是没法让艾米莉亚开心的。

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了。

实现艾米莉亚的愿望，让艾米莉亚成为王，将对艾米莉亚的感情化为实体。

明知如此，明知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昴还是来到了这里。

所以，菜月·昴笑了。嗤笑了。哂笑了。

「——看着我，艾米莉亚。看着我，憎恨我，铭记我」

「你，是谁？你是哪里来的，是谁……？」

昴展开双手慢慢走上前去，艾米莉亚颤抖着说道。

对于这个问题，昴闭上了眼。

感觉，自己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

一直等着，能够在艾米莉亚的面前，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名字是菜月·昴」

「昴……」

她用沙哑的声音叫出了昴的名字，仅仅如此就让昴的内心百感交集。

想必，仅仅是如此，就足以让昴对至今的一切感到满足了。

所以他将这份感情放在心里，注意着不要让声音颤抖说出了接下来的话——，

「——魔女教大罪司教，「傲慢」担当，菜月昴·！」

「大罪司教……！」

昴用尽全身的力气踏着地面，全心全意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号。

用尽全身的力气，菜月·昴开始了人生最后的奔跑。

付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把或许能成为是同伴的人们也都舍弃，被或许可以称之为羁绊的关系所拯救，终于在最后到达了自己心爱的少女面前——。

「是烧尽世界，动摇国家，杀死英雄，然后——」

「————」

「——被你杀死的男人」

昴感受到贯穿自己胸口的冲击，微微地笑道。

昴当场身体不支跪倒在了地面上。

甚至都没能够到艾米莉亚，就这么悲惨地，浑身脱力地倒在了石头地面上。

最终，昴张开身体仰躺在地面上，眼前是俯视着火红的王都的苍穹。

在赤色与青色之间的世界，菜月·昴迎来了终结。

「为什么？」

闭上眼，已经准备好迎来结束的昴，突然注意到了什么睁开了眼。

就在昴倒下的位置，艾米莉亚正站在旁边俯视着自己。泪水从她的眼中滑落，滴到了昴的脸颊上，令他睁开了眼。

「为什么？」

重复着，再一次问道。

这个「为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昴思考着。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为什么」，只能这么做。

「为什么」，要为了被自己杀死来自己面前。

一定，这里面包含了各种「为什么」吧。

昴虽然想要对她所有的「为什么」给出回答，但留给昴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所以，昴用尽最后一口气，回答道。

「——我爱你」

「死亡」，在接近。自己已经十分熟悉的，「死亡」。

每当「死亡」到来的时候，昴都会被带到某个漆黑而又寂寞的地方去。

这里真的、真的很寂寞，孤独一人让人无法待下去的地方。

每当「死亡」到来的时候，昴会从这里被送出去。

送到那个充满了血与苦痛，充满了泪水与恸哭，却又有着点点爱恋的世界去。

但是，已经，够了。

已经，满足了。

「————」

昴感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有在这儿等自己归来的谁在窃窃私语。

是安慰，是鼓励，是确认，是告白。

为什么呢。明明对方也不是让昴朝思暮想的人。

自己思念的人在不是这里的某个地方，在自己所不在的某个地方，实现了愿望得到了回报。

自己为了付出了众多牺牲，最后把自己也献了出去。

所以，已经够了。就算自己得不到救赎。自己从一开始，就已经得到救赎了。

「————」

这一定是在呼唤吧。

温柔、慈爱，怜爱地，呼唤昴着名字。

所以，昴把自己的存在放到了「死亡」的螺旋之外，接受了那个远处的存在。

接受着，对这声「————」回答道。

「————」

————哪怕，你拒绝了我，我也不会忘记你。

RE0 EX 「从零开始溺水的异世界生活」(愤怒）

翻译：[Iti-Tan](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hhh0578&ie=utf-8&id=tb.1.d2468355.eKo157PL68Q1SQ_bHR-P7g?t=1434520738&fr=pb"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5629677437?share=9105&fr=share&see_lz=0&sfc=copy&client_type=2&client_version=10.1.8.1&st=1556807562&unique=0058A8124797D3CD06E4D2082A79EE5A&red_tag=3533783831)

这条路线，是第二章的四周目，雷姆受诅咒死亡后，昴没有选择跳崖，而是由贝阿特丽丝逃到了领地外的延伸剧情。

——充满憎恶的声音传入耳中。

——其，萦绕耳边久久不散。

——充斥着愤怒的声音追了过来。

——其，令人恐惧不知所措。

——杀意裸露的声音铺天盖来。

——其，捏紧魂魄迟迟不松。

——自己越是挣扎着活下去，就会伤害到越多的人。

——这让自己心怀歉疚抬不起头，如今仍旧溺水其中。

——脖子，被绞紧了。

被人骑在身上，轻盈的身体压在身上，封住了自己的动作。

双腿纤细的膝盖压着双肩，剥夺了身体的自由。眼前，绞紧自己脖子的雪白手臂上有数道擦伤，令人不禁出神感慨仿佛鲜花绽放。

——越绞越紧，越绞越紧，越绞越紧，脖子被掐死了。

「————」

眼前的双瞳充盈着激情。

愤怒的双眼大睁得滚圆，空虚的绝望扩散其中，深入肺腑。

朦胧之中只觉得这双空虚的眼瞳深处，仿佛有种摄人心神的力量。

「啊，……唔」

——左右挣扎，伸手蹬腿，上下扭身，双脚凄惨地拍打地面。

这并不会在挣扎着要逃走。

自己早就不打算逃了。即便如此仍旧挣扎的双脚，并非体现了求生的欲望。而是纯粹的痛苦诉诸肉体的结果。

大脑缺氧，精神弃生，而肉体却正想法仍在挣扎。

这一切是如此的乖离，自己的这份表里不一是如此丑陋。

无法平静地迎接死亡。想要平静地迎接死亡。

若是能够尽可能稳妥地，镇定地，如沉眠一般死去是最好的。

但是，无法如愿。何止是无法如愿，根本就是晚节不保。

「唔，唔，唔」

嘴角吐泡，眼球瞪得像是要飞出眼眶，不过数日就瘦得跟个电线杆一样的身体扭动着，发出野兽般的呻吟。

这算是死有应得的结局吧。

这算是死有应得的死法吧。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最后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有什么，好奇怪的」

声音忽然传来。

那是与野兽般的呻吟声截然不同的，冰冷，却又，澄澈的音色。

手勒着脖子，双瞳充斥愤怒的那个人，薄唇之中言语轻吐。

「————」

问我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说到底，根本没什么好奇怪的。根本就没的东西，这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如此蛮不讲理。像是在猜谜，很不亲民很没逻辑。

即便再怎么逼迫也回答不上来。然而，无话的时间是如此的令人难受。

蛮不讲理毫无逻辑，为天命所作弄，所抛弃，这究竟是第几次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

没什么好奇怪的。

「呼，嘿、嘿嘿」

那么，就是问的人有问题了吧。

或者说，自己不知不觉中，其实是在享受这个瞬间吗。

被女性骑在身上，绞尽脖子，感到很开心吗。

如果是这样，还真是讨厌啊，理性的感想如是流露。

「——有什么，好奇怪的」

没什么好奇怪的。明明没有，却一遍一遍投来这个问题。

连投，都不是。毕竟这个距离。连投都不是。

这个距离彼此接触，连呼吸都能感受得到，抬起头看着对方女性的娇颜，声音基本是抹上来的。毫无顾忌地抹了上来。

甚至不是逼问，甚至不是辱骂，只是将纯粹的憎恶以声音包住——。

「有什么，好奇怪——」

的。

一遍又一遍提出的问题，忽然在中途烟消云散。

「——」

眼前女性的脸向左一摇。

就那样，身体歪倒立不起来了。整个身体瘫倒在了白雪上。当然，压在脖子上的手了松开了，窒息的死亡道路半途而废。

「——咳，哈」

咳嗽着，喉咙涌上一股血腥味。

萎焉的肺部膨胀，再度萎焉，将缺少的氧气输入体内。这也是生存本能的条件反射。没有正常人能够拒绝呼吸以求一死。

不过现在暂且不想谈论自己还正不正常。

「————」

直到前一刻还对死亡泰然处之的心境一消而散，现在正死死抓着氧气这一生的执着不肯松手。拼死地、拼命地、无可救药地满足自己的这份贪欲。

这样，无数次无数次，让冰冷的空气充满肺部之后，发现。

「————」

渐渐地，堆积的白雪中，女性横倒在浅雪之上。

血色不畅的面容与嘴唇，将女性那超脱常识的美貌，升华到了进一步的美。虚弱的呼吸呵出白雾，虚弱的生命征兆反而使其熠熠生辉过目难忘。

她的穿着，与雪天的风景是如此的不搭。

制服的肩头和腿部都露出在外，在这寒气下布料的厚度也完全不够。脖颈以及耳朵这块容易受凉的部分暴露风中，光是看着就有种切身的痛楚。

孑然一身——不过，别说这位女性，自己这边也是一样。

「————」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合不上牙齿在打颤。

不清楚这是因为这份寒冷，还是因为胸口淤积的这份憋屈。

不过，这个瞬间比起自己身体的变化，还是眼前的女人更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姆」

女性倒在雪地上，半张脸都埋在了雪里，仍旧不掩她的美丽。

她那纤瘦的身体只让人觉得，维系她生命之火的仅仅是无尽的憎恶与暴怒，那浑身上下的创伤还能活下来实属不可思议。

「————」

雪白的景色中，自己与女性的周围躺着无数的尸体。

这群意图蚕食，贪享生命，凌辱灵魂的卑微野兽，在女性的风面前都只得曝尸。因此，在场的活人只有两位。自己，和这位女人而已。

而且，或许马上就要变成一位，甚至零位了。

「————」

在似乎有嘀咕什么女性身旁缓缓起身。

冻僵的双手手指发红发黑。体温显著下降，冰冷的手指没有知觉。只有微微的瘙痒，是手指还与身体相连的些微证据。

如此孱弱的手指颤抖着，尽力举起了人脑袋大小的石头。

这块石头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正好近在眼前而已。

可举起它便有了不为人知的安心。

一瞬间，自己手上的这块石头，看成了与倒地的女性十分相似的另一女性的脸。

她或许有冲自己微笑过。可是，自己心里最后被刻下的印象，却仅剩下如恶鬼般残酷的杀意与敌意。

双手抬起石头，抛开这个想法。

淡红的眼瞳看到这个动作，以微弱，却清楚的声音说道。

「——绝对，要杀了你」

——石头砸上硬物的声音响起，沉闷的声音在铺雪的森林回荡。

回荡。

——那一天，罗兹瓦尔·L·梅瑟斯边境伯的宅邸，悄无声息地崩坏了。

讽刺的是，最先意识到崩坏征兆的是为了维持宅邸，比任何人都要拼命挣扎的女性，也正因此，这个行径是如此的毒辣。

「————」

本来，宅邸的主人罗兹瓦尔，于她有无以回报的大恩。

所以，在维持宅邸的女仆姐妹不在之后，知晓无人照顾家主的她，立马感到了主人这边。

看到主人彻底改头换面的模样，一道异常的刺痛插入她的胸襟。

无论是闪着妖异的光辉、时刻充满自信的异色双眸，还是好听了说是奇特、坦白说就只是兴趣莫名其妙到极端的小丑妆容，亦或是仿佛在抓挠他人审美观的衣服选择，都从罗兹瓦尔的身上失去了光辉。

与那样的他再会，她——芙蕾蒂利卡紧紧握拳。

「可不能让事情就这样结束。哪怕是为了那些孩子，我也要」

保护好自己的居身之所，本打算为此不辞性命的。

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但也是为了好而开始采取的行动。

为了重整宅邸积极工作，手把手教会虽然还不了解事务仍打算帮助自己的少女，牵手支撑有气无力身处倦怠的消沉主人，每天好不繁忙。

结果芙蕾蒂利卡根本无暇停下歇息。

有时，艰难的心境是她脚下受挫，但她仍旧拼命抬起了头。

若是在这里受挫倒下，可没脸见自己心中的那些人了。

不知何时，忘却了笑容。不知何时，忘却了夜晚的清闲。

即便如此，芙蕾蒂利卡仍旧拼命地，仿佛捞回水面上消散的水泡一般，想要护好自己心爱的一切。

然而——，

「——啊」

当芙蕾蒂利卡注意到的时候，宅邸的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在脚步被凝固在冰冻得雪白的走廊下，自己身处何处都不清楚了。

熟悉的宅邸，化作了显然不同的另外一番模样。

用心打扫的走廊，每天犹豫餐点的厨房，为了照顾操心的人们而奔走的日常，都在芙蕾蒂利卡的眼前，封进了白皑皑的世界。

而做出这件事的——，

「大精灵、大人……」

「抱歉了，芙蕾蒂利卡。你没有错。——只是，我想要保护好自己最重视的东西，这么做是最正确的」

说着，灰色毛皮的小猫在空中摸着猫脸。

大小不过一手掌，然而，这娇小的身躯之中潜藏着莫大的力量——大精灵，帕克。

不敢相信。但是，已经毋庸置疑。

他正是让宅邸陷入白色终焉的本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说过的吧？我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莉亚。——我之所以赞成莉亚离开森林，是因为那孩子的希望，也是为了那孩子的安全。但是，这里已经没有那份价值了。是不小心哪里失误了吧」

「————」

「我看错罗兹沃尔了。他不过是个，可怜人罢了」

帕克摇摇头，不带感情地放言道。

这句话，让芙蕾蒂利卡呼吸一屏。然后立马，咬紧了自己锐利的牙齿。

「——作为女仆，无法容忍对当家主人，对老爷的侮辱」

「你也是个可怜娃。只有你，之前拼命地想要保护这个已经末路的地方」

「别的一切都过去了一样。事情，还没有完」

她放话道。在自己毫无胜算的大精灵面前。

小猫在芙蕾蒂利卡的面前，圆圆的眼瞳微眯，怜悯之色浮现。神情到表情，都是如此的有人情味，于是芙蕾蒂利卡身体前倾，

「艾米莉亚大人，可是会伤心的」

只希望这一句话，能让大精灵产生些许的踌躇，以此创造芙蕾蒂利卡的胜机。

但是，然而——，

「很遗憾，我可是很宠莉亚的。毕竟我可是离不开自己孩子的父母猫」

大精灵的身上，没有出现片刻的踌躇，也没有丝毫的胜机。

自己与他们眼中世界的不同，让芙蕾蒂利卡咬牙切齿。

而这份感情未来得及变化为后悔、悲叹、亦或是其他。

不过一阵白风吹过，仅仅如此，芙蕾蒂利卡这位女性，便冻住了。

这就是，罗兹沃尔邸崩坏的开始。

魔人注意到崩坏征兆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

魔人好似幽鬼一般走在自己的宅邸中。

鞋底冰冷的空气呼呼作响，寒风吹拂后脑。

缩了缩头，同时惊讶于自己还能对寒冷产生生理反应。

最近，挑衣服，化妆都是完全交给芙蕾蒂利卡的。

那位开朗而又拼命的少女，在这一切为时已晚的地方，仍坚持想要报恩在努力着，这让自己本应无所感触的内心隐隐作痛。

——罗兹沃尔的悲愿，不知何时，无声地步入了死局。

「拉姆、雷姆……」

恐怕，契机是失去那对鬼姐妹的时候。

那两个人，是罗兹沃尔实现自己悲愿的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关键。她们不在了，回过神来，罗兹沃尔已经孤零零一人。

漫长地四百年，一直祈愿至今的道路被封死，注意到这件事的时候，罗兹沃尔便再也无法靠自己的双足站起来了。

「——拉姆」

脱口而出的这个名字，是自己最为后悔的名字。

——本来也考虑过变成这样的可能性。

甚至说，自己也知道这次尝试风险很高，变成这样的可能性高得多。所以，罗兹沃尔为了自己加了一份保险。

希望在自己的一切结束的时候，有能够乐意接纳自己的人。

而那个人比自己还要先走一步，这让罗兹沃尔最后的齿轮也失调了。

「————」

所以现在，罗兹沃尔对于自己走在冻结的宅邸内感到不可思议。

自己已经没有站起来的气力，也没有走出去的理由了。

『老爷，请快恢复过来。这种状态，那两个人——』

芙蕾蒂利卡无数次这么呼唤自己。

芙蕾蒂利卡鼓励着气力全失，精神倦怠而消沉的罗兹沃尔，为了让心力憔悴的主人振作起来鞠躬尽瘁。

所以现在，自己还有能够在冻结的房内走路的力气。

所以现在，在这漫无目的的路途中，自己的目光望到了窗外的景色。

所以现在，望见了那雪白的世界，以及在力图抗争的金发少女。

「————」

自己或许是想着必须要保护她。

也可能只是条件反射。

自己的内心，还留有能够反射性地判断出必须这么做的想法。

所以现在，罗兹沃尔缓缓抬起手臂，试图放出庞大的魔力——，

「——！」

这瞬间，罗兹沃尔十分勉强地躲过了向着自己脖子砍来的一剑。

「——哦呀，没想到这个都躲得开。难道说，顶尖宫廷魔术师阁下，不仅仅不是魔法，连体术都有所涉猎？」

轻佻的声音从罗兹沃尔身后传来。

一位深藏青色头发的青年以让冰冻的走廊生热的速度踩着草履鞋一滑而过，转过头来。

「刚才的动作，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做到的。说真的我感叹了」

身着蓝衣脚踩草履鞋，看起来和这地方格格不入，腰间插着两把刀，其中一把已经出鞘，搭在肩上敲着。

五官工整，笑起来很好看。稚嫩而又淘气的闪亮眼瞳给人印象深刻，长发的姿态给他人一种中性的印象。

不过，从他身上释放出的超脱常识的剑气——光是身处其中就已经浮现出了千万次自己被斩杀的模样，在这份鬼气下也难求什么普通的感想了。

「如果除了魔法也有点本事的话，我倒是不用那么心有余辜了。毕竟，太过碾压了有违我的美学。啊不，如果要我下手我是会下手的，只是，想尽可能不让人觉得我是坏人」

「和传闻一样废话很多啊……」

「诶！我的传闻？哎呀，好头痛呀。我的名气都传到这里来了？嘿嘿嘿，希望不是什么奇怪的传闻吧」

青年口吐连珠，害羞地笑笑挠着头。

望着对方的模样，罗兹沃尔为了理解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缓慢的思考开始点火，加速。

兴许是这份热量有功，左臂产生了灼烧的感觉。

「————」

「说起来，那只手不快点处理可是会失血过多死掉的吧？」

「多谢你的忠告」

青年的指摘让罗兹沃尔一抿失去血色的嘴唇。

罗兹沃尔的左臂，从上臂那被漂亮地切断了，就仿佛人偶一般毫无现实感地切落在地。

避开瞄准脖子砍来的那刀的时候，手臂还是被带走了一只。

说是处置，罗兹沃尔手放到伤口上，一瞬间用火烤止住了血。剧烈的疼痛冲上脑髓，但也仅仅是让面部稍稍僵硬了一下。

看到如此粗暴的应急处置，青年双目微瞪。

「我还以为，魔法使会更加软弱一点的。安喵差不多就是那样……啊，顺带一提安喵是我的熟人」

「我知道，塞西尔斯·赛格蒙特君」

「————」

「波拉奇亚帝国最强的战士，『九神将』之首吧？一将位置所拥有的『青色雷光』之名，在鲁古尼卡也是大名鼎鼎」

「这可真是，光荣至极」

罗兹沃尔沉声说完，青年——塞西尔斯·赛格蒙特优雅地鞠了一躬。

丝毫不隐瞒身份，也没必要伪造身份的态度光明正大。

见他有些戏剧的言行，罗兹沃尔叹了口气。

「不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该不会是在鲁古尼卡决定下一代国王的时期，波拉奇亚帝国竟要违反条约做出如此暴行」

「啊，这是误会。现在我算是九神将休业，或者说失业吧，和帝国完全没关系，宣称上是一般的……流浪的最强剑士」

「————」

「我这不是在耍你。我的行动帝国一点也不知道。当然对阁下的忠诚还是在心里……不过，我也有我自己的原因」

塞西尔斯以夸张的肢体语言强调了这和帝国无关。要从心底相信他是不可能的，但确实无法理解帝国这么做的理由。

于是，罗兹沃尔左右异色的双眸微眯，问塞西尔斯。

「那么，就更奇怪了。你不惜丢下帝国一将的地位来到这里。到底，是有什么缘由让你做到这一步的—呢」

「很简单。——有人说好了愿意给我指名通往天剑的道路」

「天剑」

这个词让罗兹沃尔皱起了柳眉。

见此，塞西尔斯说着「没错」深深点头。表情仍旧保持笑容，但眼睛中所包含的感情有着决定性的不同。

『青色雷光』是以喜怒哀乐中的喜为享受砍人的。

然而，这个瞬间波拉奇亚最强的这双眼中，有的不是喜悦和快乐，而是更加强烈而炽热的，说白了——，

「没能向生者传达的悲愿。被人指出来，而且还说愿意帮忙……这样一下，要我怎么能不接受」

「真意外。你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会愿意做别人的提线人偶的人」

「受他人操控，与自己接受命运准备的舞台，不只是主观上的区别而已么？我身为这个世界的明星、主角接受了这个剧本。那么，在此基础上加入剧本中没有的台词与演技不就是演员大展身手的时候么？」

塞西尔斯耸了耸肩，感情再度回归双瞳，罗兹沃尔同意地点头。

原来如此，他的主心骨强得可怕。这份强固，就是塞西尔斯在胜利累积的过程中构建出来的哲学。

要扭曲他的信念，对于四百年为了执着活到今天的罗兹沃尔而言实在做不到。

甚至对于渴望不变的罗兹沃尔来说，他的哲学可以说是杨枝甘露。

「我大概，不讨厌你这种人。反而还欣赏。不过，这是我的职责……鲁古尼卡王国，顶尖宫廷魔术师，罗兹沃尔·L·梅瑟斯边境伯，你的项上人头，由我收下了」

这或许是出于敬意，塞西尔斯将手中的到收回刀鞘。然后，另一把刀应声而出，美丽的剑身现世于界。

那柄刀的美丽堪称魔性，这是一把蕴含了非比寻常的力量的魔剑——。

「——一番刀，『梦剑』正梦」

「会侵蚀拥有者魂魄的一柄魔剑么。——塞西尔斯君，我能问个问题吗？」

面对流露的鬼气，罗兹沃尔满不在乎地立起一根手指。

单臂，浴血，在冷冻的大气中正面对峙古今无双的剑豪，这种情况下问问题，塞西尔斯也以不合时宜般的轻松态度疑问道，

「怎么了。要问我的弱点吗？ 我的弱点，就是不会听人说话，以及过了二十岁仍旧不知沉稳。帝国的议会上也经常会提出这个议题」

「你雇主的名字是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塞西尔斯眉头轻挑。

然后放低剑身，后足拉远。缓缓前倾上半身，

「市侩口中称他恶党，异端，因为他的做法暗地里骂他『肃清王』……但是，他要我告诉你正确的名号」

先说完这些，塞西尔斯用舌头润了润嘴唇。

然后故意吊了一下胃口，告知道。

「————」

名词化作言灵，抵达鼓膜的刹那，宅邸的地板爆裂，塞西尔斯消失了。

那速度快到，让人以为他人间蒸发了。

『青色雷光』在这瞬间，名副其实地迅如雷鸣。

因此，交错只在一瞬之间。

然而，在那刹那的交锋中，罗兹沃尔浅浅一笑，嘀咕道。

「果然，是你吗」

在这句话还未化作声音流入天地，『梦剑』的轨迹更快一步。

然而，在一切消散至彼岸前，罗兹沃尔的意识思考着。

在宅邸的少女们还安否。

那些被自己的悲愿所牵扯，结果，没能留下任何幸福。

——自己没有致歉的资格与时间，就这么，一切烟消云散。

『传送门』的原理本身很单纯，就是让禁书库的门和其他门相连。

因为这单纯的效能，『传送门』的应用性很高，足以让人自吹是个优秀的魔法。然而，正如千万其他魔法那样，『传送门』也并非万能。

原理都知道了，其有用的效果也能成为弱点。所以，禁书库的存在以及『传送门』的效果，对外部是避而不谈的。

是的，外部的人，是不知道的。

——因此，这也是必然。

「这是何等的讽刺」

在碰到禁书库门扉的瞬间，贝阿特丽丝就知道这是在诱敌深入。

广阔的宅邸内，明明有无数的门扉可以选择，但贝阿特丽丝却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导向一扇门。

方法也很简单。——只要让其他的门无法打开就行了。

『传送门』的封印方法，在于只要让连接的门无法选择就行了。

只要严格按照这个方法实行，宅地内能够开门的地方就能限定成一处。而且，为了利用这个方法而出力了的人，是自己重要的哥哥也大半有所理解。

天平会倾斜也是没办法。这是她们之间的不成文规定——。

因此而怨恨哥哥却是不妥。因此，贝阿特丽丝并不对哥哥抱有怨言，仅仅是一言不发地打开门，前去面对。

「——哟，贝阿特丽丝」

打开门的另一头，他随意地举起手向贝阿特丽丝打了个招呼。

他的声音他的态度，自己都还记得。所以，一阵恐惧游走贝阿特丽丝的全身。

记忆中的脸，与眼前的脸，细节完全不一致。

哪怕大致和记忆对的上，但这个人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

「你这什么眼神」

在昏暗、低迷的眼神前，贝阿特丽丝摇了摇头。

他的变化如此巨大，令人拒绝、否定，甚至还想再来一抹嫌恶。

罕见的黑发与黑瞳一如既往，发色却失去光泽，眼瞳则是沉淀着漆黑的感情。

眼眶周围带着仿佛阴暗的黑眼圈，瘦骨嶙峋的面容与隐约可见的手指仿佛死人一般苍白。

身着黑色的长衣，皮肤的露出极少——在同一黑色的服饰中，显眼的是那橙色的围脖。只有那个部分，凄惨地背叛了他阴郁的印象。

自那之后，过了许久。

但，即便如此，这变化也太大了。人类，是能如此改变的吗。

「你，似乎和之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你倒是没变嘛。成长期丢了？一般来说，都两年了也该更成熟一点了」

回应贝阿特丽丝的声音十分嘶哑。

两年、了吗。既然本人这么说，那大概就是过了这么久吧。

不过两年，贝阿特丽丝看来真是一眨眼得短。这对人类而言，特别是眼前这位人类，究竟意味着多久的年月呢。

——足以让他拖着这幅死尸，回来复仇吗。

「还记得吗，贝阿特丽丝。我们，在这里一起吃过饭」

「——。不记得了。我应该没和你一起吃过饭」

对峙的人类说出的话，让贝阿特丽丝皱起了眉。

两人面对面，在宅邸一楼的食堂。隔着披白布的桌子，在正中央的席位坐下后，人类向贝阿特丽丝问了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对于贝阿特丽丝的回答，对方用手指摸了摸自己的眼袋。

「……啊啊，是啊。你不知道啊。嗯，刚才是我的错。一直，都是，我的错。一直，都是我」

「发生什么事……算了，这种事问了也没用的吧」

一瞬间，贝阿特丽丝内心闪过一份踌躇。

但是，少女瞬间将其压了下去，立马将这多余的想法随着警戒一起封了回去。然后，随意地向着这位人类，伸出了自己的小手掌。

其中包含着保护禁书库的管理员的矜持——或者说，为了无人希望的殉职而产生的缥缈使命感。

「你所想的复仇或许是你正当的权力。但即便这样，贝蒂我也有自己的职责。为此……」

「————」

贝阿特丽丝贯彻自己的职责，瞪着他意图阻止他的暴行。

见此，他的表情微微一僵。那看上去仿佛是有某种难以忍耐的感情，趁这机会贝阿特丽丝踏出一步——，

「别这样，贝阿特丽丝。——你不是契约了，要保护我的吗？」

——这个瞬间，出现致命性停滞的，是贝阿特丽丝这边。

「……啊」

契约，这个读音随着一股冲击贯穿贝阿特丽丝全身使其僵硬了。

然后这份僵硬，无视贝阿特丽丝的意志，始终固定没有解开。

这不是精神上的原因。而是物理上，动作被定住了。这是——，

「抱歉了。这样就动不了」

贝阿特丽丝的身旁，好似从影子之中冒出来一般出现了一个人。

那是一名随意地穿着黑色和服，尖锐的口牙叼着金色烟袋的兽人——身材高大的狼脸男性。

他如细如线的眼睛俯视到自己腰部的贝阿特丽丝。那难以分辨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感情，贝阿特丽丝轻声挤出话语。

「这、是……」

「类似束缚了影子，谍报员的不可思议技能。就当是忍术吧。不用担心，不多久就会解开的。……你可是，我的恩人」

身体僵硬，被剥夺自由的贝阿特丽丝只能任其诉说。

诉说的话语平静自如，共同的回忆没有错误。他缓缓从座位上起身，走近过来，眼神昏暗，却没有危险。

贝阿特丽丝自认为他来造访的目的是复仇。但是，这个人类的眼神，在贝阿特丽丝看来和复仇者实在相去甚远。

因为她在那充斥着昏暗光辉的黑瞳中，看到了触动人心的某种东西。

「那个时候，多亏你放跑了我，我现在才活着。我一直想告诉你这个」

「这阵仗就为了这事……那你，还真是会惹麻烦。……真的，太会惹麻烦了」

「抱歉。但是，我知道了。贝阿特丽丝」

贝阿特丽丝咬着牙说出的话语被盖过，他缓缓左右摇头。唇边勾起一抹微笑，微微低头看着贝阿特丽丝。

回想起来，他可曾这样笑过。就在那短短的，自己放他进禁书库的数小时里。

贝阿特丽丝正回想着，他伸出手说道。

「——你和我，是一样的」

「————」

眼角下垂，只有这个时候，他的眼瞳回到了当初最开始见到的少年模样。

回到了住宅的那几天，他变得神经质之前的模样。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只能死了，已经放弃一切了，而你救了我。现在，我也无数次无数次，会想起那个夕阳」

「你……」

「我很感谢你，贝阿特丽丝。……为什么那个时候，你没有杀掉我」

「——」

这究竟是感谢，还是怨言。

无论如何，他带着眼泪笑着说出的这句话，让贝阿特丽丝瞠目结舌。

然后，接受了自己造成的影响，接纳了将他内心侵蚀的那份绝望。

自然，僵硬的身体自由了，伸向前的手臂垂下了。然而，虽说已经自由，自己却已经没有抵抗的力气。

因果报应，实在是太说服人了。

「贝阿特丽丝，我很感谢你。我大概，是喜欢你了。在那段时间里，只有你真的让我依靠」

「……这告白，还能再差劲一点吗」

「还真是」

贝阿特丽丝心境空虚地回答了他的话。

然后，在他浅笑的黑瞳中，贝阿特丽丝看到了真实。——明白了，其中所含有的昏暗感情，自己很是熟悉。

这是内心被纷繁的情绪穴居，最终连希望也被蚕食的不详病巢。

——名为绝望的病，在他的心里，自己的心里，筑巢穴居。

「哈利贝尔，给我苦无」

说完，站在贝阿特丽丝旁的兽人眉头一挑。

沉默着旁观两人对话的兽人叼着烟袋上下晃着。

「……你确定？」

「给我苦无」

再次命令后，兽人左臂纵向一挥。

随后，食堂的地面一声响，黑色的铁块刺在地上。他蹲下身拔出刺在脚边的东西，紧握确认手感。

漆黑的铁块，是取人性命的形状。

「我很高兴，你还能记得契约」

明明都被你利用了，贝阿特丽丝有这么想。

不过，他的声音似是真心在注视那遥远过去的喜悦。怎么都让人无法升起苛责的念头。

「你，颜色分明，真漂亮啊……」

「————」

然而，贝阿特丽丝瞪大了眼，大颗大颗的眼泪浮现。

模糊的视野中，他平静地看着自己。一眨眼，眼泪沿着面颊落下。流着泪，她想见证他到最后。

他说，他和自己，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的他，肯定就是现在的自己。

那个时候，自己做的事情，或许给他的人生造成了巨大的扭曲。

而这一切因果循环，回到了自己的这边。

如果，他现在，想要拯救贝阿特丽丝的话——，

「你」

「————」

贝阿特丽丝发麻僵硬着的舌头颤抖着，说出话语。

如呼吸般嘶哑的言灵，让眼前的他，动作微微停了下来。

这是给自己时间。表露出了哪怕是怨恨，也愿意接下的觉悟。

而在这份觉悟前，贝阿特丽丝——，

「——你是，贝蒂的，『那个人』吗？」

这个问题的意义，他肯定不知道。

贝阿特丽丝也没有期待过能得到答案。

只是，最后的最后，若是不可避免，自己一定要问。

「是啊」

——所以，他的微笑与首肯，让贝阿特丽丝的内心粉碎成渣。

微笑中带着亲爱，言语中带着温柔，举起的刀刃中带着祝福。

「我就是，你的『那个人』」

一颗硕大的泪珠，从少女泛红的脸颊滴落。

「溺水者攀草求生，我老家那边有这么一种说法」

男性盯着铺在地上的红绒毯听到这句话。

绒毯与男性的脸距离很近。

说到近，男性的呼吸间隔前后也很近。心脏的跳动好似闹铃般快速跳动，呼吸好似全力跑过原野后一般急促。

这位男性是年近六十的老年人。

别说儿子连孙子都成年了，活过的年数也可以拿出去吹嘘一番了。

立场上，也与众多人有所交谈，并且博弈过。其战斗经历已经足够自夸，对于看人的目光也是有着自信。

虽不敢自称旷世奇才，但也有着过人的才智，人生也算活的有滋有味。

所以，他对自己的现状，还如在梦中无法理解。

——自己，现在正跪在与孙子年龄差不多的人面前。

「稻草，懂吗？ 大概，稻草总有的吧……总之，就是麦子之类的东西。就是说，溺水的人会慌不择路，哪怕抓到草了也无法得救，但还是会去抓」

「————」

「简单点说，这个格言就是说人要死的时候会不惜一切想活下去。不过和急中生智之类的又不同。那边是有机会扭转局势的，但稻草就只是垂死挣扎」

脑袋上的人滔滔不绝地说着。

大半听起来都是没什么用的废话，但自己又不能错过一句话。若是惹他不开心了会怎么样，可怕的传闻可是一抓一大把。

他，得势的这两年，残酷而阴险的传闻不绝于耳。

与他敌对的，家人，有关系的人，都被以各种手段逼上绝路，杀鸡儆猴，势力壮大犹如破竹，是结社『昴星团』的代表。

为评价可怕的功绩与其鲜有人为的毒辣手段，人们以此称呼不报姓名的他。

——『肃清王』。

「————」

男子所跪的是，不知何时悄悄潜入四大国，统领了里社会的结社本部。

建筑内豪华绚烂的家居、绘画，穷极荣华富贵到令人觉得庸俗，而他作为商谈对象在这个会客室受到招待。

王身为代表，坐在房屋内的王座——正可谓是宝物的至高王座上俯视着来客。

灿烂夺目的外观与奢华富贵的设计，其涉及到的金额令人头晕目眩。常人千百辈子都无法匹及的资产被拍在眼前。

这是在夸耀结社——不对，夸耀王的力量，哪怕是再迟钝也能一眼理解。若是有人无法理解，那他在踏进这个房间后，就见不到房屋外的太阳了吧。

而夸耀力量，也就是财力的并不仅仅是物品。

墙边肃然排列着数十位男性，个个都是天下闻名的武者或佣兵。用金钱雇佣他们是虽说可行，但那得花费多少的金钱啊。

而且是数十名，光是维持这个队伍就需要莫大的金额。

而若要以为这些都只要钱都能买到，那王座左右侍立的异样存在，足以让下跪的男性感到自己见了鬼。

——超脱常识之人，『礼赞者』哈利贝尔，『青色雷光』塞西尔斯·赛格蒙特。

卡拉拉奇都市国家，与神圣波拉奇亚帝国。

将两国各自的最强之名收入囊中的两位战士，守护左右。唐突出现的结社，其率领的一帮人能够为所欲为，不需要更充分的理由了。

「希格尔木先生？」

「————」

在自己差点失神的时候名字被叫到，男性——希格尔木的心脏停了一拍。

只见手托腮的肃清王笑容消失，昏暗的黑瞳望着希格尔木。

希尔格木正如被握住了心脏一般喘着气。

嘴唇一开一合渴求着氧气，试图解释什么。然而，看到希格尔木的可怜反应，肃清王耸了耸肩。

「啊—，抱歉感觉很无聊吧。歪楼是我的坏习惯。一直如果不东扯西扯，我就不太敢说正事」

「没……这，我」

「我还在说话」

「————」

王的右手抵在唇边，左手指着男性。

他平静地盖过男子的辩解，男子后背冒出大量汗水。如此仿佛凝固般沉默了数十秒，感觉上却好似永远般漫长。

「——抱歉。我不是想威胁您。只是，还望您包涵，这边两个人，和其他人都是我雇来的所以会听话，但您不是吧？所以怎么说……我给自己个定心丸，抱歉」

「————」

语气十分平静，还是敬语，光是这样就够异常了。

肃清王很懂礼貌，会对敌人予以敬意，然后毫无犹豫地行使暴力。

王的声色，诉说的话语，在听的这方看来只觉得像是内心有异。青年战战兢兢，看起来毫无自信的眼神，仿佛要看穿自己的内心所想，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那，昏暗的黑瞳中，发出的问题仅有一个。

——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

「————」

当然，自己应当表示自己不是敌人。

可是，希格尔木的话语权被剥夺，被禁止出声作答。

若是出声，若是还以眼神，若是以态度表明，说不定反而惹其不快。

这份恐怖缠绕老人的内心，将人生最漫长的十几秒化作了永恒。

感觉这一切只是个笑话的，都已经死了。

结社的做法过于激进，四大国里社会的中枢，大部分惨遭毒手，变成了已经一无所有的病巢。

要活下来，只能避开病魔，或是克服病魔。

而，这克服的方法，只有名为顺从的全面投降。

不可沾染的不治之症，老人正是没能逃脱，才到这一步的。

一切的回答都已事先想好，下定了服从的决心来到这里的。

但是，希格尔木在这里才终于理解了，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自己仿佛被绑住手脚，在无法动弹的情况下被扔入水中，呼吸痛苦，喘着气渴求氧气。在陆地上，在房间里，在这视线下，溺于水中。

「————」

这、不是病，是诅咒。

肃清王是受到了无可消抹的诅咒。

病态的恐惧让其目光暗淡，无法消去的疑神疑鬼将其内心侵蚀。

他，畏惧人类。畏惧，猜疑，憎恶他人。

正因为自己心怀着最大的恐惧，他才会为了寻找是否有其他同样被恐惧侵蚀的人奋发，而让他人染上同样的症状。

溺水者，王在一开始就这么说了。正如其言。

现在，若是能得救，哪怕是一颗稻草希格尔木都会抓着不放。

「那么……对了，说到稻草。拼命苟活……嗯，所以我能理解。希格尔木先生您，来到我这里找我谈话，这，合情合理」

「————」

「我，喜欢合理的人。比起谈着谈着突然揍过来的人要值得信任。虽说不知道你传闻怎么听我的，但请别用传闻来判断我这个人。……我，不怎么想掀起什么风口浪尖」

说着，肃清王想着这边张开左手。然后，似是在表示该这边说话了，将手微微向前一伸。

「啊」

忽然，希格尔木犹如定身被解除了一样，口中大喘着气。

一瞬间，害怕这是否会触到王的不悦，然而眼前的青年不作反应。

耐心等待的沉默，似是，终于将希格尔木拉回了这个世界。

「希格尔木先生？」

「啊，不……万分抱歉。我方也诚如送来的书信所示。希望能与结社的各位，长久地合作下去」

希格尔木言辞慎重，没有太过巴结地表明了立场。

听完，肃清王迷上双眼，微微思索，露出微笑。

「————」

这个微笑的表情，忽然让其恢复到了外貌年龄，让希格尔木吃了一惊。

然后，王对受惊的希格尔木深深点头，

「那就愉快地合作吧，希格尔木先生。详情，请在之后和负责这一块的人谈。这才是聪明人」

「啊……」

「今后，也请关照我们结社」

肃清王抬起手，微笑着结束了商谈。

听到这句话希格尔木缓缓起身。跪地的身体僵硬，差点跌倒在地，但可算是站稳了，长长呼了口气。

「万分、感谢。今后，也请关照我们」

「嗯」

总算是咬准字眼，说完了最后的招呼。

然后，希格尔木向颔首的肃清王低头表示要退下。

「————」

安心感与成就感在内心如暴风肆虐。

数秒前还如铅块般压在身上的紧张感淡去，男人的脚步自然轻快了起来，想起等待自己归去的家人面容，点着头。

总算是撑过了大风大浪，看到希望了——，

「——？」

就在这时。

后背传来一声轻响。

那是耳濡目染的硬币声音。

和硬币从手上滑落到地面时候的声音很相似。

「背面」

简短的一声。

这意味着什么，希格尔木还未理解——，

「————」

老人的视野倾斜，与地板平行了。

比起跪下的时候，离绒毯更近了。——而这，就是临终一幕。

「————」

哈利贝尔眯眼望着被砍头的男性遗体。

手法发干脆利落。

老人的手脚没有痉挛，头落在绒毯上的时候都没注意到自己的死。由于这个尸体除了失去性命以外并不满足尸体的条件，因此堪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

不过，尸体只是尸体，自己并没有评价其美丑与否的兴趣。

「唔，唔呕呕呕……」

看到尸体喷出的血，坐在王座上的少年捂着自己的嘴。

明明都已经看过无数次尸体，已经人变成尸体的过程，精神却还是那么脆弱，完全没有习惯。

「自己下的命令结果还这样，这对死者也太冒渎了吧？ 虽然不强求习惯尸体，但至少能不能往减少制造尸体的方向努力一下？」

「我也不是想杀就杀的啊……的。虽说不忍直视，但至少要在现场见证。这算是最起码的……」

「自我欺骗呢」

对于用手帕捂着嘴和呕吐感奋斗的雇主，同伴的话语毫不留情。

当然，正确的是在场的同伴——塞西尔斯。雇主没有生气，正是证明了也知道自己的言行是自我欺骗。

于是，看到少年脸色苍白地靠近死人，塞西尔斯一句「不过这」继续道。他的视线转向倒地的可悲老人。

「老大的矛盾也让人看不下去。明明谈话这么和谐，突然就把人杀掉，这翻脸比翻书还快」

塞西尔斯说着鼓起脸表达不满。这不是二十多岁的男人该做的表情，但结合他精神上的不成熟，这种神情还真不突兀。

这要归功于他作为人类的帅气，与平时的言行吧。

总之，对于塞西尔斯的直言不讳，少年的表情也扭曲了，

「我不都说了。我也不是想杀他。对他也说过，我也是想尽可能信任他的。他看起来也没在说谎」

「那，为何？」

「因为哪怕看起来没在说谎，说谎的人就是会说谎」

看到塞西尔斯不可思议的表情，少年膝盖跪在王座上咬牙道。

这种干渴的人生观，表露了无人可动摇的强烈意志。

哈利贝尔，塞西尔斯都不知道他过去经历了什么。

想来，是他在过去经历过让他坚信这点的事情吧。

微笑着，待自己亲切的人，其实抱有算计和疑念，那温柔对待自己的手指、口唇、最终将憎恶与杀意指向了自己的经验。

这种经验，让少年得到了学习。

「要把危险扼杀在摇篮里。我绝对，不会再上第二次的当」

少年抓住自己的肩头，指甲透过布匹嵌入肌肤。看那毫不留手的力道，显然已经抓破了皮肤，流出了血。

这种自残行为是他保持自我所必须的仪式，他身边的人，以及最终认识久了的部下都知道这点，因此没人来阻止。

少年似是由这份疼痛得到了满足，从王座上站了起来。

「尸体还请清理干净埋了。还有，派使者去这人的店里。把所有东西没收了，顺从的话别亏待人家。如果反抗还请连诛九族，把店烧了。转让完成以后，让下任负责人过来打个招呼。然后再判断捏死还是留下」

少年淡然地将指示说给屋内的人听。

不是对具体的人下令，而是来个人怎么样的粗略指示。

不求过程只求结果的做法，结果上说让结社良好运转了。功劳不具体到某人，而是所有人的功劳，以此使得结社的体制得以保持。

这么做的理由，以及必须这么做的弱点，所有人都有。

与其有人冒着危险观望局势使得自己失去一切，不如所有人全力去做事。——这算是某种理想的职场环境。

——或是家人、或是恋人、或是财产、或是性命以及其他。

以此为保险，保全自身是结社代表男人的行事主义。

这是畏惧的肃清王，一名胆小少年的战斗方法。

「老大，外套忘了」

「啊，谢谢」

哈利贝尔将黑色的外套披上站起身走向门口的少年肩上。

少年披在肩上，道了一句谢。——随后，哈利贝尔的胡须因为感觉到些微的杀意一颤。这强烈的杀意让哈利贝尔垂下了细细的眼睛。

杀意的源头，无需多想，就是眼前的少年。

恐怕，是因为自己站到了他身后。

「……哈利贝尔先生，我不想杀你啊」

「哈哈哈，那别杀不就好了。多使唤使唤」

「但是，道具太多自作孽岂不是要死。……轻敌致死，可是最惨的死法了」

少年低谷和考虑立马杀掉背后近卫的方法，穿上上衣。

这听起来只是随口抱怨，但少年的话并不是玩笑。若是可能，他已经下手了吧。

现在是单纯因为杀他的方式，杀他所需要的准备，以及杀了他的善后处理还不充分，所以比较之下，还是倾向于不杀的这方。

「老大，老大。那个人拿来的贡品，搬哪去？」

「贡品……里面，是什么？」

「里面……啊，是魔矿石。是从哪里听说老大喜欢这个了吧。都准备到这一步了还被斩首，越来越可怜这个人了」

「砍头是塞西尔斯先生独断吧……」

在房间入口被叫住的少年可恨地扭着脸。然后，对于态度单纯的是塞西尔斯一个叹气。

「魔矿石，就放我房间吧。其他的随你们」

「是是，一定。再就是，老大」

「……还怎么」

少年不开心地说道，而塞西尔斯对着少年指了指自己的眼旁，

「黑眼圈，变得很严重。差不多，该去公主大人那边小睡一下如何？」

塞西尔斯的话让少年狠狠咋舌。

塞西尔斯对此一笑置之，但他周围的其他男性都紧张地僵住了。生怕一个不开心就把塞西尔斯在这里做掉。

当然，若是那么做，要把塞西尔斯杀死在这里也没那么容易。把这个建筑里的所有战力都当作弃子，也只能让哈利贝尔和他打个平分秋色。

「——我考虑考虑」

所幸，少年没这么冲动，留下这一句话就转过身去。

于是，房间内一片安心，男人们目送代表的背影远去。只有塞西尔斯在挥着手，他的这份随意，也是哈利贝尔烦恼的一端。

「我不怎么习惯团体行动啊……」

哈利贝尔叼着烟袋，追上先走一步的少年。

他姑且是时间最久的近卫，护卫的工作是交给他的。总之，无论屋内屋外，能够伤到他的人不太有。

前者皆恐惧于他，后者则是大多不知道他的存在。

「————」

哈利贝尔眯眼注视这位慎重地评判一切的少年。

他当做本部的建筑物，除了会客室也装饰着众多艺术品和绘画，暴力展示自己的财力，专门强化防御。

以财力展示权威，夸耀力量只是为了减少多余敌人的苦肉之策。

少年说过，不战而胜，而这只能是理想。

当然，这么做也会有嫉妒这大量财力的人。结果，不管做什么都会增加敌人。少年的做法，从减少了敌人整体数量的角度说不失为一良策。

而既然敌人少了，那剩下的用暴力解决即可。

「哈利贝尔先生……请盯好塞西尔斯，别让他暴走」

「是是，交给我。老大你要去公主大人那？」

「嗯」

少年狠色回答，或许是因为接受塞西尔斯的建议让他感觉很屈辱。

两人就这样步入结社本部最深处——来到了起名『万魔殿』的建筑物最深处，把守森严的房屋门前。

——这扇门上，有着看着都令人战栗的大量锁头。

逼近五十的锁头数量，如是反映了这扇门里所藏之物的重要性，上锁人的周到执着于偏执。

但是，最能表现上锁人偏执的是，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一把钥匙能够打开这些锁孔。

也就是说，这扇门用一般的方法是绝对打不开的。

要打开这扇门——，

「——帕克」

「随叫随到喵喵喵喵——」

少年喊了一声，随着悠哉的声音与过剩的光影效果，灰色毛皮的小猫在出现空中。

外貌可爱态度逗人，然而实际上却是潜藏巨大力量的大精灵——被唤作帕克的他，飘在少年的肩头。

「呀，好久不见了。找莉亚有事？」

「帮我开门」

「姆姆姆，这种语气什么意思嘛。要是惹爸爸不开心了，就不让你见女儿了。多体谅一下女儿正处青春年华的父亲……」

「帕克」

少年喊了一身在肩头抚平凯撒胡的帕克。

看到少年浓浓的黑眼前，帕克无可奈何地按了口气。

「还真是撑到了极限啊。没办法。看在你努力的份上帮你开了吧」

说着，推脱了这么久的帕克短小的双手伸向门。然后，淡淡的光芒注入无数没有钥匙的锁孔。

「咔嚓——」

随后，淡淡的光芒化作冰钥匙，在锁孔内奏出开锁的声音。

打开打不开的门的方法——用作弊技制造没有的钥匙。

「这盲点还真是秒。一般人看到有钥匙孔，都会去找合适的钥匙。不过被人效仿了就糟了」

「还有魔法波长的问题。除了我以外的人若是这么做，立马就会让我和你们知道的。而且，我会一直和莉亚在一起」

「这倒是」

听到帕克的话，哈利贝尔表示同意。

少年把两人的对话甩到一边，手抚上开锁了的门，停下了。以莫名不悦的表情对站在身后的哈利贝尔抬头道，

「哈利贝尔先生，你可以撤了」

「是吗？ 我也想偶尔和公主大人打个招呼……」

「可以撤了」

随口说出的话，被淡然拒绝了。

哈利贝尔清楚地知道这里绝对不会妥协的。不过这也不是多重要的事，他咬着烟袋退下了。

「要是出了什么事，记得随时叫我」

「————」

看到少年手放在门上，目带警戒地望着自己，哈利贝尔背过身去。

一直到走过转角，走出视野，少年的视线都直刺后背。

警戒心强到无可附加，这便是比起慎重更似胆怯的雇主，恩人。

「说是那么说，不过肯定不会叫自己的吧」

哈利贝尔倦怠地说着，抬起头，吐出紫烟。

烟雾触及天花板，无处可去烟消云散。

——感觉，似乎是在暗示自己这群人的末路。

少年睡眠时候的平静模样，仿佛陷入沉眠。

「————」

艾米莉亚盯着头枕自己的膝盖，睡入死亡深渊的少年。

眼睑周围有着如碳一般的浓浓黑眼圈，这诉说着少年眼中的睡眠不足，以及使他无法睡眠的残酷环境。

「又一直没睡的样子」

「没办法。这孩子如今的立场，已经没什么空闲休息了。那是会偶尔想来向莉亚撒娇的啦」

艾米莉亚用手抚摸着他的额头、睫毛。见她对睡着的人为所欲为，飘在空中的帕克常常的尾巴卷在腹部叹了口气。

环视一圈艾米莉亚的『私人房间』。

房间是白色的。

墙壁是白色的，地板是白色的。天花板和睡床是白色的，家具和窗帘都是白色的，屋里的一切都统一是白色的。

其中，艾米莉亚穿着的薄睡衣也是白色的，堪称病态。

这个房间，是艾米莉亚所能自由活动的范围。——被监禁在鸟笼之中。

不过艾米莉亚自己也很犹豫，这能说得上是监禁吗。

「现在莉亚你还在生这孩子的气？」

「……不、清楚」

帕克的问题让艾米莉亚迟疑回答。

不是难以启齿。只是，不知道自己心里怎么想的了。

一开始当然是很生气，现在还想和好。

彼此之间都没有道歉与接收道歉的时间。那个时候的事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用时间冲淡了，如今得过且过。

「但是，我还在生帕克的气。瞒着我偷偷做好了准备把我拉出来」

「抱歉啦。但是，没办法。总不能把莉亚交给那种状态的罗兹沃尔吧？把人拉到危险的地方和立场上，本人却变成那样也太不负责任了。这点上，仅考虑到莉亚的安危的话，这里正好」

「————」

「我和这孩子都不想让莉亚碰上危险」

所以帕克同意了悄悄把艾米莉亚带出罗兹沃尔邸，毫不犹豫地脱离了王选，并不吝出力借助结社。

只有艾米莉亚一无所知，醒过来就发现自己被关在了白色房间里，成了笼中鸟——。

但是，艾米莉亚也理解，自己没资格责备帕克的判断。

「结果，我什么都没能做到……」

决定鲁古尼卡王国下一代国王的王选——在这场战斗中，艾米莉亚惨败，而且还是不战而败。

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拒绝了参加王选候补的集合，结果，导致参加王选的权力被否认。同时这也意味着，艾米莉亚的后援罗兹沃尔·L·梅瑟斯边境伯的失势与他自身的崩溃。

简单点说，就是艾米莉亚没有表示要参加王选，身为后援的罗兹沃尔失去了其资格，艾米莉亚阵营在发挥其阵营的作用前就自我瓦解了。

结果，艾米莉亚就像是被撤去了梯子一样，无所作为不战而败。

「……我的愿望是」

创造一个没有歧视的世界。

身为半精灵，艾米莉亚稚拙地希望能够构建出生不决定人生的地方与环境。

但是，这个愿望还没说出口，就成为梦话消散了。

而这愿望的初衷，解放艾米莉亚的故乡——救出在艾日奥尔大森林化作冰雕沉眠的伙伴，也做不到了。

「与其继续在无法获得任何庇护的宅子无为地待下去，还不如回森林，但莉亚连这也不行。一开始受到密信的时候我也真的吓到了」

「……真的，吓到了。因为」

艾米莉亚以为这位回来的少年已经死了。

——不参加王选，造成这个命运的原因在于房屋佣人少女的死。

以魔兽为发端的骚动，最初牺牲的少女是雷姆。而因为她的死遭受怀疑的是正好暂住宅邸的外来人少年。

少年经受不住怀疑，逃出去了。而雷姆的姐姐拉姆追着少年也跑了出去——一直，没回来。

瓦解，恐怕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知道雷姆的死因是魔兽的诅咒，已经是在附近村子的伤亡蔓延，无法挽回的失误接连而来以后了。

魔兽骚动的结果，罗兹沃尔没能把握挽回的机会就此失势。艾米莉亚也没能宣布参加王选就此不战而败，宅邸的状况每日愈下，一步步地步入无人期望的崩坏。

就是那时候。

在一成不变的无力感折磨下，本应不在的少年前来迎接浑噩度日的艾米莉亚了。

「————」

对帕克的回答没错。艾米莉亚，是对少年感到愤怒的。

丝毫不顾忌这边的情况，不作任何说明，离开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一句话都不带，还突然把自己拉出来。

艾米莉亚周围的世界开始崩塌，说不定就是从他开始的。

然而——，

「变成了那样……」

少年带着软弱的表情，带着因为不安与恐惧疲惫不堪的表情，带着远比现在难看的表情，挣扎着，哭喊着，前来向再会的艾米莉亚求救了。

就这样，看着孩子般哭闹的少年，艾米莉亚忘却了怒火。

这或许是太天真了。这或许是太好骗了。

即便如此，艾米莉亚也不觉得自己内心坚定到能够对孩子般苦难，最后婴儿一样睡在自己面前的少年加以斥责。

于是，少年只会在求救的时候来到艾米莉亚这边。

他来到艾米莉亚这边，对自己在房间外做什么一个字也不提，仅仅是结结巴巴地说着自己的辛劳，然后将命托付到艾米莉亚的膝盖上。

这算是全身心的信赖吗，还是打从心底就没把人放在眼里吗，怎么理解看艾米莉亚，而艾米莉亚没能得出任何一边的结论。

「现在的情况，肯定很不健康……」

这状态非同寻常，哪怕是不谙世事的艾米莉亚也知道。

然而，艾米莉亚除了在这里接纳依靠自己的少年的泪水，看着他沉溺于一时的安稳以外，没有其他证明自己的办法。

「————」

少年来艾米莉亚这里，频度上是十天一次。

除此之外的时间，他一直在拼命挣扎，不惜牺牲睡觉时间。

他们，没怎么说过话。

只是，对于会来自己这里的少年，对于这十天一次的约会，艾米莉亚心里清楚。

「……昴你个，笨蛋」

——自己大概，是很期待的。

——抛起硬币结果是背面，仅仅如此便足以杀人。

主人如此异常的做法，让芙蕾蒂利卡无法隐瞒厌恶的感情。

芙蕾蒂利卡收拾掉会客室的无头尸体，把弄脏的绒毯换了，然后为『万魔殿』的佣兵们准备餐饭。

「用纯粹的运气决定他人的命运……这是当自己神吗？」

看到尸体变成尸体的过程，芙蕾蒂利卡自身的自卑也是一个原因，她紧咬锐利的牙齿，压抑住自己因为愤怒颤抖的内心。

听说芙蕾蒂利卡·鲍曼之所以能被结社雇佣，是因为结社代表『肃清王』传说中的情妇——艾米莉亚的恳求。

那一天，宅邸充满了白色的冷气，芙蕾蒂利卡认为自己也被背叛的大精灵夺去了性命，然而，不知为何在这里醒来了。

那之后，她便被扣上项圈，在这里作为女仆，自己的憎恨对象所驱使。

自己究竟是造了什么孽，要受到这种对待。

「——老爷，打扰了」

主人的用餐，必须由芙蕾蒂利卡亲自送去房间。

只有芙蕾蒂利卡能负责这个，代表不会讲芙蕾蒂利卡以外的人做的食物放入口中。但这完全不觉的光荣。

说到底，这职责交给芙蕾蒂利卡并非出于喜好或是信赖。只是，确实芙蕾蒂利卡不会做这种蠢事而已。

「进来」

众多的锁打开的声音与倨傲的命令许可了芙蕾蒂利卡入室。

听从指示，芙蕾蒂利卡推着餐车踏入了主人的房间。

主人的房间与整栋建筑奢华的装潢和装饰截然相反，除了宽阔程度以外十分朴素，换言之就是毫无人情味的枯燥房间。

房屋四角放着众多书本，而且没有分门别类，而是将拿到手的书随便地塞在了一起，这对喜欢整洁的芙蕾蒂利卡而言难以忍受。话虽如此，周围主人十分厌恶他人的打扫。

恐怕，是怕被别人在房间里做什么手脚。

明知道没人能做到，却还是如此警戒，这超过了慎重更如胆怯——丑陋到令人蔑视。

「老爷，这些地上的书还是和平时一样？」

「……嗯。啊，拜托了。有人能看懂的话就让他看吧」

说着，主人挥了挥手表示毫无兴趣，那些都是散落在房间地板上，胡乱涂写的文章。

乍看之下，只是写错了扔掉的纸条，但这实际上，这就是结社的财源——肃清王所带来的无数神秘的一角。

「这些，或许没什么用。……引擎之类的又不懂。果然，还是食物方面的最好弄吗……」

主人嘀咕着，眼中似乎在盯着别的什么地方。

他口中所说的是至今为止从未有人见过，从未有人发现，从未有人知晓的知识与文化，算是入口，算是重终点。

一见到人，黑发少年便不断重复超脱常理的决断——但是，这兴许是命运的恶作剧，他有着数个前所未有的想法，有着开拓文化的才干。

他所说的众多知识的一角，吸引了在野的有能之士。

少年随口一言一步登上常人所无法理解的顶点，有能之士门就此耿直地检讨、议论、才终于得到了一项理论。

结果，这带来了莫大的利益，将一无所有的少年捧上了大恶党的地位。

『这个时候给\*\*现代知识套路地开了无双，有够好笑的』

以前主人的这份功绩被赞颂的时候，芙蕾蒂利卡听到他这么自言自语。而说这话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笑出来。

总之，在引发大量不幸的时候，同时带来大量的幸福，正是这位黑发主人的恶毒之处。

人性上为人所唾弃，但头脑却有着极高的价值。

如此难以相处的人，这世上一定不会有第二个。——从这角度将，他或许和罗兹沃尔很合得来。

「————」

「芙蕾蒂利卡，用餐。你先咬一口」

考虑中，芙蕾蒂利卡利索地准备好了用餐。

这位少年，看起来只剩皮包骨。吃的并不差，大多是精神上的原因。

伤害、剥夺，遭人怨恨，却如此胆小，经常看他瘦回这样。作为负责餐点的人而言看起来很不舒服，但就是想吐也不能吐出来。

「老爷，好了」

不知为何准备的用餐有两人份。

所有的菜单都是两人份，用多一倍的餐具盛着，摆在桌子上。然后，所有盘子里的东欧关系芙蕾蒂利卡都要吃一口，试毒也是她的工作。

下毒倒是没考虑过。但要问想不想，还是想的。

只是，对芙蕾蒂利卡而言，女仆的工作占据了人生的大半。教导自己的人，与其有关的人，想到这些，就不想这么乱来。

「那么，先退下了，有时请随时」

「嗯」

主人不喜欢用餐时候旁边有人。

因此，准备完毕后芙蕾蒂利卡看差不多了，就离开了房间。

这一天，正要离开房间——忽然，目光停住了。

桌子上摆着结社成员的名字。

而名字的一旁，放着一个硬币。

瞬间，明白其中意义的芙蕾蒂利卡背后涌上藏不住的恐惧。

「老爷——」

「芙蕾蒂利卡」

转过头打算喊主人的芙蕾蒂利卡，发现空虚的黑瞳正盯着自己。

那空虚的黑暗，让芙蕾蒂利卡不敢呼吸。面对她，主人缓缓靠近桌子，合上了翻开的名簿。

然后，拿起旁边的金币，放到拇指上，

「——正面」

轻声一响，抛弃的金币落在她的左手上。接住硬币，确认了正反的少年向着芙蕾蒂利卡微笑道。

「是正面，芙蕾蒂利卡。——你弟弟和祖母，都平安了」

「——啊」

「出去。在我说可以之前不许进来」

芙蕾蒂利卡没有回主人的话，像人偶一样点点头。

然后，泪水上涌，炽热的水珠染湿脸颊离开了房间。芙蕾蒂利卡随即捂着脸跑了开去。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何，会变成这样。

宅邸的那每一天，与不可爱的后背，可爱的后背，困扰的主人度过的那每一天都如此遥远——那段时光，到底消失到哪里去了。

——密使传来联络，塞西尔斯单眼合拢，仰望明月。

「嗯，嗯嗯，嗯嗯嗯—」

就这么扭着头，扭着身子，长发拖至地面。

他本就不擅思考。塞西尔斯没什么学历，人生与学习无缘，穷极一生，虽说也不过二十年，仅仅专注在一件事上。

仅仅怀揣着剑客的骄傲，寒暑与刀剑相伴。

回望走过的人生，对于这种纷杂的事务真的只想敬而远之。

「那么，怎么办呢。站在我的角度」

塞西尔斯竖起弯下的身姿，拨开摩擦地面的头发。然后，腰间刀鸣，向后一步飞跃，

「呐，哈利贝尔先生，你怎么想？」

「——搞嘛呀，那么大方的就来搭话了，这不搞得我躲躲藏藏的很丢人了吗」

城堡——万魔殿的阳台上，野兽忍者从月光下空间的影子中浮现。

隐身被看破的哈利贝尔挠挠头，走近态度无谓的塞西尔斯。

从怀里取出烟袋，点上火叼在嘴里，吸入紫烟，再吐出。

「刚才偷偷摸摸过来的跑腿是谁？」

「那个人？姑且，是『九神将』之一……在最强级别的忍者哈利贝尔先生面前，被发现也不稀奇」

「塞兄你根本藏不住事的啊。这不让我知道了你完全没和波拉奇亚帝国切断缘分吗？」

「但是，哈利贝尔先生不应该早就知道这事？」

「————」

哈利贝尔困扰地笑容在塞西尔之的指摘下笑意更深。

塞西尔斯也清楚，否认是没有意义的。

「本来我会协助老大就是阁下的命令。当然，被老大这么一钓就傻傻上钩了也不是假话」

「帝国的项圈……是要你适度诱导昴兄来为自己国家争取利益吧。那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知识，比起鲁古尼卡和古斯提科，也还是卡拉拉奇和波拉奇亚那边更容易接纳」

「没错没错」

塞西尔斯把手深入和服的袖管，肯定了自己是间谍。

塞西尔斯会协助结社的阴谋，正如其所说，是波拉奇亚皇帝的指示。不过，皇帝也知道塞西尔斯的脾性，并没有下达具体的指示。因为说了也记不住。

指示，塞西尔斯的职责说白了就是——，

「和平时一样，除了阁下以外，只要老大说杀就去杀」

「塞兄，你是不是比我这个忍者还像暗杀者？」

「哪里哪里，言过其实了。因为，像是一直潜身水里，在身体里藏毒，用影子里现身这些，我都做不来」

塞西尔斯摇头摆手谦逊道，坦诚了自己的外行。

作为忍者，作为暗杀者，在哈利贝尔的面前还望尘莫及。不过，若是正面决胜，哈利贝尔比不上塞西尔斯。

「那么，我和密使的会面正好被你抓了个现行，你怎么办？要在这里和我拼个你死我活？」

「这要看密使送的什么内容了」

「唔，内容啊」

「如果那是要你杀了昴兄，那为了阻止你就不得不一战了」

哈利贝尔手指夹着烟袋，吐出紫烟，头发在冰冷的夜风下飘动。

被这么直言会为了主君不惜性命战斗，塞西尔斯点头道「是哦」。

「我一直就很奇怪了，哈利贝尔先生为什么这么忠诚老大？我是因为阁下的命令，也没什么纯粹的忠诚」

「报恩」

「——。那位大人，做过于哈利贝尔先生有恩的事情？」

出乎意料的这句话让塞西尔斯不掩吃惊反问道。听起来或许会像是在贬低人，但哈利贝尔并没有这么理解。

不过，哈利贝尔望着夜空中的残月——，

「和昴兄相遇的时候，在卡拉拉奇的角落稍微出了点事。那牵扯到了四大精灵……然后昴兄把那事解决了」

「诶，四大精灵！我认识一个，和那种东西话根本讲不到一块儿去。能解决这种事……难道，老大其实比我想的要强……」

「不是不是。别用这种好战的角度去看。怎么说呢……虽然不知道解决的直接办法，但就是那个。昴兄偶尔会出现的异样先知。就是那个，那种感觉」

塞西尔斯收回出刃的刀，听到哈利贝尔的解释闭上了一只眼。

感觉有些能够理解，又有些难接受，因为塞西尔斯自己在某种层面上对身居老大的少年有所评价。

哈利贝尔说那是异样的先知，但塞西尔斯不这么认为。

那应该是出于对于万事未雨绸缪的方式，从胆怯中衍生出来的武器。而塞西尔斯尊敬，认同强者。

无论采取什么战斗方式，贪图胜利的人变是战士。

「我是属于剑客的，所以希望对方同样是剑客，那才更燃」

「塞兄、塞兄，我的事就谈到这吧？」

「是啊，已经可以了。反正，我又不是在怀疑哈利贝尔先生。和帝国不同，都市国家的头头各种机关算计……这比说是受谁指使更让人信任」

回答完，只见哈利贝尔不知为何消沉了垂下了肩。这让塞西尔斯不解，然后一拍手「啊」的一声想起来了。

「对对，我都忘了。是说刚才密使送来的内容啊」

「那能告诉我吗？」

「要是不说，可能会很麻烦。其实」

说到这，塞西尔斯露出满面的笑容，向哈利贝尔言道。

「——杀死原边境伯的凶手被查出来了，王国打算动真格来摧毁结社了」

——于是结束的瞬间悄然而至。

「今天得以会面，衷心表示感谢」

说着，身为客人被带到会客室的青年与『肃清王』正面而立。

「————」

这个男人杀了众多的人，执掌众多生命，握有众多把柄。

在他面前，大多数的人或是强壮镇定，或是虚张声势，然而——，

「——你心还真是大啊。明明人和我差不多」

「——。承蒙谬赞，心有惶恐」

低下头的青年身着黑色的西装与领带。

五官的线条柔和，眼瞳深处却隐约可见暗淡的黑暗。脸上的笑怕是充满虚伪，而且扔其被人看破也无妨。

并非自暴自弃，却也胆大包天。——这个青年给人的印象充斥矛盾。

「说起来，你是……」

「其实最近有位大人想要走各方面的生意。所以想先来结社打招呼，顺便呈上一点心意」

「这样啊，这，辛苦你了」

这种利索完成自己职责的态度很给人好感。

少年也效仿，平和地履行自己的工作。

「东西在这边。——听闻代表对这有所需求」

「诶」

从者搬来青年送上的赠品，打开盖子，其中的内容夺人眼球。

其中塞满了大量的势头——魔矿石，而且充溢室内的魔力浓度更上一层楼，彰显其纯度的精粹。

肃清王盯着赠品嘀咕道。

「哪种颜色的多？」

「——？」

「红色与蓝色偏多。不过，往深处看去黄色和绿色也多……看起来还蛮整洁的。还真是机灵」

意图不明的提问让青年一开始踌躇了会。

而代为回答的是站在王身边的塞西尔斯。听闻塞西尔斯的报告，王厉色点头，

「是吗，这可真不错。心意，我收到了。那么你……」

「小的是拉塞尔·费洛的使者」

「嗯，我知道了。那个，拉塞尔·费洛的。记清楚了。要是碰上了什么麻烦……」

说到这里，肃清王言语一停。

原因，在于使者青年张开手制止了他。

一瞬间室内喧闹了起来。制止王说话，这个行为会让肃清王怎么处置，护卫们都紧张了起来。

但是，其中只有哈利贝尔、塞西尔斯以及当事人青年很冷静，

「请稍等。实际上，赠品不仅仅是这些」

「——诶。有意思」

青年接下来的话，王如是回答，在场的紧张感去了一些。

然后，紧张感方散些许，青年深深点头。

然后——，

「——鲁古尼卡王国，对于肃清王的蛮横行径，予以如下回礼」

——随即，白光大作，吞没整个会客室，将其粉碎。

耀眼的光芒洪流，好似净化一般吞没了奢华灿烂的会客室、魔城万魔殿，将其化作灰烬。

还未明白发生什么便被白光蒸发的人有十八人——全都是能力出众，享有名誉的战士，但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哪怕有方法告诉已经被蒸发的他们事实，怕是也无人相信。

——将自己化作灰烬的一击，居然仅仅是挥了一下的剑。

结社的据点，崩塌了。

一道光辉君临，轰炸了要员们聚集的这个地方。

染手无数恶行，最终被世界所敌视的『肃清王』。

为了将其讨伐，亲龙之国派出的刺客，他是——，

「——『剑圣』家系，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

蛮横地将一切努力付诸流水的神之铁锤，降临。

会客室被破坏，一个男性悠然而立。

燃烧的红发下的青瞳映照苍天，身着白色的近卫骑士制服，不受一丝尘埃的骑士中的骑士，正如一幅画卷站立其中。

骑士手中的那柄圣剑将一切灰飞烟灭。

仅仅一剑，就将闻名于世的名匠打造的钢铁轻而易举地化作齑粉。在这代价下，将作恶无数的男人，及其同伙一网打尽——，

「——能懂我吧，没有比能干的对手更让人觉得可爱的了不是吗？」

「————」

雷速穿越烟尘，猛烈的剑击袭向莱茵哈鲁特。

正可谓电闪雷鸣，『剑圣』整个人被向后击飞。然而，他的身上没有受到斩击。——全都用爱剑的剑鞘，挡住了。

莱茵哈鲁特没用手上的剑，而是扭转身形用剑鞘接下了斩击，这套杂耍让打出这一击的青年——塞西尔斯吹了声口哨。

「还真是老样子不太像人啊……我好开心啊，莱茵哈鲁特先生你一点没变」

「我倒是不怎么喜欢这次的见面，塞西尔斯阁下」

塞西尔斯草履鞋踢了踢粉尘飞舞的地面，将拔出的『邪剑』村正搭在肩上。这代替招呼的一剑与他的招呼让莱茵哈鲁特皱起眉头。

然后，他的目光聚向硝烟散去的房间，

「……没打到啊」

「是啊，没打到老大。毕竟有我和哈利贝尔的保护，要打到还是蛮难的吧。坦白说，我完全没有动身保护老大，所以功劳有十成是哈利贝尔的吧」

说着，塞西尔斯无忧无虑地用下颚示意房屋深处——烟雾散去的宝座那边，是手托腮的『肃清王』和将其护在身后的狼人，哈利贝尔。

「塞兄，订正一下。这不是我的功劳」

「诶！ 那，难道是我有什么隐藏的力量……」

「也不是。这是昴兄做的。……这个宝座，似乎有强大的力量守护。这件事对我们也没提过」

看到塞西尔斯盯着自己发颤的手，哈利贝尔摇头说道。

随后，哈利贝尔身后，坐在宝座上的『肃清王』站起身。然后抓住缠在自己脖子上的橙色围脖，

「——你那一击我在盗品仓库就见过了。肯定会有所戒备的吧」

神情扭曲，露出的笑容痛人心扉。

这真是，『肃清王』——不，菜月·昴与莱茵哈鲁特的再会。

「昴……！」

「你抽了坏签啊，莱茵哈鲁特。要是你在盗品仓库没有救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了。——不过那样的话，你也没法见到自己心爱的主人了，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

「——」

昴藏在哈利贝尔身后，向莱茵哈鲁特吐舌。

见那恶毒的态度，莱茵哈鲁特似是有所疼痛面色僵硬。盯着那目带悲伤的蓝色眼瞳，昴的表情如恶鬼般可恨。

然而那表情，忽然消失了。

「——什么嘛。你，果然还是黑白没变啊」

「——？黑白？什么意思……」

「闭嘴，骗子。——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被你杀掉」

感情冰冷地说完，昴似是失去了兴趣目光从莱茵哈鲁特身上移开了。就这么拍了拍哈利贝尔的肩，盯着与莱茵哈鲁特对峙的塞西尔斯，

「塞西尔斯，随你动手。我已经没兴趣了」

「——。我还不是很懂，不过看来我和老大的眼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啊。那就让我心怀感激地收下这个劲敌了」

「眼里看到的不一样……哈哈，难怪。真是死到临头了还要逗我笑」

不知塞西尔斯的话哪里戳到了笑点，昴愉快地拍起了膝盖。

然后，笑声立马停止了。

「其实你还挺让我开心的，塞西尔斯。你没有把柄，我处不来啊」

「我是那个啥。——怕蛋黄酱」

「哈！」

塞西尔斯大言不惭的态度，让昴打从心底愉悦般地笑了。

哈利贝尔抱着发笑的昴，沉入影子。就这样，昴和哈利贝尔两人在危机面前，离开了这里——。

「站住！我还没说完……」

「——已经结束了。『剑圣』。如果不想结束，还请再追上来重来。在那之前，『肃清王』还算是忠实的部下会挡在你路上的」

「唔……」

莱茵哈鲁特打算去追不见的昴，然而脚下一道斩击划过。

这一击给地板切出了一道横线，攻击的瞬间根本看不见，这压倒性的剑速释放出超常的剑闪，这是领悟了剑之极致的人所挥出的一剑。

「遗憾，这个评价对我而言还有些受之不及。我还在登山的途中。虽然觉得自己只需要再跨越一步就能到了」

「到哪里」

「当然，是天剑」

瞬间，空气中爆音连连，那是大气被粉碎的声音。

那是达到一刀极致的剑士——不，剑客所释放的澄澈剑气。这已经步入魔性的领域，足以引发常识所无法衡量的事态。

剑的化身驻足原因，仅仅是一碰刀身，看不见的东西便已杀到。

「我期待很久了——能够和你一比剑术」

「……塞西尔斯阁下，我和你之前应该已经交过手。那次交手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为什么事到如今还要找我」

「当然，为求人剑合一。——唯有生死之间见真章」

二番刀，『邪剑』村雨随着妖异的光芒出鞘。

一番刀，『梦剑』正梦显露除了令人渴望受刀的美丽剑身。

存在于世的十柄魔剑·名剑·圣剑，其中两柄——不，

「——『龙剑』雷德」

『剑圣』随身携带，但仅有『剑圣』面对合适的敌人方会出鞘的剑，将其白亮的剑圣曝露。

出鞘的声音，无异与龙剑的喝彩。

「你也知道的吧，莱茵哈鲁特先生。我们面前有一道墙」

彼此手握圣剑·魔剑·龙剑，超人般的存在面对面。

一点点逼近距离，世界畏惧他们的冲击，大气正在扭曲。

「到达一定领域的人们，都会被一道墙壁挡住去路。无论如何都无法跨越的高强，有人或许已经放弃。但是，我是不可能放弃的。若是不超越那道墙，我将不会是我」

「————」

「那个时候，老大来邀请我了。说有跨越那道墙的方法……也就是说，如何与你以死相搏，彼此以剑相交进行搏杀。正可谓是——溺水者攀草求生」

「攀草……？」

「也就是说，我就是那个溺水的人」

这就是令塞西尔斯·赛格蒙特站到这里的唯一方法。

或者说，当自己身为剑客的夙愿被言中的时候，这便已经是必然的结局了。

『剑圣』瞪大了眼，塞西尔斯润润嘴唇。

然后，笑了，面带笑容砍人的『青色雷光』，宣告道。

「都是溺水的状态啊，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阁下。按雇佣我的主上说，我们这些强烈渴求什么的人，所有人，都是在水里挣扎。在从未见过的那什么『海洋』里，挣扎求生」

「————」

莱茵哈鲁特屏住呼吸。

于是，塞西尔斯压低身子，架起两把刀，脱下草履鞋。

「——剑客，塞西尔斯·赛格蒙特」

波拉奇亚帝国，一将，『青色雷光』——多余的称号都不需要。

此身，仅以一名剑客，渴望攀上天剑的道路。

——电闪，雷鸣，万魔殿雷霆千钧。

血花飞溅。

——万魔殿细微的地震不断。

战斗的余波，猛烈摇晃的冲击，传到了艾米莉亚的个室。

挂在天花板上的灯猛烈摇晃，望着飞舞的尘埃，蜷缩在床上的艾米莉亚必须做出选择了。

「————」

他要自己留在这里。

这或许是在恳求自己「求你留下来」。

自己应该相信她继续等在这里，还是无视他跑出去。

由于自己的立场和心情飘忽不定，所以一直没能做出选择。

然而——，

「——莉亚，事情解决」

「诶……」

在激战的震荡中，帕克对睡床上的艾米莉亚说道。紫红色的眼瞳颤抖着望向空中，短小的手臂抱胸的帕克微微哼声。

听到解决这个词，这让艾米莉亚说不出话。

自己，又什么都没能做。

一直不去做出选择，然后把不做选择作为了结果。

自己也知道这种行为很卑劣，但自己还——。

不想明确对他、对昴的态度——，

「——莱茵哈鲁特在这里。昴输了」

「————」

艾米莉亚的思考，因为帕克接下来的话而僵住了。

「诶」

尚未成型的思考，使得不成意思的话语脱口而出，艾米莉亚目光睁圆。

听到解决，艾米莉亚认为肯定是昴赢了。艾米莉亚这个瞬间才发觉，自己从未怀疑过昴的胜利。

菜月·昴不会输。

不管对手是谁，他凭借自己的理论和疑神疑鬼作为武器肯定会胜利。将一切作为棋子，能够利用的兵卒全都用上，能够击溃一切敌人。

然后，当思考疲惫，想要寻求一刻安宁的时候会来到艾米莉亚这里——。

昴，已经会来自己身边，艾米莉亚坚信着。

「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催促莉亚做出选择，但这次不行了。必须做出选择了」

「选择……」

「是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出去」

不知道帕克了解到了什么地步，淡薄的语气中带着确信。

帕克俯视着紧握床单的艾米莉亚。他的表情一改往常的悠哉，更多的是对爱女的怜惜。

这是守望迷路爱女，对其选择的道路感到不安的父母心。

「昴对情报的管理很到位。结社的活动没有一点莉亚参与的痕迹。虽说其实是没参与，但毕竟在一起这么就了，肯定会有人妄加猜测，情报还是要管理的」

「没有参与，那我到底是什么地位？」

「从罗兹沃尔那被带走，然后被监禁了。现在，破坏了万魔殿的那群人里，似乎有一队伍是来救你的」

出乎意料的说明让艾米莉亚不禁哑然。

艾米莉亚被带出罗兹沃尔那无关乎自己的意志是没错。而自己为此生气，疏远昴也是事实。

但是，她没有拒绝走投无路前来寻求救赎的昴，而自己也一直看着他为了守护这短短时光而拼命。

即便如此，艾米莉亚还是能说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吗。

要是说出口，这未免太厚颜无耻了不是吗。

「莉亚，如果老实留在这里，援救队伍会来救出可怜的公主。但是……」

帕克轻声说着，落到了艾米莉亚纤细的肩上。然后，猫精灵靠在脸颊上，没有说出后面的话，但艾米莉亚深刻理解。

只要等着，就会被视作被害者救出去。

但是，如果艾米莉亚自己离开了这里，就会变成出于自主意识行动的加害者。

面对这个选择，她没有一秒的逡巡。

「————」

艾米莉亚站了起来，摸向白色房间唯一的门。

从外面打开，需要复杂术式的身份认证，只有昴和负责照顾的芙蕾蒂利卡能够出入。

而这术式，当艾米莉亚从内部用手触碰的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昴你个，\*\*……」

艾米莉亚在自己受伤找着术式碎裂的痕迹，轻声细语道。

这个术式本就设定成能由艾米莉亚轻松破坏。也就是说，按照昴的设计，只要艾米莉亚想逃，随时都能逃走。

鸟笼的门，只要笼中鸟一个决心随时都能砸破。

这是因为昴认为艾米莉亚不会逃而有恃无恐吗。

还是说为了尊重艾米莉亚想逃的意识而留下的温柔吗。

这个答案，想从昴的口中问出来。

——这就是艾米莉亚在没能做出选择的最后，选择的答案。

被带出会客室，与哈利贝尔在城中一同奔跑的『肃清王』、少年、老大、主人、他，——菜月·昴，低声笑着。

「菲露特，就该先抓来当人质的……」

这样就能限制莱茵哈鲁特的行动了吧。

——不对，更可能会触怒莱茵哈鲁特，结果演变成要和力量大增的『剑圣』战斗。

至始至终，事情的发展都和模拟的一样。

恐怕，万魔殿被摧毁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感了。

「装一把里社会的老大哥，还蛮开心的……」

回想走过的道路。

自己究竟付出了多少坚信。掌握众多人的把柄，为人所怨恨，支配对方的人生，仅凭心情生杀予夺——。

——不，那绝对不是心情。

如果觉得那只是在玩，这可是误会大了。

虽说自己并不打算努力解开这个误会，努力了也没用，也不想去努力。

——昴，害怕人类。太可怕了。

表面上笑脸相迎，实际心怀鬼胎。这种人性，隐藏真实，在无数的念头下行动的人类，太可怕了。

所以昴决定将人际关系简单化。

所有的人都是骗子。

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哪怕全人类憎恨昴都无所谓的世界。

不管什么人都有弱点。家人，恋人，财产，梦想，希望。

所以——，

「——只要能够掌握全世界人的把柄」

这么一来，昴就不用怀疑任何人了。

在一片黑白的世界里，在这没有信任的无色世界里，以憎恶为粮，得以安宁。

「————」

哈利贝尔带着昴一起逃走了。

昴看不清哈利贝尔的真实模样。——在昴眼里，他是黑白的。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

「————」

而看起来黑白的，不仅仅是哈利贝尔。

现在，昴眼中的世界，一切都失去了色彩，仅仅分为两种颜色。

人、物、绘画、家具、宝石、魔矿石、鲜血、水，都只剩黑与白。

无法区别血与水，也无法区别汤与毒。

一切都是黑白。黑白的景象。

再这样的世界里，有几样东西，昴能看到颜色。

昴相信，那些是真的。

昴如是相信，除此之外皆是假的。

贝阿特丽丝，是。

艾米莉亚，是。

再还有，唯一的，再还有。

总之，除了那些之外，昴全都不信。

除了那些以外的东西，一切都是名副其实无色。

只有并非谎言的真实的人。

能够决定菜月·昴是死是活的，只有真实的人。

「……我还期待过莱茵哈鲁特的」

还期待过，在那些日子之前——在丧失一切颜色的那件事发生之前接触过的人，或许是还没褪色的。

然而，昴可是连第一次见面的人看起来都是黑白的。隐约有所期待，那时是如此耀眼的莱茵哈鲁特，在昴眼里也只是灰色的物块。看起来显得肮脏。

说到底莱茵哈鲁特也是人生的。

他肯定也是一致说谎活到今天的。仅此而已。

「老爷——！」

正在城内奔跑的昴他们，忽然听到一旁传来喊声。

只见身材高挑的长发女仆从走廊另一面跑来，是芙蕾蒂利卡。没有颜色，但是颇具特征的脸很好记。

昴心里其实是有些中意芙蕾蒂利卡的。所以——，

「请受死——！」

踏步过来，还很礼貌地要自己交出性命的样子，看起来如此可爱。

当然，芙蕾蒂利卡的行动，卡拉拉奇最强的人不可能闭一只眼。

「啊！」

芙蕾蒂利卡手上的短到被夺走，手腕被扭转整个人压倒了墙壁上。芙蕾蒂利卡转过头对出手的哈利贝尔说道，

「为什么，哈利贝尔大人！ 现在，趁着混乱，就能把这个男人……！」

「杀掉。这种想法我很理解。被握住把柄的人，肯定很想杀掉昴兄得以解放吧。但是啊……」

说到这，哈利贝尔细细的眼睛睁开了，瞪视芙蕾蒂利卡。近距离面对他的眼神，芙蕾蒂利卡纤细的喉咙一个噤声。

「不巧，我可不是被握住了什么把柄才服从的。昴兄，可是于我有恩」

「恩！？ 这个男人，有恩？ 请别睁眼说瞎话……！」

被压在墙上的芙蕾蒂利卡双眼充血瞪着昴。本就锐利的牙齿开始变大，女性的纤细手指也在变粗，整个人化作强大的野兽。

「我一定要……嗯！？」

「昴兄？」

昴不知何时站到了拼命挣扎的芙蕾蒂利卡身旁。

芙蕾蒂利卡瞪大了眼，哈利贝尔想叫住他，然而昴没有停步。芙蕾蒂利卡拼命抬起手臂，掠过昴的脖颈。

瞬间，缠在昴脖子上的布料滑落——。

「——噫」

眼前所见让芙蕾蒂利卡倒吸凉气。

哈利贝尔也是第一次看见，露出了些许的惊讶。

——菜月·昴的脖子上，清楚地留有手指的痕迹。

「不行啊，芙蕾蒂利卡。我不会让黑白的你杀掉我的」

「————」

芙蕾蒂利卡僵住了，昴的脸靠过去，断然说道。

还期待过，若是芙蕾蒂利卡，可能会出现颜色。然而，这个瞬间，哪怕这个决定性的瞬间，芙蕾蒂利卡仍旧是黑白的。

「哈利贝尔先生……带上芙蕾蒂利卡，请赶紧逃吧」

「……昴兄。大概，她就是把『剑圣』带进来的间谍」

「我知道」

昴看着动弹不得的芙蕾蒂利卡，抢过哈利贝尔的话说道。

这事情不说都知道。芙蕾蒂利卡私下做的各种小动作，考虑到那个待遇都能理解。

——不，不仅仅是芙蕾蒂利卡。如果她不干，也会有其他人。

只是除了她，都找错人了。

「不用回来了，哈利贝尔先生。我，要去解决我自己的事情了」

「————」

「如果是要报答我的恩情，那已经够了。再说，那种事本就没什么恩情。……我只是，稍微操作了一下而已」

昴摇摇头，对哈利贝尔浅笑道。

哈利贝尔，大概，对昴的态度是很真挚的。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颜色。

或许，一旦褪色了，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

因为昴已经失去了相信的资格。

所以，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愿意为昴染上一丝颜色。

那么，剩下能够倚靠的——。

「我想和昴兄好好当个朋友的啊」

「……如果我那时候没有逃走，或许可以吧」

明白了昴的意思，哈利贝尔仅仅简短告别了一句。

昴也觉得再多说了只会显得矫情。

都到最后了，想在或许能成为朋友的人面前，稍微耍个帅。

「芙蕾蒂利卡」

「————」

听到名字，芙蕾蒂利卡晃悠着转过身来。

昴犹豫着是否应该对丧失了战斗意志的她传达这些话。

不过有人希望自己能够传达，

「饭，很好吃，说是要我帮忙转达给你」

——大概，这种奇怪的说法，芙蕾蒂利卡是不会明白意思的。

芙蕾蒂利卡眼中的菜月·昴，应该至始至终都是个怪物。

这样就好，无所谓。自己就是这么表现的，坚持下来了。

虽然没能得到自己想看到的结果。

「那么，我该去哪边呢」

哈利贝尔带着芙蕾蒂利卡潜入影子消失了。

于是菜月·昴一个人，被留在了梦的遗迹。

万魔殿继续震荡，这恐怕证明了莱茵哈鲁特和塞西尔斯激战正酣，远处可以听到多个人的声音，进攻过来的不仅仅是莱茵哈鲁特，还有见缝插针的潜在敌人也来了吧。

敌人、敌人、敌人。全是敌人。

既然自己选择了这个活法，这也是没办法。

「————」

昴的正面，来到了分叉路，犹豫起该去哪里。

右边去，是弱小的自己所能栖身的艾米莉亚的寝室。

左边去，是弱小的自己所能栖身的，她的——。

「——诶」

正抬起头，决定去哪边的瞬间。

有人跑了过来，将锐利的刀刃刺入昴的左腹。

陌生的城堡，陌生的景色，艾米莉亚赤脚奔跑。

在万魔殿过了有一年，但艾米莉亚熟悉的只有那件白色的个室。房间的外面，建筑唔的外面，艾米莉亚全都没有考虑过。

而那些如今也是一样，那不是艾米莉亚关心的世界。

现在，艾米莉亚关心的是需要自己的少年，唯有那一个人而已。

「——艾米莉亚大人！」

被叫到名字的艾米莉亚停下了脚。

万魔殿四处崩塌，失去原形。在窗户碎裂，整体倾倒的白色走廊上叫住艾米莉亚的是头顶熊熊红发的碧眼青年。

「莱茵哈鲁特……」

「您没事吗，艾米莉亚大人。庆幸平安」

哪怕周围是这样，他仍旧贯彻了骑士的理解，如此勇敢而骄傲。

看到找到自己的青年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来到自己身边低下头，艾米莉亚紫红色的眼瞳中闪烁着疑惑。

「莱茵哈鲁特，你伤的好严重。没事吗？」

「无须担心。虽说这实在算不上轻伤」

听到艾米莉亚的话，莱茵哈鲁特松一口气说道。

但是，此刻莱茵哈鲁特的身上满身疮痍，难以想象他会受到如此重创。

身体四处是刀伤，仍未停止滴落的血液落在白色走廊上。凌乱的红发贴在精悍的五官上，从未见过呼吸紊乱的脸上，有着明显的疲劳之色。

骑士的白色制服上有着敌我的血，而最令人惊讶的是——，

「你的剑」

「剑判断此时应当拔出『龙剑』」

绝不出鞘的圣剑，阿斯特雷亚家代代相闯的『龙剑』雷德闪烁着白色光辉。

那耀眼而美丽的剑身让艾米莉亚不禁注目。

这把剑，究竟对城里的谁挥落了，有将要向谁挥落。

「总之，所幸艾米莉亚大人没事。……和我一同离开这里吧。城外有龙车。乘车前往鲁古尼卡」

「去鲁古尼卡……这里，是哪？」

「这里是卡拉拉奇都市国家边界上，藏身吉拉尔赤丘的城堡……要找到地方费了一番功夫，多亏了出色的谍报员和潜伏者里应外合」

莱茵哈鲁特一边回答艾米莉亚的疑问，一边戒备周围。

现在城堡还在震荡，意味着还有地方在发生战斗。莱茵哈鲁特是想尽快赶去支援的。

哪怕浑身是伤，他也是王国最强——不，世界最强的男人。

只要有他在，万魔殿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

而只要他不在了——。

「艾米莉亚大人，还请立马离开——」

这个地方，莱茵哈鲁特后面是打算这么说的吧。

然而，这句话因为背后艾米莉亚的行动突然被打断了。

「————」

事情发生在一瞬之间。

莱茵哈鲁特的腹部，从背后被冰箭刺穿了。血液沿着淡蓝色的冰刃留下，内脏被破坏，内部被冰冻，『剑圣』在从未有过的冲击下吐出了一口血。

「艾米莉亚、大人」

「啊」

尚未理解发生了什么的莱茵哈鲁特跪在地上。见此，艾米莉亚呆呆地望着自己雪白的手指。

自己做了什么，这纯粹无意识下的行动让自己说不出话。

——如果，艾米莉亚是发自真心要放冷枪的话，莱茵哈鲁特就防住了。

只要攻击中带有敌意和杀意，就不可能逃脱莱茵哈鲁特的直感。又或者说，若是加护正常运转，这将连莱茵哈鲁特的防御都打不穿。

然而，这里是万魔殿，而且艾米莉亚自己也没能理清自己的内心——这才造就了莱茵哈鲁特致命的破绽。

「不、行……不行的。昴，不行的。莱茵哈鲁特，不行的。不会让你伤害昴的。昴，需要我……」

艾米莉亚左右摇着头，明鉴了自己行动的理由。

突然的行动，突然攻击莱茵哈鲁特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本能上明白了是他破坏了万魔殿，将菜月·昴逼上了死路。

明白这点，然后本能上就想要阻止他。

艾米莉亚无意识间，为了保护昴，只能杀死莱茵哈鲁特。

「昴，需要……」

事已至此，艾米莉亚终于理解了自己的心意。

千次万次，昴来到自己这边，寻求一份安心，而自己看着他，也受到了救赎。

——正如昴需要艾米莉亚一样，艾米莉亚也需要昴。

「我来、保护。得由我来、保护昴……」

「艾米莉亚大人，这是……」

「——帕克！ 拜托了！」

轰，凌冽的冷风窜出，银发在雪白的走廊下翩然起舞。

沐浴在杀意骤然升华的极寒之风中，莱茵哈鲁特向后跳开一大步，血液在空中划出一道线。然后，咳着血架起剑。

倒映苍天的碧眼中，『冰结之魔女』与『终焉之兽』并排而立。

『抱歉了，莱茵哈鲁特。莉亚的请求，就是我的愿望。——你都弱成这样了也就有胜算了。这份残酷和猫科很像吧？』

「求你了，莱茵哈鲁特。直接回去把。放过我和昴」

「——这可不行」

事已至此，艾米莉亚还打算和平解决，然而莱茵哈鲁特摇头。

交涉已经决裂。从背后受到偷袭——不，若只是莱茵哈鲁特个人，哪怕身上无伤，若非这个状况或许也会答应。

然而，莱茵哈鲁特的信念，已经无法容许他的罪恶了。

「结社『昴星团』代表，『肃清王』菜月·昴，包括罗斯沃尔·L·梅瑟斯原边境伯等王国兵，再加上波拉奇亚帝国、卡拉拉奇都市国家、古斯提科圣王国的臣民，合计共杀死了十二万六千七百零二人」

「————」

「仅论直接下手的都达到了这个数。再加上间接的，除了命以外受到伤害的，这个数只增不减。实在是难以熟视无睹」

莱茵哈鲁特的话语里有着诚挚的恳求。

恳求艾米莉亚听了自己的话，知道菜月·昴的恶行之后，能够改变心意。

实际上，艾米莉亚是受到了冲击。躲在个室里，一直只负责欣赏昴睡脸的艾米莉亚，对他的恶行一无所知。虽然隐约知道害死罗兹沃尔，把自己带出来的人是他。

然后，冲击过后，艾米莉亚低下了头。

冲击，确实很大。但是，艾米莉亚受到的冲击，不是对昴犯下的累累罪行感到失望——，

「——对不起，莱茵哈鲁特。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很珍惜昴」

而是因为哪怕知道了菜月·昴的罪行，对他的执着认为减退，而感到了冲击。

艾米莉亚的态度，即便知道了事实也未有改变。

「——」

听到艾米莉亚的说法，莱茵哈鲁特要紧了牙关。随后，立马抬起了头，将出鞘的龙剑举到正面。

「——『剑圣』家系，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

「我是艾米莉亚。只是，艾米莉亚」

相互报上名号，下个瞬间，白色冲击波摧毁了万魔殿的最上层。

本应获救的囚禁公主，与前来救助的持剑骑士，开始互相残杀。

「混、蛋……吃屎去吧……那个混 蛋、智 障……！」

崩塌的城堡中，昴骂声连连奔跑着。

虚浮的脚下滴淌着鲜血——左腹刺客袭击用的小刀还插在上面，脑髓内的疼痛不绝地在轮摆式位移（1）。

「那个黑白的混 球……下次见到他，一定弄死他……！」

昴大汗淋漓地扶着走廊墙壁前进，那个在最后趁虚而入，却又不把自己刺死的刺客——理应死在会客室的男人浮现脑海。

在敌军正中砍下大将，其跑路的能耐以及态度堪称一绝——不过昴可没有兴致称赞敌人。

那个男人能够准备做出别人讨厌的事情。纯粹地屈辱感与对自己漏看了那个敌人感到的失望化作愤怒。

但是，这份激情在这种情况下也无从发泄。

「罪有应得的结局，罪有应得的死法么……」

手捂着如烧伤般疼痛的左腹，昴阴郁地嘀咕着。

想想自己所作所为，自己也知道总有一天要遭报应。不过，最理想的情况是这个报应能够拖到自己下地狱了以后再来，但毕竟他不过是个凡人——开始还不到三年就走到头了，够丢人的。

可是，自己不后悔。

也找不出自己有什么应当改正的地方。

自己的错是一开始就知道了，然而自己并不想去改正它。昴只是以自己错误的生存方式，在拼命挣扎罢了。

只是溺水挣扎。而溺水之人，只知道挣扎以求呼吸。

仅此而已——，

「——昴」

「————」

昴拖着血迹在走廊的速度慢如爬行，这时有人叫住了他。

一瞬间，昴弄不清楚这声音是谁皱起了眉头。——不是自己不知道。只是，这个声音，没理由出现在这里。

因为，她的个室在与这里完全相反的位置，若是出逃，根本不应该走这边。

所以——，

「唔，哦啊！」

「太好了，昴……找到你了……」

「艾米莉亚……？」

艾米莉亚飞奔过来把昴扑倒在地，那美丽的容颜近在眼前，昴这才接受了现实。

黑白的世界中，有银色，有紫红色，有樱桃色的嘴唇，有颜色。

只有艾米莉亚仿佛表示自己独一无二一般，拥有颜色。

「——可是，为什么」

看着有颜色的艾米莉亚，昴却无法理解情况。

艾米莉亚给昴带来了明确的温暖，发痛的拥抱。

平时昴一直都是单方面在倚靠艾米莉亚，然而被倚靠的她，为什么在这种时候会来昴这边——，

「……艾米莉亚，这个伤是」

「——。没事的。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平安大吉」

再次望向抱在身上的艾米莉亚，那强颜欢笑的表情下浑身是伤。

美丽的银发凌乱，还被切落了一部分。白色的薄睡衣满是血污，裸露的双足上也有令人痛心的创伤。

自己明明为了防止她变成这样才在她的个室加了无数的防御手段。

而且，不可能会放任她伤成这样的精灵也应在会陪在她一起。

「帕克在干什么啊……」

「帕克……算了，这件事之后再说。现在先别管了……」

「——？」

一瞬间，艾米莉亚眼中闪过逡巡之色，然而立马闭上眼睛掩饰了过去。

这让昴讶异不已，然而艾米莉亚再睁开眼，表露的那意思逡巡已经消失无踪。

「昴，一起逃吧。现在谁都不会来追我们的」

「……逃，和我？」

「是啊。还有谁吗。别傻了」

艾米莉亚娇嗔着一戳昴的鼻子。这不合时宜的举止让昴头上冒出问号。

说到期，艾米莉亚应该是疏远昴的。

「就算是这样，因为你很温柔，所以我就借机撒娇……」

「——是，这样的吧。我之前也觉得这样就行」

「艾米莉亚？」

艾米莉亚手放胸前，寂寥地垂下了眼角。

她的心中，脑海里，应该正闪过昴把她带出来，在这里度过的那些日子吧。那段时间，她不得不一直面对频繁拜访的可恨对象的睡脸。

那些时光对昴而言是救赎，然而对艾米莉亚应该只是屈辱——。

「我，是很生昴的气的。但是，这也只是一开始……后来，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受到昴的帮助」

「我的、帮助……？」

「因为昴需要我。感觉昴，认可了谁都不要而自暴自弃的我，所以……」

相互依存，这个单词浮现昴的脑海。

正如昴需要艾米莉亚在身旁以求内心安定一样。艾米莉亚也在思索那段时间的意义的过程中，得出了这个结论。

因此两人都需要彼此，陷入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我想和昴在一起。所以，一起逃吧？」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昴还未能接受艾米莉亚的告白，支支吾吾地回答着。

经受无数冲击的内心，无关主观意愿，得出了现实的答案。

如艾米莉亚说的，一起逃，是不可能的。

莱茵哈鲁特来了。即便塞西尔斯正牵制着他，外面也有无数意图讨伐『肃清王』的敌人围城在外。

城堡外面几乎没有昴的友军。为了扼制潜在敌人而采取的众多措施，在这情况下起不了作用。潜在的敌人，浮上水面成为了眼前的敌人。

要带上艾米莉亚逃走，根本不现实。

菜月·昴会死在这里。会，死在这里——，

「——那么，我陪你一起死」

「————」

一瞬间，昴呆住了，比腹部被刀捅的时候，比莱茵哈鲁特登场的时候，比明白自己气数已尽的都要呆滞。

艾米莉亚望着昴露出微笑，饱含慈祥、亲爱说出了这句话。

若是菜月·昴要死在这里，那艾米莉亚也——，

「我陪你一起死。不需要的地方，我不想待」

「——啊」

「求你了，昴。我需要你。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

艾米莉亚揪着昴的胸口。享受着炽热的吐息，这与平时截然相反的接触，让昴清楚感受到自己被需要。

正如自己死命倚靠艾米莉亚一样，艾米莉亚也死命倚靠自己。

艾米莉亚对自己而言一直很必要。她，救赎了自己。

所以，现在艾米莉亚需要昴，想从自己的身上寻求救赎。

艾米莉亚，需要自己，如今，正在向自己寻求救赎。

现在，如今，这个瞬间，居然会到来，自己从未——。

「昴……？」

昴压住纠缠上来的艾米莉亚双肩，一把推开了她。

然后，在瞠目结舌的她面前站起了身，后退了。

艾米莉亚抬头看着昴。

对此，昴颤抖着嘴唇说道。

「骗人、的……」

昴抗拒地摇着头，望着艾米莉亚的眼神中——满是恐惧。

「昴、……」

「不要，别这样，快别这样。为什么，向我，事到如今，为什么！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给我这样！！」

恐惧，这是恐惧。

很恐惧。只觉得恐惧。只有恐惧。只剩恐惧。

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

『——那么浓的魔女臭味』

堵上耳朵。

抱着头。

惨叫出声，试图屏蔽这耳边的声音。

『——还想装蒜，人的脸皮怎么能厚成这样』

哪怕堵上耳朵，

哪怕抱住头，

哪怕精神尖叫，想要逃跑，也逃不掉。

『——姐姐大人，太温柔了』

「那关我毛事啊啊啊啊啊啊——！！」

昴啼血般地惨叫着后退了。

艾米莉亚站起了身，似乎在诉说什么。听不见。

甜蜜，美妙，温柔的话语向昴传来。听不见。

她的话，她的声音，听不见。不想听见。

别宠我。别待我温柔。

为什么，到现在还想来接近我。

这是不可能的。

昴犯下了多大的罪不知道吗。

艾米莉亚不可能会饶了这个的。

不可能的。

难道是变了吗。

是昴愚蠢的寄生行为，不顾脸面的哭喊，倚靠艾米莉亚撑过不眠之夜，让艾米莉亚发生了改变吗。

艾米莉亚，也会变的吗。

「恨我！讨厌我就好了！别理我就好了！」

「————」

艾米莉亚，正在褪色。

颜色从艾米莉亚的身上脱落，消失在黑白的世界中。

骗人的，这是骗人的。欺骗，让昴的世界失去颜色。

银色，紫红色，构成艾米莉亚，昴所信任的美丽的艾米莉亚的颜色褪去，她被染上了欺骗的黑白。

这个现实难以接受。艾米莉亚应该是高贵的，永恒的。

哪怕憎恨对手，也不会规避去依靠她的人。

正因为相信她的温柔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正因为能够信任她不会原谅昴，所以昴才能够深陷艾米莉亚的温柔中。

然而，一旦明白艾米莉亚也会改变——。

「别对我，温柔啊……！」

「反正，都讨厌我的吧。都怀疑我的吧？觉得我很碍眼，想要杀了我，憎恨我，诅咒我，背叛我的吧！？」

「那干脆从一开始就给我恨啊！别变心啊，就这样一直下去不是蛮好的吗！一直恨我，就没什么事了。一直恨我，就别变啊……」

压不住的愤怒。

自己沉溺在对世间万事不如意的愤怒中。

溺水的自己想要得救，拼命在挣扎，苟延残喘至今，而如今，连艾米莉亚都背叛了昴。

——会变的心，迟早会背叛，现在，这已经和背叛没两样了。

「反正迟早会背叛我的，那就别给我装出一副爱我的样子啊！！」

「——」

昴将摇摇晃晃着向自己身处手的黑白色艾米莉亚推开了。

用的力气过大，让艾米莉亚一个站不稳跌倒走廊。刹那间，昴的内心闪过踌躇，接着却被恐惧所淹没。

连艾米莉亚都不是安心之地了。

迟早有一天会这样，自己仅当是可能性最小的事情在考虑的情况，终于来了。——虽然没想到自己会重要到这个地步。

——艾米莉亚，说不定有一天，就会原谅昴。

只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然而，果然还是来了。

所以昴在这只有黑与白的世界里，转而去寻求最后的手段。

「——！！」

倒在地上的艾米莉亚喊着什么。

昴将这一切甩在身后跑走了。

侧腹的疼痛也已无知觉。这都已经无法引起昴的注意。

昴有的，只是走向死亡的意志。昴的有色世界，全部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那个。

溺水的菜月·昴，只剩下的，最后的稻草——。

——绝对不会改变，绝对不会原谅昴的那份憎恶。

「——！！」

艾米莉亚半癫狂的声音，无法传达到半癫狂的昴耳中。

魔境，万魔殿，与其持有者的内心同样加速崩溃。

昴在溃散的世界中，在这无色的世界中，走到了。

「————」

还没有完全损坏的执勤室。

这个房间有着不输艾米莉亚个室的强大防护——因为在这个房间里，有着和艾米莉亚同样绝对不允许让其受到破坏的东西。

与因为不想伤害她而拉远距离的艾米莉亚正相反。

昴打开了，安置自己身边最近位置的那个东西。

暗藏在书架后的门扉，这正是除了昴无人能开的门。

而昴，缓缓打开了它。

打开的门扉背后，锁链的声音，与墙壁相连的锁链声音作响。

随后，在锁链的鸣响声中，『浅红色』的眼瞳盯着昴，说道。

「——终于，有寻死的念头了吗，巴鲁斯」

——能仅仅因为憎恶杀了自己的女人，微笑带着血的颜色。

■菜月·昴「肃清王」

·正如所知，是本篇主人公，这次没能回想起他人的温柔，而且因为贝亚子的过度温柔而没能死成，变得极度不信任他人。大部分的锅在冲动行事的雷姆身上。

·雷姆的拷问成为心理阴影，变得极度疑神疑鬼不信任人。因为精神上的问题眼睛出现了看不到颜色的症状，除了『艾米莉亚、贝阿特丽丝、拉姆』三个人看起来都是黑白色的。昴『渴求对方不说谎』即为不掉色的条件。除了一章和二章受过帮助的艾米莉亚，直到最后都履行契约了的贝阿特丽丝，和化作憎恨的亡魂绝对不会宽恕自己的拉姆，除此之外的人都被昴怀疑『随时会背叛自己』。

·因为不想被敌视而使用敬语，但因为认为态度友好的人也迟早会背叛，而将扼杀危险于摇篮之中的契机交于硬币判断。在将一切责任推给硬币之前，每当做出决断的时候都很痛苦。

·作品中完全没有写到『死亡回归』，但为了让哈利贝尔成为同伴，知道塞西尔斯的梦想，更何况一开始还不能让拉姆死，所以死的次数还蛮多的。讽刺的是，明明这是没能跳崖自杀的路线，最后却似乎仍旧有着为情况所迫而自杀的时候。

·和其他路线不同，只有这条路线结局必定全灭。

·最后，连艾米莉亚都失去了颜色，可悲的少年只能去寻求世上唯一的依靠。前来迎接可怜少年的『淡红色』少女，将解下了锁链的手缓缓搭上脖子——这类的描写就没涉及了。

■哈利贝尔「礼赞者」

·溺水路线最大的良心，豪迈的卡拉拉奇人哈利贝尔先生。前些日子的番外露了下脸，但他正式上镜是在书籍的IF路线。不过哪怕不看那边，读本文也是没有影响的。

·从宅邸出逃之后，昴选择逃往卡拉拉奇都市国家。在那边苟延残喘的时候，竭尽全力（『死亡回归』等）解决了卡拉拉奇发生的问题（和四大精灵有关），结果得到了哈利贝尔的信赖，并且得到了得以设立『结社』昴星团的土壤。那之后，哈利贝尔先生为了向保护卡拉拉奇都市国家的昴报恩与之同行。

·虽然看起来特别有鬼，但是这条路线并没有什么心思，只是单纯为了向昴报恩。对昴的状态还是蛮清楚的，在和他相处的时候一直觉得「这样是得不到幸福的吧」。

·最后，因为昴的命令把芙蕾蒂利卡放了出去，那之后加入艾米莉亚with帕克的战场，败给了莱茵哈鲁特死去了。

■塞西尔斯·赛格蒙特「青色雷光」

·还没在Web本篇和书籍登场就出现在番外篇了，波拉奇亚帝国最强的剑士，性格大致上，就和文中一样。

·开朗耿直，极度自恋的剑术痴。这份痴迷比中途被老婆钓上钩的维鲁海鲁姆还要耿直。

·和昴相遇，形式上是在卡拉拉奇把哈利贝尔收为同伴之后的昴，为了防备将来与莱茵哈鲁特的冲突，作为一项预防措施把他找出来的。当然，他因为很享受帝国生活拒绝（砍）了昴无数次，但多次挑战之后总算爆出了他的愿望，塞西尔斯耿直地去找波拉奇亚皇帝商量「我想辞职不干了，怎么办？」，然后受到命令「虽然你不是这块料，不过还是去卧个底吧」之后转到了昴手上。

·因为对任何人的态度都始终如一，对『肃清王』也就没什么特别的感情，只是为了能和莱茵哈鲁特打上一架陪着昴的而已。不过，他也很可怜昴。

·最后和莱茵哈鲁特单挑，酣战之后让世界最强的男人身受重伤。两把剑全折了，所以打到一半跑了。苟活中。

·他对莱茵哈鲁特宣告「所有人都在溺水挣扎」，大致上，这就是这条路线中作者想说的话。

■艾米莉亚

·昴心灵的寄托，在袭击罗兹沃尔邸的同时被诱拐的笼中鸟少女。因为在二章就被折断了参加王选的FLAG，比起三章和四章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感觉更上一层。

·每十天便会被过来的昴依靠，这给她那自认为「没有任何人需要我」的意识巨大冲击。再加上昴因为害怕被艾米莉亚骂几乎都不敢说话，结果艾米莉亚心中的感情膨胀，越来越溺爱昴。

·看IF路线艾米莉亚内心的软弱显而易见，而因为没有跨越四章的『试炼』内心仍旧有着巨大的空白，态度会是那样也无可奈何。而那之中，大概装着昴。虽然不说会把人养废，但会把昴养废是肯定的了。

·最后原谅了走上邪道的昴，甚至能决心共同赴死，但这份转变对昴而言却是地雷，艾米莉亚和自己想的不同于是开始掉色，昴丢下变成黑白的她逃走了。

·结局之后，她恐怕会跑到昴的尸体边，将凶手少女杀害……还是说，会追随昴而去吗。这点连作者也觉得是个谜，既然没写就不可知。

■帕克

·一成不变，除了『艾米莉亚的安危』什么都不考虑。

·因为罗兹沃尔不行了，就协助有能力庇护的昴，优先确保艾米莉亚的安全。与此同时，背地里将宅邸的门冻上，限制了贝阿特丽丝『传送门』效果范围的也是他。

·姑且为他说句话吧，帕克知道贝阿特丽丝有「如果那个人不来的话干脆还是死了比较好」的心愿，所以可怜被独自留在宅邸的她采取了如上行动，这，貌似也没帮他说话。

·对于艾米莉亚在万魔殿的监禁生活，因为她能够平安生活而认为并不算坏，艾米莉亚现阶段的问题，大致想着过个一百年两百年总能解决。

·最后听从艾米莉亚的意愿，动真格和莱茵哈鲁特对日。和身受重伤的莱茵哈鲁特打了个热火朝天，但拼输了，为了让艾米莉亚逃走壮烈牺牲，灰飞烟灭。

·另外，他也没想到那种情况下把爱女送出去，居然还会被苦苦追寻的对象甩掉。若是知道肯定会吓死。

■罗兹沃尔·L·梅瑟斯

·在二章失去了拉姆和雷姆后，已经无法达成最终目标的她，和四章『福音书』被烧掉的时候状态一样。结果，魔兽骚动的处置也为时过晚，阿拉姆村灭亡，边境伯的地位被剥夺，失去了王选后援的立场。

·因为由拉姆杀死自己的约定没能实现，活得像个行尸走肉，但放下了重担，结果对拼命照顾自己的芙蕾蒂利卡的心意比本篇这个时候要强了。

·最后面对塞西尔斯，为了保护芙蕾蒂利卡、贝阿特丽丝和艾米莉亚进行了抵抗，但哪怕状态最佳的情况下都很难称是塞西尔斯的对手，由此败北。因为早已知道能够实现自己愿望的人是昴，所以死的时候了无牵挂。

·讽刺的是，溺水昴这种「厌恶变化」的性格，和罗兹沃尔完全一致，肃清王的结局，说不定其实也是罗兹沃尔在愿望的道路上走到最后的结局。

■贝阿特丽丝

·若说雷姆的变脸是肃清王的心理阴影，那贝阿特丽丝的温柔就是溺水路线的起因。STRAIGHT BET没能响起。

·昴逃走领地外之后，她向罗兹沃尔报告拉姆追过去了。拉姆没回来感觉是自己的错，让她更加闭门不出。之后王选的走向一无所知，行动的时候尽量避免会给芙蕾蒂利卡添麻烦。

·昴成为肃清王后，在镜子中的自己看到了「渴望结局的自己」。得出结论这和贝阿特丽丝眼里看到的不抱希望地等待『那个人』的感情同样，于是去迎接艾米莉亚的时候，选择让贝阿特丽丝解脱。

·最后，哪怕明知昴说「自己就是『那个人』」是谎言，但这对无路可求的贝阿特丽丝来说仍是种救赎。若是昴成为本篇中没能成的『那个人』，贝阿特丽丝便会成为对昴言听计从的人偶，这条线虽然考虑过，但还是给了她一个美好的结局。何谓美好。

■芙蕾蒂利卡

·老爷克星。

·和作品中的解释一样，大概，付出最多却也最惨的。

·袭击宅邸后，知道了『圣域』的肃清王将加菲尔和琉兹作为人质，让她负责照顾艾米莉亚。然而，看到肃清王的『结社☆肃清名簿』，再加上被抛硬币威胁决定背弃信义，与鲁古尼卡王国私通，参与最后一战。容我吹一个，昴威胁芙蕾蒂利卡的这一幕我相当喜欢。

·最后打算找肃清王宣泄多年的积怨失败，被哈利贝尔带到了城外，受到了肃清王讨伐队的保护。恐怕，最后『圣域』也保住了，和家人成功见上面了。不过，『圣域』很可能还是没被解放，就是个封闭的童话世界。

■黑西装的男人

·又是你啊。

·作品中没有名字，不过是奥托·斯温的奴隶版。很简单，没有昴第三章的相助，奥托会破产成为拉塞尔的努力。

·这次，芙蕾蒂利卡私通的结果，是组成了肃清王讨伐队，他因为种种原因成了明面上的佯攻。因为很受上司青睐，而且被命令时候的嫌恶脸很受好评。这次，上司协助讨伐大概是出于很大的私人恩怨，被郑重叮嘱不许失败。

·因为被讨厌的上次郑重叮嘱不许失败，所以在最后没送肃清王上西天直接撤了。希望昴能活下来，然后最好对拉塞尔·费洛恨之入骨，这人根本就没考虑自己的死活。

·另外，因为这次活下来了，奴隶生活继续。

■候补者们

·这次，艾米莉亚没能表明参加王选，因此王选的开始有很大可能推迟。（要么之后找到艾米莉亚之外的其他候补者or要么推一个上去，开始王选）

·克鲁修阵营很遗憾地，在没有昴的情况下去挑战白鲸失败，除了菲利斯都被消除了存在，菲利斯和过错一样是个废人。

·王选变成安娜斯塔西亚、普莉希拉、菲露特的三足鼎立，由于涉及到今后的剧情就不说孰优孰劣了，但溺水线最后所有人都还活着，王位究竟花落谁家——的感觉。

·这条路线没什么胡闹的家伙，真和平。

■魔女教

·出乎意料的没镜头。

·港道理，只要艾米莉亚不站到大众的面前，主人公不以身犯险，几乎不可能和这群人碰上。

·就和自己家的附近不可能碰到『吃人的狮子』一样。所以，这次他们没一个冒出来的。就是出来了，估计也赢不了肃清王和他身边的两位。当然，这也是要在try&error之后。

■暗地里的姐妹

·IF路线总是暗中出场的姐妹，这次很遗憾地休假了。

·要让因为第一章的剧情而无法信赖的艾尔莎和造成魔兽骚动的梅莉加入肃清王的手下也太强人所难了。

·一直到现在，她们还维持着良好而扭曲的关系在热心工作。

■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

·和过错的时候一样，有种类似昴的抑制力的感觉，每当昴要搞大新闻的时候，他不可能不出面阻止，因此哪怕被批是一样的套路，也会让他到达伤亡巨大的现场。

·得到了艾米莉亚，杀死了贝阿特丽丝之后，肃清王的肃清行动与日俱增，结果成长为了哪怕是里社会的规矩也无法容纳的大恶党，因此组成了讨伐队。而且得到了所有四大国的认可，将其作为禁止莱茵哈鲁特出过的『莱茵哈鲁特法』特例，把莱茵哈鲁特派到了万魔殿。

·在他看来，自己帮过一次，足以呼朋道友的人物走上歪路让他感觉到了巨大的责任，和过错线不同，这条线的昴对莱茵哈鲁特没怎么在意，于是不谈而散。不过考虑到其威胁，判定若是对自己的追杀厉害起来，肯定会动用莱茵哈鲁特，对他多少还是有些期待的。

·王座有着能够防御一次莱茵哈鲁特攻击的防护，而挡下这一次，是为了能有时间亲眼确认莱茵哈鲁特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若不是就毫无兴趣，直接再见。

·最后，和塞西尔斯激战，被本应去救打的艾米莉亚背后捅了刀子陷入混乱。即便如此还是越战越勇，帕克让陷入险境的艾米莉亚逃掉后，哈利贝尔前来汇合进一步陷入乱战。最后打倒帕克和哈利贝尔两人后，奔向肃清王的个室，看到了其最后一幕。虽然很惨，但他还活着。没死。

■拉姆

·溺水线的女主。

·因为本篇里绝对不可能有拉姆线，所以这算是喜欢姐姐大人的各位翘首期盼的拉姆END了吧。不接受一切抱怨。

·这整个故事就是为了让姐姐大人最后说出那句话作为结尾反向思考写出来的，回过头去读能看到许多姐姐大人的伏笔也不失为一种乐趣！昴制作结社，用各种方式将地位扩展到过分的原因，都是为了让拉姆活着而作的孤注一掷，所以她才是真正的女主角。（强调）

·回到一开始，拉姆追着逃亡的昴，沿着古斯提科圣王国的国境，给昴的脖子上留下了抹不去的指印。在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魔力耗尽倒下了。在那时已经做好了会被昴杀死的准备，但昴却不知为何背起拉姆，继续逃亡。

·因为不知道拉姆倒下的原因，昴无数次让拉姆衰弱致死，每次都『死亡回归』，最后终于找到了拉姆衰弱死亡的原因，为了让她活下去四处奔走，现代知识开 挂也是其中的一环。

·直到最后，昴都没让另外的人注意到拉姆的存在。雇来照顾拉姆的人全都封口了。

·连哈利贝尔都不让站身后的昴，却把监禁拉姆的房间安在了自己房间的身后，她可真是罪孽深重。

·关于姐姐大人了解事实到什么程度，溺水线整体上可是度过了三年，再怎么说也已经看出来雷姆的死和昴并无关系了。

·对于成为肃清王的男人而言，无法放手的保险就是她。

·最妙的地方在于，对于监禁自己，予以食物，还为魔力不足的自己准备魔矿石的男人，并没有写拉姆具体是怎么看待的。话虽如此，对于最后来到自己的面前攀草求生的男人，如其所愿杀死他究竟是出于自己的憎恶，还是除此之外的原因不得而知。——姐姐大人太温柔了。

Re:0 第四章EX 蝴蝶之梦

翻译：[Knaxord](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Knaxord&ie=utf-8&id=tb.1.6a1f74fd.KCDSjjsTUSuvzg82NyYZig?t=1420177552&fr=pb"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4845438540?pid=99799803005&cid=0" \l "99799803005)

在阳光微灼着眼的状态中醒来，这对于最近的昴而言已经成了早晨的常态。  
「好—啦—！已经是早上了！快起床快起床，昴大人！」  
　虽然一向为自己醒得快而骄傲，不过一有人叫就立刻完全醒过来的确还是做不到。大脑已将近被阳光召回现实中，从睡眠世界归来尚需片刻。  
最近昴睡得尤其深。当然，起床时需要如此奋力驱使身心并用，正是每天的时光都度过得极为充实的证明。  
「真是的，再不起床就不行啦—！快起来！好啦，快—起—来！」  
「好吵。」  
「呣咕！」  
在蜷在床中央的昴耳边聒噪的声音，完全没带着考虑到那种事情的自觉。面对在呼吸相闻的距离上非难自己的这个声音，昴把她搂入怀中以示报复。  
发出像是青蛙被压坏一样的叫声，声音的主人和昴一起躺在了床正中央。  
在如今清晨尚寒的季节里，像这样从人的肌肤中取暖、温度刚刚好。  
「啊—，清醒过来了哇。就这么沉醉于美好安详的回笼觉一定棒极了……不这么觉得吗？」  
「嗯呣！……要说、我的话……那个、并不是不可以啦……」  
先前的气势不知去了哪里，声音的主人这样被昴的甜言蜜语轻易地哄晕。  
虽说交往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不过明明平时都老老实实的，但像这样被昴宠溺的时候，立马就变成了露出幼稚表情的孩子。  
那样的地方，让人觉得非常可爱。不过也是此一时彼一时的话罢了。  
「好—的，真是好孩子。那么，果然还是就这样和我打情骂俏着度过早上的时间……」  
「但是，今天的早餐可是公爵大人做的……说不定会被发脾气唷？」  
「唔……这样啊。」  
被提及早已忘却的事情，昴的势头立马消沉了。按这样下去，要是昏头昏脑地选择沉浸于回笼觉的快乐中的话，后果会变得非常恐怖。  
无可奈何，躺在床上的昴再一次深情拥抱怀中的少女，然后顺势掀开毛巾被跳起来。  
「没—办法，起床吧。啊啊，好嘛，今天也是好天气呐，喂！」  
床垫的弹簧震颤的同时，昴站在床上轻轻伸了个懒腰。然后，他俯身看向仍保持着被自己的手拽到床上的状态躺着的少女。  
「喂喂……这幅乱糟糟的样子可是色情得不得了呐。女孩子学这种事很不检点的，怎么总要我说啊――佩特拉。」  
「没关系的。我，只有在昴大人……昴的面前才会大意呢。」  
吐着舌头、同时露出惹人怜爱的微笑，展现出正当妙龄姿态的小女仆——佩特拉·雷蒂说着这样的体己话。  
昴向着那样的她伸出手，把她从床上拉了起来  
「嗯那么，一起去食堂吧。估计这会儿，大家正好聚齐吧？」  
「是的。走吧，昴大人。」  
佩特拉微笑着点头应道。牵着那样的她的手，两人一起跳下了床。  
昴和佩特拉两人手牵着手，沿着走廊――铺满红地毯的卢格尼卡王城中的走廊、从从容容地向外走去。  
  
  
※ ※　※　※　※　※　※　※　※　※　※　※　※

「好慢。」  
――迎接进入餐室的昴的开口第一句话，是一个一听就知道很不耐烦的凛然声音发出的。  
暴露在声音中蕴含的威圧感之下，昴感到后背微微有些冒冷汗。他为了不让内心的胆怯被察觉而满脸堆笑，轻轻举起双手。  
「抱歉抱歉。那个，最近实在是累积了太多疲劳了呐。一大早就起来实在是做不到啊。」  
「所说的真是拙劣的谎言呐。是真心话还是虚辞，我是能看出来的，忘记了么。……估计，今天早上又和去催你起床的小女仆在狎戏吧？」  
被带刺的锐利目光直盯着，昴边吹着口哨边转过脸去。  
事实上，和佩特拉调情了也是事实。恐怕无论早上来迎自己的是谁，毫无疑问都会跟对方稍微调下情吧。  
「不管怎么说，卿轻视着和我的约定是既成的事实。……受到那种程度的对待，我觉得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不，那种想法……」  
「安慰之类的不需要。我也能明白的。我是个……一点都不可爱的女人呐。和簇拥在卿身边的其他女性不同，我对除了挥剑以外的事完全不积极。既不懂服饰搭配，也不懂梳妆打扮。卿对于我，感到不满也是理所当然的……」  
持续讲着不符她性格的自暴自弃的话，是因为这段日子以来积攒的不满终于满溢而出了吧。这样不断累积的负面情感，只需一个小契机就会决堤。  
不过，长久以来积累的不满，此刻只是初露端倪而已。而且，一直没注意到这样的变化毫无疑问是昴的过错。  
「――又在，盘算着什么。」  
「既然能读我的心的话，我怀着怎样的意图不就该能读出来么？」  
「别闹。」  
被揽入怀中的同时，她把脸背了过去。不去看昴的脸，她为被抱住感到羞耻似的摇晃着双肩。但是，这只是徒有其表的抵抗。  
「我所能看到的，不过只是风向而已。尽管能看出微妙的表层情感，但更深层的东西则看不透。……所以说，卿的行动蕴含的真意，不从卿的口中听到的话我可不明白。」  
「你想听的，可是相当相当羞耻的东西呐」  
「卿的真意是不是很羞耻的东西。……这一点，我可也看不出来呐。」  
她在昴的怀中一副苦笑着的样子。昴朝怀中一看，便和看向这边的她视线交织在一起。相拥的两人脸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刹那间距离便可以近到呼吸相闻。  
所以，昴采取了比言辞说服力更强的方法来回答她的疑问。  
「――嗯。」  
重合的唇瓣间，有着毫不客气地伸过来的舌头的感触。吐露出的炽热喘息格外充满情欲，压覆上来缠绵着索吻的姿态下能察觉到耳根变得通红。  
唇瓣重合了一阵后，两人不知不觉间分开了。昴察觉到她的气息变得稍显紊乱，眼瞳变得湿润起来。平时总是一副毅然样子的女性此刻现出如此娇艳的表情，这个事实让昴的内心格外焦灼。  
一想到这副神情只有自己能看到，就觉得身体中央变得更加炽热。持续着这样，更加渴求着她自身地伸出了双手。  
「――今早的话，就到此为止吧。」  
然而，眼瞳中寄宿的热情旋即消失的她，把伸过来的手臂挥开了。  
官能的兴奋感失去了目标，昴伸出的手指恋恋不舍地开阖着。就这样不满地看向对方，她的脸上浮现出熟悉的凛然微笑。  
「如果不就此打住的话，今天的预定日程多半会积压下来吧。更何况，站在卿的立场早已不方便把时间专门留给我一个人了。所以说，到此为止吧。」  
「……你不觉得，偶尔让我忘记这回事沉湎下去比较可爱一些吗？」  
「应该说过了，我是个一点都不可爱的女人之类的。――不过忘记一切、和亲爱的你一起怠惰地度过一天的话确实很有魅力。」  
「――在这种关键的要点上才能看出点女人味，真是狡猾呐。」  
抱着残存的调情的打算而伸出的手，被从上方轻轻拍了下去。昴甩着被敲的手的同时，她留给昴一个飒爽转身的背影。  
「好啦，用膳吧。今天早晨我可是不遗余力呢……为了犒劳卿可是绝不会偷懒的，今天的早餐可是尤为得意之作呢。」  
「大概，库珥修小姐的风范就是不刻意的时候甜言蜜语说得反而多呢。」  
昴有些沮丧地垂下肩膀，随后走向飘着激起食欲的香气的餐桌。  
她对着自己大显身手的成果，骄傲地摊开手示意。  
「虽然我也知道你很忙，就趁这一会儿，围在餐桌旁的这段时间里就让我独占卿吧。――这么任性真是对不起呐，夫君。」  
「连这样都觉得是任性的话，真是太可爱了，我的爱妾。」  
昴在大餐桌旁边坐下，库珥修则是一如既往地紧挨着他坐下。她总是像那样望着这边，关注着昴开始用餐。  
并且在吃下第一口之后，在昴说出一锤定音的「好吃！」之前，总能从那一贯凛然的眼瞳深处窥视到些许不安。  
这样的地方真是怯懦呢——这么想着的同时，昴用叉子挑起最初的一口放入口中。果然正如所言非常美味。  
  
  
※ ※　※　※　※　※　※　※　※　※　※　※　※

――在以公务为名、堆积如山的案牍前，昴正身处苦战。  
「再怎么干啊干啊，也完全看不到接近尾声的迹象啊。虽说漫画和动画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不过在现实中还真是有可能发生的啊……」  
「嘟嘟哝哝发牢骚的工夫工作又追加上来了哟，巴鲁斯。不要老在那里歇着，赶快继续工作。真是迟钝。」  
「你啊，明白我如今的立场还说这种话！？」  
堆积如山的公文差不多处理完了一摞，还剩四座高峰――正在这会儿，雪白的山脉又无情地追加了上来。在山的数量增加了约莫四座的此时此刻，昴把手中的羽毛笔往面前猛地一撂。  
「别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好么？如今我在这个国家究竟掌握着多大的权力，给我想清楚诶。我以后辈的立场跟你相处的关系也差不多该结束了，understand？」  
「巴鲁斯这边才是，像是忘记了不靠他人帮忙自己什么都做不到一样、居然说出这种话。拉姆要是把巴鲁斯丢在这里离开房间的话，究竟还会有谁帮你代笔处理这些堆积成山的公文？请搞清楚处境。」  
「对不起，姐姐大人！拜托了！别对我弃而不顾啊！帮帮我！」  
昴立即收回前言，抛开自尊心跪在桌子旁边央求道。  
见此情形，桃色头发的女仆用鼻子「哈—」地轻哼一声。  
「无论立场如何，该不变的地方还是不会变。差不多了，对你这种话也已经厌倦了。还是说些更好听的奉承话吧。」  
「姐姐大人的度量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啊。这样的场景，被别人看见了的话岂不是大事不好？我，就这样被一介女仆牵着鼻子走！这种丑闻能占满报纸的整整一个版面啊。」  
「拉姆在上巴鲁斯在下。毫无疑问是事实哦。没有问题吧？」  
「姐姐大人真了不起！」  
一如既往地被昴旁若无人的喊叫震到，拉姆傻眼地叹了口气。然后她在昴的办公桌前预备好的椅子上坐下，从笔筒上抽出了另一支备用的羽毛笔。  
「能代笔的事务拉姆就代笔了喔。请口头回答以示确认。」  
「哦—啦咿，总算得救了。没有姐姐大人的话这个国家就真心玩不转了呐。」  
「那就在态度上表示一下感激的心情。」  
「具体要怎样？」  
「在称呼后加上「大人」不是礼仪吗？」  
「这种对话被别人听见的话不也要坏事了吗！？」  
不管怎么说，与说着废话手上却停下了的昴不同，拉姆进行事务处理的速度可是非比寻常。昴以前曾稍有耳闻，她似乎在罗兹瓦尔宅邸的时候也曾这样作为幕后工作者，代替罗兹瓦尔处理文件工作。  
因为记忆中不曾目睹这样的场面，所以最初还曾对此感到很吃惊。  
「不过，看来不只是坐在椅子上摆架子呐。」  
「感觉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评价啊。」  
「怎么会。这是赞美啊。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啊。」  
「为表泄愤，就把这份过激政治团体的请愿书签署通过吧。」  
「ＹＡ·ＭＥ·ＴＥ！」  
虽然拉姆说得像是要商量，实际上却干脆要自己搞独裁。尽管如此，昴也没有特意去指出这点。  
尽管嘴上一直说着各种各样的话，昴却对她并无挑剔，这正是无与伦比的信赖的表现。  
昴微微一瞥，窥视着处理文件的拉姆的侧脸。  
她还是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紧绷着脸。那线条柔和的、残留着些许稚气的面庞，自初遇时便没有变过。虽说明明微笑起来的话就像花儿一样可爱，但能看到那副模样的频率，顶多只有几年一次而已。  
「……手、又停下来了哟，巴鲁斯。」  
「啊啊，抱歉。看拉姆你看得入神了。」  
「――――嘁。」  
「咂舌！？如果是雷姆的话可是会涨红脸露出超可爱的表情的啊！？」  
「把雷姆和拉姆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不要再说了行不行。拧断你哦。」  
「为什么！？」  
「为什么，不知道么。」  
被那冻结感情的冰冷双瞳斜视着，昴旋即感受到一阵悔意涌上心头。  
虽然明明是毫无恶意地道出的名字，但是惹她生气了的话还是很失败。跟拉姆比起来雷姆要更重要，明明正是她平时总把这话挂在嘴边。  
「并不是刻意做比较，看拉姆你看得入神了可是真心话呐。你啊，在这样不讲话也不做多余的动作的时候，要是不了解你的性格的话，就会觉得你超级可爱的呐。」  
「见识了拉姆的言谈、举止，又能更深入了解性格的话，就会发现拉姆的可爱远超其上。——我去向艾米莉亚大人告状哦。」  
「我又没在勾搭你，不至于说到这个份上吧！？」  
对自己评价很高、对昴评价很低这点还是一如既往。虽说如此，实际上她并不是自视甚高，而这样盛气凌人的举止也不过是摆摆架子而已，如今昴已经充分理解了这一点。  
因此，这番毫不可爱的发言，一想到是在掩饰害羞的话便觉得可以原谅了。  
「又这样，你那变得莫名温和的眼神让人很不快呢，巴鲁斯。」  
「是吗？……这样的话，抱歉了呐。」  
昴从拉姆的侧脸移开视线，为了避免再激怒她而重新投身到文件工作中。虽然开开小差很愉快是事实，但是该做完的事情没有做完的话终究完不成计划。  
工作归工作，做完之后再消闲吧。  
「把拉姆和雷姆，放在相同的立场上作比较这样的事……希望不要再有了。听起来简直就像，巴鲁斯把拉姆、在当成和雷姆等同的对象看待一样。」  
埋头于工作中的昴，完全没觉察到拉姆注视着自己的侧脸、孤零零嘟哝着的话语。  
——只剩下羽毛笔在白纸上摩挲着的声音，在办公室中跃动流淌着。  
  
  
※ ※　※　※　※　※　※　※　※　※　※　※　※

「――真闲啊。」  
粗暴地打开屋门，听到屋里的人最初的一句话，昴露出一副脱力的表情。  
就这样昴干脆无视掉了对方并垂下视线，转而确认眼前的桌子上陈列着的物品。但是——  
「没听见妾身的话吗，真是无礼。」  
「啊啊！？你这混蛋，犯不着把东西都弄翻了吧！？」  
对方为了报复对自己的无视，故意一脚把桌子踹翻，上面摆着的东西发出巨大的声响散落在地板上。  
昴慌忙扶起桌子，把掉在地上的物品捡起来归置到一起。虽然没有东西因冲击而摔坏实属万幸，但这样的体感对心脏可真心不好。  
昴因确认回收的这些东西安然无恙而舒了一口气，随即瞪向踹翻桌子的人物——一如既往地强烈自我主张、身穿鲜红礼服裙的少女普莉希拉。  
「你呐，我今天都被工作占满了。我不是总说来之前要联系一下吗。这样的话，我才好在你来之前通知你别来了啊。」  
「别开玩笑了。妾身闲得慌的时候，想什么时候来要看妾身的心情。明明如此，为什么非要迎合你的安排。搞清楚自己的处境。」  
「你才该搞清楚！为什么我周围有你这种自我中心的女人，无论我的立场怎么改变、对待我的态度都不带变的啊。难道你当我是挂空职的吗？」  
「无聊呐，真没意思呐。言行举止比以前更加不雅。那样的举止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踏上众人认同的王道的哦。——将妾身等人降为臣属，篡夺了王座，结果却是这副不成体统的模样……真令人叹惋，都想把你四分五裂了。」  
「好凶残！」  
普莉希拉深红的眼瞳中闪烁着嗜虐的光芒，对着大喊大叫的昴露出一副腻烦的神情。这名少女一如既往，极其自我中心。没有比跟她面对面更累的事情了，而她那主张根本的部分偏偏又合情合理，因此性质尤为恶劣。  
至少昴如今的地位，确实是靠排挤掉她们的愿望而得到的无疑。  
「虽然如此，这还真是简陋的爱好呐。让妾身看看究竟有些什么，好排遣一下无聊。」  
「这才不是在消磨时间欸。这可是那个，最近在城市和乡下都很流行的各种各样利用魔矿石的新技术的大集合哦。这样一看，就觉得人们的想象力还是相当有趣的啊。」  
「嚯，新技术呐。比如说，有怎样的效果呢？」  
「比如说，这样……」  
面对普莉希拉的质问，昴从重新在桌子上摆好的东西里，拿起来一个尺寸可以握在手掌里的金属小盒一样的物件。  
对着眯起眼睛要求效果说明的她，昴轻轻敲了敲金属小盒的底部。随着「咚」的一声轻轻响起，小盒的顶部冒出了青色的火焰。  
「嚯，便携式的点火器具吗？」  
「在我的家乡这种工具被称作点火器或者打火机的呐。这东西一旦普及，就算不会用魔法也可以做烧烤了，也可以起一些照明作用……没问题吧？以后只需一件在手，就可以在外面轻松生起火了呐。」  
「估计在建筑物中纵火的令人不快之辈也会飞跃性地增加呐。」  
「咕……っ」  
普莉希拉提出了严厉的意见。这位少女，平常很不会察言观色，但在这种事情上头脑却非常灵活。  
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昴手中的打火机、  
「内部嵌入了小型火系魔矿石呐。通过底部的小部件激发来点火……不过，要是小机关出了问题的话，遇到稍微过热难保不会崩裂开来。魔矿石在多次使用之后发挥的效果和持续时间也都会大打折扣呐。需要更换的频率高成这样的话，想要在市井之间普及开来可还差得远呢。」  
「咕呶呶……っ！」  
她细致地列举出来的缺陷，和从原开发者那里得来的改进要点完全一致。只需稍微看一眼，就能找出这些的眼力——寻找他人弱点的眼力很高明，换句话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总而言之，在你一开始特意炫耀的东西中这就是最得意的作品了吧？自信作的话都如此……剩下的东西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呐。」  
「吵、吵死了吵死了。听好咯？试图挑战未知技术的这副姿态，人们称之为浪漫。无论哪个时代，都正是浪漫令人类不断进化的啊。我坚信着……终有一天，这个打火机会为人类开辟出一条伟大的道路！」  
面对普莉希拉不解风情的态度，昴握紧拳头反驳道。然后他再次敲了敲打火机的底部，想要再次展现那青蓝色火焰的雄姿——  
「咦？咦咦？怎么不灵了。」  
「呼呣，这么快就暴露出缺陷了啊。蒗蔓？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如果期待的就是这幅模样的话那还真是滑稽……喔！」  
普莉希拉一副倍感无聊的表情说着说着，未落的话音突然紧张地提高。下个瞬间，她从胸前拔出的扇子一闪——昴手中的打火机的前端被这威力吹飞，弹到地上发出声音炸裂开来。  
看到房间角落里一瞬间腾起的红色闪光，昴倒吸了一口凉气。  
「借着这个机会一下子就发现最严重的缺陷了……对开发者应该施予严惩。对王国而言最为重要的你的身体，险些就被严重的危险波及了。」  
「……到此为止，可别那样做啊。不过，谢谢。」  
如果普莉希拉没有在那一瞬间作出判断把打火机打飞，或许会被严重烧伤。也很可能面部会被从里面崩出来的金属部件重创。  
昴心有余悸地啪嗒啪嗒抚摸着自己幸免于未然之害的脸。  
「如果这张脸再变丑的话，就麻烦了啊」  
「什么啊，你可没丑到那种程度。看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挺可爱的。」  
昴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普莉希拉则是边这么说着边走过来。昴对她罕见的安慰话语以「真的吗」无力地回应道。  
然后，在那样的昴的膝盖上，普莉希拉毫不犹豫地堂堂正正坐了下来。  
「喂？」  
「真闲，我有这样说过吧？而且，多亏了妾身你才得以避免此次受致命伤。因此，有一些预定之外的亲密接触也无可厚非吧？」  
「……我可还有公务在身啊，所以拜托看在这个理由的份上放我一个人待着吧。」  
「只是假托公务之名休息而已吧。独自一人度过之类的，一想到时间有限就觉得是在浪费哟。——倒不妨为了妾身而花掉，这样也挺好。」  
在膝上摇摆着身体、紧紧贴过来的普莉希拉的触感柔软得非比寻常。明明是已经像这样互相接触了不知多少次的关系，却仍然没习惯这样的相依偎。不论过了多少次、都还仿佛第一次的异常的热度，始终维持着她的魅力。  
「照这样想下去的话，就感觉自己像是被坏女人骗了的家伙呐。」  
「倾国的美姫、被这么称呼的话感觉也不错呐。怎—么—啦，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没有神魂飘荡呐。放心好了哦。――这仅仅片刻的工夫，就在名为妾身的美梦里好好沉溺吧。」  
这样说着，普莉希拉伸出的双臂环住了昴的脖颈。  
面对指尖的感触，昴产生了喉咙急速干渴的错觉。必须要马上，找到什么东西润润嘴唇。  
——渴求着那样的东西，对着眼前鲜红的舌头，昴的舌头伸了出去。  
  
  
※ ※　※　※　※　※　※　※　※　※　※　※　※

「怎么啦，这么一副疲惫的神情？没睡好吗？」  
「怎么说呢，起床之后就连轴转地忙个不停大概是问题的核心吧……又是忙于自己生疏的工作，私下里身心又都得不到休息……抱歉，这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所以不该吐苦水的。」  
「咱家觉得，像那样充满着责任感也是菜月君的优点哦。」  
安娜斯塔西娅坐在对面的沙发里，一边咯咯笑着一边说道。对此有气无力地笑了笑，昴向两人之间的桌子上看去。  
散着摆在那里的，是今天看的已经差不多烦了的捆扎起来的文件。虽说如此，这次的事情并不是公务性的事务处理，而是更有意思的多的事情。  
「多亏有了菜月君，现如今合辛商会已是卡拉拉基的龙头了……咱家也有很努力，这才有颜面再来卢格尼卡呀。说真的，就连厚脸皮的咱家也会有无颜以对的时候呐。」  
「说老实话，我可真没起到多大作用哦。这都是安娜斯塔西娅的……」  
「菜月君。」  
保持着笑颜，安娜斯塔西娅打断了昴的话。她一边摆弄着自己波状长发的发梢，一边向着昴一成不变地微笑着。  
不过，不知为何、昴感受到那笑容产生了本质的变化，并因而噤声。  
沉默了片刻后，昴终于沉不住气，深吸一口气然后吐出、  
「……安娜的努力成果。」  
「真是的，明明每次都这么说、却到现在都还没能习惯，是因为咱家的努力不足吗？还是说，对像这样好久都没见的嫔妾生气了？」  
「别这么说。如今我在比较重要的场合对库珥修小姐也仍然是使用敬语的啊。」  
「这才是奇怪的话。库珥修小姐，一在菜月君的面前不就花痴得不行吗。如果说是为了保持威严才这么说的话，库珥修小姐也真是，意外地没有自知之明呢。」  
用手掩着嘴角，安娜斯塔西娅脸上的笑意转浓。看来把话题转换到称呼方式上，多少让她的心情恢复了。昴权且安下心来，抚着胸膛舒了一口气。  
「和咱家在一起的时候，不许提到其他女孩子的名字。扣分哦。」  
「太严厉了点吧？」  
「定下严格的界线，并注意不要越线，这点无论是经商还是男女关系都理所当然应该顾及到的吧？咱家和菜月君像这样在一起的时候，有听到这边提到过一次其他男人的名字么？」  
被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昴交叠着双臂无言以对。就这样视线轻微上移试着回想，果然的确这样的机会——。  
「好像没有……啧，毫无疏忽漏洞呐。」  
「欸呵呵—，偶尔这样倒也没关系啦。咱家跟你，可是好久不见了呢。」  
说着，在昴移开视线的片刻间，安娜斯塔西娅绕过桌子在昴的旁边坐下。她轻轻伸出的手覆上并握住了昴的手，带着雍容华贵微笑的脸颊则是刷地涌上鲜明的红潮。  
皮肤白皙的她，脖颈因害羞而变得通红。仅仅从这一点，她挤出了多大的勇气便一目了然，从而心中怜爱之情更增。  
「……今天的话，原本不是说要来汇报投资之类的事务的结果的吗？」  
「咱家在替世界第二重要的菜月君管理的、世界第一重要的金钱的事务上是不可能失败的吧？不信任我吗？」  
「金钱的优先顺序比我还高，果然不管怎样安娜就是安娜啊。」  
「但是，第一和第二之间只有很小的差距。第二和第三之间的话，可是有着绝对无法逾越的鸿沟哟。所以说，原谅我。」  
那楚楚可怜的晶莹眼瞳，只有在数钱的时候和依偎着昴的时候才会显出。被和金钱放在同样的位置，真不知该是喜是忧。  
「――怎—么？」  
「没什么。」  
昴用没有交握在一起的那只手，抚摸着安娜斯塔西娅绒毛般蓬松柔顺的发丝。发质细腻的长发，宛如动物幼崽的体毛一般柔顺，感觉十分舒服。  
被爱抚着的安娜斯塔西娅羞涩地眯起眼睛笑着，像猫一样伏在昴的胸口上，鼻尖在上面蹭来蹭去。  
昴一边以这副样子，把心爱的恋人抱在怀中——  
「嘛，仅仅是能与绝对不会动摇的价值观相提并论，我就该感到欣喜了吧。」  
一边说出了这句，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姑且感到满足的话。  
  
  
※ ※　※　※　※　※　※　※　※　※　※　※　※　※　※　※

「要我说，小哥总有一天会下地狱的。」  
迎接回到房间的昴的，是躺在床上的菲露特辛辣的言辞。  
昴脱下了上衣，解下领带放松一下脖子，一边解开衬衣的纽扣一边向着菲露特的方向迈步走去。直起身来的菲露特盘腿坐在床上。  
「呐—，听着呢吗？」  
「听着呢。说起来，比起这些你别穿着裙子这么躺着啊。还有别盘腿坐着。都可以越过裙边看到里面了。」  
「事到如今你在说什么啊。以我和小哥的关系，现在一条裙子有什么可说的。想看的话看就好—了—嘛。」  
「笨蛋。想看的时候就能看见是很棒啦，但是正因为在意料之外的时机看见，乐园才称之为乐园的。就算看见了像你这样疏忽大意的家伙的那里，不但兴奋不起来反倒觉得没劲。」  
昴扑通地在床边坐下，旁边的菲露特则是「切—」地咂舌道。然后她在躺卧在床的昴的旁边，同样地躺了下来。  
就这样，两人望着彼此的脸，相顾无言地躺着。  
「现在，说这话很蠢吧……不过说起来，以现在的姿势，要是谁推门进来的话，那一瞬间你的裙下风光可就一览无余了哦。」  
「裙下风光什么的谁也不会看见的所以放心吧。小哥呐，到什么时候才能不把我当小鬼看待啊？想想看从初次相遇到现在都过了几年了？」  
「要这么说的话，稍微在精神上的部分体现些女人气质啊。别总像个不良少女一样小哥小哥地叫。」  
「哈啊？要我这样叫不是小哥你的愿望嘛。这么叫的话，卿卿我我的时候就能火力全开什么的……」  
「不要！那是喝醉时借着酒劲说的话！我体内我所不知道的怪兽正在拷问我的本心啊！」  
「酒后不才是吐真言嘛？」  
菲露特咯咯地笑着，对着用手捂着脸的昴的身体轻轻来了一拳。感受到拳头捶在柔软的胸膛上、随即被手掌从上面包住，菲露特「啊」地轻声叫了出来。  
两人就这样双手交握在一起、  
「嘛，虽然刚才像这样开着玩笑，实际上我很担心你哦。我也是，没法一天到晚都关照着你……在这里，你岂不是净是不自在了？」  
「要说不自由的话，和小哥相会之后的那一个月才真是憋屈得厉害呢……在那之后也是，说起来可真是辛苦呢。」  
「本来对此做些弥补是我分内的事的呐。虽说对于没能做到我也感到很后悔，不过在力所能及的现在我无论如何都想做些什么啊。」  
「……呜」  
昴把包着的双臂用力一引，将躺着的菲露特完全抱在怀里。在此刻菲露特穿着裸肩礼服裙的姿态下，从相互接触着的肌肤可以感受到她正高涨着的热度。  
菲露特偎在昴的怀中，抬起了羞得通红的脸。  
「现、现在还不到傍晚的说……」  
「如果你想做的话就另挑时间开始吧，不过抱在一起的现在我可没想着那种事哦。不过没关系，你要是想要的话我绝不会犹豫的……」  
「不，不要！现在这样就好！我、我这边的觉悟也好、心理准备也好、吃喝补品什么的所有事都还没做好啊！」  
「你啊，每次夜里来我房间之前、都要做那样的准备么？」  
「因、因为……啧。」  
面对被出乎意料的内容惊到的昴，菲露特的脸红得像煮熟的章鱼一样。被反问的她一时说不下去话，只是在嘴里又重复了一次「因为——」、  
「因为小哥交往的对象有那么多……好些天下来才轮得到一次不是吗。要是在这种时候我这边准备不足、弄得小哥对我失望的话，我也受不了的。」  
「…………」  
「因为周、周围净是些很厉害的角色，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能成为第一啦。艾米莉亚也好雷姆也好，我都肯定赢不过了。虽说胸、胸部跟库珥修或者普莉希拉比的话肯定是输了，但跟安娜斯塔西娅比，我觉得还是有胜算的。」  
把手贴在进入了成长期、逐渐饱满的自己的胸部，菲露特如是倾诉着。然后她依旧语速飞快地继续说着。  
「但是，就算一直不能成为第一，那个……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就请把我作为最重要的人吧。所以说，那个，就是这么一回事啦。」  
「菲露特。」  
「……就是这样！要、要是我考虑的这种事很奇怪的话……」  
「你呀，真是超可爱的家伙呐！」  
「――啊卟…」  
那反复辩解的姿态实在太过可爱，昴把怀抱着的菲露特用力抱得更紧，在那脸颊上、额头上、脖颈上，降下亲吻的骤雨。  
受到昴这样的过激反应对待，沐浴在雨中的菲露特陷入了大混乱。她的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红，一副不明所以晕头转向的样子。  
「什、什、什……」  
「虽说从以前开始就知道你很可爱，不过你现在已经可爱到犯规了吧？呜哇，呜—哇—，这下不得了了啊。太厉害了。初次见面的时候，被你抛弃在小巷子里的时候所受的冲击，已经完全改写了！」  
「我，对小哥做过那样的事吗！？」  
「好啦好啦，帐已经算清了。既往不咎了。因为那个时候恨到骨子里了，所以迄今为止总是在床上欺负你，不过今后会变温柔的哟。」  
「因为这样的理由……啊，不过、虽说稍微粗鲁一些也不介意就是了……啊！现在不行！」  
感受着昴爱抚着自己的手掌的触感，菲露特说出了无需放轻柔的话。但她旋即察觉到自己的失言，把嘿嘿坏笑着的昴的胸膛撞向一边，猛然跃起从床上跳了下来。  
「啊—，可恶！说了多余的话好羞耻！绝不会再说第二遍了！」  
「这—样这—样，稍微粗鲁一些也没关系哟。我可记好了哦，我的爱妃！」  
「好烦——！果然小哥你，到时会下地狱的！」  
没礼貌地竖起中指，菲露特红着脸转过身去。但，昴牵住了要离去的她的手制止了她、  
「等一下。——菲露特。拜托啦，刚才也说过了，不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太没防备或者有些没教养哦。我不在的情况下，你出什么事的可能性让我很担心啊。」  
「……没关系的哟。人家在别的地方，会正正经经的啦。」  
回过身来的菲露特用手掩着嘴角，露出优雅的微笑作为回应。面对不由得浑身一缩的昴，菲露特疑惑地歪了歪头、  
「请问怎么了呢？脸色非常地不好看呢。」  
「……在我面前就别了。满满的都是破绽。」  
「哈，这—样这—样。我在小哥面前装斯文的话后背都起鸡皮疙瘩了、所以绝对不要再做一次了。」  
菲露特咯咯地笑着，然后把手指朝着着脸色发青的昴直戳过去。  
她对着瞪着眼看就要戳到自己鼻尖的手指的昴说道、  
「还有，用不着担心的放心好啦。」  
「什么？」  
「我穿着短裙，那样……随意躺着什么的，弄得净是那样的可乘之隙……只会在小哥面前这样。这种场景，是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  
「…………」  
留下这样一句话，菲露特刷地一下子背过脸向着房间门口迈步走去。但，趁着留在眼前的手腕还没撤走，昴迅捷地抓住了那只手腕。  
然后如所愿地拉入怀中。  
「呣呀——！」  
「你果然是、超级可爱呐！好可爱！好可爱！菲露特酱好可爱！」  
再一次地，吻如暴雨般集中倾泻而下。  
  
  
※ ※　※　※　※　※　※　※　※　※　※　※　※　※　※　※

「昴君。左眼，是怎么回事？」  
「跟菲露特为了遮羞挥出的拳头来了个亲密接触。即便这样，她还是有很可爱的地方呐……确实这回我有点得意忘形了呐。」  
「真是的，请好好注意呢。昴君的身体，早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东西了呐。」  
面对在傍晚过后造访房间的昴，雷姆露出柔和的微笑并如是说道。  
对着她的微笑耸了耸肩，昴来到了雷姆的身旁，并抬手制止了打算起身让出地方的她。  
「你这边才是，要多加注意。虽说我的身体确实不是一个人的东西了……但现在，这句话可实实在在对你更适用啊」  
「抱歉。真是的，在这么繁忙的时候雷姆却没能成为昴君的助力。」  
「别瞎想了。现在雷姆只需要安安静静的，在我像这样来看你的时候向我展现最棒的笑颜就好了。这就是最有力的支持了。再说了——」  
昴一边说着，一边在坐在椅子上的雷姆面前双膝并拢半蹲下来，向着她伸出手。指尖所触碰着的，是她的腹部——原本线条纤细的雷姆的腹部，如今正渐渐膨大起来。在那里，如今寄宿着一个新的生命。  
「在这里面的可是我和你爱的结晶呐。光是如此，就给了我莫大的干劲啊。」  
「虽说能成为精神支柱也很高兴，但还是更想在物理层面上也确实支持到昴君的说。被佩特拉抢走了职责，感到有些不甘心呢。」  
雷姆轻轻吐了吐舌头，并不自在地动了动，借此掩饰内心难熬的后悔。  
现如今女仆的工作，基本都交给了继承了万能女仆才干的佩特拉。雷姆每天的时间大半都花在腹中的孩子上了。  
尤其是最近，占去了雷姆时间的是——  
「袜子，已经织了很多了呐。」  
「做编织，虽然最开始还不太擅长……但是做着做着，就逐渐变得开心起来。想到孩子还会不断长大，于是就一点一点地越织越大。最初是拇指那么大，然后是一握那么大，巴掌那么大，苹果那么大，蜜瓜那么大……」  
「我和你结合生下的孩子，是要怎样才会需要这种巨人号的袜子啊！？」  
「就是希望孩子能够飞快飞快地长大，健健康康地成长……」  
「长得比我所知的块头最大的老爷爷还要大的这种可能性很讨厌啊！」  
虽然有自信无论生下什么样的孩子都会去疼爱，但是再超乎于此的自信就没有了。面对昴的吐槽，雷姆笑着以「开玩笑的哟」回应道：  
「不管怎么说也太大了，这我在做的中途就察觉到了。现在这是拆了以后重新做的。不光有孩子的份，昴君的份也有。」  
「喔。连我的份都做了。好高兴呐。好嘞，这可是雷姆饱含爱意一针针认真织出来的工作成果啊。我会带在身边寸步不离的。」  
「好的。有手套，袜子，腹带，围裙，围巾，耳罩，帽子，毛衣，毛背心，外套，鞋子，还有护腿的说。」（注：腹带——日式婴儿用品，类似肚兜；鞋子——原文「履き物」，多为编织品。）  
「真的给孩子留毛线了么！？」  
雷姆拿出了形形色色的编织物作品。在挑战把这些全都穿在身上的任务状态下，大概过个十几分钟就得中暑了。  
给予灵巧的人以朴素的兴趣然后放置不管的话，就会变成这种情况。  
「把这些全部穿着的话确实任务艰巨呐……交替着来可以么？」  
「没关系哦。对雷姆而言，仅仅是昴君能够接受礼物就足够了。仅仅是这样，就觉得花在织这些东西上的时间有回报了。」  
「雷姆……」  
「所以说无论昴君怎么处置收到的东西，都是昴君的自由。放在壁橱深处积满灰尘也好，不小心洒了牛奶的时候用来擦拭也好，想稍微休息一会儿、要坐的椅子又很脏的时候用来当坐垫也好，雷姆什么意见都不会有。」  
「每一件东西，我每天都会很珍视地使用的啦！别再想象那种让我无地自容的事情了！」  
昴把得到的编织物当场全部认认真真穿在身上，说着「就像这样！」并展示给雷姆看。看到昴这副捂得严严实实的雄姿，雷姆感动得合起双掌。  
「看吧，你的父亲可是如此温柔的人哟。要快一点，让父亲看到充满活力的姿态呢——」  
「要是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的话，我不穿着这身的时候说不定就认不出我了呐。父亲我啊，对此表示有点担心呢。」  
「没关系的。因为是雷姆的孩子，所以肯定最喜欢昴君了。所以无论昴君变成什么样子，肯定都能一眼认出来。」  
「但是毕竟也有一半是我的血统啊。我很担心我这边的隐性基因呐。」  
「昴君一直以来都很棒。所以说，和昴君相像的话，这孩子也肯定会长成一个非常棒的孩子哟。」  
雷姆挺起肚子、撅起小嘴，对昴说着一如既往的话。雷姆对昴的过度美化，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过。所以可不得拿出与她那高度评价相称的成果才行？因此昴必须要一直努力下去。  
因此，从她这里得到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东西。  
「呐，昴君。男孩子和女孩子，你觉得哪边更好？」  
「不好回答呐。像雷姆的话无论哪边都会很可爱or很帅气，但是像我的话估计会遗传我这种眼神吧……如果是女孩的话就太可怜了。」  
另外，昴那有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眼神的母亲，在童年时可是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因为眼神看起来总是很不高兴，仅仅是走在路上同年级的女生就会害怕地把点心献上来，因此肚子总是饱饱的。  
大概，能够注意不到凶恶眼神的缺点而生存下去的就只有昴的母亲了吧。估计还未出世的女儿，洞察力不会差到母亲那种程度。  
「我的家族中凶恶眼神的遗传率可不低呐。我的外公也是、外曾祖父好像也是眼神很凶恶。所以说，大概有很高几率会遗传下来。」  
「那样的话，就是说男孩子更好些？」  
「不过在我的家乡有种说法叫『一姫二太郎』呐。第一个孩子要女孩，第二个孩子要男孩，说是这样养起来会更好呢。」  
「真是的。这样一来，不就根本不知道哪边好了嘛。」  
对着结论在两边摇摆不定的昴，雷姆有些闹脾气地鼓起了脸颊。昴用手指戳戳她的脸颊，把里面的空气挤出去之后笑着说道、  
「所以说，不论哪一边都好嘛。不，无论哪边都好意思还不确切。不论哪一边我都会爱、也都会爱我的，明白了吧。」  
「昴君……」  
「如果是女孩的话，我肯定会视作掌上明珠，好好地宠她疼她，寸步不离地抚育她。让她到了中学还能说出「将来的话要成为爸爸的新娘！」这种话可是我的目标呐。到了中学还能被女儿最喜欢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父亲诚可谓是人生赢家啦。在妻子也超级可爱的情况下就更是人生赢家啦！」  
面对昴滔滔不绝的赞美之辞，雷姆的脸颊变得通红。  
昴一边充满怜爱地注视着雷姆通红的脸颊，一边竖起手指说道。  
「然后，如果生的是男孩的话，父亲对儿子而言是最大的壁垒、最大的劲敌、最大的损友，我要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这个传统时间下去。总是毫不留情、相互碰撞的关系，就像把孩子推入千仞深谷的狮子一般不断行动下去！啊啊，这也好让人期待！」（注：千尋の谷へ突き落とす獅子，日本成语「獅子が我が子を千尋の谷に落とす」变化而来。传说狮子把刚生下的孩子推入深谷，只饲养活下来的生命力顽强的孩子，日本人以此比喻「既爱其子，则严教之」。）  
『所以』，昴这样继续说道。  
「雷姆就不要担心那些，只要好好想着生下健康有活力的宝宝就好哟。没关系的，你就超放心好啦。我超爱的你，一定会生下超喜欢我的孩子的。我不超级宠爱他（她）才怪吧？」  
「――是，是这样呢。」  
看着昴用夸张的动作表白着，雷姆的唇边绽开了幸福的微笑。看到那灿烂的微笑，昴心痒得再也按捺不住。  
「雷姆。」  
「――――」  
仅仅是被呼唤着名字移近脸庞，雷姆马上就察觉了对方在索求什么。  
就这样，不断贴近闭上眼睛的雷姆的脸庞，昴吻上了她的唇。  
面对这柔软的触感，她的舌头有些怯生生地伸了过来。  
互相交织着爱意的同时，昴一直紧紧抱着她的身体。  
  
  
※　※　※　※　※　※　※　※　※　※　※　※ ※　※　※　※

「今天一天也是，好累啊……！」  
把睡觉前带出来的文件分类整理好之后，昴一边活动着手臂一边回到房间。原本应当在傍晚之前处理完的工作事务，因为部分相关部门的处理延误了的关系，剩余的部分工作一下子积压了下来。况且，本来想要当日处理完这些事务就已经是天方夜谭了。  
「讲真的，总感觉我有点被轻视了。说不出NO的日本人的气质，来这里之后反而变成害处了吗……更果断些地拒绝或许会好些吧。」  
然而，如果因此导致问题耽搁下去得不到解决的话，会出现很多受此困扰的人吧。  
这样想来，只考虑自己个人的原因说「不干！」来严词拒绝也是相当需要勇气的。这种小市民的部分，即使处境再怎么变也实在不会变吧。  
有着这样不可靠想法的国王大人，真的靠得住吗。  
「嘛，事到如今有点太马后炮呐。木已成舟的事也没有办法了。就算哗啦哗啦地吐苦水，也没个倾诉的对象……」  
「那么，就由我来，作为昴倾诉的对象吧。」  
昴自言自语地打开房间的门，同时思考着一天下来疲劳的原因和今后的对策。而出面迎接他的，则是坐在打开的窗户边缘，银发在夜风中飘舞的少女。  
银色长发在月光下闪耀着的她，面向昴露出微笑。  
「欢迎回来。真是非—常、辛苦了呢。」  
面对这番慰劳的言语，昴一时无言以对。  
对她的夜访感到意外、那笑容有着绝佳的治愈效果，这些都算得上原因。不过，比起这些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这是……什么、啊…」  
突然间，有感情从眼瞳深处涌了上来。炽热的东西不断地涌上来，昴为了抑制住不经意间流出来的这些而用袖子挡着脸。  
看到自己的脸突然哭出来的话，会让艾米莉亚感到不安的。所以，昴拼命的想要忍住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  
「可恶，这是、什么啊……艾、艾米莉亚碳，明明都来了的……」  
「昴——」  
「没、没关系的啦。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关系。马上、这样就……稍微，有些什么不对劲……」  
「――――」  
昴一边快速地找着借口，一边在艾米莉亚面前背过身去。现在这副不成体统的样子，可不想让艾米莉亚看见。不，不想让其他任何人看见。  
昴那样脆弱的表情，事到如今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一旦看到昴所处的地位、想到为此被排挤掉的人们，就觉得理应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对于排挤掉她们的愿望、立身于此的昴，她们不但没有责怪，反而以爱意相报。  
为此，昴得到了多么大的救赎啊。明明仅仅是这样，就已经足够了的。  
「我，我……」  
「真是的，昴真的是个、倔得不行的笨蛋呐。」  
「――啊。」  
说着虚张声势话语的嘴巴，被艾米莉亚用指尖制止了。面对睁大眼睛的昴，站在近跟前的艾米莉亚踮起脚尖――唇瓣覆了上来。  
面对这一冲击，昴产生了头部被击打一般的错觉。\*\*般的感觉由舌尖传遍全身，此刻冲涌上来的激情把意识赶到了九霄云外。  
嘴唇分离开来，仍在瞠目结舌的昴的头被她搂入怀中。她的手贴在昴背后，以舒缓的节奏、像哄小孩一样抚摸着昴。  
「很辛苦么？」  
「……不，还可以的。」  
「需要帮助么？」  
「只是需要、再稍微努力一点。」  
「真的真的，没有在逞强？」  
「逞强的话，是有一点点。不过，现在正是该勉强的时候啊。」  
以前也是，在很久以前、也像这样被她抚慰过。那时昴倚着艾米莉亚把苦水一吐为快，除此之外还搞得涕泗横流。  
回想起当时的事情脸颊便会发烫。不过，那并不单纯是因为羞耻而发烫，也有一些骄傲的心情在里头。  
那时的自己，只能因软弱而萎靡不振。现在自己虽然还像那时一样被艾米莉亚抱着，但是已经成长为了一个能够始终贯彻自己意志的男人了。  
「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虽然还是个男孩子，现在已经完全长成男人了呐。」  
「……现在，没在想什么奇怪的事吧？」  
「艾米莉亚碳，闻着超级香的。可不可以，就这样推倒呐？」  
「欸，不要。你又不是刚洗完澡，才刚从外面回来而已……」  
昴突然恢复了一贯的腔调，原本抱着他的艾米莉亚则迅速从他怀中抽身。她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的银发，另一只手将其揽住，在昴的视线下用以遮掩自己的身体。  
做出这样的行为，只会更撩拨起昴的兴奋，她完全不懂得这点。不过就是这样迟钝的地方，才是她最大的魅力所在。  
「而且，本来今晚也不是轮到我吧？」  
「不过且慢，今天可是几天才有一次的休息日。要是不偶尔一个人睡的话，必然会早死无疑，菲利斯是这么诊断的。为此要腾出来休息身体的夜晚哟。」  
「那么，不就更不能和我一起睡了吗？」  
「虽说心脏咚咚直跳、呼吸急促、鼻息紊乱之类的事会很不妙，不过把这些全都忍住，只是和艾米莉亚碳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的话，我觉得倒别有风情哦。」  
昴竖起手指，对一副贴心态度的艾米莉亚提议道。  
艾米莉亚怀疑地打量着昴。  
「昴……能忍耐么？」  
「多此一问。我可是言出必行的大丈夫。所以说，不会做的！既然这么说了我肯定能好好保证不做的。」  
「抱歉，我稍微有点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虽然我也不太明白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是个值得安心的男人。说起来，艾米莉亚碳你这边才是哟。和我睡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觉得对我的爱要爆发出来了么？」  
「啊，关于这点非—常的全然真的完全不用担心哦。」  
「为什么那么刻意地去否定啊？」  
昴露出一副微微有些受伤的表情，艾米莉亚则是一副意外而歉疚的表情嘟哝着「并没有打算那样……」。  
这点也是自打相遇时起就没有变过，不过她实在应该稍微考虑一下自己的话语会对昴产生多大的影响，仔细斟酌后再发言。  
当然，分明屡次告诫却总得不到改善的这种时候，估计今后再怎么说也没什么改善吧。  
不管怎样。  
「嗯那么，就这样也差不多该进入休息模式了……艾米莉亚碳，和我一起窝在被子里怠惰一番吧？」  
「嗯……我也很累了，也久违地想和昴在一起……明白了。和你一起怠惰一番吧。」  
「好—嘞。」  
艾米莉亚以优雅的动作，牵住了昴伸出的手。  
就这样，宛如向舞伴邀舞一般，昴将手轻轻一引，艾米莉亚轻盈的身体便被揽入怀中。就这样互相拥抱着，沉默了半晌。  
然后，两人就这样、悄悄地钻到了床上。  
「那么，晚安，艾米莉亚碳。在梦里的话，一定要梦到我呐。」  
「嗯，我会努力的。――呐，昴。」  
「嗯——？」  
「……最喜欢你了。」  
仅仅说了这样一句之后，把脸埋进枕头当中的艾米莉亚的面容便看不见了。在光线暗下来的房间里，昴在只借着月光的房间当中——  
「艾——米莉亚碳。」  
「啊、等等、昴，才说过要克制的……」  
「如果我说了要克制的话我是会克制，不过说起来我可没有明说过呐—」  
「那种话，不过是歪理……嗯—」  
仅止一起睡觉的打算就此告终。  
将试图说些什么的双唇用嘴唇堵上，昴用全身表达着对银发少女的爱意。  
最初还在抵抗的艾米莉亚，渐渐停止了抵抗――。  
「真是的，昴这个笨蛋。」  
羞涩地说出这句话后，夜色便逐渐进入阑珊。  
  
  
  
※　※　※　※　※　※　※　※　※　※　※　※　※

愚人节企画。  
将在主线中绝对不会实现的世界线、后宫路线实际写出来的效果。  
  
佩特拉、库珥修、普莉希拉、安娜斯塔西娅、菲露特、雷姆、艾米莉亚攻略。  
灵感来源于『因缘际会娶了王选候选人的昴成为了国王，这样的世界线也不错』。  
另外，这是在主线中绝对无法实现的路线，所以请勿见怪。  
  
  
※　※　※　※　※　※　※　※　※　※　※　※　※  
  
由于作品的删除是由网站承担的行为，所以只有本文删掉了。  
确实就像梦一样。

「从零开始的Sane Louis世界生活」(强欲）

翻译：[elninomn](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lninomn&ie=utf-8&id=tb.1.658c6a45.OdShyy-rs0IBTi3Hg8b6gg&fr=pb"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4502132536?share=9105&fr=share&see_lz=0&red_tag=0951856659)

梦。我见到了梦境。

那若有若无，来回反复、没有终结、也无法终结的梦境。

不知道重叠了了多少次，重复了多少次，犯了多少次的错误，还是多少次去改正了呢。

编织了千回。连接了万次。超过了亿回。不知不觉地，已经忘记了去数了。

有着苦痛，也有着惊愕的感情，有意识模糊不清的时候，也有着破坏和毁灭，有着憎恶的感情，也有着狂乱的时候。

尽管如此，也有想要达到的地方。

尽管如此，也有想要保护的心愿。

不断反复，即使是谁也不知道那被重叠的悲剧的形式也好，也是为了不被忘记。

即使是谁也没有察觉到也好，只要自己一个人不忘记就好。

——即使是，想要救助的那个人哭泣了也好，想要救她。

所以呢，对握住她的手的这件事，到现在都没有后悔。

若是说有什么悔意的话，是自己握住手那时，自己抱着迷惑的心情，自己的怯懦和脆弱，那钢铁也无法企及的心，让人懊悔了。

——在空虚的梦境中醒来的时候，最初感觉到的是一如以往的脑袋的钝痛。

「————」

边抗拒着睡魔的指尖，一边睁开眼睛，眨眼数次意识才浮现出来。

模模糊糊地，意识的暧昧依旧仿佛罩着一片雾气一般，血液循坏的恶劣只是花了数秒。立刻意识从睡眠中剥离，觉醒给肉体带来了活动力。

「啊，啊——」

接着与那肉体的醒来相反地，那口中响起了缓慢的声音。

乍一看，会让人以为是睡迷糊了的行为，但这也是早上的重要仪式的一项。

反仰着身体依旧躺下，作出这样的声音就有几项情报流入脑中。

声音的状态，自我意识的确立，手脚没事，记忆的整理，每日习惯运动的运行状况，性命的有无——。

绝对会每天早晨都确定一次，一定会通过这些，将这些项目确认完毕。

而这才是，菜月昴每天没有严重失误地迎接早晨的证明。

「呼啊」

边打着哈欠的同时将被子挪开，通过将抬起的脚放下的方式将上身支起。

粗暴地挠着脑袋看着周围，那是自己看惯了的一间房间——扑面而来的是相应的奢华的日用器具，以及带顶盖的床在自己房内的装修。

只不过，昴所醒来的地方并非那带着顶盖的床上，而是在房间深处放置的沙发上。在那里用被子裹起，蜷起身子过夜，那是这个时候的——不，是这几年来菜月昴的就寝习惯。

即使这样说，在卧铺上无法睡眠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理由。

只是稍稍也好，在预备所需睡得舒服的环境的时候比较费心了而已。因为尝试错误法的结果，所以比起床而来，学到的是，在沙发上睡觉更给人安心感。

自此之后，就这样做了。仅仅是这样而已。

「————」

一边擦着双眼，从那作为睡床的沙发那里走下，昴为了准备行装而走去了洗手台。在卧室比邻的洗手台处洗了脸，将沾湿的脸对着镜子，仔细观察了自己的脸颊。

依旧残留着疲劳感的面孔，和总让人感到有些虚脱感的眼神。不像样地残留着疲劳感的面孔，和会被人当做虚脱感的眼神。不检点而无精打彩的脸颊也是配合良好，造成了这缺乏三种元素的窝囊废。

为了振作起那个面貌，昴尽量用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脸颊。

对干涸的声音与麻木的疼痛，浮现出的眼泪，为了冲掉这些将冷水浇在了脸上。然后再次将湿润了的脸映入镜子里，将表情，眼神与面容都细心地捏了捏，然后念道。

「笑一笑吧，我。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去死吧。」

咏唱着魔法的咒语，接着昴嘴角一斜，露出恶人一般的笑容。

露出白色的牙齿，眯细了三白眼的笑容，与自己相处了十八年以上的自己的恶人面孔。眼睛、表情、脸色都是，毋庸置疑的「拟态」。

「好，好的，要KEEP。」

要确认那张笑容，昴用毛巾擦拭脸后，赶紧换起了衣服。

在宅院里度过的时候，昴的装束并非佣人的制服——而是相应的高格调，显贵的礼服。即使是这样，脱下那拘束死板的上衣，包裹着白色衬衫的袖子有类似于轮状领子的式样特意设计为乱了的模样。但是，这对外相配的服装，如今已经理所当然地需要。

那是极为烦闷，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陪衬着立场的服装虽是义务，因为那就是昴自身所希望获得的立场。

「也差不多，要到一直以往的时间了呢」

更换服装结束了，往上看着房间门上配备着的魔刻结晶，小声嘟哝道。

在深绿色的时候发出的色彩代表着早晨的到来，接着就是靠近了预定的起床时间了。好像是，今天在笑容的成形上面花了些时间的样子。

如果还有几分钟的话，对时间一丝不苟的少女会准时地来敲房间的门的吧。

在那之前，必须将要解决的问题先解决不可。

「————」

切换了意识，昴将自己的衬衫的胸部袒露出来。在那处，有着在就寝中也不被取下，将「黑色的结晶」与纤细的链子连接着的项链垂了下来。

妖艳的闪着光芒的黑色水晶，将那个在掌中握紧，昴闭上了眼睛。

冰冷而坚硬的结晶石的触感——那个一旦将昴的手掌包裹起来，立刻就仿佛有着温度一般地增加着存在感，仿佛生物一般开始跳动着脉搏。

自然地，对在手掌之中发生的奇妙的鼓动，不觉地数起那节奏和次数。

比全力地奔跑过后的心脏脉搏跳得更快，更大声地不停跳动的结晶石。那个脉动不知不觉地与昴自身的心脏声音重合起来，心脏的鼓动与结晶石的脉动同等了。

在脑袋理解的那时，昴的意识从肉体的镣铐中解放出来，被吸引入了现实并不存在的空间中去。

在那瞬间，世界上的声音都消失了形迹，代替的炫目的光芒包裹住了意识。

「————」

光芒涂满了意识，将它缓缓地指引着觉醒的方向。

打开闭着的眼睑，仿佛是渗入 了眼中般倾斜着的阳光。接着，在眨着眼的眼前展开的是，有风吹过的壮大的草原。

广阔的，无论何处都是延伸着绿色的草原。

一望无际地，草地的海洋持续下去，较低的草地正安稳地随风飘动。头顶处，是没有一朵乌云的晴天，注入进来的阳光仿佛是宝石一般地闪烁着。

天空的青色与大地的绿色不断地持续，它们在遥远的地平线的远方稍稍交接。与缺乏现实感的梦幻世界相称，让人觉得悠久的寂静就在那里。

壮大的，晴朗的，毫无一物的空间。——在这个世界中，有一部分异质的存在。

「————」

草原的中心，站在那里的昴回头望去，紧接着背后的是平稳的山坡，那里可以走去稍微高起的山丘。

丘陵上有个小小的花园，那边有些可爱动人的花朵的一旁，存在着的，是接受着阳光的遮光伞和白色的桌子。

「————」

默默地，昴走上那座山丘，进入了遮阳伞的下面。

白色的桌子上放着冒出热气的被子，陶瓷器中充满了温暖的琥珀色液体。

配以饭菜的两个杯子和，嵌入桌子的，放置着的白色的椅子。

一边是不是给自己准备的东西，昴毫不确认就坐上椅子，把让人以为才刚沏好的杯子触碰着嘴唇，茶水润着喉咙。

——依旧是，让人不觉得好喝也不觉难喝的，奇怪的茶呢。

只是，这茶最初一定是要喝的。

这是与这个地方的主人交换的约定，也是奇妙的关系间，代替问候的方式。

只是——，

「啊啊，喝了喝了，辛苦了」。那么，快点进入正题吧！」

「——确实，最初的一口跟打招呼一样，我说的是事实。但是，这绝对不是不打招呼也没关系，这样的意思呢。」

将茶水喝干，将杯子抛在桌上的昴说道。对那个内容，桌子那侧正面对着的人物一边微笑着一边提出了意见来。

对那劝告，昴用手指挠着鼻子前方，

「……寒暄之类的话不是没有必要吗？对一天到晚，在观察着我的脑子的你来说的话，是碰面还是分手也好，都没什么意义的吧」

「这和那个是两回事哦。首先，一天到晚，在窥视着你，这样不中听的话请别再说呢。即使那个是事实也好，我好歹也是闭月羞花的少女的年纪哦。我一直窥视着心中的男子的事情，让外面知道了可是要讲点分寸的」

「有羞花之貌的少女，不知不觉，怎么你说话方式的概念都变了呢？」

「真是尖酸刻薄。算了，要坚持说是少女，年龄角度可能是有点勉强吧」

那样说着，对方与抱怨的内容相反地，开心地放缓了嘴角。

与完全习惯了的诙谐话语的交换，对方对昴的不懂礼貌也相当宽容。——不如说是，对应对这样的话语也相当享受的，那样的模样。

对收到这样的微笑，昴的心中扭曲的罪恶感越发积攒起来。

话说回来，到底如何接触她才是正解，连这个也不明白。只是对眼前的对方，追究那个最合适的解答的手段是完全无法通用了。

「果然，你是让人讨厌的女人啊」

「还真是高兴呢。对温柔而贪婪的你而言，比起种种的喜欢的某个人来说，比起你伸出援助之手却无法见到价值的冷漠的某个人也好，残酷地伤害你的内心，将无法拔出的楔子刺入的那个可憎的某个人也好，我要高兴地多呢。」

对完全消化了的人，全都不通用的讽刺挖苦。

对这个回答昴露出讨厌的表情，用鼻子哼了一声，不过，那就是让对方越发高兴的结果而已。

「那么，在那之后，因为受到了你的反感而被讨厌，心中很伤心。差不多，今天幽会目的已经达成了吧」

「被讨厌不是你的真心愿望吗？」

「是女孩子可爱的逞强话哦。起码这一点，你要能看穿才行」

「可爱………？」

对从心里怀疑着，觉得奇怪的昴，对方微微苦笑着。

然后—，

「真的，你真是一点也不知道恐惧的人类呢。作为『贪婪的魔女』，我很中意那样的地方哟。——莱月·昴」

以契约者的名义与自己相应的是，『强欲的魔女』。

爱奇德娜是嫣然地眯起眼睛，衷心高兴地微笑着。

「今天是奇斯达姆月，十四日。……并没有错吧？」

「你放心就好。你昨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地睡了，尽早什么也没发生地醒来了。一晚之内并没有发生最糟糕的事态。不用担心这个也不要紧哦。」

「别开玩笑了。就这样什么也没做地睡醒，早上醒来的事情也是有过的。无论何时在何地死掉也好，要多努力才能够啊。」

为魔女的乐观砸起嘴，昴想起了所尝过的，等同绝望，丧失感的「死亡」。

只是漫不经心，毫无怀疑的一定会到访的明天——在无法触碰的情况下被夺走，唐突地「死掉」的事实与被亲近地相处过的人们忘记的现实，那个能带来多大的恐怖与失望，根本不可能会忘记。

「是这样啊。现在的我太过轻率了。抱歉。」

「……意外的坦率呢？」

「我觉得不对便会道歉。我可不是一个理解力差劲的女人，那个一定要让你好好地看到才行。」

对露出过度的反应，让空气变得恶劣的昴，眨着眼睛的黑服少女。

在与那个少女开始对话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将视线夺走，可以掠夺心脏的魔性美貌，与这样的美丽仅用了两种颜色表现出的让人惊愕的事实。

长长的，仿佛雪一般美丽的白发延伸到了腰部，纤细的肢体包裹着黑色的仿佛丧服一般的裙子。坐在椅子上，将修长的双脚交叠起来的姿态总有漂浮着颓废的色气的感觉，那单薄的嘴唇将杯中的液体咽下的姿态显示出异常的妖艳感。

那个是，让人有直觉如果勉强碰触就无法避免被毁灭的倒错一般的魔女相貌——并不在意这个，留下想要接触和想要挑战的人们络绎不绝的逸闻，带来终焉的灾难的魔女。

那就是和昴交换了契约的，白色，黑色的少女的真面目。

「——盯」

「——？怎么了？。凝视着我的脸。有什么事吗？」

「啊，看着眼睛和鼻子和耳朵和毛之类的。」

「……为什么呢？。虽然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反而有被侮辱的感觉。」

对昴的回答皱起了眉，露出不满表情的爱奇德娜。对那个女性，昴喊着「等等」地举起手来，

「并不是有侮辱你的意思。但是不知不觉，说是魔女的判断之前，意外地是并没有让人这么惊讶的人类呢，只是这样想的。」

之前虽然又说是颓废的、颠倒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但这样实际说起，虽然是有些有毛病的地方，坦率地说来就是普通的少女。

当然，也不否定魔女的扭曲的部分。

「呵呵，那真是非常罕见的意见呢。」

接着，对昴这般感想，爱奇德娜总觉得是愉快地和缓了嘴角。

她将杯子放上桌上后，将自己修长的脚重新交叠，将自己的白发撩了上去。

「即使这样，我也是四百年前在各色各处留下逸闻的魔女的其中之一。抓住了我的话，可不能简单地置若罔闻呢。」

「你真是说出那些对特别对待的憧憬对象，中学生一般的感情呢。」

「和你打交道，我的心情也慢慢也接近你的了。但是，并不是仅仅这样。这件事，在和你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应该说过了。」

「啊——是什么呢。确实，是没有耐性的人初次见面就会吐出来的外表吧？」

「如果断章取义那一块的话，我的人物形象都会被误解的感觉啊。」

威严的魔女的风格一转，昴的应答让爱奇德娜闹起别扭来。

对这个反应，昴「好吧好吧」地适当地回应道，将悬起的话题修正着。但是，说话内容作为早晨的每日事务来说已经够了。

「说大话，无论始终也没有可以说的地方。我总是要回到现实去的吧。」

「已经要走了吗？再稍微，在这里消磨点时间的话，谁也不会抱怨你。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在这里度过的时间并不影响事实。如果这能成为安慰的话……我也是，期待着那样。」

从椅子上站起，对踮起脚的昴，爱奇德娜这样说着挽留着他。

魔女的花言巧语让昴的脑袋的骨骼发出响声，

「对了。说实话，我也是知道在这里长久待下去会是能帮助到我……」

在这里中断了话语，以俯视着的模样，昴望着爱奇德娜。

魔女的黑色眼瞳，与昴的黑色眼瞳直直地对视，缠绕着对方。

但是——，

「我并不打算在这样的情况下和你撒娇。你应该明白，我并不是为了这样才做下的契约。」

「还真是，一点也不坦率呢。我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对你的痛苦和悲伤都能共享的共犯者。」

「——我无论是痛苦还是悲伤也好，也不打算寄放在谁那里。那只是我的东西，只是让我一人处理的，这是我和你契约的理由。是这样的吧。」

对露出闹别扭的表情抱着肩膀的爱奇德娜，昴低声地这样断言道。对这个回答，爱奇德娜将低头朝下看去，无言地用口覆上自己的杯子。

那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话，也是没有继续对话理由的意思的表示。

亲眼见到了之后，昴背向女性，向山丘的下方踏出步子。但是，在那前方止下步，是魔女回过头来。

「说到底，你啊，完全不否定你二十四个小时，都在监视我的事情吗？」

「……假如是这样，这样说，会怎么认为呢？」

「假如这个是事实也好，这样说言外之意也就是承认那是事实的文理，我的国语能力是这样认为的」

「————」

「————」

对昴的追究，爱奇德娜稍稍叹息着。然后再次饮茶。那是表示对话没有继续持续的意思——，

「你啊，别以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就会让步了。如果有考虑伦理上的问题的场合，你能在那停止监视的事吗？吶，你可以做吧？」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也是觉得，窥视到你入浴和如厕的场面什么的，简直是下流。但是，如果无法确信这样没有防备的场面中会发生什么，作为你的契约者是无法移开视线的。那只不过是，为了遵守约定的，作为「强欲的魔女」的义务感的行动……」

「从今天开始，洗澡和上厕所的时候我都会把项链脱下来。」

对快速辩解着的魔女的说法，昴抑制着羞耻心，走下了山丘。

山丘下，在昴最初出现在草原上的地点，不知不觉地出现了门。独立出来的一扇门扉，那是唯一能与外面的世界出入的门。

「————」

到达门前，将手盖住门把的昴不由自主地回头看去。

于是，山丘上的风带得发丝随风飘动，无聊地站着的爱奇德娜正俯视着这边的背影。

察觉到望着上边的昴的视线之后，她有点犹豫，立刻向昴挥动着小小的手。对那并未回礼地，只有叹息着的昴潜入了门之中。

紧接之后，被梦的世界所囚禁的意识被解放，回归到现实之中。

「————」

意识返回了现实之后，昴保持着握紧着黑色结晶石的姿势，在自己房间的中央呆立不动。

吐出长长的呼吸，向门上的魔刻结晶看去。颜色是绿色，光辉并未变化。

在梦境的世界度过的时间，在现实时间里只是数秒，这就是证据。

「但是，没法习惯呢……」

前往梦境的世界，在爱奇德娜的茶会度过的每天的必经事务。

但是，从那里回到现实之中，身体感觉的时间和实际时间产生的不协调感，无论如何让大脑习惯也不容易。「死亡回归」，或者是其他异样的感觉。

对这件事昴叹息起来，并且，

「从这里把想法逆转一下，如果把不习惯的事情习惯一下会怎样呢。虽然不过是暂时的安心一会儿，但说不定能过的轻松一些吧？」

仿佛在耳边低声细语一般，方才才告别的魔女的声音响起了。

那个实际上并不是在耳边的低声细语。那个声音是根据契约，从脖子下方的结晶石流通进入的魔女的思念波。即使是不去往梦境的世界也好，根据昴与爱奇德娜的契约将双方的回路相连。

因此，从这样的梦的世界，魔女有直接对昴搭话的可能性。

但是，

「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不是说不要有过于轻率的对我说话的吗」

「你四周谁都不在。在你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也好，让我干预一下，我想也不会遭报应的。」

「不小心在人面前也做了一样的事情，和见不到是谁的什么人说话的样子，会给以为是不忍直视的家伙的哦。」

「你的评价，到今时今日还会在意呢。而且，精灵使之类的与契约的精灵用思念波对话的事情也并不少见。自言自语，也不算什么显眼的事情。」

「使用精灵的时候是双方使用思念波。我的状况是你使用思念波，而我在自言自语。旁边见到的话我这边真是不忍看见。」

「好好，我明白了。就按照你的希望的那样，除了必要的场合以外我就默默地做事好了。让魔女唯命是从，你还真是大男子主义啊。」

「你·给·我·差·不·多·安·静·点」

「哎呀哎呀。如果有什么事的话请不要客气地呼唤我吧，契约者大人！」

声音交杂着愤怒，爱奇德娜留下做戏一般的话语，退场了。

尽管如此，魔女应该在垂饰的地方看着世界，不过，暂且先把这件事从脑中赶开，昴已经彻底变成了完全习惯地叹起气来。

今后，坠子在泡澡和上厕所的的时机一定要，就算在屁股口袋里也要深入地放置吧。这样地……正这样想的时候。

「昴大人，您起来了吗？」

房间的门从外部敲着门，按一直那样被告知起床的时间。

对用柔和的声音，昴故意小声咳嗽着。接着用手靠着脸颊，意识着使用着在镜子里确认过了的笑容，「喂哟」地无精打采地回答着。

然后用手托着脸颊，镜子确认的笑容能制造意识后，「喂啊」地无精打彩的回应了。

受到影响，将门扉慢慢地开启之后，一位少女进了房间。

「早上好，昴先生」。今天早上也是心情愉快的早上哟。」

是的，一边微笑一边说的女仆服的少女——隶属于昴的女仆，佩特拉·莱特。

相遇的时候依旧年幼蓓蕾的她也进入了生长期，现在正是在盛开争艳的过程中。与从前相比，身高与手脚都伸长起来，可爱的女仆衣服也越来越短了。

那个举止和举止，也决不输给可爱的服装。本来，也是记忆力好，并心灵手巧的少女。现在的佩特拉作为女仆，也偏向一流的领域。

花儿开放般的十四岁——对完全成熟的佩特拉的微笑，昴也用笑容应对。

「佩特拉也早上好啊。心情愉快的早晨……我有同感。今天也是，从早上开始就能见到佩特拉可爱的脸，我也大满足啊。」

「又来了，昴大人这样说话。……但是，在森林那边的天空有云，也许到午后的天气会变天。今天预定要去小镇里面买东西的，要是去那里的时候一直是晴天就好了啊。」

昴的问候微微将脑袋倾侧，往窗户的方向看去的佩特拉这样嘟哝道。这句话的结尾稍稍残留着一些稚气的残片，昴对此小声喷笑出来。

「啊，讨厌，昴大人。」

「没事没事，现在，稍有点是了不起的女仆小姐破了硬壳了呢。很像佩特拉的样子。」

「请不要再像这样的对待孩子一样待我了。我也完全成为大人了。女仆的工作也已经两年了……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偏红的茶色头发摇曳着，佩特拉害羞地嘴唇脸颊通红地噘嘴。对那样的可爱的妹妹的身姿，昴笑着碰碰地抚摸着少女的脑袋。

对那种触感，佩特拉幸福地眯细双眼，接着依依不舍地叹息。

那么，今天早晨怎么办？虽然离开吃早饭的时间还早………」

「啊啊，总之，只要把每天必做的事情解决掉，没关系的，大家一起吃早饭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总而言之，一如既往吧。」

「……好的。」

对昴的回答，微微地将视线降低，佩特拉露出复杂的表情。让可爱的女孩露出这样的表情实在是不忍心，昴一边抓着脑袋，

「总之，今天也谢谢你了。特地的，能把我叫醒过来。」

「————」

「佩特拉？」

「昴大人，在这样的方面，真的很笨拙呢」

对不擅长话题转变的昴这样评价，佩特拉惊讶的叹息道。然后少女将脑袋往旁摇着，露出花盛开般的笑容，

「不—啊，这也是我的工作。而且，昴先生是不会睡过头，所以很轻松。……或者说再一点不检点也可以的哦。」

「啊？」

「我什么都没有说。那么，等会儿再见。失礼了。」

每天的工作，让昴醒来的职责结束后，佩特拉以举止很好的礼仪，将裙子摘起地行屈膝礼。然后，在昴的目送下边走出房间。

将门关上，昴对佩特拉的成长满足地点点头。

「佩特拉也非常棒了啊。哥哥也感觉很骄傲。」

「那个女孩子，好像并没有把你当做哥哥来看待呢。」

「……除了必要的时候不说话，刚约定好结果是这样吗。魔女大人，还真是很简单就打破约定啊。」

自言自语地随声附和，昴对无法忍耐沉默的魔女的耐性之差感到目瞪口呆。立刻放弃了一般地叹息着，把目光投向佩特拉消失了的门扉，

我是那个孩子的大哥。，佩特拉是我的可爱，可爱的妹妹。所以，要让那个孩子成为幸福的人。那是绝对的。」

「绝对、要让她幸福，吗……那意外的是令人担忧的话语也说不定吧。」

对昴死板的声音，爱奇德娜完全并非玩笑地说道。

对这魔女的话语置之不理，轻松地伸着懒腰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房子的走廊在清晨的环境里凉透了，昴一边发抖，对着那冰冷的空气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每天的《日课》，那个是必须着手做完的事情不可。

从这几个月来，在早上的罗兹瓦尔府邸中进行的是非常壮烈的「相互残杀」的展开。

不过，把它叫做「相互残杀」，对当事者们来说也许是出乎意料的吧。

只是，对眺望着那样的攻防的昴来说，那是只能称为「互相残杀」的，激烈的冲突了。

事实上，互相撞击着对方的二人，是想要将一方杀死而挑战这一点并没有错。但可悲的是，那是作为对手来说，另一方对这样的凶猛的斗志过于轻率了。

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实力差距，在谁的眼里都能近乎绝望地看出来。

当然，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危险的日课都每次早晨都会持续，这点并没有错误。

「啊，，啊——！！」

凶猛地狂吼，院子的草坪以吹飞的气势被踢出去地爆发了。

深深踏入，获得了激烈的推进力的了金色的影子往前猛进，对敌人的影子挥出了兽爪。

它将厚厚的铁板撕裂开来，人类身体被毫无留情地变成肉沫地冷酷的一击之下——兽爪变为无数连击的狂暴状态，仿佛将猎物的逃脱场所都给封印起来一样地袭来了。

但是…，

「不过很遗憾，破绽太大了」

「……、啊！？」

对倾注而下的致命的兽爪的狂舞，影子以最小范围的躲避方式来躲闪。接着，随着一声的长腿弹起，野兽的身体被从下方贯穿。

那一击使得苦闷的声音响起，布置的那一侧的身体被往上方发射了出去——，

「啊，嗯！？！？！？」

——虽应是这样的，但并不是那样。

往上飞去的身体，仿佛是迎接着战斗一般地向挥下的脚后跟迎击，对地面上撞击上去。由于这样的冲击，草坪的地面化为圆形的坑状，野兽变为大字型而完全沉默了，无法动弹。

「还要继续吗？」

「——啊，哦，」

对发出呻吟的败者，胜者询问着是否要继续下去的打算。

那也不是挖苦，也不是讽刺，而是纯粹对斗争心发出的言语。因此，它狠狠地伤害到了败者的灵魂。

所以…，

「虽然你没有自觉，但那只有讽刺啊。不需要对武士作出同情」

在已经决定胜负的场面掺上一脚，昴挠着脑袋这样搭上了话。对这句话语，俯视着大字倒下的对手的青年回过头来，脸上露出微笑。

仿佛是燃烧着的红发的青年向昴伸出手来，

「呀，早上好，昴。今天早上还是很早呢」

「没有到你的程度。话说回来，每天真是不腻烦地不吃教训呢……本来你也没必要正直地配合他的，莱茵哈鲁特」

「想要变强的他的志向并没有错。并且，每一天他都在变得强大这一点也是事实。我在不远的未来，大概会给他追上的吧。」

「是吗……我稍微有点难以想象到呢」

红发的青年……莱茵哈鲁特的话语，是并未开玩笑，也并非自谦的气氛。

对这样的他人和自己的评价，昴闭上一只眼睛，对依旧在地上翻滚着的那个人看去。

在那里滚倒的是金色短发的少年。

痛苦地喘息着，如今依旧是战斗不能的状态，那绿色的瞳孔里存在着的斗志却一点也没有淡去。但，身体无法服从意志，只是悔恨地咬牙切齿。

能理解那样懊悔的感情，昴对少年伸出了手。

「喂，能站起来吗，贾菲尔。别太消沉了。你……」

「……别随便来碰我。我不需要借助你的手也能站得起来。」

将昴伸出手挥开，金发少年——贾菲尔露出了敌意。

但，那只不过是逞强，谁看在眼里都清楚。表情相当痛苦，呼吸也很困难。但，昴还没有小孩子气到轻视这样的虚张声势的程度。

稍微摇晃着被抖落的手臂，昴对起身的贾菲尔叹息着，

「嘛，你如果这么说的话就随你便。但是，早饭之前先洗个澡，把汗水和泥洗掉吧。不然，拉姆要讨厌你的」

「……啰嗦啊。你不说我也明白」

无法接受昴的忠告，贾菲尔一边露出怒容一边站起身。膝盖依旧在颤抖着，但也没有到没法走路的地步。

以惊人的恢复力的好转起来，贾菲尔瞪视着清爽地站立着的莱茵哈鲁特。

「下次……再也不会输了」

「我期待着你」

对完全不会一点谎言的莱茵哈鲁特的回答，贾菲尔用鼻子笑了出来。接着拖着脚走路的少年，在通过昴的身边的时候快速地看了一眼这边，

「——切」

这样，可恨地咂嘴之后，就这样从中庭走上了府邸。

苦笑着目送着这副模样，昴有些失望地摇头。

自尊心受到伤害，无法和和气气也是应该的。即使这样，糟糕的感情和早餐，和汗水一起流走了就好。还真是，麻烦的年龄呢。

「那家伙的事情，拜托给你真是抱歉了。你也是累了的话去洗一下澡……说起来，在浴室里碰上了也很困扰吗。」

「也是呢，对他不好。幸运的是，我也没有运动到出汗得发痒的程度，你太客气了。贾菲尔现在还满身是泥，要在拉姆小姐面前出现也太可怜了。」

目送着贾菲尔，这样回答着昴的莱茵哈鲁特微笑着。

正如他说的那样，对「剑圣」而言，早上练习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使用着可以杀死人的剑幕的贾菲尔作出的挑战，完全是当做小孩子对待。

并且他依旧是那凉爽的面容，将贾菲尔打到陷入草坪里依旧不够。接着，不知是什么原理，草坪漂亮地变成了原来的状态。

这也是他拥有的，无数的加护的力量吗。——越来越多地，想起对他会敌对自己时会脊背发凉的人物。

正因为如此，将他拉入自己阵营的事情，是昴最大的战果了吧。

《剑圣》莱茵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

他现在所属的，是罗斯瓦尔为后盾的国王候补的艾米莉亚的阵营。

从王选开始不久，作为菲露特的骑士支持着她的「剑圣」，由于他在王国突出的知名度之下，应是作为最大的敌对者君临着的——

「——虽然这样说，但是，如果菲露特回来的话，还要和你成为敌我的事情，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呢。」

「————」

「怎么了？」

「……不，虽然你对我的关心是相当难得，但我恐怕也无法变为菲露特大人的骑士了。好像是我被那位大人判断为不相称的人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就不会把我丢开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吧。」

昴的发言让莱因哈特寂寞地移开视线，摇了摇头。

对他的答案闭上眼睛，斯巴鲁边隐藏着自己的内心一边叹息。

——作为王选举候选人之一，莱因哈特的主君的少女、菲露特在他的骑士眼前消失，已近一年过去了。

那只猫一样的少女背叛了阿斯特雷亚家，带着唯一的，能敞开心扉的家人一般的老人一起，她将宣誓忠诚的「剑圣」丢下，从王的选定中逃了出来。

这是世间对她传出的谣言，它几乎已经等同于事实了。

实际上，莱因哈鲁特完全未从菲露特那里听到任何事地，突然被从王选中赶了出来。

对奉上忠诚的主人隐藏了自己的行踪，这个事实给「剑圣」带来了多少的无力感，是无可计量的。

对这样的他伸出手来，作为新阵营的伙伴一员吸收进来的是昴。

抱着深深自责和顽固的责任感的莱茵哈鲁特，被昴拼死的劝告打动，同意了对这位作为新君主的艾米莉亚，献上了自己的宝剑。

从此以来，「剑圣」成为了艾米莉亚阵营的剑，对王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封印了「嫉妒的魔女」的「剑圣」的后裔，加入了支援着作为半魔而被蔑视的艾米莉亚的位置。这一意义比想象中更大。

并且，除了王选的关系以外，莱茵哈鲁特的存在也帮助了许多。

作为同阵营的所属，反抗性的贾菲尔的应对也是其中的一环。

「对你和拉姆我真抬不起头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现在我根本不敢想象自己要给贾菲尔打倒多少次了。」

「没有到这样不顾前后的程度。确实，在表面上贾菲尔对昴相当严厉，那是认同着你的实力的反应。但是，你的强大是一眼无法明白的。对这点，他是无论如何无法接受吧。」

「嘛，这样的小花招的连发，被卷入烟雾之中的话，无论是谁都会生起气的吧。因为，除此之外也没有方法了，虽然我也没后悔或者反省过。」

对莱茵哈鲁特的拥护，昴耸了耸肩，回想起在「圣域」里发生的事情。

由于与墓地相连的结界的缘故，让村民逃出变得不可能的「圣域」。在那里由于雪崩而混杂进入的魔兽「大兔」的威胁，——为了突破这项难题，昴想出了许多对策。

害怕着「圣域」的解放，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昴和艾米莉亚他们的贾菲尔，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死亡回归」的恩惠，作为对他们的对策。

那确实是昴与艾奇多娜契约的开始。

选择了魔女的帮助的昴，在那个「圣域」中，超出想象地反复着「死亡回归」，重复了各种各样的试行错误法。

作为结果，昴把握住了在「圣域」的全部停留的人员的行动，贾菲尔被完全排除在外，从根本将他的妨碍无效化了。

将墓地的「考验」偷偷地突破并解开结界，罗兹瓦尔结束了琉斯的事前疏通，诱导避难，在大兔的威胁袭击到「圣域」之前，居民已经逃走了。

在期间，对着顽强地奋斗，以避免迫在眉睫的解放时间的贾菲尔，将他的抵抗全部封杀。

结果，贾菲尔理解的全部，是一切都结束了这件事。

「圣域」的居民的避难结束了，知道已经太晚的贾菲尔，即使如此也留在「圣域」中反抗着。但，受到了「圣域」的大兔的袭击，无法抵抗的少年被逼到了濒死的状态。在此时，被昴和罗兹韦尔救下了。

力量不足和判断失误，让少年的心顽固了十年以上的事情由无关的人一点点的解决，并是排除了他，贾菲尔的志向变得伤痕累累。

之后的他，由抑郁的感情变为了愤怒，要憎恨昴也是理所当然的。

若不是有拉姆和，他姐姐弗雷德里卡的说服的话，就算是形式上的，贾菲尔也不会选择加入艾米莉亚的阵营。

成为了这样的贾菲尔的发泄出口的是，新加入的莱茵哈鲁特。

归根结底，贾菲尔最无法原谅的是自己的力量不足吧。

对不顾一切地想变得更强而烦恼着的贾菲尔，确实，通过了解了作为目标的「剑圣」的强大，一点点产生了变化的兆头。

这样的话不久之后，在「圣域」里无法得到的答案，或许能有得到它的那天。

「这样的话，稍稍和我解开戒心的话，那就满足了。」

「你的心愿不会离实现太远。并没有焦急的必要。」

对昴消极的结论，莱茵哈鲁特仿佛安慰一般摇了摇头。接着，红发的骑士向宅院的方向望去，

「贾菲尔的事情，现在暂时交给我就好。……对无法得到菲露特的信赖的我，你依旧还期待着。」

「别这样低三下四的啊。除了相信你我还能相信谁。我期待着你。」

「明白了。那么，你也做你该做的吧。——这是，作为一个骑士的任务。」

只有最后的一句，莱茵哈鲁特包含着他特别的感情。

「一位骑士」，它是出于主从关系，以最强烈的纽带连接在一起的关系。莱茵哈鲁特已经，无法与菲露特变成这样了。

昴并不想变成那样，是察觉到这样的心情了吧。

「那么，过后再见」

一点也不露出这样的感伤的表情，莱茵哈鲁特敲了敲昴的肩膀去了庭院。在他离去的脚步之下，应当陷了下去的方才战斗的痕迹，丝毫没有留下来。

在恢复了原状的草坪上站着，昴在完全确认莱茵哈鲁特从院子里消失之后，发出了叹息声。

「贾菲尔的事情，拜托你了……吗。」

「真是炉火纯青的演技啊。你脸皮也越来越厚了。」

「————」

再次地，听见了撕毁协约的魔女的声音。但是，对这昴什么都没说。

大概那无语的样子被当做获得了许可了吧，爱奇德娜通过结晶石的思念波飞驰着。

「怜悯贾菲尔是你的自由。但是，关于解决了「圣域」的问题你应该是确实地商讨过的。你重复了那么多次的试行回数，选择了最好的选项。没有伤害到谁，没有让谁死去……最后救下了全员的性命。是吧？」

「我明白。所以，我才什么也没说啊。」

「莱茵哈鲁特也好，你没必要有罪恶感。本来，那位少女——菲露特就对王的选举并不感兴趣。所以，你为她指出了不惹麻烦的逃走路径。现在，是和那个巨人族的老人一起在卡拉拉奇安稳地生活着啊。」

「————」

对菜月·昴的选择，爱奇德娜小心谨慎地，仿佛抚摸旧痂一般地安慰着。

贾菲尔的停滞不前，莱茵哈鲁特的苦恼——这些全部，都是昴选择的结果。

贾菲尔的事情还好。那是对「圣域」的问题，没有牺牲地解决的必要过程。但，莱茵哈鲁特另当别论。

让他和她的主人分离开来的，完全是菜月·昴的阴谋。若是知道事实的话，无法避免他的声讨与蔑视。是那样的企图。

但是—，

「为了击退以艾米莉亚为目标的魔女教的恶意，你需要力量。光做漂亮事的话谁也无法救下。说到底，你只是做了正确的选择。」

「啰嗦。」

「平稳地救下普莉希拉，只有那个选择才能做到。对付那场席卷水门都市的灾难，没有莱茵哈鲁特你有多少胜算？」

「————」

「当然，在那个地方集中战斗力的话，用不同的手段也或许能击退。但是，这样的大事件中要不出现任何一个牺牲者，击退了复数的大罪司教的毫无疑问，是在事件之前拥有莱茵哈鲁特的理由。」

反复多次的爱奇德娜的话语，安慰着昴却产生了反面的效果。

那是为了将行为正当化的，数十次数百次挥下的名叫言语的刀刃。

通过这样的方法将昴的心切成碎屑虽并不是她的目的，会让他这么想却确实地，用语言的刀剑将菜月·昴的行为、欺瞒、（将心脏）切成了碎片。

几回也好，几十回也好，几百次也好，不断反复也好，但不足够。

没有压倒性的力量。并且那种力量，是仅靠不断地「死亡回归」的菜月·昴的经验，绝对无法补充到的。

未来的记忆与经验，仅仅是通过这个也无法推翻的绝望，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即使如此，若是妥协就能做到的话，也许战胜苦难就能做到了吧。

即使如此，遗憾的是，自己的身体并不是可以允许牺牲，昴无法变得更强，或者更弱。

接受放弃，允许妥协，若是对牺牲视而不见的话，就没有意义。

那么就是放弃了将自己的生命放在天秤上，给魔女拿走的意义了。

所以，为了获得必要的力量，为了搜罗必要的战力，为之奔波。

其结果就是最强的剑，陷害了莱茵哈鲁特·梵·阿斯托雷亚，让他变为了伙伴。

为此必要的是，菲露特从王的选举中的脱离——为了实现这件事，重复了多少次的试行错误法，已经没有力气去叙述其全部了。

与莱茵哈鲁特的敌对，在那把剑之下死去过，十次到二十次都无法奏效。

尽管如此，息事宁人地，没有牺牲任何一个人，将它达成了。

那个结果本身，就是对菜月·昴而言的救赎。

即使无论如何，内心满是伤痕也好，能将性命挽回的话——。

「生命，还在。如果有生命的话，就能有未来。如果有未来，就有希望。有希望的话，就有可能性了。如果有可能性的话——」

「——你救下了人。你是正确的。你没有错。我能保证。」

「你的保证本来就无所谓……」

训诫自己，激发自己，将自己心底的话语向昴说道。

魔女将这些肯定着、理解着、分享着、称赞着。

虽对那样的话语是用恶语相向，被魔女的话语救赎了也是事实。

生命，性命。

只要有性命的话，就还能再重来。还有可能性。延续着希望。

牺牲的是，除了昴以外的性命。已经放弃了所有的计数，若是能保护昴以外的生命的话，就一定有不断地用「死亡回归」去继续挑战的价值。

——即使是，想要救助的那个人哭了也好，我想救她。

这才是，抓住了魔女的帮助，决定一定要完成的，对昴的救赎。

得到魔女那残酷的安慰之后，昴向内院的后面走去。

要亲眼看着莱茵哈鲁特和贾菲尔的早晨练习，其实是与昴的每日活动没有关系的事情。

偶然路过那个现场，结果而言变成了不得不打招呼的状态。

对昴来说最重要的每日事务，之后在宅院的书库里进行。

「——哟，碧翠丝。麻烦你了。」

在房屋的东部的最深处，那个书库整齐地立在那里。

将双开的沉重门扉推开的话，最初从中四溢的是压倒性的纸的香味。在朦胧的魔法灯的光芒照射着的室内之中，狭窄的书架都被堆满，无论何时都被厚叠的书本淹没着。

据说，那是不逊色于过去存在的『禁书库』的藏书量。

所以，是这样的吧。

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是自己应当守护的『禁书库』，即使如此，少女继续逗留在此处，是因为能在这见到过去住处的残片。

「————」

在昏暗的房间的深处，书库的角落有着抱着膝盖的少女的姿态。

在房间门口不远，在木质的梯凳上座位是她的固定位置。由于这个记忆依旧鲜明，那蹲坐的身姿明明只是时间花得长久，那违和感还是一直无法消失，成为了一层的隔阂一般，在昴的心中继续燃烧着。

依旧是不变的礼服装束，碧翠丝将额头靠着膝盖蹲在那里。保持着这个姿势，少女对进入房间的昴的存在与声音，一动不动地，一点也没有反应。

但是，并没有睡着这件事，从那小小的紧抱着身体的手指，因使用了多少力气而变得发白的程度，而清楚地道明了。

从前不开心地，即使这样也是堂堂正正地作为图书管理员的名义来迎接昴的碧翠丝。

那凛然的，自负和那以责任为支持的姿态，已经影踪全无。

对这样的少女的模样，昴眯起眼睛，将那一瞬穿过胸膛的感情转眼割舍。接着作出笨蛋般明朗的笑容，将书库的门打开了。

这里与禁书库不同，而是物理性存在着的空间。当然，只要有窗，阻止从门进入的结界也不可能存在。所以——

「啊，贝亚子。今天也是个好天气。吹着舒适的风呢。也差不多该放弃蹲在这发霉的房间，有心情去外面精神点玩一下吗？」

「————」

「不想在外面玩被泥弄脏礼服的话，至少和大家一起吃点饭吧。像以前那样在食堂里出现。这点要求，不过分吧？」

「————」

窗帘被拉开，从窗口那里的光芒照进了书库里。

对那道阳光，和不客气的昴笑着打来的招呼，碧翠丝依旧脸朝着下面，仿佛那是昴在惩罚自己一样。

「啊，贝亚子……」

「……给我，闭嘴啊」

「————」

无法继续忍心见到这个样子，对走近的昴，碧翠丝突然开口说话了。

她的声音沉入了海底，而且，甚至嘶哑了。但是，听见这声音昴反而安心起来。因为光是听到声音，最近也是几乎没有过了。

只是沉默着，一句话也不曾交谈的每一天，若是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光是拒绝和否定的话语都直接连着喜悦。

将这样的昴的内心丢在一边，碧翠丝将头抬起，继续说道。

「贝蒂，已经累了。够了，已经放弃了。都违背了母亲的吩咐……也破弃了契约……即使是这样，还是活着……这种事」

「碧翠丝……」

「那个时候，如果，你抛弃我就好了……为什么，要帮助你啊。……无论谁也好，你这种人，你这种，明明根本，不是『那个人』的吗！」

那是无法消失的怨恨之言，那是薄弱而不可得的怨嗟，那是不得原谅的悔悟——。

碧翠丝在四百年之间，一直独自一个人承担了的感情，和对放弃那种思念的壮烈觉悟，对践踏了那份感情，和被践踏了的憎恶之情。

在禁书库中，对放弃自己的使命做好了觉悟的精灵，但是对觉悟却言不由衷。

与希望相反的长生，她被给予的是毫无理由的活下去的时间。

禁书库已经与熊熊燃烧的宅院一起，和她的住所已经永远失去了。

即使如此，也无法忘记碧翠丝已经尽责，豁出去的事实。

对这件事抱着强烈的责任感的她的内心，已经变为了无法消失的伤痕，凄惨地一直存在。

正是因为那样，自那个禁书库被燃烧殆尽的夜晚以来，永远在书库的角落中蹲着，一直一直地哭泣着度过，却对此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

「————！放开！撒开啦！不要，碰贝蒂……啊！」

再也无法忍心看到她小小身体那个样子，昴仿佛是要将蹲坐的那个身体包裹起来一般抱着她。

对那抱拥的动作发出相反的声音，碧翠丝毫不掩盖那厌恶和愤怒，对昴的脖子用指甲抓去。毫不客气地抓着，伤口处露出了血滴。即使这样，也无法放手。

对那颤抖的小小的身体，仿佛是安慰她那样抱紧了。

但是，这样做了之后，真正受到安慰的是昴也说不定。

「为什么，为什么要来见我……！你这种，你这种人……！」

「就这样，你对我迁怒的话乘机来多少次都不要紧。现在无法消失掉的后悔的怒火也好，一直这样倾吐出来的话，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不会消失，掉的啊……！贝蒂的话！」

「我啊，对你能活下来很高兴。所以啊，总期待着你总有一天，在我的眼前噘着嘴站着的样子。——因为这样的期待也是，依旧还存在着啊。」

「——」

安静地，将可以做到的真挚的话语全部说尽了，碧翠丝才停止了抵抗。

就这样，碧翠丝发着呆，心不在焉地抽泣着。这就是在那之后，再也无法继续对话的证据。

——两个星期有一次，昴和碧翠丝之间进行的发脾气与安心下来的交换。

将抱着她的手放开之后，碧翠丝再次地，将抱着的膝盖对着自己的额头。对就这样低下头去，将自己关在壳中的少女，昴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昴的话语，已经无法打开碧翠丝那坚硬的心门了。

尽管如此，如果一直这样不停敲打这扇门的话，总有一天或许会打开来的吧。——这样可以相信的可能，也就是希望本身了。

「……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说谎说自己是『那个人』比较好呢」

将碧翠丝留在书库里出去了，把背靠在门扉的昴这样说着往事。

对宅院的袭击，并抱着对昴的存在即是『那个人』的希望，却被击得粉碎的碧翠丝。她对自己悠长的使命的结束所抱着的觉悟，那脆弱的期待与悲伤的领悟，两方都被击碎了。

四百年以来，对那为了将禁书库交给『那个人』而等待的心焦的少女，就算是说谎也好，昴是不是该说自己是『那个人』才对呢。

这样的话，她的内心就不会和那禁书库一起烧成灰烬，就能守护她了吧？

『失去了禁书库的话，就是无法再拿回来了。那无法接受知识却消失掉的事情，我也是相当痛恨，但没有办法。对你而言，比起那些知识，要救下碧翠丝的性命才是重要的事吧』

「你这样说实在不像话。应该只有你，没资格这样说吧」

在过去的时间里依旧抱着依恋的昴，对着停留在梦的世界的爱奇德娜抗议着。

但是，那个爱奇德娜才是将禁书库托付给了碧翠丝，让她度过了四百年的贫乏的时间的罪魁祸首，不是吗。

是因为爱奇德娜所命令的任务的结果，使得碧翠丝的内心脆弱地破碎了。

尽管如此——但，

「如果你，不说让她等到『那个人』的话，那么就……！」

『等等。无论怎么说，你都有点偷换概念不是吗。我也有我自己的理由，是因为有必要才这么做。当然，对碧翠丝这样度过长久的孤独也有我的责任在。但是，这绝对不是我想强迫让那个孩子变得不幸。你能明白吗』

「咕……」

受到爱奇德娜的反驳，昴对自己的迁怒自觉嗫嚅。

魔女的话语是正确的。结果是，昴在这里责怪爱奇德娜，是因为自己没能做到的事情，将责任转嫁到她身上而已。

「……『那个人』到底，是谁呢。」

『很可惜，我无法说出去。既然禁书库已经失去了，要对这个进行讨论也没有意义了。就算是找到了那个人物也好，他也应该是无法了解了』

「他……那么说，是个男人吗。」

『——我是说漏嘴了吗？但是，要找到的方法已经全部都没有了。说起来，即使是找到了，你想做什么呢？让碧翠丝见到他？你想要通过什么方式对他下以制裁呢？若是这样，又是以什么罪名呢。当事人已经没有机会觉察到了，如果是不存在的罪恶就不能制裁他。并且，你并没有这样的闲暇。』

让人无法想象这是失言的爱奇德娜的谈话技术，让昴不由得咂舌。

事实而言，魔女的话语无论哪一条都是正确的。无法找到他。无法审判他。昴根本没有专心去做这样的事情的空闲时间。

『碧翠丝确实度过了这样叫人怜惜的时间。但是，那也不算未来都会成这样，也并没有决定如此的理由。想不到，和你说的一样呢。』

「————」

『即使现在被后悔打垮在地也好，总有一天那个孩子也有被解放的一天会到来。那样的时候，会有人不得不被要求接受那个孩子。或者是你，或者并不是你的谁能成为他。那就是生存着的可能性啊。』

那是诡辩。

那不过是做出良好姿态的掩饰而已。

但是，那无可置疑的有着希望。

爱奇德娜的花言巧语而让人认为拥有，但是昴却无法相信的可能性。

因此，昴对由契约而联系起来的魔女，无论多么明确地看出被她话语玩弄掌下也好，却无法对她的说辞加以否定。只有拉住她，依靠着她而已。

作为唯一的共犯者，总是让昴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无法让她忘记自己的，她的存在。

「是平行线呢」

「啊，平行线吶。」

结果，就这样结束了话题的，是昴和爱奇德娜面对罪恶的方式。

对未来寄托希望，相信着有道路的可能性，等待着触及梦想的一日的到来。

无论是有多少次机会，昴必然会回到这个地方。

从燃烧的宅邸之中，将拼命要留下来的碧翠丝带走，即使让少女失去了禁书库也好，就算知道每天她都不停放声大哭也好，也想让她活下去。

用反复了的试行错误法，在数千个反复的世界之中，昴也无法找到让谁也不死去，把碧翠丝救出的方法。

就这样，让希望自给自足，无论到哪里都能继续走下去。

得到救助了，被拯救了。

把那句话当做未来的食粮，祈求着萌芽的可能性，今天也是如此。

「哦——哦呀，这里的不是—昴先生不是吗。是从碧翠丝的地方回来了吗」

「————」

突然，走廊行走的身后被打来招呼，昴反射性地停住不动。

从那声音的调子和声音看来，对方是谁立刻就能想得到。正因如此，即使后悔着自己停下来了，脚步也已经停止而没法忽视掉他。

勉强地回过头去时，对方悠然伫立在昴的直后方。

「罗兹瓦尔，吗。」

「嗯，是这样哦。早上好。今天早上碧翠丝如何？」

「……好久没有这样高人一等地说我了。嗯，进展还是请今后期待吧。」

「原来如此啊。……看来是，被狠狠地揍了一顿呢」

对失望的昴的对答，眯起左右不同颜色的眼睛的是罗兹瓦尔。

那视线望去昴的颈部和脸颊。在那里的，是方才被碧翠丝乱抓而依旧看去很疼的伤痕留在那里。

「不巧的是，我对治疗伤势总是不太擅长。也无法治愈这道伤。能使用治愈术的……仅有碧翠丝和贾菲尔，还有艾米莉亚大人而已。」

「前者的两人是有点困难呢。拜托艾米利亚也是……嘛，我会考虑考虑的。」

「你要是说了，她就会愉快的治疗你的。或者说，伤口疼痛的话对现在的你来说也许是安慰呢。」

「————」

代替沉默寡言的昴，饶舌地口灿莲花的罗兹瓦尔谈锋一句句都是尖锐刺耳。特别是最后一句，对话里的内容昴眯细了眼睛，罗兹瓦尔仿佛小丑作态一般耸了耸肩。

小丑的化妆以奇特的服装，外表和行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改变的罗兹瓦尔，但和以前有决定性的不同的部分。

对昴的对待方式，态度，隐藏在深处的是确实的敬意。

那就是罗兹瓦尔，对无法预计的菜月·昴的存在，承认他有用的证明。

「但是，请不要担心。若是花了时间的话，肯定是能找到突破口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法，你会执着地采取最好的方法。若愿望是拯救碧翠丝的内心的话，这种方法一定是掌握在手中的了。并没有必要感到焦虑——的哦」

「还真是简单地想说就说啊。这不是这么便利的事情。」

「您太谦虚了。——而且，我也不认为是简单的哟。但是，这一事实也无法将你至今为止的功绩叠上乌云，不过是这样而已。」

恭谨地下了一礼，罗兹瓦尔将昴的功绩直接称赞道。

事实上，能把握到昴的特殊能力「死亡回归」的，只有和昴契约关系的爱奇德娜。但，以为是类似的「重来一次」的特殊能力来把握，罗兹瓦尔将事实与功绩一起加以评价。

既然爱奇德娜在现实没有力量，正确意义上给昴最高评价的是罗兹瓦尔，即使这么说也不过分。

「在王都，我的宅邸中，再接着是在王都。接着在圣域，在水门都市普利丝特拉。——你能把这些一丝不漏地，至今为止依旧保持。那无疑是不争的成果，是你成就而得的壮举。总有一日，你能将我的夙愿实现成真。为了那个原因，我会尽全力协力于你。请好好地利用起来吧。」

「真是乐观啊。……你应是没有确信我会被你掌握在鼓掌之间吧。」

「正是如此，你才需要龙的血。若不是这样，那位少女——蕾姆是无法醒来的。既然有这样的结论，所以，你需要让艾米莉亚成为王。就是这样的吧？」

对低下着，仿佛是要探求一般的罗兹瓦尔的神色，昴同时用那冷酷的眼神瞪视着回敬。

那是彼此地，互相抓住了对方的要害的同样关系，在这危险的踏足之处上建立的协力关系。

罗兹瓦尔有着利用昴的『死亡回归』来促成的目的，通过诱导昴，来一点点地将它完成的打算。

然后，昴明白着那个念头，现在为了救出如今还昏睡着的雷姆，必须要遵从他的想法不可。

「没什么的，绝对不会是什么不好的交易。你管你自己的，我管我的，不管什么都要把想实现的愿望化为现实。为此而利用彼此。只不过是这样而已。」

「————」

「我的力量是有用的。为了这个时候，花费了四百年的时间。对我而言，你的力量也是如此，呢。」

对罗兹瓦尔的确信无疑，昴无法做出反驳。

那是在许久之前，在圣域中知道了罗兹瓦尔的背叛后知道了的答案。即使是为了王选也好，作为阻止步伐的妨害的对抗手段而言也是，缺席罗兹瓦尔的存在的事情，对昴他们是万万不能。

即使是他反过来利用着昴，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谋划着也好。

「」若是你更率直地真心，说出想要做什么的话，我也不会如此顽固，会协助你也说不定。」

「很遗憾，那恐怕就不可能了。你已经无法选择那个了。」

稍稍缓和了紧迫感，对走近的昴，罗兹瓦尔将他舍弃了。对听到这一内容而圆睁双眼的昴，罗兹瓦尔妖艳地笑着，

「如果没有自觉就更糟糕了。你一定要推进你最优先的事情。为之出现的妨碍，或者是绊脚的原因，一切都判断过的话，无论什么事情都能轻易地丢弃掉。若是做到了，也就完成了。这些早就是决定了的事。所以，你成为了我的王牌。」

「————」

「不是很好吗？。我管我的，你管你的，随意地实现愿望即可。若是这样也无法触及的话，只不过是未实现愿望的那方的思念并不够罢了。」

「……啊，是这样啊」

疯狂的执着心，是它让罗兹瓦尔支撑至此，已经是清楚明白了的事情。接着是，对根源的事物是在哪里发生的，他不打算坦明真相也是如此。

仅仅理解了这个，昴与罗兹瓦尔之间的对话中断，迅速地迈步走开。对那内心表示断绝关系的姿态，罗兹瓦尔停着脚步，

「啊，对了，对了。现在，在雷姆的房间里有拉姆在。姑且，是我要告诉你的」

「————」

对之无法说出任何话来，昴在拐角处走开，从他的视线中逃脱了。

「为了不肖的妹妹，感谢您而特意劳驾移步到这里来，菜月昴大人」

自从『圣域』的契约以来，或者说是自从菜月昴的的住处固定下来以后，可能是这么说比较准确。

府邸内部也好外部也好，有无数告访而来的变化无法避免，但其中也许她的变化是最大的也说不定。

对着房间里的斯巴鲁，深深地折了腰的是桃色头发的女仆。

开头的发言毫无疑义地，正是那个拉姆说的话。

桀骜不驯，仿佛画里描绘性格般的她，自从经过『圣域』的事情，在此之后经过了各种各样事情的如今，对昴的态度发生了骤变。

「无论过多久，都无法习惯你那态度呢」

「对您三番四次地，以前的无礼实在是抱歉。拉姆无知，并没有自觉心，对菜月昴大人增加了相当的麻烦。所以，比起罗兹瓦尔大人和艾米莉亚大人，被嘱咐了要对菜月昴大人给予最大限度的敬意，今后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请安心。」

表情毫无变化，以完美的侍女的举止，拉姆向昴这样回答着。

这样的态度换之以前的熟不拘礼的，亲近的态度，接近的舒适距离感已经微尘都不剩了。那就是墙壁——不，若是墙壁的话还能跨越。但，没有跨越的方法的这情况，正确的说，应该是世界的间隔而不是墙壁。

罗兹瓦尔心醉的，尊重着应有的状况的拉姆。仿佛是罗兹瓦尔对昴的交往方式改变了一样，尤其是拉姆而言，昴的存在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结果，就是将昴作为尊敬对象的她的态度。

从这样的拉姆处移开视线，昴对房间中央——特地前往那间房间的理由，是去看看在床上睡着的蓝发少女。

仰面躺卧，已经有两年以上并未改变样子的她——蕾姆。

发誓要让她醒来，依旧无法传达到誓言可以实现的确信，只有时间将她无情地丢下了。

「雷姆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依然，继续沉睡着……。伤脑筋的问题这么多，还让您担心拉姆的舍妹，真是不知说什么才好」

「不要这么说。蕾姆……考虑蕾姆的事情，对我绝对不是什么没意义的事。别再，这样说了」

「——是」

对这样吩咐的昴，拉姆的回应简短的毫无空隙。

对他的不满也好，不服也好，也没有安心和感谢的意思。妹妹，对这样称呼的蕾姆而言，拉姆并没有实感也没有理解。在形式上，她将蕾姆作为妹妹认同了，但在内心里，恐怕已经没有蕾姆的居所。

她的内心中已完全地，凭依于罗兹瓦尔的忠诚心而活。

那是按着罗兹瓦尔的意图，选择了断绝拉姆所拥有的愿望的选项，相当大的是受昴的影响。

即使蕾姆醒来也好，她的心能回到妹妹的所在处吗。

那么如此敬爱的姐姐，那么溺爱过的妹妹，能恢复到姐妹的样子吗。

「——嗯。拉姆，抱歉，请让我和蕾姆独处一会。」

「……明白了。请您在有什么需要的时候，随时使唤。」

对打着寒战的想象而紧咬牙齿，昴对与拉姆同室而感到了恐怖。那样的颤抖，如奇迹一般地，在没有出声的时间内，将她的存在从这屋子的场所中赶走了。

幸运的是，拉姆并未对昴的话语作出反驳，优雅地留下屈膝礼之后，静静地从房间里离开了。

「……雷姆，」

「————」

躺在床上，反复地呼吸着，却没有寝息的少女并没有反应。但是，从胸口微小的上下起伏看来，仅有碰触之后能感到的流动着血液的身体是活着的证据。

特地来到这个地方，一定会握住那手，确认那微弱的脉搏，是昴对蕾姆能做到的全部，也是昴准许自己做到的安慰自己的全部了。

「……爱奇德娜」

『――由你来呼唤我，还真是少见呢。』

坐在床肩上握着蕾姆的手，昴的呼唤让艾奇德娜有了反应。对并没有被呼唤，即使不被呼唤也开始说话开始有了自觉的魔女，安静等着感情已经安于现状的昴的话语。

不久，沉默持续了十多秒，或者说持续了几分钟呢。

「让雷姆觉醒的方法，和以前说的一样么？」

『啊。要对成为她睡着的原因的，『暴食』的大罪司教进行盘问才行。但是，那种可能性低的可怜。要找到他们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就算捉住了，让他们坦白交代的方法也……只要是能有接触，不过是让他们坦白，有你的力量的话也许很容易就能找到呢。』

「啊，对了。就是这样。要找到他，抓住他，若是坦白交代蕾姆就能醒来的话，几万次也好，我都要挑战才行。但是……」

找不到。『暴食』的大罪司教，可恨的亵渎者的身影从未出现。

在水门都市的普利丝特拉，即使『憤怒』、『色欲』、『強欲』的大罪司教都一起出现了，关键的『暴食』的大罪司教的身影却没有出现。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暴食』如果不行的话，那么贤者之塔呢？如果是什么都知道的，『贤者』莎乌菈的话……」

『我作为魔女可以断言。即使去了普雷阿德斯的监视塔的上面，你也不过是浪费了脚力。『贤者』不会回应你的期待。岂止如此，『贤者』也有无法允许你的存在的可能性。白白送命的道路，你也不会希望这样的吧』

否定着，否定着。对菜月昴的希望，『强欲的魔女』有礼貌地否定着。

无法找到『暴食』的大罪司教，无法得到『贤者』的帮助，已经无计可施。那么，究竟，该怎么做呢——。

『——所以，你只有得到龙的血』

「如果有龙血的话，就能让雷姆醒来」

『那就是神龙。若是使用那迷藏血内的万能的力量的话，就能解救被睡眠而囚禁起来的少女的灵魂这微不足道的事吧』

爱奇德娜的话语不过是推测而已。但，那是含有某种确信的推测。

尽管是避开了明言的姿态，魔女的话语有着相当强大力量的回响。因此，昴相信着那才是救助蕾姆的方法。

龙血，那是鲁古尼卡王国波尔卡尼卡所授得的秘宝之一。

给大地带来丰收，远离一切疾病，创造出奇迹的可能性。

能利用它的，是王国中最为尊贵地位的存在。

总之，那个存在是——，

「如果获得了王位，就能做到了」。

『就是这样。因此，你非得让她——艾米莉亚，成为王不可。』

「————」

『支援着艾米莉亚，支撑着她，救助所有想要救下的人，随之助她成王。接着获得龙血，你才能拯救蕾姆。』

艾奇多娜的话语，仿佛毒药一般渗进昴的脑中。

为了拯救蕾姆，有必要让艾米莉亚成为王。艾米莉亚成为王的事情，艾米莉亚的愿望能实现的事情，是昴献出自己，想要实现的目的之一。

万万岁啊。支撑着艾米莉亚的事情，和救助蕾姆联系着。

让艾米莉亚成为王的原因，是为了救蕾姆。

结果而言蕾姆被救助的，是拜昴希望让艾米莉亚成为王的愿望所赐。

所以…，

『所以……』

「住手吧，笨蛋。……这么做，别一有机会就来动摇我的决心。为什么你就这样，想让艾米莉亚的事在我心中降低位置呢。」

『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哦？』

「你没有说服力啊。好几次也好，好十几次也好，几百次也好，你都反复着这样的说法。」

那就是，仿佛将昴的内心洗脑一般，魔女每一次，将毒药注入进来。

仿佛是将昴的目的对换，为了蔑视艾米莉亚的价值一般。但，那是对昴而言不可避让的一条线。若是违反这个的话，对菜月昴而言，也就失去了至今为止的牺牲，践踏自己的尸首的资格。

「我应是没有夹入私心的。即使你与艾米莉亚有什么过节都一样。」

『你这是误解哦。嘛，因为无论怎么说你都不会相信的，这可也是平行线呢。』

「不过是会变成平行线而已，这样翻来覆去的做法，你还真是能说会道。」

与艾奇德娜的合作关系，这样做还是有不可掉以轻心的地方。

魔女自称是昴的共犯者，事实上单方面地作为出借智慧的形式而贡献力量，不仅仅是昴的『死亡回归』，连昴应有的状态也利用着，提出计策。

不过，多亏了她总有太过天真的一面，那毒牙也无法达及而维持着现状。

「获得龙的血液。通过让艾米莉亚成为王。——但是，那并不是为了拯救蕾姆而顺便做的事。艾米莉亚要成为王，与救蕾姆的事情有联系，我最初的愿望不会有变化。这一点，绝对没有错。」

『哎呀哎呀。明明偶尔让我随心随意地行动也毫无怨言的。如果不稍稍露出些破绽的话，魔女的面子可保不住了。』

「你掉以轻心了。……不如说，你大概是，根本上就太天真了。无法彻底恶事做尽的吧。虽然这点，真是帮了大忙啊。」

『原来如此。我会铭记于心。』

被述及失败的原因，艾奇德娜格外轻易地就接受了。即使把这件事当做教训在下次有效利用也好，恐怕她也做不到吧。

要说为什么的话，性质是没有这么容易改变的。因为那不是能够改变的东西。

仿佛菜月昴，无论去到哪里都不过是菜月昴一样。

『强欲的魔女』艾奇德娜也，不过是『强欲的魔女』艾奇德娜。

把无论多少次都不能改变的事物当做武器，只能这样活下去。

因为人生，只能用配给的卡片进行胜负而已。

「——蕾姆，等等我。一定会，让你醒过来的。为了这个」

——即使是多少次，死去也好。

那是并未夸张的觉悟，对付出而言，太过廉价的赌金而已。

即使丢弃了那么多，继续付出无尽的性命。若是那个与总有一日的苏醒有联系的话，并没什么可后悔。

只要这样，只要这样，只要这样的话，就好了。

——碧翠丝的书库，巡逻蕾姆的寝室，接着就到达每日日程的最后部分了。

对那封闭起来的房间，昴一脸轻松地伸手去敲门。然后，立刻里面响起了回应的敲门声。并非是回答，而是敲击的声响。

为了回应，昴重复地敲着门。结果是，对方也马上敲起门。这里也不认输地敲着门。对方也不认输地敲着，敲啊，敲啊，敲啊——。

「——真是的，要做到什么时候才足够嘛！实在是，叫人好焦躁的啊！」

首先的，耗尽了忍耐力的，是房屋主人的那边。

从门扉内侧处打开之后，见到脸颊的是银发的紫绀色眼瞳的美少女——那是绝世的，魅惑着一切所有的，至高美貌的体现。

那样的艾米莉亚，若是露出那红色鼓起的脸颊，比起美丽，可怜的感觉才更为明显，昴不由得笑了出来。

「啊，为什么要笑啊？真是的，昴这个笨蛋。」

「笨蛋之类的已经没人说了。说起来，最开始要回给我敲门的是艾米莉亚不是吗。我只是顺便。」

「你就会这么说。哼，无所谓啊。如果是那样的话，昴，就不让你进去房间了啊。」

对嘻嘻哈哈笑着的昴的话语，艾米莉亚露出闹别扭的表情，打算关上门。就这样，昴慌张地把手放入门隙——，

「啊！昴，没问题吧！？」

对手指被夹住，发出大声悲鸣的昴，艾米莉亚吃惊地跳起身。慌张地从房间里冲出来的她，急忙握住那诉说着尖锐疼痛的右手，

「哈呜」

「嗯，艾米利亚痰！？有点太大胆了吧！？

「厚了啦，以过会儿就要呜鼻子——」

到底在说什么呢，被紫绀色的瞳孔中，变得尖锐的艾米莉亚的气势汹汹地压倒住了。

那艾米莉亚单薄的嘴唇，将变红了的昴的右手手指含入进去。柔软的嘴唇的内侧，有着艾米莉亚包含热度的桃色的舌头，将昴手指发麻的疼痛温柔地描绘着形状。

对那感触忍不住地发痒，昴的脊背疾驰着含有色情意味的寒颤。

「嗯……不要紧，了吧。昴，疼不疼……哎，为什么脸都红了？」

「该说是对男孩子来说无可奈何的理由呢，还是没料到而起了大混乱呢……不，不要紧的啦。多谢你了。那么我就，能继续下去啦。」

「——？虽然不太明白，但给你加上治愈魔法吧？」

高举被舔过了的手指，对低下头的昴，艾米莉亚露出困惑的表情。但是，她立刻将意识切换回来，对昴的那手指添加了淡淡的青色波动的治愈。

艾米莉亚的舌头缓和了的疼痛，用那治愈魔法完全快速痊愈了。接着就是她润湿了唾液的手指，昴该怎么处理才好，只不过是这个问题而已。

「用衣服抹掉……不，这太可惜了吧。就算这么说，这么堂堂正正地舔过了，即使是上级者也太过了吧……！但是，若是失去这机会的话……」

「啊，对不起。唾液真是有点脏。抓紧抓紧，好了，干净啦。」

「糟糕——！？这是有时间限制的选择项吗——！？」

没有察觉到变得愕然的昴，用手帕擦着手指的艾米莉亚无比开心的模样。接着她突然，对昴的脖颈送去视线，眨了眨眼睛。

那边的治疗还没结束，依旧留着碧翠丝抓伤的痕迹。眼尖地察觉到这件事的艾米莉亚，用白色的手指触碰着那道伤痕，

「昴，好疼。那道伤，是怎么回事？」

「啊，啊，这个么？这是稍微，在中途被卡住了……」

「说谎」

立刻将昴遮掩的话语遮蔽住了，艾米莉亚飞快地说道。

她睁开着又大又圆的眼睛，无数次抚摸着昴的伤口，不久便嘟哝着说了一句。

「——是碧翠丝吧」

在出口的瞬间，艾米莉亚的声音毫无感情地冻结起来。

之后，从艾米莉亚身体中迸发出来的是，庞大数量的纯白的力量。那个一举席卷了宅邸的走廊，昴的肌肤仿佛燃烧一般地被冷气抚摸着。

空气被冻住了，感觉到破裂的发出声响，昴格外慌张地说着，

「艾米莉亚！艾米莉亚！冷静！不要紧，不要紧的啊！」

「———」

「艾米莉亚！看着我，在这里！」

「——啊」

强硬地伸出手臂，粗暴地抱紧她纤细的身体，叫着她的名字。

在耳边数次呼唤着艾米莉亚的名字，昴几乎到了可以接触呼吸的距离，让那紫绀色的眼瞳映出自己的样子，呼喊着。

对那个声音，艾米莉亚那四散的眼瞳的焦点聚集之后，声音透露了出来。

在那刹那之间，才覆盖着房子顶楼，扩散开来的冷气仿佛雾般散去，围绕全身那压倒性的压力也消失掉了，恢复成了原样。

「啊，真危险。再过一会，莱因哈鲁特就要奔过来了……」

「哇、我、现在、哎………？」

「不要紧，不要紧啦。艾米莉亚是好孩子，好孩子，什么事情都没有哦。」

翻着白眼，配合着在那里坐下的全身脱力的艾米莉亚，昴也坐下不动。抱着那无法接受状况的脑袋，昴为了让她安静下来而数次拍着她的背脊。

逐渐地，艾米莉亚的呼吸安静下来，她怯声怯气地看着昴的脸，

「对，对不起啊？我，又变得奇怪了……」

「没事啦。艾米莉亚炭给我的麻烦全都不是麻烦哦。这是，我希望承担下来的任务。安心下来吧。」

「……嗯，呜嗯。」

对昴诉说着的话语，艾米莉亚令人满意地皱起眉头，点着脑袋。

直到那颗心真正意味地得到安宁为止，昴无法离开那个身体。

——艾米莉亚的情绪的不安定，是无法跨越『圣域』中的『试炼』的事实的影响。

第一项的『试炼』，见到自己的过去的门缝的试炼，她到底见到的什么，到最后也不明白。

但，那过于残酷的回忆将艾米莉亚的内心折损，打击着站立起来的勇气。接着，保持着依旧无法跨越的样子，『试炼』由昴来结束掉了。

因此艾米莉亚的步调，如今依旧是在那个墓地之中被困的样子也说不定。

但，她无论如何拒绝，如何哀叹也好，时间依旧无法停止地继续着。接着，对她停滞着的事情，世界也好，周围也好，无论是谁都无法允许。

因此，对艾米莉亚那站住不动的手，是昴拉着带她前行。

「抱歉啊，昴。我，又给昴添麻烦了……」

「不要紧，NO PROBLEM，没问题，倒不如说，我感觉大大欢迎啊。」

「……呼呼，昴真是的。嗯，谢谢你。没关系，我放心了。」

短时间的拥抱之后，艾米莉亚从昴的胸口抬起脸庞。从迅速重振精神的她的温暖中离开之后，昴依依不舍地噘嘴。

「真遗憾。还要再稍微，希望能享受艾米莉亚炭的柔软「

「啊，要这样做比较好么？昴如果这么想要的话，我就那么做啦。」

「不用不用不用，不要紧啦。这种事呢，稍稍有点欠缺，忍耐才是持久的要领。在吃饱之前连续给予饵食的话，那只不过是家畜而已。我比起一个被饲养的猪，更想要做一个阻击猎物的狼哦。」

「也许是这样呢。我也觉得，昴比起猪更像狗狗呢。」

「要变成猪和狗的话问题又不同了啦？！」

在傻瓜一般的交谈对话之后，昴让取回了微笑的艾米莉亚安心下来。

幸而，对方才的伤口的动摇忘却了一般，总算放心了。

『真是看不下去呢』（这里是爱奇德娜的插嘴，特意标一下，否则可能看不太懂）

「住口」

「——哎？」

「啊，不是对艾米莉亚炭说的。抱歉，我自言自语。」

对突然插入进来的思念波，反射性地顶了嘴，惊吓了艾米莉亚。

对越过结晶石的思念波，理所当然是只能达到昴的地方。对眼前的艾米莉亚的状态，露出嫌恶感地唾弃着的艾奇德娜，那种侮蔑与嘲弄，也只能达到昴的地方。

「闭，闭嘴的话比较好吗？昴如果那样的话比较好的话，我会努力变安静的……」

「不对啊！不要紧的，说很多话吧？你告诉我的话就好啦。」

不安定地，艾米莉亚紫绀色的眼瞳开始变得湿润。对她点了点头的昴，让艾米莉亚松了口气，露出放心的表情，让昴的手与自己的重叠起来，

「那么，告诉我吧，昴。——我，今天做什么才好呢？」

「昨天，我好好地按照你说的那样在房间里学习过啦。昴说的话是没错的。所以，要做什么事情，告诉我吧？」

——按照昴所说的去做，昴的话绝对没错，相信昴。

对那个艾米莉亚的话语，昴为了不把笑容的假面扯下来而煞费苦心。

在镜子之前练习过的笑容，对那集大成地在此处发挥。拜此所赐，艾米莉亚从未抱着不信任的感情，对昴的话语，用期待的眼神闪闪发光地等待着。

对跨越墓地的『试炼』受到挫折的艾米莉亚，她的心完全依赖着昴来守护。

要说理所当然，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使用了『死亡回归』的力量，昴将艾米莉亚眼前的所有阻碍，无论什么都完美地排除掉了。艾米莉亚对昴的话语绝不违抗就好，弄错是得到了信赖，一直如此都是这样做的。

察觉到艾米莉亚的内心对昴的存在固执地，非常不安定的状态的时候，已经是无论如何『死亡回归』，也无法回去『圣域』的情况了。

但，对这样的状况，昴并不认为是最糟糕的。

「那么，我给艾米莉亚一个请求。今天的这个时候，和昨天一样地认真继续学习吧！还有什么大事要做的时候，我会好好地预先告诉你的」

「像普莉希拉那样的吗？」

「是的，和普莉希拉一样。至今为止养精蓄锐的话。有事就做准备，提高自身，才是对现在的艾米莉亚最重要的事情啊。」

「嗯嗯，好，明白了，昴老师！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所以——」

对参杂着开着玩笑的演技的昴，艾米莉亚也兴致勃勃地配合着他。仿佛是敬礼一般的举止，收到了命令的艾米莉亚，到最后，稍稍地话语有些踌躇，

「——所以，如果做到的话，能，摸摸我脑袋吗？」

「————」

往上窥视着昴，不安地，害羞地说出口的艾米莉亚。

对那个姿态，昴倒吸一口凉气，一瞬产生了停滞。对那一瞬，要再持续上几秒的话，不难想象，艾米莉亚的眼中会露出绝望而失败。

但，还好，昴在那之前露出了微笑，

「这是当然的吧？不如说，我这边才是希望，能让艾米莉亚对我的毛发进行合法意义的触摸哦？」

「——？昴如果想模的话，随时都会摸一下你的……」

「所—以—啊！那是奖赏所以不行啊。如果有什么好事的时候，那就是约定了。对艾米莉亚炭的揉揉也是一起算。ＯＫ？」

「嗯，哦—开—」

竖起大拇指，确认着牙齿中露出光芒的昴，艾米莉亚结结巴巴地点着头。接着她依依不舍地，把昴的手与自己的即使是重叠起来——，

「那么，我就回房间啦。」

「啊，饭就让佩特拉送过来，一起吃吧」

「嗯，我等着。那么，再见啦，呐」

挥着手，艾米莉亚回去了房间里面。——见到那变短的银发寂寞地摇晃的样子，昴最后为止也忍受着不叹气。

不久，那声音响起让门关上，昴和艾米莉亚之间的联系被物理意义上地阻断了。

『真是的，丑陋也得有个限度啊。』

「————」

在艾米莉亚的身姿无法再看见了同时，开始露出恶态的爱奇德娜。对她那涂抹满了厌恶的话语，昴已经什么都回答不出了。

什么话也不要和她说了，这是与艾奇德娜交谈中学到的，对艾米莉亚的辛辣的应对法。

不要说，不要让她说。

对那顽固地坚持态度的昴的样子，魔女也理解了那是没意义的，再也不开口了。

若仅是对于艾米莉亚的事情相关，爱奇德娜是完全靠不住的。

接着，与艾米莉亚和昴的关系，仿佛是与以前完全没有变化地，或者是果然已经变成了别的什么了，如今已经没有修正这个的时间了。

『变成唯命是从的人偶的话，对你的目的来说不是刚刚好么』

「————」

对那残酷的指摘堵塞住了喉咙，昴对反应过来的事情后悔了。

那是无法肯定的一句话，但是，也是无法否定的一句话。

守护着生命，守护着未来，守护着希望，守护着可能性。

为了这个，把艾米莉亚的内心的『如今』牺牲掉了。

接着，对那留下的只有艾米莉亚而已的这件事，昴也察觉到了。

食堂里，谢绝了阵营齐聚参加的早餐后，受命安排食物的佩特拉虽然露出遗憾的样子，为了昴和艾米莉亚还是将食物送到了房间里。

在吃饭时，有几次配合着精神不安定的艾米莉亚，结束了早餐之后，艾米莉亚按照昴所指示的那样，表现出坦率地走向自己的办公桌的姿态。

「要好好的按照昴说的那样，成为出色的王才行啊。」

就这样，应援着加入了气势的艾米莉亚，昴离开了她的房间。

作为罗兹瓦尔领主代行业务的其中之一，由于王选而获得的艾米莉亚的知识与相见之时已经完全无法比较了。努力的成果被日益证明。

但是——，

『无论要做什么，最后一定需要你的批准。真是有趣的养育王的方式啊。』

「住口」

『对这件事你抱着不安，就这样，让那个坐着王位的话，你知道会常常动乱不堪。但是，你必须这么做才可以。』

从艾米莉亚的房间离开，对在房间的走廊下走着步子的昴，艾奇德娜任由毒汁淌落。

艾米莉亚变得精神不安定，与王选当初的意志相比有着大幅度的动摇是事实。即使是这样，她也一定要站上鲁古尼卡王国的王位。

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菜月昴让她这么做的缘故。

重复着『死亡回归』，把在她眼前所有的艰难统统除去，无论怎样的阻碍着的妨害都会退避开来，一定要完成艾米莉亚重大的愿望。

这么做的话，不仅仅是艾米莉亚，也与拯救蕾姆有关。

支持着艾米莉亚，拯救蕾姆，将亲近的人从痛苦之中远离。——这简直是菜月昴与魔女契约，所希望的未来本身，不是吗。

——虽是遗憾，菜月昴先生。在这里告别吧。

「————」

突然，并非是鼓膜，而是震荡着记忆的声音，让昴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去，四周谁也不在。那么就是魔女的恶趣味吧，那也不可能是她的思念波。而是其他的，来源于记忆中的呼唤。

声音继续着。

——我呢，菜月先生。即使这样，我也认为你是我的恩人啊。作为有着重大恩情的人，如果能做到的话我想要报答你，我只是这么想的。

声音继续着。

——但是，见到了你的决断，我明白了。你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救助，岂止如此，你无论对什么样的事，一个人都能想到办法，能做到啊。

声音继续着。

——所以，这就是我报恩的方式。大概，在你附近的人，你包括每一人都会为了保护他们而拼命的吧，所以我决定还是退出了。

声音继续着。

——那么，再见，菜月先生。请注重身体。

声音继续着。

——我想，我把你当做朋友的。

声音继续着。

——但是，你也许不是这样吧。

「——厄！」

最后的话语在脑海中回响的瞬间，昴使力用拳砸着墙壁。坚硬的声响在走廊回荡着，昴的拳头被生疼地切开。

拳头中依旧渗着血，昴一边吐气，用另外的手按住脑袋。

如今，无法忘记的，奥托·苏文留下的话语。

经过了『圣域』，退治了魔兽『大兔』，将贝亚朵莉丝从燃烧的宅邸中救出，对这一切都是用着自己的经验而杀出重围的昴，奥托这样说着离开了宅邸。

在离开时的他的背影，从那之后过了一年，依旧没有消失掉。

那简直是，责怪着选择了拯救一切的昴一般。

『但是，你还是没有阻止他。实际上，需要保护的人能减少的话，对你来说也是幸运。』

「不对。我并不是抱着这样的打算的理由而没有阻止他。只不过，是尊重着他的意思。本来，那个家伙就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啊。」

购买积攒的货物的买卖和从魔女教救出的报恩。

但关于报恩，在龙车飞走，次元装置被吹飞，救下了艾米莉亚的那时就已经借贷相抵了才对。

积攒了的货物的那边，在相应地金额被支付的那时，那应该也是互不相欠了。

奥托·苏文并没有与艾米莉亚阵营合作的理由。

他如果没有理由在这里留下的话，那就是对他自身而言，继续做行商人以外的理由，在这个地方并不成立。

所以，无法阻止决定离开的他。并且，奥托的『言灵的加护』虽是有用，但并不是在王选中胜出的必须品。

所以，

本来，艾米莉亚阵营相关的要继续下去的事情而言，『王选』和『魔女教』这两者的危险性无法拭去。在这里离开的话，对奥托来说比较好。

在那之后虽从未听过谣言，不过，仅仅是两周之内的交往。并不是多了不起的缘分。

即使菜月昴豁出去性命了，需要保护的也有其他的人在。

「————」

将滴下的血用鞋底践踏了之后，昴摇了摇头，走了出去。

最近就这样，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思考被强奸着。真是焦急。真是生气啊。比起这个，爱奇德娜还对这一芥蒂高兴不已。

要思考的事情有无数在。自己的脑子之中，已经没有牵连到这个的工夫了。

最适合的，最好的，最优良的，最高的，最大化的，必须做个选择才行。

尽管如此，但是——，

「――――」

「————」

已经走在走廊上，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如今自己的脸，一不留神地也好，无法让其他人看见。

菜月昴是平静的，理性的，乐观的，和过去没有一丝改变。

要像这样，必须让府邸的所有人们相信自己才行。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法守护自己要保护的东西——。

「——啊啦，你回来的样子还真是焦躁呢。」

进入房间，后手上锁的瞬间，房间中的声音让昴抬起头来。

看着昴那过度的反应，坐在床前的『黑色女性』嫣然地微笑着，将三股编发的黑色长发用手拢起。

「明明是按时到达的，被这样看我可真是困扰呢。」

「——艾尔莎吗？」

「哎，就是这样。『猎肠者』艾尔莎·葛兰希尔黛，应主人的命令，听凭您这样疾驰赶来。——给您添了什么麻烦吗？」

这样说，以艳丽的举止将脑袋微倾，将女性的身体毫不留情地暴露出来，缠绕着黑色衣装的美女，——即使妖艳无比，却放出仿佛毒蛇一般的美貌的杀手屋，艾尔莎。

毫无声音也无迹象，首先到了寝室的女人，昴从最初的惊讶跨越过去，顺利地接受了。

当然的。她并不是敌人。即使并非是允许交心的同伴，即使这样也是己方的人。

不管怎么说——，

「特地地，我从那燃烧的府邸那处拉出来为止，就帮助了你。按照那部分份额给我做事吧。」

「我明白。并不是对如今的雇主的你有什么不满意。让我，在不妨碍趣味的范围之内选择委托我……至今为止，我还没有怨言哦。」

将制备于腰部的库克力弯刀拔出，将那迟钝的光辉展示出来，艾尔莎笑着。

她现在，是作为阵营的后台来辅以合作。

阵营的首位，无法做出肮脏行为的象征是艾米莉亚。

获得『剑圣』，公开的获得不可动摇的评价的是莱茵哈鲁特。

接着，就是将数次的困难局面控制在零伤害，跨越过去了的菜月昴。

就这样，在光鲜的评价之下，代替无法自由行动的昴他们，艾尔莎染指肮脏的工作的机会极多。当然，即使是肮脏的事情，这内容绝对不仅仅是限制于卑劣的东西——。

「然后，结果如何呢？」

「虽然很遗憾，在你说的据点里并没有『暴食』的身影。有的只不过是森罗万象的魔女教徒而已……一个人也不剩，让我自由地做到彻底了呢。」

「啊啊。那个你喜欢怎样做都行。……但是，落空了吗」

对舔舐着湿润的丹红嘴唇的艾尔莎的报告，昴皱着眉叹了口气。

落空了，再也无法达到了。为了捕捉『暴食』的大罪司教的手段已经无数次做过，但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达到那边。

「结果，你杀了『强欲』了吗？」

「并且捉住了『愤怒』。很是顺利，但对你来说似乎并不是这样呢。」

「……总之，报告我明白了。首先，还有适当的机会请待机吧。还有想拜托你的事情的时候，我这边来联系你。」

「是吗。——那么，我等着你呢。」

不理睬艾尔莎的话语，昴早早地这样吩咐过了。接受了这句话，她没有特别在意什么气氛般地，向着窗看去。

昴的房间在宅邸的三层，是从窗户进来的吗。仅仅是这样的杂技，运用自如也没什么值得惊讶之处——。

「啊，等等，艾尔莎。有问题想问你。」

「——？是什么事呢，虽然太难的我就不太明白了。」

「也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你，如果是从外边来到这里的话……森林对面的天气如何？下雨之类的，不要紧吗？」

「天气？不，并没有什么问题哦。虽然云层有点厚了，但并不用担心会天气变恶劣的吧。有什么问题？」

「没有……」

扭着脑袋，昴看着自己房间的魔刻结晶。时间已经是火的时刻——阳日的七点左右，已经是过了中午的时候了。

为了确认这个，昴走到了单脚跨上窗户的艾尔莎的旁边，

「拜托你一件事。——用这把刀，把我的脖子切开吧。」

「——你的脑袋，是不是有些问题呢？」

「我可是很认真地说的哦？正因为是必要的事情才拜托你。」

对昴的发言少见的睁大了眼睛，自那之后，艾尔莎凶猛的气息喷将出来。但，即使受到气息的沐浴，昴的姿势也并无变化。

对那堂堂正正地样子，艾尔莎耸了耸肩。

「一般性考虑的话，脖子被切开大多的人都是会死的。」

「我也是，认为那是正确的说法。你似乎并不知道吧。」

「我也是，认为脑袋掉了就会死哦。……真的好吗？」

「最初，帮助了你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和委托无关的，只有一条，按照我所说的做。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

对再次请求着的昴的态度，艾尔莎一直眯着双眼。接着，她将自己的武器的库克力弯刀放在手中，那锐利的刀刃在手掌中旋转着，

「想说的话是？」

「请别弄太痛啊。」

「————」

「啊，还有，死了以后对我的肠子随意做什么都好，别对宅邸的人出手啊。嘛，因此才把莱茵哈鲁特丢在一边——」

在那句话说完之前，艾尔莎的手臂切开了风。

转瞬之间，昴的视野漂亮地回转起来。就这样环顾着房间四处，见证着看惯了的自己房间被血洒满四处的样子，

——啊，要打扫房间，对佩特拉真是做了坏事呢。

就这样，思考着，昴的生命突然消失了。

——从那空虚的梦境中醒来的时候，昴总是品味着胸闷的感觉。

但，这一回从那处解放的要快一些。

这恐怕，因为从睡眠中醒来是以不同的形式，在将菜月昴再构成的缘故。

「————」

上半身蛮横地跳起，昴用手覆上渗出冷汗的额头。那冰冷的比起盗汗来，更不如说丧命的冲击而流下的汗水。

不管怎样，昴的身体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中站起，阳光从窗户那里照射进来。

「早上，吗。」

确认了被切下的那颈部的感触，昴缓慢地站起身。将脑袋倾着，确认不会不小心将脑袋撞到地上，确认了门扉上魔刻结晶的世界。

散发出淡淡绿色光芒的结晶，代表着时间是清晨的事情。

问题是，那是『什么时候』的早上呢——。

「————」

为了确认这个，昴触碰着自己的链子。与黑色结晶石连接着的颈链，是昴将现实与梦之城联系的通行票据这般的东西。

从握紧在手心的结晶石处，流入了温热的感觉和血脉的流动。那个与昴的鼓动一致的话，到访的白色光芒，就是世界切换的证明。

「————」

一睁开眼睛，昴再次地，在那广大的草原的正中央站着。

若是回头看就有山丘，在花园的正旁的遮阳伞之下，白色桌子那侧，可以见到黑色衣服的魔女正优雅地倾倒着茶杯。

走向山丘，向魔女的下方走去。

「喂，今天……」

「————」

把手放上桌子，顶撞着那继续优雅的喝茶时间的魔女。但是，她并没有应答任何回话，只是安静地用手指着对面的坐席。

那边有的是空座位和为了来客而沏好的茶。接着她对昴下出提示，为参加茶会的最低限度的条件——。

「可恶，我喝下去就好了吧，我喝！」

一边咂嘴拿起杯子，昴一口气将内部的东西流入喉咙。那瞬间，刚沏的茶水的热度让眼睛大张，

「咕噗——！？」

「哇——！等等啊！你啊，无论怎么说也没有这样的吧？」

「啰嗦啊！你就要扮演那样不好伺候的魔女的样子，一定要按照麻烦的程序来才会这样……咕哈，咕，噗！」

对让茶水逆流而呛到的昴，那样的爱奇德娜也慌忙地离开座位。接着她捂住昴的背部，在咳嗽变得安定之前一直拍个不停。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昴边呕吐着边说，

「呃——，茶在哪呢？」

「啊，这次就够了。还有，难得我沏的茶却吐出来了，真是抵不过你呢。而且桌子也是，让它继续脏兮兮的实在是很可怜耶。」

对边擦嘴角，中途想要悔改的昴，爱奇德娜摇了摇头。

魔女凝视着被昴呕吐出的茶而弄脏了的桌子，轻轻打了一下响指。接着，桌子仿佛是融化了一般松开，变成了灰尘消失不见了。

「真是的，椅子上也沾上了。让我站着闲谈的人，还真是不多见的……你真是有罪的男人啊。」

「呛到所以吐出来了，不过是这样的小事而已。——比起这个，有大事要问你。」

对仿佛是在调戏一般的爱奇德娜的话语舍弃一旁，昴立起手指。

必须要确认的事情，那就只有一个。

「今天是什么时候？切斯塔姆月，十四日……这样，有没有错呢？」

「————」

「爱奇德娜。」

「只不过有点想让你焦躁一下罢了。你太性急的话，会让事情从手中逃走的哦。」

「——爱奇德娜。」

没时间和魔女再做游戏了。对昴的话语，爱奇德娜耸了耸肩，

「没错哦。就安心好了。你的『死』，把你带回了当天的早晨。这次的起点是似乎固定在这天的早晨了。你有确信吗？」

回答着昴的质问，爱奇德娜反而是这样反问。

另一方面，昴确认了『死亡回归』了的是同一天的早晨——安心了。接着，抱着这样的心情，对爱奇德娜的质问摇了摇头。

「不，并没有什么确信。最糟糕的话，我想会回到之前的保存点的。」

「之前的话，那就是两个月前的事情了。还真是随心所欲地做了件好事。」

「也许是这样吧。每次，艾尔莎都很吃惊要这样做，真是不可思议的感情啊。」

即使这样说，雇主突然要说出杀死自己的话来的话，那位快乐杀人者的艾尔莎也会怀疑是否是发了疯了的吧。

即使这样，每一次，立刻舍弃掉犹豫的心思，听从自己这方面，作为『死亡回归』的装置她非常的优秀。

「只是，这次的『死亡回归』是今天的早晨吗，就是那个啊」

「是呢。如果那样的话……在最近，还会有什么问题发生的吧。」

对皱着眉头的昴的发言，闭眼的爱奇德娜同意道。

『死亡回归』的开始，储存点的移动，这就是对菜月昴而言，没有『死亡回归』的话无法跨越的艰难将会来到的，这样的预兆。

然后，那就是—，

「还需要借用你的力量呢。」

「没什么，这就是契约吧。并且，从我这边可以借给你的力量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顶多是在这里和你开口说话就竭尽全力了。」

「你那竭尽全力，能拯救下来的也不少呢。」

「……可不能在魔女的手掌之下摔倒啊。如果这样简单的按照你所想的去想的话，对其他的魔女可不是一个好榜样。」

「移开视线，『贪婪的魔女』把自己的长发用手指弄顺，蔓延着何处传来的害羞的气息。昴对那姿态不记得胸口有发出过什么鸣响，即使这样，也变为了在战斗之前，见到了什么值得微笑的事物的感情。

「总而言之，拜托你了，『强欲的魔女』。」

「好的。我这边才是，对你的奋斗抱着巨大的期待哦。如果可以做到的话，让我再满足一些好奇心，协力于我的话就足够高兴的了……」

「我拒绝。配合你那无限的好奇心的话，我作为人类的部分会枯萎就是时间的问题了。谁才会去试验那无限的选择项这样的事情啊。」

「那真是遗憾呢。」

这样，以开玩笑的样子说着的艾奇德娜的话语看来，在新一战之前的午间休息结束了。

在没想到的形式下『死亡回归』的地点发生了变化，在某种意义上，那就是说得到了先发制人的攻击的机会也说不定。

「让我先发攻击的『死亡回归』吗，真是没想到的先发攻击用途。」

就这样说着，昴走下山丘，对回去现实中的门看去。

对那身影，爱奇德娜微微地抬起声音，

「说起来」

「嗯？」

「如果并不是因为理解了『死亡回归』地点的变更的话，你为什么要特地去『死亡回归』来呢？」

「啊啊。那是因为——」

那是—，

穿过梦境的世界的门扉，菜月昴的意识回归了现实。

「————」

看着门的上面的话，魔刻结晶表示的时间与方才没有变化，一如既往地，无法习惯现实时间与实际时间的不同，昴走向了洗漱所。

洗过了脸，刷过了牙，为了做出笑容而废了心，接着迅速地换上衣服。

然后，在这些刚刚结束的时候，

「——昴大人，您起来了吗？」

从房间的外面响起敲门的声音，昴准时地从沙发那边站起身。接着把手盖上房间的门把手，自己那边把门打开了。

「哇」

「哟，早上好，佩特拉。今天早晨也好可爱呢。」

突然打开了门，对面站着的佩特拉两眼瞪圆了。但是，她马上知道那是昴的恶作剧，腼腆地笑了出来。

「真是的，请不要吓我啊」

「抱歉了啊抱歉。哎，佩特拉，不打招呼么？」

「真是要好好地反省一下的哦？真是的……对，早上好，昴先生。今天，也是心情畅快的早晨哦。」

不提及轻薄的昴的态度，佩特拉可爱地微笑着继续说。那句话恰好地，是与『死亡回归』之前的早晨完全一样的流向。

这样的话，她下一次的话语也会是同样。

「让人心情愉快的早晨，我也这么想。今天佩特拉也很可爱，是没说的。」

「真是的，昴大人还是这么说。……但是，森林对面的天空有云，从午后以后天气可能会变恶劣。今天我预定要去街上买东西的，如果一直是晴天的话就好了呢。」

听见把这样的愿望说出口的少女，看着那句尾和年龄相应的脸颊，昴不由自主喷了出来。见到这样，佩特拉的脸颊鼓起，昴「抱歉抱歉」地首先说道，

「但是，放心吧，佩特拉。今天也一整天都是放晴。云是虚有其表，没有问题。我可以断言哦。」

「哎？真的吗？那样的话就帮大忙了。……但是，为什么会明白呢？」

「那样的话，当然是……」

对昴的断言而睁圆双眼，佩特拉倾着头。

对这样的少女的疑问，昴露出牙齿笑着，说道。

「——为了这个，我才拼了命跑回来的啊。」

绿色草原，花园中飘香的小山丘，白色的阳伞与白色桌子存在的固定位置，仿佛缠上了丧服一般的黑色服装，全身白色的少女优雅地倒着杯子。

在温暖的茶的滋味用舌享受着的时候，魔女陶然地吐出气息，

「将自身的性命，为了拯救谁，为了保护谁，为了不让人伤害地贡献而出。那是格外高尚，高贵，无论是谁都必定会称赞的伟大事业。更甚者为，这不仅仅是一次就结束的，挑战着不停重复的苦行这种事，因此越加让人这么认为。」

按上自己的胸口，魔女脑中浮现着那与自己契约的少年的身影。

拼命地追求理想，即使是被现实敲打也好也不放弃抵抗，将『死亡回归』这样最糟的异能作为自己的东西，拼命地战斗，为了要爱着的人。

「——但是，通过『死亡回归』献出生命，保护周遭的行为是双刃剑。过于轻视自己的性命，对除了自己以外的性命的价值太过固执了。因为对自己的性命的价值无法看见了，为了保护重要的人们的性命而过于拼命……这次，除了珍视的人们的生命『以外』都无法进入眼中。那就是，彻头彻尾地」

无论到哪里，无论到哪里，只不过是抓着那个唯一死不放手的姿态，实在是太过愚蠢了。

接着是愚蠢也就意味着，无知也就意味着，知晓也就意味着。

「——你真是，对我而言一位让人满意的家伙呢。」

简直就像是恋爱之中的少女般染红了脸颊，魔女思念起并不在这里的少年。

通过结晶石，他跨越了门，对世界了如指掌地带来了一切。接着对降临于自己的苦难他将其粉碎，每次，都无意识地依赖着魔女。

为了保持这种精神，忍耐着魔女的诱惑，即使是成为傀儡也好。

只不过为了确认一下天气，即使是变为使用了『死亡回归』也豪不吝惜的精神性这件事，竟然连这件事也没有发现到。

「但是，我想让你安心。你所重视的人们的性命，我也会全心全意地赌上智慧。所以，为了这个你也——」

——为了满足魔女无法穷尽的好奇心，想作为共犯者继续下去。

苦难的时候也好，不讲理的命运也好，今后也会无数次降临少年的头上。

那是如何艰辛的东西也好，如何高不可攀的墙壁也好，不过，少年得到了魔女的帮助，彼此借用了对方的力量和智慧，就能跨越。

那就是『强欲的魔女』所给予的，仿佛燃烧一般的‘爱’。

「啊啊，尽管如此——」

少年通过了大门，少年为了守护而奔走，少年所守护的结果，感觉到有不少人的那颗心变得伤痕累累，魔女叹息着。

啊啊，说起来呢——，

「——爱情，为什么会减少呢？」

### ［从零开始的填充生活］（暴食IF）

翻译：唯美灬旋律囧（莓良心的怠惰）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6088037844?share=9105&fr=share&see_lz=0&sfc=copy&client_type=2&client_version=10.2.8.8&st=1561822659&unique=1DED642379F2BF9E401B58372B87B0CE&red_tag=1069161726)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塑造成型。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整理形状。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修饰细节。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缝缝补补，慢慢的接近完成。

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到现在仍未完成——

\*\*\*\*\*\*\*\*\*\*\*\*\*\*\*\*\*\*\*\*\*\*\*\*\*\*\*\*\*\*\*\*\*\*\*\*\*\*\*\*\*\*\*\*\*\*\*\*\*\*\*\*\*\*\*\*\*\*\*\*\*\*\*\*\*\*\*\*\*\*\*\*\*\*\*\*\*\*\*\*\*\*\*\*\*\*\*

[呐，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

对于那个问题，少女，阿缪西尔斯轻轻的咽下了一口气。那是一个没什么特别，非常普通的问题。

明明回答那个问题并不需要什么时间来考虑，也不需要什么觉悟。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那样就可以了。但是，单从字面上讲非常简单的问题，阿缪却默不作声。

人生就是由一连串的选择所构成的。

那是刚刚才14岁的阿缪，作为在她短暂的人生中实际体验到，并非常理解的真理。

人生，无论何事都必须做出选择。

那是小到日常的琐事，大到左右人生大事等各种各样的选择。可是，抛去事情的大小，人的一生全是由决定构成。

然后现在，向阿缪提出的便是她14年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又或是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决断。那就是之前被提出来的，没什么特别-—相当无聊的问题。

[呐，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

反复提出的问题，如同枷锁般勒住了阿缪的喉咙。倒是提出问题的人没有那样的意图。重复的提问也只是因为关心而已，只是这样的关怀是不公的，让阿缪痛苦的人是提问者的话，那么最担心阿缪的人也是提问者。可以发现，他只追求真实的答案。

正因如此，阿缪脑中才没有任何线索，只能慢慢摸索，在自己内心对话中寻找正确答案。

一到底 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的呢?

知道和不知道，哪个更接近提问者所希望的呢？

或者，即使是不知道， 我回答知道比较好吗?

还是虽然知道，可是回答不知道比较好呢?

-在仅有的两个选项中，阿缪的内心发出了悲鸣。

「呐，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像着急了一样，反复提问的句子被拉的更长。

他不知道是不是担心语言不通而感到不安，这份多余的的担心却在折磨着阿缪的内心。老实说，如果不回答「是」或者「不是」，这肯定不符合提问者的意图。但是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回答，不做选择的话肯定无法结束。

不会被释放。只有这件事是不会错的。。

阿缪直视着那双黑色的瞳孔，默不作声的思考。

通过空虚的黑色瞳孔中，阿缪看到自己那憔悴的的脸。

虽然不会明说出来，但自认姣好的笑颜现在却消失的无影无踪。仅仅是惧怕着眼前提问者的威压，面容便缩成了一团，疲惫的脸就好像老了十几岁。就这样，软弱的她仅仅是因为提问的压力就有可能死掉。

「呐，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突然，这股让人联想到死亡的压迫感，反而让阿缪重拾希望。

一边体验着这令人窒息，胸口快要崩溃的感觉。一边想着如果回答了问题是否就能被解放了，想到那些，她发现支配全身的沉重感逐渐变的淡薄。

该回答什么呢，这如同鬼神般的压迫力快要让人窒息。为了从那里解放，只能吞下对最初的提问的不安感。

可能是自我防卫的本能，但在这一瞬间，阿缪感觉得到了上天的启示。因此，她颤抖着嘴唇，重新凝视黑瞳。

「一呐，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

只要回答问题，就可以从室息感解放。

抱着那样的感情，阿缪终于开始移动自己因紧张而抽筋的舌头，编制出了话语。

「不，不知道]

不知道，她遵从自己的内心，然后回想起到刚才为止，她放弃了思考（卡兹也是），她用纯粹的心境回答了问题。

这偏僻的乡下，也就是被叫做边境的地方生活的她，眼前这个提问人的名字和脸都不知道， 王国的大事都对她而言也像别的国家的事情一样。所以，再怎么有名的大人物，对于她而言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

「——是吗？」

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那短短的一句话没办法区别那句话里有的是感慨还是失望。

只不过，阿缪做出了她的决定。

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和决定，那对谁都一样。

阿缪做出了选择，所以提问人也要做出他的选择。

「————」

1 4岁的少女静静的在等候提问人的选择。

---------在除自己以外，空无一人的村庄中间一个人等待着答案---------------

※※　※　※　※　※　※　※　※　※　※　※　※

注：」「与「」交谈内容需要区分，在此提醒（下文中需区分脑内对话和现实对话）

[喂，486.差不多该吃午饭了吧? ]

听到那句话而停下脚步的486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时间已经过了中午，被那么一说的确感觉肚子饿了。之前因为在集中精力专心走路所以并没有感觉到。一直延续漫长的道路（只要道路不断延伸。。希望之花），到了不得不集中精力走路的地步。一想到将来的事情，路途漫长到令人心情沉重。

「话虽如此，休息还是很重要的。对不起艾米莉亚碳，让你受累了」

[不，我完全没问题哦。只是觉得一直在赶路的486更让人担心而已。要是什么事都没有就好了... ]

[不不，我也刚刚好肚子饿了。差点饿到前胸贴后背了，呼呼，还真危险呢]

[是吗?那可真是特别危险呢..]

听到夸张得按着肚子的486回答的答案，银发少女--艾米莉亚用手遮挡着嘴巴笑了。

就像银铃的声音一样悦耳，这是世间最美丽的少女在微笑，看着这笑容离自己如此之近，486挠了挠自己的头，然后撅起了嘴唇。

然后，从那两人的身边——

[别太捉弄艾米莉亚了，再怎么饿也不可能肚子饿扁了啊。]

「哎呦瓦拉！」

回头看声音的地方，抱着短胳膊，绷着脸的贝蒂站在那里。面对穿着华丽礼服的少女指出的错误，486突然眯起了眼睛。

看到这一幕以后，贝阿特丽丝将眉毛变成仿佛在问「有问题么？」的形状。

[486你那表情太让我在意了，到底怎么了]

[你说肚子饿扁的时候好可爱，能再说一遍吗？]

[我要生气了哦！别注意那些奇怪的事情（卡西哇）]

脸红的贝蒂对486的玩笑反驳到。看着那样的贝阿特丽丝，486和艾米莉亚相视一笑。

看见那样一幕，然后越发鼓起脸颊的贝阿特丽丝真可爱。——这个感觉是不会错的。如果直接这样告诉她的话，她应该会不高兴这件事也不会错。在确认完那些以后，486卷起了自己的袖子—

[那么，就承蒙艾米莉亚的好意，开始吃饭吧。今天就让我来做饭吧，有什么想吃的吗?]

[啊，那我想要吃蛋黄酱。刚刚好拉姆又做了不是么? ]

[好的好的，如果是艾米莉亚的话我很乐意。托拉姆的福储备很充足呢（英雄王，你的蛋黄酱储备还够吗？），那家伙也终于知道了蛋黄酱的魅力.... ]

[别犯傻说蠢话了！]

「哇！？」

放下背着的行李，在街道外面开始准备野炊的486。看到用纤细的脚站在神边，正用浅红色的瞳孔看着吃惊的486。

抱着自己的手臂，豪迈的站姿。这是一个穿着女仆装却完全没有服务精神的少女——

[打个招呼啊！拉姆。至少等我把话说完吧]

[哈!？别搞笑了。拉姆帮你做蛋黄酱完全是因为义务上的命令。拉姆怎么可能会喜欢那种白乎乎的而且只有酸味的调味料?太可怕了。]

[可怕是说过头了吧!再说了，你也无法否认蒸白薯沾蛋黄酱的威力吧!我不会让你说那个味道是假的! ]

带着咸味的蒸白薯+涂满了蛋黄酱的味道。

支配舌头的甜美而禁忌般的味道，那是喜欢蛋黄酱的人都应该尝一次的桃源乡（蛋瓦隆）---白薯和蛋黄酱直接有着不能被磨灭的极好搭配性。

想起那完美的调和，味觉的多重奏，486的喉咙开始鸣叫，可能是在486的旁边想象着相同的味道，艾米莉亚和贝阿特丽丝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看，那两个可爱吃货的反应!即使这样你还能说蛋黄酱是邪道吗! ]

[。。。跟巴鲁斯说的一样。蒸白薯的美味甚至能给子那个叫蛋黄酱的莫名其妙的调味料价值。]

[你说反了吧!等等，貌似也不是完全相反，姐姐大人可真倔强呢!╮(╯▽╰)╭ ]

说到底，比起蛋黄酱，白薯的功劳更大，在这点上拉姆是不会让步的。

486对拉姆那顽固的态度感到生气，但艾米莉亚却一边插入两人中间，一边苦笑的说道「算了吧」

[486冷静一点啦。我白薯也喜欢，蛋黄酱也喜欢，用两者做出来的料理也喜欢啦。还有拉姆也只是不怎么坦率而已。]

[艾米莉亚大人，请别擅自替拉姆代言。按照艾米莉亚的说法的话，会显得拉姆很幼稚」

[对不起，可是年龄什么的。。。]

面对拉姆的无理取闹且难以理解的话语，艾米莉亚感到困惑。

可是，两个人的对话中流入出来的并不是敌意，而是无法隐藏的信赖和亲爱之情。

不过艾米莉亚和拉姆其实建立着一种理想的关系。如果说是主从关系的话，拉姆太没有作为从者的自觉了。不过，她们之间有超越主从关系的羁绊。这件事486比其他人更加了解。

无论如何!——

[虽然有点对不起姐姐大人，但艾米莉亚碳说的话优先级比较高（e m t）。答案的选择只有一个了！（雾），所以，今天的午饭就决定是蛋黄酱大餐了!

[耶——！！！]

艾米莉亚高兴的拍了拍手，拉姆则是无精打采的叹了口气。不过没有反驳也可以发现拉姆对待艾米莉亚还是很好的。486就不用说了，他本身就非常喜欢蛋黄酱，所以这个菜单当然没有问题。

[当然，贝阿特丽丝也和我一样喜欢蛋黄酱。很开心吧? ]

[无法否认。不过那种看穿一切的说法令我有点生气。贝蒂的怒火可不会轻易消散哦。所以给我做好吃点的午饭。]

[好的好的，遵从您的吩咐。]

486对挺起飞机场一般的胸，提出可爱的要求的贝阿特丽丝行了个礼。在确认艾米莉亚等人看到这稍带演戏一般的态度感到满足以后，486准备开始料理。话虽如此，在野外做饭没法那么讲究。当然使用魔法的力量的话火和水还是可以用的。

[对不起486，没有办法帮到你什么。QAQ]

[没有必要道歉啦。这才是刚好让我大显身手的地方吧?反过来(让你)重新迷上拥有超乎常人的想象力的我也好呀。]

[真是的，笨蛋。]（真是可爱啊，甜 死 人）

对淡淡微笑着的艾米莉亚笑了一下，486开始对现在有的料理材料集中精神。

饮食能给每天带来活力，可不能在这里偷工减料。在确认了手中现有的东西以后，486开始在尽可能的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上专心准备食物。

想象着同行的各位津津有味的吃着饭的脸蛋。虽然这没怎么想过，可是自己做的饭能让大家觉得美味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反过来对制作料理的人也能带来动力。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的话，早知道就应该好好地向母亲传达喜悦——

把感慨放到一边，486对看着自已做饭看上去很开心的艾米莉亚她们笑了。还伴随着浅浅的歌声..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只可惜是个音痴。 (贝阿特丽丝和艾米都是音痴)

[阿拉阿拉，今天负责做饭的是大哥哥呀。稍微有点不安呢。]

正在准备做饭的时候，梅莉突然露出了脸。她边摆弄着自己深蓝色的三股辫，一边用与年龄不相符的涩情的眼神看向486。

——486回了个白眼过去。

[不安是什么意思呀。我可不给说那么不礼貌的话的孩子饭吃呢。]

[别呀，这是虐待！再说大哥哥什么东西都想沾那个叫蛋黄酱的调味料吧?我可不怎么喜欢那个呢」

「什，什么!竟然连你也不知道蛋黄酱的魅力? ! "

[别露出张看到了世界末日一般的脸啊！]

面对一脸愕然的486,梅莉震撼到叹了口气。但是486从她的回答中受到的冲击是无法估量的。

虽然不到世界末日，可也有像突然发现今年已经结束了一般的冲击。

[尽管如此，也还是有点过于夺张了吧。梅莉小姐只是说不能接受任何材料都能沾蛋黄酱的你罢了]

[额。。。。。。。]

对于摆出一副拒绝蛋黄酱的样子的梅莉，替她解释的是一名走路姿势都很靓仔的美男子，尤里乌斯。

正往这边走的尤里乌斯对486笑道。

[补充一下，我也和梅莉小姐持相同意见。蛋黄酱本身并不差，但是如果不管什么都加蛋黄酱的话，最初的感动也是会减弱的。(也就是说会吃腻的意思) 你可要自重点呀。]

「天天bb那么多你可真烦呀。这是我和梅莉的问题，我希望你别没事插嘴。」

[保持集团有一个健全的环境，作为其中一员的我也是有责任的。如果不把不和谐的因素扼杀在萌芽中，等它变成花蕾然后开花的时候就会后悔了。你不觉得在事情变成那步田地之前应该听听我的意见么?

[你真是我说什么你都要杠呀! ]

为了不激怒486而注意措辞的尤里乌斯。和提高了音量恼羞成怒的菜月昴，听了那两人的对话的艾米莉亚「哼哼]的笑了出来。

[艾米莉亚碳? ]

[486和尤里乌斯的关系还是非常好呢]

艾米莉亚的欣慰的视线，486耸下了肩。同样立场的尤里乌斯一边摸着自己的刘海- 边闭上了眼睛。

仅仅在这个时候， 486和尤里乌斯好像达成了共识，至于达成的那个共识是和艾米莉亚的想象相差甚远的东西。在她那如宝石一 般的紫蓝色瞳孔中，似乎看见了486和尤里乌斯很要好的样子。

[那个，艾米莉亚碳。之前也说过，那是.... j

[那是?]

那是个天大的误会。

想要对不知所以的艾米莉亚解释的486-----

[那是..... ]

「——————————」

本来想要继续辩解的词语停留在了喉咙里，486的舌头动弹不得。

一瞬间，在眼前歪着脖子微笑着的艾米莉亚停止了动作----不，停止的不只是艾米莉亚。

在做饭的486周围， 刚刚为止和谐谈话的各位， 都停在了刚刚的样子，完全僵硬了。

——仿佛为了等待486的下一个反应，这个世界将时间给停止了一样。（咋！瓦卢多！）

不过，风声和花草的香气，准确的告诉他并不是这样的。

世界没有停下。——只不过是艾米莉亚们停止住了。如同在等待486来观看演出一般。只有，艾米莉亚她们停止住了动作。

「师傅大人——！大致看了一下前方的情况回来了! 」

「————————————————」

突然，异物闯进了那个静止的沉默的世界。

一个如同烈火焚身的雄鹰般的身影，跃上大石头，映照在眼前。

「我归来了!师傅，请您表扬并抱紧我，我爱你！」

说着，这个子高挑、相貌美丽的女子将笑容投向486.

她将长长的褐色头发扎在一起，暴露出健康白皙的肌肤。对富有女性肉感的身体毫不在意地展示，她—夏乌拉露出无忧无虑的笑容。

「――――」

但是，斯巴鲁的反应却不太好。那也是应该的，她闯入的位置，到刚才为止都是艾米利亚微笑的地方。

她快速而充满活力的跳跃驱散了艾米莉亚的踪影，甚至把静止的其他所有的一切也抹去了。因为这个事实，斯巴鲁皱起了眉头。

「啊，咦！?你怎么了?师父?是不是，啊，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别放在心上。这不是你的错。」

「是吗?那就不用太在意了!啊，比起那个师傅正在做菜耶！好开心啊!啊，我的肚子都快饿扁了~ ~」

只有一瞬间，夏乌拉的表情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她马上接受了斯巴鲁的措辞，一扫之前不安的表情抱住了斯巴鲁的手臂。

手臂上顶着柔软的身体，他感受着胳膊肘和肩膀的猛烈冲击，但斯巴鲁毫不犹豫地说:「喂，放开。」。

「啊！啊！师傅这可不行……但是，我是不会挫服的。以这种状态猛烈进攻，瞄准师傅的心、用心、向男人的心射击」

「总觉得倒是正中靶心了呢，另外，不要抓住做饭的人的胳膊，如果是被割掉或是烧伤的话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会温柔地帮你舔患部!不舔够四、六个小时后不放开!’

「这也太可怕了吧」

突然，夏拉举起双手，与其说是有气势，还不如说是虚张声势。斯巴鲁看到夏乌拉的态度低下了肩膀，无力地笑了。。

看到那个，夏乌拉抬起了眉头。

「现在师傅在笑吗？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有趣的当然是在我面前的你啊」

「呃，你是在求婚吗?」

「不是啦! ?」

不知道是怎么跨频道聊天的，斯巴鲁红着脸拒绝了夏乌拉的好意

了解了含义，夏乌拉吼道「啊~」

「因为，「你真是个有趣的女人啊」这不是男女坠入爱河的王道对话吗！在那之后接下来应该只有「成为我的女人吧！？」

「你的那个冷门的知识,是真的吗?哪里会流行那样的？明明我的故乡也几乎看不到吧……」（明明有月色真美）

在少女漫画和女性向的游戏中，熟练使用这种套路初见杀的男性角色也许不在少数，但是现在对于斯巴鲁是否依然通用，这点还不清楚。

不管怎么说，说夏乌拉有趣并不是为了说服自己。

只是，对于斯巴鲁来说，夏乌拉的反应——。

「——你说的话我没法预料到，很新鲜呢。」

「――――」

「所以我才会跟你聊天的……没错」

特别是，与夏乌拉以外的人对话会痛苦。

只是，和除了夏乌拉以外的人进行对话的话，斯巴鲁会自然的意识到自己的差劲，这是痛苦的。

谁都没有错。——错的总是我

「错的总是我。所以……」

「也就是说，这次一定要求婚吗！？」

「不是这样的吧！」

在认真的谈话的氛围只有几秒，对于怒吼的斯巴鲁，夏乌拉爆发了不满。她手脚不停地抖动着「诶~」

「但是但是，在你度过无聊而灰色的时光时，吹来新鲜的风的人是你。这样的展开，果然是王道中的王道啊~」

「不，所以，你那偏颇的知识之泉是从哪里涌出来的呢……」

虽然打算认真的说，但总是被夏乌拉打断，斯巴鲁放弃了。

用力拍了拍脸颊，昴集中精力做饭。

在街道旁做饭的斯巴鲁手边，准备了两人份的饭菜。

斯巴鲁和夏乌拉两人这样的对话，身边并没有没有艾米利亚、贝阿特里斯、拉姆、梅莉、尤里乌斯等人。

——

再次认识到这个事实，斯巴鲁的胸口非常空虚，诉说着疼痛。

※※※※※※※※※※※※※※※※

第二节

时常被告知自己是不完全的存在，神经会不断磨损。

光是想象一下就知道这不是健康的心理状态，如果身临其境的话，就能如实地体会到灵魂被磨损的感觉了。

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菜月昴的心境正是那样的状态。

「师傅——，师傅，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是啊……」

夏乌拉兴高采烈地哼着小曲走在斯巴鲁旁边。

斯巴鲁一边凝视着街道的前方，一边思考着她的问题。

「总之，先向西走比较好吧，以村庄为目标吧？如果想远离人间，那就向右拐，冲到大瀑布里去吧巴鲁斯」

「姐姐大人这真是了不起的建议……恕我只接受你的心意」

不仅仅是坦率的建议，夹杂的毒舌也是拉姆式的主张。斯巴鲁将此牢记于心，并根据她的建议，制定了以西方为目标的方针。

「我打算就这样向西走。……那你呢？」

「诶？我肯定要好好跟着师傅去哟？我和师傅一秒种也离不开~。我要从早上开始一直看到说早上好！拜托你了（Oh，it‘s gonna see my little like a long time.）」

「早上好，说早上好……好可怕！那可得一整天吧！」

「欸嘿嘿，是连日连夜的哦」

面对如此狂热的跟踪狂预告，斯巴鲁面带难色，低下头。

老实说，和夏乌拉同行的状况很不可思议。

背着阴暗罪恶感的昴，和放任自流的夏乌拉组合的话，也许会因为情绪的互补而取得平衡的。但先不提那些被夏乌拉的言行所拯救的昴，夏乌拉陪同斯巴鲁会有什么好处。

「师傅是师傅，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老实说。。。，我不太明白。你真的会一直跟随我吗？」

「当然了！直至死亡将两人分断！我会把有限的时间培育出来无限的爱~。无论如何我也不离开师傅身边。棒球队多的孩子我也生！」

「你可别扔来这么厉害的刚速球……」

夏乌拉挺起丰满的胸膛，用闪闪发光的瞳孔朝这边看。斯巴鲁只好用手掌遮住对方的视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虽然不知道夏乌拉的这赤裸裸的言行是否可以称之为求爱，斯巴鲁作为一个男人也是很高兴的。

如果把那些奇特的言行放在一边，夏拉是个有魅力的大美人。

「――――」

但是，菜月昴却无法为那夏乌拉的诱惑而动摇。

为什么这么说呢？动之以请，晓之以理。归根结底，现在的自己是绝对没有那份资格的。

『我觉得斯巴鲁最好对夏乌拉温柔点，她这样努力也太可怜了。』

踌躇不前的昴突然听到了银铃的声音。将视线一转，艾米利亚正在注视着斯巴鲁的脸。

「……虽然艾米利亚这么说，但这是相当残酷的事情啊？明明知道我对艾米利亚碳是怎么想的」

『恩……是吗，可能是吧。对不起。当然，我也很寂寞，但是，我觉得一直闷闷不乐下去是不行的。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已经——』

艾米莉亚眯起紫紺色的眼眸，想要继续说下去。突然间，斯巴鲁想要打断她，但那是件困难的事。

不去听艾米利亚的话，比遮住神的启示更难。

但是——

即使不可能主动地遮挡，但可以被外部因素阻挡。

突然，听到从背后逼近的噪音，斯巴鲁把意识从艾米利亚的那里脱离，把道路让开。接近的车轮的声音，告知着行驶的龙车的驶近。

急忙拉着夏乌拉的胳膊，两个人从龙车的行进的路途中避开。

「哎呀，师傅真是强硬啊。」

「离我远点。」

借着着胳膊的契机，昴华丽地回避过了抱过来的夏乌拉。被避开的夏乌拉猛撞在街道旁的树上，发出「呜呜！」的惨叫声。

斯巴鲁不理睬那红着鼻子的夏乌拉，等着龙车驶过去，再回到大路上——

「嗯？」

视线的尽头，超过斯巴鲁的龙车发出声响，停了下来。

看不出是车体出了问题。这样一来，停车的原因除了斯巴鲁别无他想。

虽然天还很长，但这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想到有可能碰到强盗，斯巴鲁瞬间提高了警惕。

「——莫非是菜月昴先生吗？」

听到自己的名字，斯巴鲁顿时放松了警惕，先前坐在龙车的车夫座的高个子青年走上前来。

那是个把灰色的头发扎成一团，是和昴没什么两样的同龄人。

面容的线条格外的柔和,不过，意外地身材结实。虽然不是卖大力的，但也不是与之无关的工作吧。

姑且不论初次见面时的印象，对斯巴鲁来说重要的是这个青年认识他，叫了他的名字。

「啊，果然是菜月先生啊。好久不见」

「啊，那个……」

这个人虽然有股微妙的距离感，但却用着朋友间的语气。斯巴鲁犹豫着要怎么回应他。

他把视线转到艾米莉亚和贝蒂身上，没有任何线索的她们向斯巴鲁摇了摇头。

如果连艾米利亚们都这样的话，斯巴鲁也就束手无策了。

虽然那是斯巴鲁的拿手好戏，但是基于某些原因现在并不想——

看到犹豫不决的昴,青年皱起了眉头,

「哎呀，您忘了吧？我是列京·苏温…… 我哥哥奥托·苏温一直您的承蒙关照。以前，我在村子里和您见过一次面」

「レギン……,啊,是那个奥托!」

「那个奥托的说法，总觉得是在说别人的事呢。」

因为那不自然的措辞，斯巴鲁苦笑着，在青年—列京面前打着哈哈。

不凑巧，列京的这人不记得,不过，如果是奥托那就认识了。

列京的面貌表情和奥托有很多相似的特征，他们应当是兄弟关系了。

「不好意思啊。现在感觉脑子里一堆东西。但名字就是蹦不出来，差不多这种感觉」

「不，站在您的立场上忙成这样忘记了也是没办法的事。王选的事，都传到了生活在偏僻乡村的我的耳朵里。……我哥给您添麻烦了

吗？"

"奥托给大家添麻烦什么的，真是瞎扯。倒不如说都是我们托了奥托的福」

『是啊。奥托一行的人都受到了相当大的照顾……。如果没有那家伙，我们也不会到处乱跑，这好像是实情』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诚惶诚恐的雷金听到哥哥的近况后，稍微安心了一点。接着，他看了一眼斯巴鲁，看着身旁的夏乌拉，说:

「话虽如此，菜月君在这种地方干什么？不坐龙车反而走在街道上，我觉得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啊—，说得对，我也是想尽量使用龙车之类的，但各种情况都很困难呢。然后被问我在干什么……」

在那里断言，斯巴鲁稍微沉思。

然后，组织好措辞

「现在我正在重新审视自己……就是所谓的‘寻找自我的旅程’吧」

「是寻找自我的旅行吗？」

「啊，没错。寻找自我的旅行……哇，哈哈」

自己说的话太奇怪了，斯巴鲁不由得笑了起来。

「寻找自我」是年轻人常用的词汇，但是现在对斯巴鲁来说还有其他合适的词语吗？那样想的话，真是太可笑了。

看到斯巴鲁的样子，莱银总觉得有些违和感，就问道「没事吧？」显示出担心的样子。

「果然，您身体哪里不舒服吧？是我太迟钝了看不出来……」

「身体不舒服是真的。要是心情的话还有最坏的一步可以走。但是多亏列京你停了下来，能在这里遇见你，我松了一口气」

打断了列京的话，斯巴鲁深深地低头表示感谢。看到斯巴鲁的行为，列京的困惑不断加深。

只是，看着眼前不正常的斯巴鲁。列京做出下定决心的表情，改口叫：菜月桑——

「虽然不能理解目前的情况，但请先到村子里来。在我的诊所详细的说一下吧。你需要休养一下」

「这是医生的忠告吗？’

「患者是地龙和家畜,但也是医生哦。那也忘记了吗?」

「——忘了。啊，是啊。忘了」

「菜月君？」

如果只是忘记了，那斯巴鲁就不会尝到这种隔绝感了吧。

但是，对斯巴鲁的责备和苛刻的，想要忘却是不易的。

「前面是你的村子吧？我也去过那里吗？

「嗯，当然。以前这里出了点问题的时候，和哥哥还有……」

「明白了，谢谢。」

大致，想听的事都打听了。

一边对着列京，斯巴鲁继续说道。

「你跟你哥说话的方式一模一样。」

「诶？」

「你真是个好人。你哥也是个好人吧」

所以今后，「初次重逢」也是很恐怖的。

因为，绝不会对那件事情满怀期待地期待吧。

「 夏乌拉—」

「恩，怎么了，师傅？」

「别让他留下痛苦」

简短、精炼得体的命令。

但是，只凭这一点就察觉到了他的意思，夏乌拉点了点头：「哎呀呀—」。

然后——

「对不起」

斯巴鲁向眼前的列京说了一句道歉。

这次道歉的含义比刚才还意义不明。但是，列京没有理解背后的含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起理解，列京的头部先被光吞没，蒸发了。

「———」

连悲鸣都没有露出，失去头部的列京的身体倒在了街道上。

可怕的热度侵蚀着伤口，颈部的断面连血也流不出。

称赞生动的杀人手法，这在伦理上是错误的，但却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这么评价，真是洗练的一击。

「看几次都觉得很漂亮。」

「四百年来，从塔上日复一日地磨练狙杀远处可见的魔兽的技术。现在回想起来那可真是段不认为是青春少女的灰色日常课程」

「活了四百年左右的少女……？」

面对眼前的惨剧，斯巴鲁无动于衷。然后，拉着列京没有头部的尸体，向着失去主人的龙车走去。

但是，当他们注意到附近的斯巴鲁的时候，地龙马上跑了出来，打算把斯巴鲁他们撞倒在街道上。

瞬间，白光从斯巴鲁的腋下穿过，掠过龙车的货车，击中了拖着龙车的地龙体内，烧掉内脏，贯穿头部夺走其的生命。

虽然很绚丽，但却是不想做的一击。

「……喂！」

「哇，我不是故意的！是正当防卫ー！我只是想阻止它！我只是没有摆脱下死手的习惯而已！」

「气死偶类！又把龙车弄坏了！什么时候，移动手段能从徒步开始进化呢……」

这样的情形，带着夏乌拉的话无论如何也没有跟地龙的缘。多亏了她同行，斯巴鲁被迫不断的徒步行走

「だーかーら—（大—嘎—拉—），不是一直在说嘛。就算不是紧急时刻，只要是师傅，我随时都背着你哦~。那个时候，即使不小心碰到奇怪的地方，我也不会在意突发事件！怎么样！？」

。

「总觉得一会儿钱就会被抢了」

斯巴鲁用无情的话回避夏乌拉的诱惑，强行将列京的尸体拖入进龙车中。地龙的巨大身躯也倒在街道上，和失去头部的主人一样的末路。说到底，凭斯巴鲁的力量带不走地龙。

「先把龙车和地龙拉到附近的森林里去吧。我试着去列京说的村子。——你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吧？」

「easyDAZe。只要不被发现就行了吧？」

「暂时找不到就行了。遮住两三天就足够了」

跳下龙车，指示夏乌拉隐瞒惨剧。她抓住地龙的尾巴，用纤细的手臂轻轻抬起尸体，拉起了龙车。

就在她把龙车藏到森林里的时候，斯巴鲁把目光转向了村子的某个地方。

「那么」

不是毫无目的，而是带着目的，斯巴鲁开始前进。

向着列京应该回去的村子，笔直地走去。

在那个村子里，有多少人知道『Natsuki Subaru』呢？

不管多不多，都让人心情沉重。但是，虽说是讨厌的事情，但逃避的话，就不能回到正确的道路吧。

虽然是无情的选择，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没关系。——只要能取回《Natsuki Subaru》的全部。

「这是可以挽回的吧？」

为此，斯巴鲁走向『ナツキ スバル』的单行路。

（注释：『ナツキ スバル』指的就是菜月昴的名字，但是在这篇if里拥有贯穿全文，具有特殊意义，所以保持原文）

\*\*\*\*\*\*\*\*\*\*\*\*\*\*\*\*\*\*\*\*\*\*\*\*\*\*\*\*\*\*\*\*\*\*\*\*\*\*\*\*\*\*\*\*\*\*

第三节

「啊——，哈」

意识回归现实的瞬间，斯巴鲁握在手里的书掉了。

膝盖在颤抖，呼吸也变得急促。即使坐在地上，炫目感久久不去。

——只有这种感觉，是无论体验多少次都无法习惯的。

「哈、哈……」

用袖子粗暴地擦去额头的冷汗，大口地深呼吸。心律不齐的原因，是精神和肉体的不一致导致的混乱

每挑战一本书，‘自我’这种东西就会变得含糊不清。

如果一直重复着这样的工作，正常人会因为不知道自己与他人的界限而互相融合，从而迷失自我。

「师傅，没事吧？」

「……啊，大丈夫，不要紧。相比之下，找到了下一本书了吗？」

「啊，还在找呢。对着图案一样找起来很麻烦哦~。像这样的工作，根本不适合我……」

因为担心气喘吁吁的昴，和他搭话的夏乌拉提出没出息的建议。但是，斯巴鲁并没有责怪她。

正如她自己有自觉的那样，原因正是让她帮忙毫无相性的工作。这种无偿的行为，对人来说也是有限度的。

如果斯巴鲁还能算作一个人的话—已经足够了，

「我知道你有多不适合，不过拜托了，夏乌拉，只有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了。」

「我很高兴老师对我说，只是......」

「......现在我只能依靠你了」

「嗯，我现在就满足了。」

夏乌拉鼓足了气，再次潜入书本的海洋，脸上洋溢着幸福。或许，这种好心情不能长久，但她的眼睛对寻找书籍至关重要。

即使只是简单的人手，她的存在是斯巴鲁生死攸关的关键。

「———」

他将掉落在脚下的书捡起，用手指描着背面封面的标题。

黑皮书的标题很简单，是「列京 苏温」。

曾经与『菜月昴』邂逅，并惨遭厄运的而不幸丧命的青年—

在那次体验中，确实有过与《菜月昴》邂逅的记忆。

「……没什么交往。从列京的主观来看，‘菜月昴’是和哥哥一起同行的，不太正常的家伙吗？’

望着已成为内心一部分的回忆，斯巴鲁不由得叹息。

说实话，最想叹息的是牺牲的列京，但感到无奈的感觉是徒劳的，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喂，不管怎么说，这不是白忙一场吗？。」

『……不好意思，我已经忘记了关于你的全部记忆，但由于关系过于淡薄，再现的可能性也变得很低。似乎没有机会了。』

他恨地看着书架上写着自己名字的书，还带着一脸意味深长的表情。当然，他的视线中带有强烈的谴责色彩。

如果被杀后认为自己的死没有什么起到帮助，任何人都会感到不高兴。

因为知道这一点，斯巴鲁也坦率地道歉说「对不起」——

『嗯，死了也没办法啊。而且，假如实现了您的目的，全部就都恢复原样了吧?我就敬请期待吧。」

「哦，你的器量太大了。不好意思，那就拜托你了。要是一切正常的话，如数奉还。」

『期待しないで、それを待っているとしましょうか』（等待并充满希望吧）

列京耸着肩挥着手从斯巴鲁的视野中慢慢地消失了。看着这一幕，斯巴鲁把列京的《死者之书》放回书架。

然后把手边的纸捡起来，用羽毛笔画着横线。——这是写有数个名字的名单，现在正好在列京的名字上划上了横线。

「……还有二十三人」

数着剩下的名字，斯巴鲁拍打的脖子嘎嘎作响

陈列着《死者之书》的书库——不亲民性依然存在。从那以后即使去过无数次，也不会给斯巴鲁提供书库内的检索机能。

毕竟是这么频繁的利用，所以我觉得稍微提高服务质量也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实在是很不情愿。

『贝蒂的禁书库也很了不起，但比这里要小。即使变天了也没有人会抱怨你的，斯巴鲁』

『就是那样。在这么大的书库中，很难找到特定的书吧。如果不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去挑战，继续下去也会累趴下吧」

贝阿特里斯和尤里乌斯小声地提出建议。态度对斯巴鲁很和善,不过正因为如此却顽固摇头。

确实如果放平心态，慢慢去找的话，这种徒劳感多少会平静一些—

「本来，安乐对我来说就是奢侈的事情。没有闲工夫了。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这么着急干什么？巴鲁斯急着变身吗？』

「会变的。——全部都会改变的」

拉姆用淡红色的眼睛冰冷地注视着紧握拳头的昴。斯巴鲁背过她的视线，凝视着手中的名单。

这是记录了列京和村民名字的名单。只要看到列京的记忆，得到决定性东西的可能性虽然低，但不是零。

那么——、

『读了这些人的书，斯巴鲁想做的事会实现吗?』

「艾米莉亚……」

当艾米莉亚露出担心的眼神时，斯巴鲁在一瞬间犹豫不决。但是斯巴鲁对艾米利亚点了点头。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我什么都忘记了，给大家添了天大的麻烦。想要挽回一切，就只有这一种方法了。」

「挽回什么的话，不用想这些……」

「这样的话不行啊!」

斯巴鲁如同乱来一般歇斯底里的高声叫着。

艾米利亚一脸惊讶，直视着那双眼睛，斯巴鲁继续说道：

「拜托了，不要说那种话。无论如何，我都要取回「ナツキ?スバル」

『然后……」

』

「然后，再一次遇见你们。……和你们见面，重新来过」

意识到失去一切后才知道那是最重要的，已经太晚了。

自己手中掌握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直到背负的包袱变轻了都不会注意到呢？

把一切都夺走，无法挽回之后，才问为什么……。

『――――』

艾米利亚盯着不断嘟哝的昴。那深藏在紫紺色瞳孔中的感情很复杂，连昴也无法读懂。

如果是她的事，那才应该是了如指掌，连自己也看不懂的表情，引起了斯巴鲁的不安。

艾米利亚在考虑什么，在想什么，又该怎么去接受现在的斯巴鲁？

那个答案是——

「——师傅！发现下一本书了！快表扬夸奖我！」

「啊，啊，干得真好。了不起啊，夏乌拉」

「嘿嘿嘿~」

扑过来的夏乌拉强制结束了与艾米利亚的问答。

斯巴鲁抚摸着她的头，她懒洋洋的摩挲着脸。

在她手里的一本书上确实写着和名册一致的名字。

「……在你这里，睡着多少『ナツキ?スバル』呢？」

从夏乌拉那里拿到书，斯巴鲁向不可能回答的书提出了疑问。当然，书也不会回答斯巴鲁的问题。

但是，书中有答案。一切都是为此实施的暴行，这是必要的牺牲。

\*\*\*\*\*\*\*\*\*\*\*\*\*\*\*\*\*\*\*\*\*\*\*\*\*\*\*\*\*\*\*\*\*\*\*\*\*\*\*\*\*\*\*\*\*\*\*\*\*\*\*\*\*\*\*\*\*\*\*\*\*\*\*\*\*\*

「只要客观的、片断的信息也行。将它们收集起来，使之接近成形……」

所谓评价，是通过别人的标准衡量后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如果能确认所有的人的尺度，用全部的尺子衡量个人的话，应该也能再构成那个人。

——夺回『ナツキ·スバル』。

这对菜月昴来说是最优先事项，全部都是为此而进行的。

之前的牺牲就不用说了，从今以后的牺牲也好，什么都好，菜月昴为了取回『ナツキ·スバル』是必要的行为。

如果能夺回『ナツキ?スバル』，只要他回来。

「……如果是你的话，全部事情都会想办法解决的」

除了艾米利亚、贝阿朵莉斯、拉姆、梅丽、尤里乌斯、除她们以外，许多有关人员的记忆，都希望如此。

所以，如果是『ナツキ?スバル』的话应该有那种力量。

所以，用那力量——

「——救救我吧。」

拜托了，『ナツキ?スバル』。如果你是英雄的话，就帮帮我吧。

※※　※　※　※　※　※　※　※　※　※　※　※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塑造成型。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整理形状。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修饰细节。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缝缝补补，慢慢的接近完成。

※※※※※※※※

第四节

――『殺人は、癖になる』 （对应6章第48节）

那是名侦探，Ercure Poiro留给世间的话之一。 （我只知道毛利小五郎和福尔摩斯）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杀了人就会觉醒杀人的癖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反复进行杀人。

只是曾试图通过杀人解决问题的人，如果发生以后的事情，同样会试图通过杀人来打破这种情况。

――『殺人は、癖になる』

然而，如果说杀人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这可以说是养成杀人癖的结果吗?。

这不是因为杀人上瘾，而是因为有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

不是因为习惯了，才把杀人作为选择项的。

除了杀人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不能说成为了习惯。

――『殺人は、癖に』

大致上来说，这只是Ercure Poiro夸大其词罢了

这世上的一切都能看穿吗？无论是什么事情，什么情况，都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的事情发生。

不要忽视那些，反倒是用这一套说辞来愚弄他们。

――『殺人は』。

这只是没有别的手段而已

只是没有其他最合理，也能得到正确答案的手段。

所以，这不是成癖。

――『殺人だけが、答えになる』。

对，对。是这样的。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答案，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答案。

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这绝望的死胡同，这是最后的手段。

『斯巴鲁总是帮助我，什么事情都能想办法解决，你是我的骑士。』

『如果没有斯巴鲁的话，贝蒂现在也是一个人守在禁书库里吧』

『巴鲁斯是个。。。时机好的男人。只有这一点，拉姆也认同你』

『如果哥哥不打扰我的话，工作肯定不会失败的。』

『斯巴鲁，你自己应该没有意识到，我被你拯救了。你的存在方式，对我来说也是希望的道路』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很喜欢「natsuki subaru」。

我知道你们很重视「natsuki subaru」。

我知道拯救你们的「natsuki subaru」有多么厉害。

我有自觉，把救了你们的‘natsuki subaru’所做的事，全都给毁了。

所以，我必须把它找回来。

只要把『ナツキ?スバル』找回来，就可以了。

只要这样，万事就能顺利地进行。顺利的。

。。。。。

不去不行。

※※　※　※　※　※　※　※　※　※　※　※　※

第5节

「菜月昴失了智，把同行的艾米利亚和尤里乌斯等人杀害了，我想方设法才逃了出来」

听了阿纳斯塔西亚带回来的报告后，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当然这些表情的意义很简单

「这很难相信，你们会这样判断是理所当然的。把这样的报告带回来我也很痛苦。但是，鉴于他的危险性，我们没有逃避现实的余地」

「阿纳斯坦西亚大人，即使这么说……」

「——我是艾奇多娜。安娜现在还在这个身体的深处沉睡。或者对于她来说，这样下去可能会更好吧」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安娜斯塔西亚——不，艾奇多娜的正面，闭着眼睛回答的是红头发的骑士，莱因哈特·范·阿斯特莱亚。

地点是水门都市普利斯特拉——在场的是与王选有关的人们。在城市的战斗结束后不久，等待着前往东方的斯巴鲁他们归来的报告。

在普里斯特拉发生的由大罪司教带领的魔女教造成的灾害，艾米利亚她们为了寻找恢复受害的手段，渴求『贤者』的智慧向东出发了

虽然有些不安。但是，如果能带回好消息的话。

他们深信着能做到这一步的菜月昴——却失了智

「不理解，这我没法点头同意。」

「即使不能相信，但这也是事实。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你们所认识的他。菜月昴丧失了记忆，执着于找回记忆。为此，他选择了最坏的手段」

「最坏的手段是……」

「普雷阿迪斯监视塔中的《死者之书》……这是一本能够解读死去的人的记忆和半生的书。不凑巧，我一本都没读过，所以很难理解它的效果」

听到艾奇多娜的回答，知道了拥有奇妙力量的书籍，但仍然无法理解。

当然，失去记忆的威胁，已经足以被证明。这也是斯巴鲁他们想方设法想解决的问题之一。

但是，为了目的却做出这样的事来，谁能想到——

「——我不认为菜月君一个人就能做到。如果说阅读《死者之书》是其目的，那该如何实行呢？

「奥托，你相信吗？」

莱因哈特瞪大眼睛回头看向冷静回答的问题的奥托。奥托对着那「剑圣」的蓝色瞳孔点头说：「嗯。」

「阿纳斯坦西亚大人……现在是艾奇多娜桑是吗？她没有理由对我们说这样的谎。这太突然了，也没有意义。实际上，她这样一个人回来的话，只能认为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

「我也不想相信。那种事」

但坚定的奥托回答莱恩哈鲁特的声音却在不断颤抖。听到那个激动的声音,就知道奥托把多么强烈的感情压抑在腹腔。

「奥托哥。。。。。。」在懊悔的奥托旁边，站着为他担心的加菲尔。

「……奥托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失去了记忆，菜月昴的行动规范也可能改变了，照那样艾米利亚和尤里乌斯也应该容易控制。除此之外还有他的协助者夏乌拉」

「夏乌拉……？那不是应该在监视塔里的‘贤者’的名字吗？那小子成了大将的……不，是我头脑混乱了。「奥兹主义的踌躇」就是那家伙……」

「真不巧，我没时间等你安定下来。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夏乌拉是监视塔里观测者的名字。借用当事人的话说，贤者并不是她，而是她的师傅，」

「我有很多事情想问你……那夏乌拉是在协助斯巴鲁吗？

莱因哈特向其确认后，艾奇多娜点了点头。

对于她的肯定，场面一片哗然。

将水门都市从大罪司教手中拯救出来的英雄，以及意想不到的变节，还有长久相传三英杰之一的「贤者」。

在噩梦接踵而来一样残酷的环境中，谁不会叹息这个世界呢？

「……我把这个事实带回来，并不是想讨伐敌人」

突然，在因情报震撼到的混沌中心，面朝下的艾奇多娜嘟哝着。

听到她的那个嘟哝，「艾奇多娜？」莱茵哈鲁特举起了眉毛。以他为首，众多的视线往她身上聚集，艾奇多娜叹了口气。

「一想到安娜的感受，以及我和尤里乌斯一起度过的时间，就觉得他对菜月昴产生愤怒是有道理的吧……但是，我累了」

「累了吗？」

「憎恨也好，被憎恨也好，不都跟拼命挥拳头的孩子一样吗？我实在是累了。」

无力地摇了摇头，艾奇多娜慢慢地站了起来。

她用着安娜的脸和声音，但是，如果是她的话肯定不会浮现那柔弱的表情。

「我将退出这个舞台。让安娜回到这个残酷的舞台让我无法忍受。我遭遇了无法挽回的失败。」

「那种事……」

「我知道你没有恶意。但是在她应该放弃的时候，说服她别放弃，这对她只是一种痛苦。我就到此为止了」

就这样，谁也没有说出能够挽留心碎的她的话。艾奇多娜也知道没有人能阻止自己。

因为她知道，所以她背对着观众们谢幕了。——和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从王选的舞台上退出这件事本身。

「祝君武运昌隆。——无论如何，请小心」

这是出发前往普雷阿迪斯监视塔的团队中，唯一平安归来者留下的最后的报告，点燃了全员不安的导索。

※※※※※※※※※※※※※※※※

「……你今后打算怎么做？」

在归途中被旁边的里卡多问到，艾奇多娜闭上了眼睛。

失去一只手臂的伤势很重，失去以前那双粗壮的手臂。取而代之的是像钩爪一样的东西，可以说不放弃战斗的姿态才更符合他的风格。

「你说得对。放弃，然后死心。那才是明智的。我不想用安娜的身体来强迫你……至少，对霍星商会的最低限度的责任要尽到啊」

「最低限度的责任……」

「必须解散商会，照顾员工接下来的工作。商会本身，如果委托副会长杜登来做的话，会做得很好的吧」

「————」

「我知道你的不满。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虽然真相并未公开，但艾奇多娜和里卡多的交往时间还是相当长的。虽然只是单方面的认识，但是对于里卡多面对会长的强烈感情还是有理解的。

那是因为，里卡多与安娜拥有完全同质的东西。

里卡多自认相当于是安娜的父亲，多娜狐觉得自己相当于安娜的母亲（噗，我这里确实懵了，特意去看了零大的帖子才敢确认）

所以——

「‘铁之牙’也放手吧。利卡多，随你喜欢就好」

「不管你说什么，我会寻找让小姐清醒的方法。

「这几率很渺茫啊，如果你仍然以那个为目标的话，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如果《铁之牙》的孩子们顺从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

里卡多的意愿光凭艾奇多娜是无法说服的。

他所珍惜的事物不会放手，拼上性命也会保护想守护的东西。在当事人开始做某事之前，没有比这个更残酷的事情了。

虽说艾奇多娜放弃了王选，但是不可能放弃里卡多

只是——

「——

「抛弃女儿的父亲，还有什么当父亲的资格吗？不管别人说什么老子都不会放弃的」

里卡多坚定的宣言，决不是为了讽刺艾奇多娜。但是却深刺到内心深处，让艾奇多娜意识到自己的软弱。

因此，艾奇多娜脸上浮现出无奈的笑容，称赞里卡多的强大。

「——利卡多，你真是……」

很坚强呢，艾奇多娜打算继续说下去。

或者，如果花费时间，自己也会变得如此坚强吗？

——但是，来不及了。

——

像地震一样的感觉从脚下传来，刹那间，艾奇多娜看到里卡多伸出了手臂。

他那粗大的、钩爪的手臂挂在了艾奇多娜的脖子上，双脚腾空

。

里卡多把自己摘举了起来，注意到了这一点，就这样结束了。

下一个瞬间，以爆炸性的气势逼近的水流吞没艾奇多娜和里卡多，城市被碾压，冲走。

魔女教失败了的洪水灾害，再次袭击了逃脱灾难的水门都市。

※※※※※※※※※※※※※※※※

俯视着被大水吞没的城市，斯巴鲁叹了口气。

呈钵状的城市设计，的确只要水流入了就没有逃路，发挥了水攻蚁巢一样的压倒性的效果。

「不愧是对魔兽决战用的城市……陷阱的效果拔群啊」（你也是魔兽战线？）

当初为了打倒魔兽、魔女而成立的城市，开放水门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暴力的水流瞬间将城市拖到水底，将逃跑的居民吞入水中。

『原来如此，好厉害啊。这样一来，就能把认识你的人一举解决了……我想也是极好——的呢。』

「……吵死了。」

在俯视惨状的斯巴鲁的背后，高个子小丑发表了不当的感想。

那个表情虽然不能说是满足，但从眼前的结果中得到了相应的回应。正因为有了他的知识和建议才实行的计划，有那个想法也不是不能理解。

「老爷，真是恶趣味……」

身着女仆装的少女用轻蔑的眼神看着小丑般的主人。给人可爱、聪明的印象的少女依偎在斯巴鲁身边，轻轻握上了他的手

斯巴鲁握住她的手，对她点头。

「佩特拉，看起来情况怎么样？」

『那个，夏乌拉好像好好地做了。控制塔，四个全都移动了，应该没有人能逃脱……避难所大概也是」

「……这样啊。不好意思让你报告」

即使寻求客观的意见，佩特拉的脸上也浮现出刚强的微笑。

斯巴鲁知道她虽然是个内心很坚强，但其实是个没什么特别的普通孩子。把那样的她卷进来，并不是没有罪恶感——。

『与其抱着这样的感伤，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做这种事了。斯巴鲁大人真是个半吊子呢」

「被这么说了，连反驳的话都没有。」

金发女仆弗雷德利卡的怒火并不是一时爆发出来的。

她比起自己遭受的悲剧，更重视周围人发生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巴鲁的行为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这些都不是歪理，而是货真价实的感情问题。看来是理性的，但暴露在外面的仍是率真的感觉，让人感觉与加菲尔有着的血缘关系。

「话虽如此，加菲尔这人也只是听别人说的我才知道。」

斯巴鲁轻轻地将手指插进自己的刘海。粗暴地搔头，用力地叹了口气。

为了转换意识，集中精力战斗。

『然后呢？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呢，斯巴鲁君』

骡子娃儿身体前倾，从旁探过脸来。

斯巴鲁咂了咂嘴，说着「就这么干吧」

「按照计划进行。——首先，从最麻烦的家伙开始攻击是最好的方法」

\*\*\*\*\*\*\*\*\*\*\*\*\*\*\*\*\*\*\*\*\*\*\*\*\*\*\*\*\*\*\*\*\*\*\*\*\*\*\*\*\*\*\*\*\*\*\*\*\*\*\*\*\*\*\*\*\*\*\*\*\*\*\*\*\*\*\*\*\*\*\*\*\*\*\*\*\*\*\*\*\*\*\*\*\*\*\*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塑造成型。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整理形状。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修饰细节。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缝缝补补，慢慢的接近完成。

\*\*\*\*\*\*\*\*\*\*\*\*\*\*\*\*\*\*\*\*\*\*\*\*\*\*\*\*\*\*\*\*\*\*\*\*\*\*\*\*\*\*\*\*\*\*\*\*\*\*\*\*\*\*\*\*\*\*\*\*\*\*\*\*\*\*\*\*\*\*\*\*\*\*\*\*\*\*\*\*\*\*\*\*\*\*\*

第6节

「哇、呕……」

「奥托哥，没事吧！？把水全吐出来！」

奥托流着泪大声咳嗽着吐出流进肺里的水。那副状况，加菲尔赶紧抓起了奥托的脚，将其倒立助其排水。

虽然成功地把水从肺部吐出来了——

「可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城市的大水门已经被打开了，水吞没了城市。咱们与魔女教拼死抵抗的结果，全部都化为泡影了」

望着周围被水淹没的城市的情景，加菲尔咬紧了牙。而奥托从加菲尔的眼里也能看到他的悲痛欲绝。

这绝望的城市情况一目了然。幸运的是，奥托被旁边的加菲尔所救，好不容易逃到了水达不到的高度，但是同样能这么做的人在城市里有多少呢？

「全都被水……」

加菲尔凝视着被水淹没的街道，久久离不开视野。

虽然没有详细的听过，不过加菲尔好像在城市里与什么重要的人邂逅了，奥特也感觉到了。

这对他来说是无比珍惜的回忆，无可估其重量的存在。

——而这大水，甚至连加菲尔的羁绊都无情地冲走了。

「还，还没完」

虽然担心加菲尔的精神状态，但奥托应该担心的是其他相关人员。

带着意想不到报告的安娜——艾奇多娜，召集了王选候选人在内的有关人员，想必也遭受了这次灾害。

为了预防灾害召开的回忆，却反过来被其一锅端了。

「虽然说这话有些严厉，但请你振作起来。我们必须处理这种情况，就跟上次面对魔女教时一样。」

「哦，奥托大哥…….但是——」

「现在站在原地发呆有什么用？！菜月君和艾米莉亚已经不在了！！振作起来，现在只有我们了！」

「――――」

奥托抓住加菲尔的胸口，朝着漏出软弱表情的加菲尔怒吼着。明知道这是多么残酷的发言，但是——

斥责消沉的心，将其点燃，重新运作。

这么做的话，即使被骂无情也没有关系。——哪怕后来被加菲尔怨恨，也比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要好得多。

「寻找幸存者，与王选候选人和骑士们汇合。如果这是针对城市的攻击，那么必须团结起来对抗……」

「——！奥托大哥！」

「——！？」

比起考虑言语的含义，加菲尔的身体反而先动了起来，胸口被撞飞——

紧接着，在建筑物屋顶的上瘫坐的奥托身边穿过了一道肉眼追捕不到的白光——

「啊！呜呜呜呜！」

一瞬间，被白光掠过的胸口处传来全身灼热的疼痛。虽然没有出血，但是衣服下的皮肤却碳化了。

无比巨大的能量，那便是白光的正体。

之后，那道白光——

「哦，哦哦哦——！！」

超速逼近的白光，如同标示着死兆星的到来，加菲尔一边吼叫一边强行击落了。

在手臂上安装了银之盾（盾勇石锤了），加菲尔试图从正面挑战这看不到的高能攻击。这种超次元的战斗，凭借奥托的眼睛是无法追寻到的

只是，对于刚才发生的——

「是从哪里攻击的……..」

一边忍着疼痛，奥托环顾着四周，寻找着白光的发射地点。

瞄准奥托和加菲尔的攻击，和打开水门的敌人。首先想到的便是魔女教——

「什么！从那么远的距离！！？」

在视线的边缘，勉强看见水门的控制塔——位于城市最高点的塔顶在发光。

就在一瞬间，眼前一闪，白光便向这边迸射出来。踉跄的加菲尔勉强挡住了。

「这样下去不行啊奥托哥！你快找个能藏的地方，老子要干翻他」

「加菲尔！缩短距离没关系吗？」

虽然加菲尔很有气势，但是形势绝非有利

逼近的白光速度非同寻常，在这样的距离里加菲尔勉强赶得上防御。如果距离缩短，反应时间就会减少。哪怕是眨眼的瞬间，在这种超次元的战斗中也是致命的。

「即使这样，也只能这么做了！现在只有我们了！是吧！？」

「没错，加菲尔」

「阿拉啦啦啦啦啦啦！」

为了践行之前的发言，加菲尔强有力的助跑起跳，就这样，在被水吞没的都市里，利用着勉强当作立足点的建筑物，猛然冲向发射着白光的控制塔。

「哦，哦，哦，哦哦——！！

正面吃了一发白光，那是骨髓都麻木的冲击，随后身体如同要被风吹倒一般，踉跄的向前冲锋。

真是可怕的攻击方式。

从如此远的地方精准狙击的力量自不用多说，之后不间断的连续打出如此多的高能攻击，其mana保有量也偏离了常规。

但是从对方故意拉开距离的立场考虑，近身战可能是压倒性的有利。

「所以说……

如果对面是如此强大的对手，那就不能错过了

除此之外，对方所做之事沉重至极，难以原谅。

水门都市普利斯特拉沉入水底，遇害的人数恐怕是超出想象

上一次魔女教的袭击所带来的的创痕还未痊愈，而这一次仿佛要将悲剧覆写，其中加菲尔的家庭也被——

「——！」

不能胡思乱想了，加菲尔咬紧牙关，拼命着摇着头

但是，为了不去想而拼命的去做，结果和所想的没有什么区别。不能被心中的愤怒吞噬——

只要把这股愤怒融进他的爪子之中，嵌入他的牙之中，将敌人……

「——加菲尔」

突然，被激情所支配的头脑瞬间传来了声音

只是被叫到了名字而已，在这种关头，加菲尔头也不会回的

但是——

「大将?」

如果那声音是期待归来的人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翠绿色的眼睛，加菲尔在高速攻防中寻找着声音的主人

——加菲尔根本不相信艾奇多娜带回来的情报。

原本，加菲尔就不相信艾奇多娜之类的名字。

当然，他向斯巴鲁控诉了其自报姓名存在的危险性，但还是强行接受了前往普雷阿迪斯监视塔的请求。

尽管如此，结果，只有披着安娜外壳的艾奇多娜从贤者塔返回了，加菲尔后悔自己的想法太肤浅而感到懊悔。

不禁想到，为了寻找斯巴鲁和艾米利亚他们就应当追上去。

大水流入城市时加菲尔正向奥托提出自己的意见，奥托似乎有自己的想法，但加菲尔则坚定地投入獠牙，不承认这种错误的想法。

加菲尔完全没想过斯巴鲁他会失败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听到了菜月昴的声音，加菲尔找到了希望。一这被死胡同吞噬的状况一切都会改写。

为了紧紧地抱住那样的、廉价的幻想，寻找身姿——。

「最关键的问题上无法认同。——果然自家人的眼光很准呢」

当那个声音的主人映入眼帘的瞬间，加菲尔整个脸都困惑地皱起了眉头。

那并不是因为没听见那小声的嘟哝。纯粹地，只是对眼睛看到的东西的吃惊产生的表情变化。

「――――」

眼下，有一个人抬头看着冲向白光飞翔的加菲尔。

那个姿态，看起来确实和认识的人一样

「你丫的——是谁」

如果将意识集中在鼻子里，嗅惯了的气味就会流入鼻腔。

可是，不管是五感，还是本能，都打算否定对方是认识的人。

在短暂的思考中，掠过一瞬间的空白。

但是，这是致命的空白

紧接着…..

「明白，哈——’

「嗯」

伴随着冷淡的命令，黑发女子用脚踢了过来。虽然立即用盾去防御，但传来的是如同击毁龙车般的威力。

在眼下，注意力和意识不集中的情况，不可能敌得过

「虽然不错，但是我对师傅的爱更胜一百倍哦。」

笑容甜美的女人手掌，朝着加菲尔的脸拍去，一瞬间，加菲尔毛骨悚然的全身僵硬，将脸朝着身后仰去——

噗嗤

冲击贯穿了加菲尔的腹部，内脏从背后喷射而出

※※※※※※※※※※※※※

奥托看到血花在空中绽放开来，把头扭了过去。

「呲……」

咬紧牙根，奥托痛骂自己内心的冷酷

在这种情况，还能冷静地把握事态的自己，真的让人讨厌。兄弟在眼前消逝了，即便如此还是没法感情用事——

为了在压倒性的不利状态中寻求出路，奥托集中意识环顾四周。

如果应用自己的『言灵的加护』，无论怎样的状况也能寻求一丝出路。坚信这个想法，到现在为止也克服了所有困难的局面。

所以——

「很遗憾，老鼠都被水淹死了。没有人会陪你说话的吧?」

「――――」

伴随着脚步声，那个声音敲打着奥托的鼓膜。

在令人恐惧、寂静的世界中，脚步声渐渐靠近。回头望向脚步声的来源，奥特止住了呼吸。

接着，又简短地吐出最后的一口气。

「看来是认错人了呢，菜月君」

「是这样吗？我自己可没有搞懂呢……」

「这种事照镜子就应该能弄清楚吧。啊啊，是这样的吧？照艾奇多娜的话说，是失忆了吧。所以你不明白吗？

「哈哈，可能是吧。如果都不同的话，我就会死心了……」

一边揉着脸颊，一边对奥特的挑衅性的话语回以微笑。

应该怎么称呼对方的名字，在奥托的头脑中，他的冷静和冲动如同博弈着。犹豫着是否要叫出那个名字，踌躇着是否应该——

「你是……」

「不用说我也知道吧。我的名字是‘natsuki subaru’。天下不灭的穷光蛋。」（用了简中的翻译）

「――――」

「关于你的事，我也听得很清楚哦。久仰大名。终于见到你了，奥托」

这么说来，那个人物——有着菜月昴的外表，但是与奥托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人笑了。

浑浊而无光的左眼，不知为何变白的头发，脸上挂着不知道从哪里借来的笑容，natsuki·subaru仿佛在嘲笑。。

※※　※　※　※　※　※　※　※　※　※　※　※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塑造成型。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整理形状。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修饰细节。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缝缝补补，慢慢的接近完成。

\*\*\*\*\*\*\*\*\*\*\*\*\*\*\*\*\*\*\*\*\*\*\*\*\*\*\*\*\*\*\*\*\*\*\*\*\*\*\*\*\*\*\*

第7节

面对警戒着的奥托，昴长叹了一口气。

被人说成变化很大，听起来有点不快。当然如果说一成不变，以现在斯巴鲁的心态来说就算作讽刺了。

但被人明指出是完全不同的人这点事难以忍受的。

这是因为在塔里的每一个人，以及在出塔后遇到的、都没有听到的话语。

「老实说，事情相当棘手呢。」

「……怎么了?」

「我的目的不是从艾奇多娜那里听到了吗?记忆一扫而光、石乐志的我到处乱窜……就是这样的感觉。」

「关于那件事，姑且。只是想找回自己的记忆吧，稍微有点执着罢了。」

「我没说过这么多……嘛，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推测。果然，这家伙很能干。无能的废人，就只有我一个吧。

」

轻轻地用手抚摸着左眼，斯巴鲁自嘲似的嘟哝着。看着那个动作，奥特咽下了口水。

「我问你，你的眼睛怎么了？」

「眼睛……啊，是左眼啊。虽然看东西有点朦胧，不过呢，好像是被什么吓到撞过头了。头发也没啥，就是很随意地变成这样了。很搞笑吧」

「哈哈哈，真搞笑呢。你这样就满足了吗?」

「距离满足还很远呢，想要满足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距离就像沉重的心情一样。」

对于干笑着的奥托，斯巴鲁也露出了干笑。

原来，斯巴鲁和奥托是好朋友，原来如此，可以理解。不仅仅是从艾米利亚、贝阿朵莉斯、阵营里的大家眼中看到的真实感深有体会。

『斯巴鲁和奥托，总是关系很好地闹腾着，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嗯，基本上斯巴鲁总是在调戏奥托，这一点也没怎么变呢。』

艾米莉亚和贝蒂站在两侧，向斯巴鲁逐一介绍奥托

斯巴鲁用舌头润湿了嘴唇说道：

「我一直期待着能和你「初次重逢」，但我得先处理危险的家伙。不好意思，我会马上解决的」

「「初次重逢」是很独特的说法呢，姑且不论这个，但是考虑到你的目的，你这不是失败了吗？」

「什么？」

斯巴鲁抬起头，皱起了眉头。

于是奥托接着说：「不不不」

「实际上，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把相关人员聚集一堂，用无处可逃的压制攻击一口气干掉.，这样就束手无策了。如果对手是灾难的话，无论是剑术高手还是佣兵团，都不可能反击。」

「――――」

「这么一来，只有艾奇多娜从监视塔里逃了出来，也是计画的一部分。放过她，然后以报告的形式将认识你的人一举召集起来。——。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会聚集到水门都市，然后开闸放水—」

「……受到表扬我很荣幸」

斯巴鲁一边表现出接受称赞的姿态，一边在内心里咂嘴。倒不如说，应该被称赞的是奥托。

包括允许艾奇多娜逃亡在内，奥特几乎准确地说中了事实。

不过

「最初让艾奇多娜跑掉了是偶然的，因为发现逃跑后可以利用她，所以没有追上他，这才是真相。」

「原来如此。连这一点都算到了吗。记忆消失了反而更有能力了，成麻烦事了吗——。」

他话音未落挺直了身体，直视着斯巴鲁。斯巴鲁意识到了他坚定意志的目光，投以回视。

面对做好如此准备的昴，奥托继续说：

「但在最后，在最后一步失败了」

「失败了?说的是我吗?」

「……还没有听懂吗？你心里在想什么呢。这么完美的机会你却不好好把握。如果你真心想那么做,就应该贯彻初衷。」

「贯彻初衷……」

「不要贪心，应该直接针对莱因哈特先生。」

「你应该是能读他人记忆的《死者之书》的吧？如果打算利用这个来拯救自己的话，莱因哈特无非是最大的敌人。如果最初的一击没有击杀他，以后会受到警戒，再也做不到吧」

「所以，在最初的獠牙到达的瞬间就不应该放手。这样说对吗？」

「是的，就是那样。所以……」

「噗嗤」

「——？」

突然，从昴的喉咙传来的不可思议的声音，奥特抬起了眉毛。那是惊讶，困惑，混乱的反应。

那个不是演技和小动作，而是很自然的反应。

这种反应只有一张，是很理所当然的。

事态发展到这里，最后的最后，犯错的是——

「是你啊，奥托。误会的是你」

「那是……」

「我所瞄准的不是莱茵哈特。当然，如果他在这洪水中死去的话就省事了，但我不会做依赖偶然的事」

莱恩哈特的超高战力是在规格外的，在所有人的忠告下深深的体会到了。

《剑圣》这个名头所带来的，就是杀死他极其困难的这个事实。—总之，为了杀死他必须不断积累、积累、积累一些方案。

指望他偶然的死去，这不符合英雄所期待的死。

「所以，如果要杀他的话，就找出相应的手段。可以先削弱他，可以突然袭击，也可以上圈套，也可以用人质逼迫。如果有杀他的必要，我会这么做的。……但是，他的优先顺序很低」

「那么，洪水只是为了一下子把认识你的人清理干净？确实，认识你的人在这个城市出奇的多……」

斯巴鲁向奥托伸出了手，后者正试图继续推测。

斯巴鲁也知道他试图讲的故事。在水门城市普里斯特拉发生的魔女教骚乱，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没错的。

确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用这个城市也是目的之一。但是和最终目的相比，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事。

斯巴鲁以水门城市为舞台，由此产生洪水灾害的目的只有一个。

最大的目的是——

「——奥托，是你啊。」

「……是我？」

「这是为了杀死你而筹划的手段。其他的死人，算是赠品吧」

「――――」

这突然而来的目的，对奥托而言是多么意义不明，身体不禁硬直。

就这样，一只眼睛盯着愕然的奥托，斯巴鲁用朦胧可见的左眼映照着世界，环顾着屋顶的景色，转过头来。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只为了你做了这么大的事？当然是对你的最大警戒的表现。包括你身边有加菲尔在内，应对的安全对策可是很慎重的」

「———」

「我告诉你，这不只是我的想法。因为我不相信我的想法。这也是我用这不灵光的脑袋，绞尽脑汁想出来的」

没错，斯巴鲁的坏主意可想而知。

在掌握世界规则的情况下，远离世界的漏洞，在不了解世界规律的斯巴鲁，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我可是有好好商量过了呢。」

「――――」

沉默的奥托，围绕着被击垮的他周围的，是奥托眼睛绝对不会看到的，只有斯巴鲁的左眼能看见的可靠的伙伴们。

艾米利亚、贝阿朵莉斯、拉姆、骡子娃儿、佩特拉、弗雷德里卡、作为艾米利亚阵营团结一致的同伴们，围着奥托。

看着他们每个人的脸，斯巴鲁说：「对吧？」然后耸着肩膀。

「认识我的人中，最麻烦的家伙是？」

『奥托』

艾米莉亚回答。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最麻烦的家伙是？」

『奥托』

贝蒂回答。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最麻烦的家伙是？」

『虽然很生气，是奥托吧』

拉姆回答。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最麻烦的家伙是？」

『是奥托—呢』

骡子娃儿回答。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最麻烦的家伙是？」

『奥托先生』

佩特拉回答。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最麻烦的家伙是？」

『是奥托大人』

弗雷德利卡说道。

「——完全一致。如果加菲尔加入了，一定会说同样的话吧」

「到底在和谁说话……」

「想争取时间也没用。我应该说了。把城市淹没就是为了杀你。——在没有老鼠的地方，你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为此，斯巴鲁开放了大水门，把城市沉入水底。

水龙也好，老鼠也好，昆虫也好，都不会靠近奥托·苏温。因为离开了土地，所以也不会让你使用你擅长的魔法。

斯巴鲁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知识，做到了这种程度。

这所有的一切全都是——

「——我不会低估你。我，除了自己以外谁都不低估。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所以我会不择手段杀了你」

「你……」

「——师傅！」

收到斯巴鲁全力宣战的宣言，有什么阻止了奥特。在屋顶轻快着地的，就是那半身被鲜血染红的夏乌拉。

她用手拍着满是血污的胸部

「终于结束啦。哎呀~，真是顽强呢。没想到，肚子里的东西被炸飞了还活着，简直就是不死之身啊」

「怪不得花了不少时间……好好解决了吗？」

「连头都干碎了呢。一般来讲，除了师傅以外，人的脑袋没了就会死吧？」

「我可不知道你把我算在外面是什么意思，就算是我，脑袋没了也会死的。」

「又来了呢～」

在旁边嘻嘻笑着推斯巴鲁肩膀的夏乌拉，从斯巴鲁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这无法理解的价值观——

最重要的是，她完成了被赋予的任务。这样就足够了。

「辛苦了，夏乌拉。之后呢……」

「只是惩罚本命先生而已吗？但是但是，这是不做到这个地步就不行的对手吗？啊对我来说很弱诶……」

「光说力量的话，我也会被你一只手压碎的吧。」

奥托的力量难以估计。这就是斯巴鲁汇总并判断他们从艾米莉亚他们那里听到的结论。

听了斯巴鲁的回答，夏洛拉理解道「啊~，确实是~」。

另一方面，奥托对那斯巴鲁和夏乌拉的争吵从心底里感到憎恨

「没想到，我刚得到人生最高评价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真是糟糕透了。」

「人生最高的评价?那就是你的错觉吧。」

对奥托说的话不是讽刺，而是斯巴鲁真心传达的。

没错，这是从看过艾米利亚阵营里所有人的书后斯巴鲁看到的真相。

「你一直都是阵营里全员给予最高评价的人，奥托！」

「——去死吧，你个假货」

看到漏出牙齿笑着的斯巴鲁，奥托漏出牙齿凶暴地笑了。

这一句话，刺痛了斯巴鲁的胸膛——

「——」

——接下来的瞬间，白光射进奥托全身，对话被强制性打断了。

※※　※　※　※　※　※　※　※　※　※　※　※

　ツギハギ、ツギハギ、形作っていく。

　ツギハギ、ツギハギ、整形していく。

　ツギハギ、ツギハギ、色づけていく。

　ツギハギ、ツギハギ、ツギハギして、完成へと近付けていく

※※　※　※　※　※　※　※　※　※　※　※　※

「——到此为止了。」

听到那句话的瞬间，菜月昴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在他的眼前，脚下是上半身消失了的奥托遗骸，水面漂浮着败北而死的加菲尔。

在这种情况下，斯巴鲁所做的是极其伪善的行为——他在为死者默哀。

斯巴鲁并不憎恨奥托和加菲尔。

迄今为止斯巴鲁没有任何理由对逝去的人怀有怨恨。--不，可能对于曾经做过很多事情的罗兹瓦尔来说，稍有抱怨（骡你太美），不过，现在的昴并不知道他的真心话。

除了这种微妙的纠葛之外，昴对谁都没有怨恨。

无论何时，该憎恨的是自己。被憎恨的只能是——不是『ナツキ スバル』的自己。

谁都不需要的，『偽物』的自己。

收集『ナツキ スバル』的片段，拼凑起来，借此塑型，这样的菜月昴是多么滑稽。

所以——

「我对你只能说声抱歉了」

「……斯巴鲁」

回头望去，斯巴鲁凝视着屋顶边缘上的莱茵哈特。

虽然这是在众人记忆中看过了，但整齐的站姿丝毫没有一丝阴沉。事实上，衣服各处都没有沾到水，这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如此，你真是脱出规格外了呢。」

「斯巴鲁，这是你干的吗？把奥托、加菲尔。。。」

「杀了吗？不只是这两个人，让洪水淹没了整个城市的人，那也是我干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了拯救这个城市的人们……」

「朝着监视塔前进了吧？我知道。我很了解呢。虽然依旧缺乏真实感，但就跟读了漫画梗概差不多吧」

在莱因哈特的谴责下，斯巴鲁张开双臂，面向城市。

这座被水淹没的城市，在洪水之灾来临之前也遭遇了灾难——魔女教的暴行所留下的创伤，与其说是深刻不如说是歪曲。

夺走人们的记忆，将其形态变成非人的东西，用压倒性的力量使人强行遵从，强行歪曲人们的想法与其共鸣。

不言而喻，从践踏人性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手段。

但是与此同时，也可以这样想。

「计划漏洞百出，不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会输，所以才会想采取这种莫名其妙的计划吧?」

拥有超强力量的大罪司教们，所有人对他们的能力望而生畏

但是有谁会告诉他们，无论有着多么强大的能力，若是使用不当，任何人都会败北。

不管是智慧还是数量、还是更强大的才能，必定会败北。

「我不会带着抱着半吊子的觉悟去挑战。只要找到能够赢的方法，把握住时机。因此，我会找人商量对策。」

「商量对策—勾引你的，就是你旁边的那个女人吗？」

「欸，啊，是我吗？。」

突然成为话题的中心，站在斯巴鲁旁边的夏乌拉瞪大了眼睛。她用手指着自己，盯向莱因哈特。

「啊ー说我是勾引师傅的恶女的话，早就当过了！师傅，完全不被情色打动~……明明很性感！明明是超性感的攻击呢」

「旁边的那个人姑且算是我的合伙人吧，凭她的头脑干不出勾引人的事吧。说到勾引的话……倒不如说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吧」

「内心的……声音?」

「我心中沉睡的狮子，为求解放而到处暴走。」

听到斯巴鲁的回答，莱因哈特马上意识到他在胡说八道。看着莱恩哈特的眼睛充满了失望，「师傅，师傅」夏拉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斯巴鲁的腋下。

「emmm，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总觉得有点像雷德的感觉啊不危险吗？」

「明白了，那可就出大问题了，他可是雷德的后裔啊」

「欸，不是——」

「他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哇——！真的是雷德的关系者吗！喂，听我说！」

如同中了孔明设下的陷阱而蒙蔽的脸，夏乌拉控告着斯巴鲁的恶劣。实际上，在记忆里也有挑战过那个人的经历。

当然，继承了那份血统的莱茵哈特，当然不可能指望用认真的挑战来取胜。

「很遗憾，你的暴行就到此为止把。这就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对你友情的证明。」

「明明是约好要参加结婚典礼的朋友，却说这么扫兴的话。虽然我这么说，但是艾米利亚已经很高兴了……」

「斯巴鲁，别干了。——不要再这样了」

「――――」

因莱因哈特的恳求，斯巴鲁听到那悲伤的声音闭上了嘴。

看到脸部肌肉扭曲的莱因哈尔的表情，斯巴鲁受到的是如同撕裂胸膛般强烈的疼痛。

就像对奥托和加菲尔没有仇恨一样。

斯瓦尔对莱因哈特也并没有什么仇恨。他什么错都没有，也知道他是不能被责备的恩人，是一位友人。

即使这样……

「——为了取回‘ナツキ スバル’，你的性命也是必要的。所以，总有一天我会来杀你的」

「――――」

「可是，不是现在，也不是今天，而是明天的事。」

听了昴的宣言，莱因哈特困惑地眨了眨眼睛。

现在，莱因哈特正打算决一胜负。实际上，如果莱因哈特这么想的话，只有一步之远的昴，在一瞬间就能被干掉。

即使夏乌拉在身旁提防，也不会影响结果。

尽管如此，斯巴鲁却这么说——。

『这种情况下，如果菲鲁特要逃跑的话，就应该在城市尽头那个地方吧。』

——是的，秃头的巨人族朝着指向的方向，夏乌拉射出了白光。

「――――」

瞬间，莱因哈特屏住呼吸，追赶着如同光速飞去的一击，朝后方飞去。

不是为了阻止面前的昴，而是飞向远处，前往从洪水中幸存下来的他的主人菲鲁特处，击落白光。

『把重要的东西放在身边，当然就等于暴露弱点。那对『剑圣』莱茵哈特也是同样的事哟

。』

献策的罗斯瓦尔，沉浸在戏耍「剑圣」的满足感中浮现出坏笑。斯巴鲁把这个横着看，短暂地呼吸，

「喂，夏乌拉，今天就到此为止把。」

「好的~」

精神满满地举起手，夏乌拉别住斯巴鲁的腰。就这样，她凭借纤细的手臂和怪力，轻轻地弯曲着膝盖，想要飞到城市的外面。

就在第一个跳跃开始之前，昴转向莱因哈特的方向，

「——你没有想的那么厉害，不是超人，也不是万能的。」

所以——

「——我一定会杀了你，莱茵哈特。」

\*\*\*\*\*\*\*\*\*\*\*\*\*\*\*\*\*\*\*\*\*\*\*\*\*\*\*\*\*\*\*\*\*\*\*\*\*\*\*\*\*\*\*\*\*\*\*\*\*\*\*\*\*\*\*\*\*\*\*\*\*\*\*\*\*\*\*\*\*\*\*\*\*\*\*\*\*\*\*\*\*\*\*\*\*\*\*\*\*\*\*\*

第8节

「——希望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字是？

「啊，阿缪。阿缪·西尔斯……」

「这样啊，是个好名字呢，阿缪。……这次的事辛苦你了」

「呼呼……」

跪着的红发骑士，和阿缪的视线对上了，这样说着。听到这句话，少女那紧绷的感情，瞬间崩溃了。

泪水止不住的从眼眶溢出，阿缪的身体因复苏的恐怖开始颤抖。

骑士——莱因哈特环视着四周，为这惨状而心痛，咬着嘴唇。

「――――」

事件发生在两天前，卢格尼卡王国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因为王都和五大城市间的边境地带疏于管理，所以发现迟了，以莱因哈特为首的骑士团的派遣也延迟了数日。

在这期间，成为村里唯一幸存者的阿缪只能在孤独中抱着膝盖。——身边环绕着家人与邻居的遗骸

「斯巴鲁……」

他抚摸着腰间准备的《龙剑》，不由自主地嘟囔着。

如果从这一案件的性质来考虑，这完全有可能是魔女教徒的所作所为。但莱因哈特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一惨状是由谁一手造成的。

「是男女二人组没错吧？年轻的二人组」

「哈，是的……。啊，但是……」

「可是？」

莱恩哈特的提问，使阿谬埂塞住了话语，她为了道出真相凝视着皱起双眉的莱恩哈特。

「女人的话我不知道，但是男人……」

「男人呢？」

「我虽然没有注意到，但是好像一直在和谁说话……」

「――――」

传递来的话语模糊不清，阿缪的证词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对于莱恩哈鲁特来说，闭上眼睛，深深的叹了口气。

阿缪的洞察力是确实的。那对男女——不，是斯巴鲁和夏乌拉。一定是像阿缪所说的那样，在和谁交谈。

虽然莱因哈特不知道被杀的是谁——

「感谢你提供的信息。骑士团的人马上就会过来处理的。你除了家人还有亲戚吗……」

「啊——」

莱因哈特轻轻点了点头，温柔地安慰着她，阿缪的手指轻轻地抓住他的下摆。就好像害怕自己远离一样，阿缪露出了不相信自己行动的表情。

但是考虑到她的心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失去家人、失去了家乡，不知以后会有多少苦难在等着她。

如果能够解除她心中的不安的话。

「我知道了。确保你的安全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所以,请您放心我在你身边谁也不会接近你的,」

「呜、呜……对，对不起。对不起……」

「没必要道歉。——你什么都没错」

阿缪握着他的手又止不住的哭泣，看着眼前的她，想起了这一切的元凶

「这样的话……这样你满意了吗？满足了吗？你的眼睛究竟映照着什么？我不明白啊！——斯巴鲁」

没错，莱因哈特轻吟着不在场的某人的名字，闭上了眼睛。

眼睑里映出的朋友身影，终有一天，会在莱恩哈鲁特面前出现。为了杀了他，无论怎样的手段都不会吝惜吧。

总有一天，莱因哈特必须亲手斩杀自己的朋友。

\*\*\*\*\*\*\*\*\*\*\*\*\*\*\*\*\*\*\*\*\*\*\*\*\*\*\*\*\*\*\*\*\*\*\*\*\*\*\*\*\*\*\*\*\*\*\*\*\*\*\*\*\*

『那个叫阿缪的孩子，会被莱因哈特捡到的吧。』

「是那个被烧毁的村庄唯一的幸存者吗？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看到莱茵哈特就会抓住撒不开手吧。——这样一来，他就来不及追踪了」

『这算坏主意还是狡猾呢……算了，这可不是我该说的事』

『真棒啊。大将和奥托哥，这种时候真是情投意合呢」

』

「『うげえ』」（笑死）

『哦，大家都到齐了呢』

用手中的树枝拨开树丛，发现没有街道斯巴鲁皱起了眉头。在他旁边，同样是跨越了丛林的奥托露出了相似的表情，看到他们两人的脸的加菲尔拍着手，笑出了声。

『呵呵，但是大家终于到齐了，真是太好了。托大家的福，非常热闹呢……多亏了昴的努力。」』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也会觉得这么做是有价值的。如果让我真的有实质的回报的话，希望艾米利亚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慰劳……」

『你想要什么呢?』

「……嘛，身为纯情少年的我，也是有着说不出口的男人心。」

看着天真无邪地歪着头的艾米莉亚，昴挠着脸背过头去。转眼看到投来轻蔑视线的拉姆。

『真恶心』

「不要断章取义啊！！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不应该表扬我这种没有把羞耻的愿望说出来的心情吗!」

『是拉姆吗？难不成是巴鲁斯？那还不如把天和地颠倒过来呢』

「天变地异之下！？」

拉姆耸着肩，背朝这边飒爽地走去。听到拉姆的态度，斯巴鲁垂下肩膀，有人轻轻地从牵起斯巴鲁的手。

『「真是的，别这么轻易就消沉下去了。作为贝蒂的搭档现在就这样的话，以后可怎么办呢。』

「没错。拉姆姐姐大人吐槽什么的可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剩下的话，我会对昴大人温柔的。乖孩子~乖孩子~」

「喂喂喂，这难道是幼女三明治吗……（我真的想歪了2333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话说回来，佩特拉已经不小了，时间太残忍了吧，只好把贝阿子当做幼女好了……

「幼女，幼女吵死了！对女士太失礼了吧！！」

顺利从少女毕业，高兴地挺起胸膛的佩特拉和私下底咂嘴的贝蒂成了鲜明对比。虽说如此，因为贝蒂在本质上还是个幼女，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世上的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在最可爱的时候停止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像做梦一样，贝阿子」

「唔……这么隐晦的说，你觉得贝蒂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吗？」

「世界上最可爱的宝座聚集了候选人开始竞争，这世上最漂亮的人，我将授予勋章。」

「我呢？喂，斯巴鲁大人，那我呢？」

「嗯，佩特拉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

「太好了!」

分外高兴的佩特拉拉着贝阿朵丽丝的手欢呼雀跃。被这股气势吞没，贝蒂似乎也没有满怀不悦的样子

接着……

「哦呀。真是久违的——吵闹呢。外表姑且不论，实际上年龄上应该是很小才对，真是可爱呢——哒内」（脑补子安的愉悦音）

「啊，是吗……」

悠然地迈出一大步，面朝着罗兹瓦尔，贝阿特丽丝露出不悦的神情。顺便说一下，和贝特丽丝手拉手的佩特拉也露出了阴沉的表情。很显然这个当家人在阵营中的立场相当不妙。搞砸了可能就没命了。

「贝蒂大人还有佩特拉，请别露出那么讨厌的表情」

「没错没错，真不愧是弗来德利卡，我一定要告诉她们……」」

「越是那样的脸,只会让老爷高兴，这你们明白吧?老爷就是这样的人」

「前言撤回啦~ ~」

」

面对弗雷德利卡的攻击，罗兹瓦也显得战战兢兢。

另一方面，贝蒂和佩特拉两位老实地接受了弗莱德利卡的话，坦率地说「是—」「我明白了」。

「……嘛，虽然觉得太吵闹了，但这个吵闹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页吧」

「「日常的一页这么说没关系，但请不要忘记我和梅莉小姐哦？」

」

「嗯……」

正面是与艾米莉亚阵营稍有段距离的尤里乌斯这么发言道。

他闭上一只眼睛，黄色的瞳孔里映出斯巴鲁的脸。

「在与莱因哈特相对的时候，我的建议对你的帮助是不是太自满了？」

「虽然不能说没有作用，但是你对莱恩哈特的评价是不是过于猛男了，你这都算是英雄症候群了」

「何等无意义的说辞，今后我也要改变态度了」

「喂喂喂，不要这么说啦，尤里乌斯。给菜月君好好地做人情贷款啦。就算没有合同，也应该能充分发挥作用」

阿纳斯塔西娅以轻柔的语气插入了斯巴鲁和尤里乌斯之间的交流，对于商人来说如此的机会不可能不去把握。

完全恢复了商人般的态度，阿纳斯塔西娅用浅葱色的眼睛盯着斯巴鲁。

「菜月君，你没有忘记吧？如果我们好好地协助的话，当菜月君会恢复原状的时候……」

「啊，我记得。如果我能找回『ナツキ スバル』，回溯到一切都能挽回的时候，那时候我....」

停了下来，斯巴鲁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我终于有机会为所有我杀的人赎罪了」

\*\*\*\*\*\*\*\*\*\*\*\*\*\*\*\*\*\*\*\*\*\*\*\*\*\*\*\*\*\*\*\*\*\*\*\*\*\*\*\*\*\*\*\*\*\*\*\*\*\*\*\*\*\*\*\*\*\*\*\*\*\*\*\*\*\*\*\*\*\*\*\*\*\*\*\*\*\*\*\*\*\*\*\*\*\*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塑造成型。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整理形状。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修饰细节。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缝缝补补，慢慢的接近完成。

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到现在仍未完成——

接近完成，只要下一次就能完成

如果循着痕迹去找的的话一定。

——一定，全部都能重来。

\*\*\*\*\*\*\*\*\*\*\*\*\*\*\*\*\*\*\*\*\*\*\*\*\*\*\*\*\*\*\*\*\*\*\*\*\*\*\*\*\*\*\*\*\*\*\*\*\*\*\*\*\*\*\*\*\*\*\*\*\*\*\*\*\*\*\*\*\*\*\*\*\*\*\*\*\*\*\*\*\*\*\*\*\*\*\*

第9节

――『ナツキ?スバル』拥有将命运逆转的能力。

这是菜月昴得出的结论

艾米利亚、贝阿朵莉斯、拉姆、尤里乌斯、梅丽、佩特拉、弗里德里卡、罗兹瓦尔、罗姆爷、加菲尔、奥托、阿纳斯塔西亚、里卡多、菲塔罗、蒂比、蜜蜜、莉莉安娜的生命都能挽回。

如果是『ナツキ?スバル』的话，应该是可能的。

因为，『ナツキ?スバル』是——。

「我的骑士大人」

「是贝蒂的搭档」

「只有时机很好的男人」

「我自认为，算是一位好朋友吧」

「嘛稍微认可一下也无妨吧」

「正是有斯巴鲁我才想想要奴隶的！」

「斯巴鲁大人救了我好多次，谢谢您」

「斯巴鲁君，你正是我长年所等待的。。。。。」

「怎么会，我可没想到这小子会干成这样」

「大将！有什么事就吱声，只要用腕力解决的事情我什么都会做的」

「所以说，又是我来给你们擦屁股吗，别这样啊，希望大家能适可为止」

「热闹点是好事情啊，这样的话我也要和蜜蜜一起腾飞了啊」

「哦，这里要当作安娜坊的话也没有关系吗？哎呀呀，工作过头了啊！正好可以休息过头了！」

「小姐要是要休息的话，我会来帮她工作的」

「菜月先生需要帮助的话，大小姐会全力以赴的。」

「哦我知道！蜜蜜会和加菲尔一起加油的」

「拯救了城市的大恩无以为报啊，我可没法好好考虑后果，就让基利先生去买单吧」

「因为只要斯巴鲁大人一如既往的恢复原状，一切都能挽回」

如同怒涛般的气势，包围着斯巴鲁的同伴们向『ナツキ?スバル』倾注期待。

斯巴鲁一边有点难为情地听着，事不关己的点着头。

「啊啊，没错。那是真的。我无法做到，根本没有可能。」

「如果是斯巴鲁的话，能做到吗？」

「当然。。。不，绝对能。因为，是这样的吧？」

强有力的握紧了拳头，朋友们为斯巴鲁涌起了欢呼声。在喧嚣的人群中，面向走过来的艾米利亚。

她把手指转到离同伴们稍远的方向，所指的那个人是——

「——夏乌拉，看起来很寂寞呢。不行啊，斯巴鲁。她太可怜了」

「那家伙是……」

「不要找借口，我们也会和斯巴鲁一起努力的，但是最卖力的是斯巴鲁，其次才是夏乌拉吧，所以说。。。」

「——」

「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才行哦。——这是约定」

约定，艾米利亚对斯巴鲁说的词语，在二人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实际上，那个词所承载的重量只有「ナツキ スバル」能读取，对于不是「ナツキ?スバル」的斯巴鲁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只是，即使不明白『ナツキ?スバル』的事，与『ナツキ?スバル』交换约定的艾米利亚，那份信赖痛切地使其明白。

「……知道了。这是约定」

「嗯，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路上小心，斯巴鲁」

说着，艾米利亚微笑着挥手。

斯巴鲁意识到这一点时，渐渐模糊的左眼中，视野中众多的同伴们的身影消失了。

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除了昴以外，只残留着寂静。

那里别说是曾经互相承诺过的人了，就连原本应该互相承诺的人都没有。

「——夏乌拉，过来这边」

放弃了了那种干渴的思考，斯巴鲁呼唤着在远处行走的夏乌拉。听到号召，夏乌拉满脸灿烂，飞驰一般飞到斯巴鲁的身边。

「怎么了，师傅！那个，好像很开心地自言自语着，欢乐时光结束了！？」

「你不要随便乱说。不要直截了当地对精神失常的人谈论对错。这可不是受伤那么简单」

「真是可恶。」

用拳头敲了一下自己的头，夏乌拉一边吐舌头一边道歉自己的失言。这是在道歉吗?。有时会觉得没有道歉，不过没必要深究。

不管怎样，从沙之塔这边，一直跟随斯巴鲁的夏乌拉——艾米利亚的话虽然没有说过,不过，确实，对斯巴鲁来说最大的贡献者是她。

在行动的方针和计划的制定上，借用了很多伙伴的智慧和知识、想法。但无论哪个都需要实行力，简单地说就是战斗力。

要想把那些变为可能，夏乌拉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斯巴鲁却几乎没有报答过夏乌拉。

就好像随时都可以汲取的水井一样。

哪怕不是『ナツキ?スバル』，只要是自己，做什么都可以。

「――――」

「师傅？」

夏乌拉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歪着头看着一直沉默不语的菜月昴。长长的黑发慢慢地散落在她裸露的洁白的肩膀上。

斯巴鲁将其收入眼中，一边咽下唾沫，整理思考。

「夏乌拉，你到最后到底想干什么?」

「嗯?什么啊？」

「不是什么啊。你应该也明白我的目的吧?」

到之前为止，斯巴鲁完全忽略了报答夏乌拉的想法，即使发现他的态度很恶劣，但还是说话了。

听了这句话，夏乌拉一脸不正经地皱起了眉头。就这样,斯巴鲁用手掌按住了她的额头。

「我要杀死所有认识我的人，看他们的《死者之书》。如果没有看完的话，最后剩下的就是你。所以说，最后也还是要看你的书。。。。。」

由于缺少了最重要的部分，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填补大洞的斯巴鲁，只能一点点地从了解『ナツキ?スバル』的人那里收集『ナツキ?スバル』的片段，拼凑出切成原来形状的『ナツキ?スバル』。

那个所完成的形，有着与「菜月昴」所亲近的人的记忆。就像艾米利亚和贝蒂一样，夏乌拉也不例外。

所以，就像莱因哈特也约定好总有一天会杀掉他一样。

在她面前毫不犹豫的笑着，毫不犹豫地帮助斯巴鲁实现目的，并且以毫不顾虑的态度继续和她交往，然后必须杀了她。

「即使这样，也要跟我来吗?夏乌拉。」

「啊——，你在担心我吗？那个，是因为爱我吗？」

「——。别开玩笑了。我是认真的」

对于真心的询问，夏洛拉的回答还是和往常一样的脱线，但是这触碰到了斯巴鲁紧绷的神经，所以稍微有些粗暴。

但是，听了斯巴鲁的话，夏乌拉回应说「师傅」。

「啊——，我不是开玩笑。因为，被师傅所爱，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

「——」

「如果老师爱我的话，可以随意利用我。我的生命是师傅的东西。为了师傅而燃尽，这就是我的愿望」

用着与平时不变的调子，夏乌拉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但完全没有半点玩笑和轻薄的氛围，她把手扶在胸上。

轻轻地抚摸着，将那对黑色的眼睛对着斯巴鲁，淡淡地微笑着。

在那里,只有她的认真,从平时开始，就没有过虚伪,从头到尾都是认真的生活态度。

夏乌拉一直都是认真的。因为是认真的，所以没有必要说谎。

「不管用多少次都可以用完，一直到死都可以利用我。但是，我爱你，我希望你在我死后会哭。啊……就这些……真的，这样就可以了」

「……为什么，你那么对我至死不渝？可是，我不是『ナツキスバル』啊」

「没有关系啊。」

「———」

「师傅就是师傅啦，这种东西怎么样都无所谓啦。我爱你这种事不就是为了爱想爱的东西而尽情地去爱。如果那个人能把爱还给我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啊，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

歪着头，夏乌拉对自己的发言没有丝毫疑问。

听到这回答,菜月昴微微叹了口气说「是」。把一口气吐了出来，很块就不再是一般的吐息了，喉咙开始抽搐，变成了笑声。

斯巴鲁笑了。

不是『ナツキ?スバル』，也不是在艾米利亚们面前扮演的『ナツキ?スバル』，而是忘记了在异世界的全部生活，作为空虚的ナツキ スバル笑了。

「啊，真是的，你这家伙……人家总是为寻找自己而烦恼，你却能轻易地说出来，真是个笨蛋」

「诶! ?老师，你怎么会生气啊! ?啊，说了什么怪话吗! ? !」

「你没生气啊。真是吓了我一跳。啊，我快说不出话来了。」

吐了一口气，斯巴鲁轻轻地摇了摇头，开始前行。夏乌拉提心吊胆地注视着那昴的背影。

斯巴鲁对这一视线投去留恋之情，又长久地叹了一口气。

「随你的便，快来吧。」

「随便你……难道说，抱在胳膊上也不会生气吗？」

「把体重也加起来也行」

夏乌拉的脸一下子明亮起来，扑上了斯巴鲁的手臂。平时粗枝大叶的夏乌拉，只有在触碰斯巴鲁的时候，她的力量是绝妙的。

就像对待易碎品一样，为了不破坏重要的东西。

即使明知道会被讨厌，但是夏乌拉依然被斯巴鲁吸引。不——应该说，这么温柔的对待，让其很不舒服。

因为想让夏乌拉温柔的对象是『natsuki·subaru』，谁都认为对『natsuki·subaru』以外的natsuki·subaru一点兴趣也没有。

「师傅，师傅~」

「啊？」

「啊，我爱师傅。爱你三千次」

「是吗?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欸哇~！哦，师傅那可不行……」

「但是」

「但是？」

「……你把莱因哈特杀了，然后我杀死你。在最后把不是『ナツキ?スバル』的我，杀死给你看」

「――――」

「这就是我和你的约定」

「啊，哈哈，啊哈哈！老师，老师，真的吗？啊ー最后？我是老师的最后一个女人吗？」

「你这么一说，我真想早点打破约定。」

「诶～！不行！约定好了！绝对的绝对，因为是约定！」

「开玩笑。」

「诶！？开玩笑，哪个是开玩笑！？师傅，师傅~！」

※※※※※※※※※※※※※※※※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塑造成型。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整理形状。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修饰细节。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缝缝补补，慢慢的接近完成。

咔擦咔擦，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旧的枝干尚未裁去，新的枝叶又再次含蕾。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就这样一直到死，拼凑下去——。

『re：从零开始的拼凑生活』完

如果说愤怒线：溺水者攀草而生

那么暴食线是：迷途者寻影而行

学院篇（虚饰IF,未完）

Re:0 EX　『學園Re:0！第一堂課！』

翻译：[阿琳ww](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9%98%BF%E7%90%B3ww&ie=utf-8&id=tb.1.8384f94d.E3EaQ7stV-JOr8cNGHntvQ?t=1484238992&fr=pb"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4937475881?share=9105&fr=share&see_lz=1&red_tag=1308738412)

※　※　※　※　※　※　※　※　※　※　※　※　※  
  
  
愚人節企劃。  
完全IF設定，以現代學園感移植的Re:0。  
雖說是現代設定，角色的名字與髮色等等都請無違和感的接受他。  
非常遵循美少女遊戲的約定成俗，可能會稍微有點惹人厭。  
但是，誰都不會變的不幸。  
  
  
了解了以上論點，可以接受玩笑，角色變的幸福也可以接受的人，請以上都沒問題再閱讀。  
  
  
※　※　※　※　※　※　※　※　※　※　※　※　※

──起始不论何时，总是在日常生活的延长线上露出颜面。

苏醒也总是唐突、并伴随着冲击而来的。

「好-了！已经早上了快点起床了-！」

「呜耶！？」

随着腹部上方的冲击，一口气从睡梦中被拉了出来。

不，以这种情况与其说是被拉出来，不如说是被硬挤出来的会更适当一点。

整个肺的空气都被绞出来，一边痛苦的呻吟一边睁开了眼睛。

然後，在眼前的是已经见惯的可爱脸庞。

「……早安啊，不肖的妹妹」

「早安呢，不肖的哥哥。都已经这个时间了，再不起床就要迟到了呢。那样的话，爸爸跟妈妈也会生气的喔」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发现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悦，躺在腹部上的少女一边翻滚身子一边说着。

将淡奶油色的头发绑成纵卷发，有着婉如人偶般五官的小女孩。

乾脆就这样不说话当做装饰品放着的话就会非常惹人怜爱了，我虽然是这麽评断的，但当他一边表现出好感一边动着身子说话时却又是更加更加的惹人怜爱这也是我的评价。

「不瞒说，这就是连附近邻居也都评断说完全不相像的，吾妹菜月·碧翠丝」

「到底是在对谁说明呢。葛格……昴最近真的很奇怪」

「明明都说到那地步了直接讲出来就好了嘛。最近啊，因为你都不叫葛格了让哥哥很是寂寞啊」

「有、有闲情逸致在那边说蠢话还不如赶快起床！不赶快的话，又要给那对姐妹造成困扰了喔！」

「那就糟了。那，来换衣服吧。碧翠子，帮我脱」

「给我自己来！」

在被枕头给打到而皱起眉头的时候碧翠丝就跑出了房间。

即使是跟令人心暖的哥哥互动时也是这样的反应，难道说是反抗期吗。最近也不跟我一起洗澡了，最重要的是还换了称呼。

觉得生活在像这样可以把哥哥的称谓给舍去的环境里并不怎麽好，但因为双亲都是属於放任主义……虽然这样说，就因为很随便所以心胸宽大这部分也是被彻底发挥了。

果然这时候，就只能由身为哥哥的我来坚定的说教一番不可了吗。

「一边这样说着，我瞬间换好了衣服正在前往客厅」

换好了制服，将空无一物的书包背上了肩往楼下走去。

有些微烤吐司的气味正在空气里飘散着，由此可知餐桌上早就已经准备好早餐了。

「早啊-!」

「是是，早早早」

打开了门到了餐桌前，马上就被满面笑容的中年男子打了招呼。

面对如此不亲切的反应，中年男子面露不满的噘起了嘴唇。

「喂喂，反应怎麽这麽冷淡啊，我的儿子啊。稍微学习一下我的女儿那坦率跟温柔的态度怎麽样啊」

「什麽，碧翠子有回应老爸的早安吗？也太温柔了吧」

「因、因为，如果不回应的话爸爸就会露出很伤心的表情啊。如果因为贝蒂的关系造成家庭不愉快的话，不是就太糟糕了吗」

明明还只是小学生，我的妹妹却在面对这麽困难的问题啊。

嘛，碧翠子的同学佩特拉也是都知道一些很困难的词汇，大概最近的小学生都是那种调调吧。

实在是，无法停止日本的加速啊。

「所以，今天早餐的菜单是？」

「不是早就决定了吗？美乃滋吐司美乃滋汤、沙拉佐美乃滋还有美乃滋煮鱼喔」

一边扭着自己的脖子一边坐上椅子，刚好妈妈将土司给端了过来。就如同那句「不是早就决定了吗？」所说的一样，我们家的菜单基本上是被固定的。

就算有分和食洋食，但主菜大部分都一样──就是，美乃滋。

「自己的美乃滋自己从冰箱拿出来喔。然後，如果不够用了就自己补充」

「好-的。但是，重新思考一下之後这还真是疯狂的对话啊。像『自己的美乃滋』这种词汇理所当然的在对话中飞驰的家庭，是少数派吧」

「……因为贝蒂一直以为这很普通，所以之前被佩特拉给大笑了一番，都产生阴影了呢」

一边同情着眼神暗淡的妹妹，我一边从冰箱拿出了全家人份的美乃滋。

我们家全部都是超喜欢美乃滋的美乃滋狂，所以每个人都持有自己专用的美乃滋罐。虽然像旁观者般在解释，我自己也是喜欢美乃滋的。碧翠子也是，关於美乃滋是相当有个人主张的。

以这种感觉互动着，菜月家的早晨开始了。

父？母还有我跟妹妹的四人家庭。虽然对有些年龄差距的妹妹的反抗期感到困扰，但像这样平稳幸福的每天才称的上是日常吧。

「──嗯」

只是把涂了美乃滋的吐司给拿去烤的美乃滋吐司。将他放入口中後，家里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瞄了一下时钟後，发现早就已经是该出门的时间了。

「哎呀，今天似乎过的太悠哉了吗」

迅速将剩下的吐司放入口中，连着美乃滋汤一起流入喉咙。

将书包背上肩站起身後，吃完早餐的碧翠子也同时背起了後背学生书包。

「……一直盯着看在看什麽呢？」

「不，只是觉得不管什麽时候看你都非常适合後背学生书包呢。简直是最佳书包代言人啊」

「就、就算那样称赞也不会给你什麽好处的喔！」

一边抚着满脸通红的碧翠子的头，我们一起走向玄关。

背後的爸爸跟妈妈似乎在亲热的样子，所以只小小声的说了「出门了」之後就出发了。

穿好鞋子向外走去後，

「──早安，昴君」

出来迎接的是，摇曳着迷人青色秀发的少女──儿时玩伴的雷姆。

雷姆今天也用像花儿般的笑容、清亮的声音来迎接我。深蓝色的西装外套与短裙非常亮眼，每一次站到眼前都仍感到新鲜。

实际上，虽然说是儿时玩伴，但像这样过着每天被迎接的生活，也会想着会不会哪天被人刺杀之类的而感到不安。

嘛，如果那也就是仅止於不安而已的话也不打算喊停就是了。

「一直盯着雷姆的脸看，是发生什麽事了吗？」

「不，没什麽。早安啊」

「嗯，早安」

不说出其实是有点看入迷了这件事，随便搪塞一下雷姆也不会介意。

从以前开始就不是个会深入追究太细微事情的儿时玩伴。真的是帮了大忙。

「碧翠丝也，早上好」

「早安喔。……每天每天，都为了昴这麽辛苦，姐妹中的妹妹还真是喜好特殊呢」

「这样说的话，碧翠丝不就也是那个喜好特殊的人了吗？」

「为什麽贝蒂会变成喜好特殊呢！」

除了我之外，雷姆也会捉弄碧翠子。

跟我是儿时玩伴的雷姆，理所当然对碧翠丝来说有『熟识的附近邻居姐姐』这个定位。雷姆也经常像是亲妹妹一样疼爱着他，但碧翠子那个年纪却无法老实接受这些。

真的是，非常难搞的年纪啊。

「讲到姐姐妹妹的就想起来了，今天姐姐大人不在一起吗？」

「姐姐大人的话，今天早上在罗兹瓦尔先生那里。一大早就为了取材旅行而清空了家里，所以似乎是被请去帮忙打扫了」

「还是老样子的相当积极啊……作为熟识拉姆的人还真是心情复杂」

话题里所提到的拉姆，是在这里的雷姆的双胞胎姐姐。

跟温柔又善解人意的雷姆不同，拉姆非常严苛而且小鸡肚肠。虽然看起来长的一模一样，但可以说是个性上被分了柔与刚的差异吧。

而那个拉姆似乎与在这个地方巧遇上的着名小说家正打得火热。两个人渐渐靠近，照现在这说法来看似乎连对方家的备用钥匙都带在身上。

同学，而且还是相当熟识的女孩子的人生话题聊起来实在蛮痛苦的。

雷姆不知道是不介意还是根本不明白，用着毫不知情的表情歪歪了头，我决定不去吐槽这部分了。

「好了，要在家门口前聊到什麽时候呢。快点去学校了」

「喔，了解了解。那麽，就出发吧」

「好的，前进对吧」

将书包背上肩，三个人并排着往前走。

碧翠丝在正中间，而我走在靠近道路的那一边。拉姆不在时的上学路，很自然的就变成这型态。

「这样说来，早上的占卜说今天的昴君是最幸运的喔」

「真的假的？这样啊，有什麽好事吗。我们家早上是不看电视的所以不知道啊」

「似乎会有非常美好的邂逅呢。今天，第一个见到的女孩子就是命运的对象喔」

「昴今天，最一开始见到的就是贝蒂喔」

「搞错了。今天，第三个见到的女孩子会是命运的对象」

「是那麽具体的占卜内容吗！？」

如果是第三个的话，到底会是谁呢。说到底妈妈可以归在『女孩子』这个分类里吗。如果可以归进去的话雷姆就是第三个人了，不过像邂逅这种词汇感觉并不适用於旧识吧？

再说，把妹妹跟妈妈归进『女孩子』的分类里也感觉很微妙。

「喔呀，这还真是在恰好的时机见到面了呢」

「哎呀，早安，艾姬多娜小姐」

一边扭着脖子一边走，叫住我们的是有着熟识面孔的女人。

皮肤白皙并且顶着一头白发，穿着婉如丧服般的黑色服装的美人。在上学路上的某间豪宅里，传闻只有群姊妹在里头生活而非常闻名的家庭。在那的长女……不，是三女。

是大学生的艾姬多娜小姐。

「说是恰好的时机，是有什麽事吗？」

「与其说是『有』什麽，不如说是什麽东西『没了』比较正确吧。就像你们所知道的，我那自甘堕落的姐姐突然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出门散步的时候就这样窝在哪里了，正在到处寻找呢。有没有在路上看到呢？」

「赛赫麦特小姐对吧？雷姆没有看见。昴君也是对吧」

「今天没看见呐。之前要去倒垃圾时，看见他就那样睡在垃圾场里了。垃圾车的大叔还说真是大饱眼福了……」

艾姬多娜小姐家的长女赛赫麦特小姐虽然是位美人，但以其懒惰出了名。有穿着跟内衣差不多的服装到处徘徊的习性，对於有点年纪的男人来说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存在，但比起性感的姐姐，残念美人的印象还是更强烈一点，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个人。

「嘛，那码子事归那码子事……」

「嗯，怎麽了？一直盯着我看，有哪里奇怪的吗？」

将手抵在下巴，盯着艾姬多娜小姐看。是个美人。

顺带一题如果不把妈妈算进去的话，艾姬多娜小姐对我来说就是今天遇到的第三个女孩子了，这是命运的邂逅吗？

「一直被男孩子盯着实在有点害羞呢。我也是个女人啊……而且，今天没有化妆呢。因为是要找姐姐才出来的」

「没错，不行喔，昴君。艾姬多娜小姐正在觉得困扰呢。雷姆认为应该再冷静一点想想那个第三个人是谁。那人就是雷姆喔」

「不小心就把心愿给说漏嘴了呢。但是，这个女人还是算了比较好喔，昴」

「你们两人那强硬的态度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啊」

艾姬多娜小姐看起来像是玩笑，但拉着自己双手的儿时玩伴跟妹妹太过认真了好可怕。

明明占卜结果是没什麽根据的东西，女孩子真的是很喜欢这种东西啊。

「艾姬多娜！果然姐姐他不在垃圾场里！」

然後，又有新的人物登场了。

以熊熊的气势跑来，宛如暴力般摇晃着双峰的罗莉巨乳。

是个金发碧眼的美人，跟艾姬多娜是姐妹并且是次女的──，

「弥涅耳瓦小姐，早安」

「姆！啊，这不是雷姆跟碧翠丝还有菜月吗。怎麽啦，在这种地方」

将手抵在地面煞车，弥涅耳瓦露出明亮的表情。

这也是美人。我不假思索的抓起了弥涅耳瓦小姐的手，

「如果排除妈妈跟妹妹，弥涅耳瓦小姐就是第三人……也就是说，我的命运的对象就是弥涅耳瓦小姐，就是您！」

「咦欸！？」

紧握住那柔软而纤细的手，弥涅耳瓦小姐把我的脸跟握住他的手不断交互　　看着。一边交互看着，那张脸迅速通红了起来，变成了鲜红色。

嘴角不断颤抖着，

「但、但是我，只会做家事！」

「没关系，我养你」

「而、而且我，很笨拙！」

「没关系，就算是那样的生存方式我也会去爱」

「但、但是我，必须为了世界和平而战才行！」

「没关系，你就是我的世界」

「~~~！」

就像是煮熟的章鱼一般满脸通红，弥涅耳瓦小姐开始拼命跺着脚。

糟糕了，这个人真的很可爱。可能有点捉弄过头了。

就这样一鼓作气可能真的会娶个新娘回家有点可怕，不过明明这麽可爱却到了这年纪都还没被任何人求爱过吗。

「姐姐，冷静一点。那只是菜月君老样子的恶质玩笑罢了」

「……哎，是这样吗？」

「如果肯定的说是啊没错的话就以一个男人来说实在太渣了，所以其实是真的……好痛、好痛、好痛、雷姆同学，脚跟整个陷进脚尖里了陷进去了陷进去了」

雷姆一边微笑着一边踩踏蹂躏着脚部，实在没办法只好举白旗投降了。

看着这个场景的弥涅耳瓦小姐，将手放在那自己大大的胸部上深深吐了一口气。

「说、说的也是呢。啊-吓了一大跳啊！因为惊吓过头了，甚至感觉自己的胸部好像有点变小了呢」

「那可是人类的损失啊！」

「吵死了！这个笨蛋！」

弥涅耳瓦小姐撞了撞因为讶异而颤抖的我，明明就是被猛烈的攻击才对却不知为何感到非常的舒服。不可思议。

「总而言之，没看见的人就是没看见呢。这样话题就结束了喔」

「喔呀，被讨厌了呢。哥哥被抢走了所以看着觉得火大了呢」

「才不是这样呢！真的是，所以才讨厌啊！」

不喜欢这珍贵的早晨时间被剥夺吗，碧翠子鼓着脸颊生起闷气。

说是这样说，确实如碧翠子所言，我们没有什麽可以帮助艾姬多娜小姐的事。上课时间也要到了，差不多该做个结束了。

「没办法帮上什麽忙，很抱歉」

「不不，年轻人只要以学业优先就够了。而且本来就是我们家自己的问题呢」

「真像老人会给的意见啊」

「是以一个大学生，在时间上有充分余裕的身分而说出的发言唷」

「因为我是负责做家事的，所以时间也是要多少有多少呢！」

「虽然其他姐姐家事都不太帮忙呢」

「那样的话，雷姆的姐姐也是一样的呢」

「是同一个次元的话题吗？」

虽然稍微断在一个有点意味不明的地方，总之做了如果在路上看到赛赫麦特小姐会告知一声两个人在找他的约定，然後向两人告别了。

看着奔驰而去的弥涅耳瓦小姐，还有缓慢走去的艾姬多娜小姐，真是个性完全不像的姐妹呢。嘛，虽然两个都是美人。

「昴君、昴君」

「是是，怎麽了吗，雷姆同学啊」

「是关於早上的占卜，我想果然，开头是『蕾』、结尾是『姆』的名字是两个字的女孩才是命运的对象喔」

「是那麽限定的占卜吗！？」

「啊，碧翠-丝！」

「是佩特拉啊」

跟艾姬多娜小姐他们分别，走了一段路後终於来到了上学路上的岔路。

就是在这里，要跟前往小学的碧翠子分别。在那岔路上等待着的，是顶着略带红色的栗色毛发，有着滚圆眼睛的可爱女孩。

是碧翠子的朋友，同班同学的佩特拉。

「昴哥哥，雷姆姐姐，早安」

向着我跟雷姆低下了头打招呼，是个行仪非常端正的女孩。

虽然要说可爱度的话我们的碧翠子也不会输，但以自然魅力来说佩特拉又更胜一筹。嘛，不过碧翠子只要熟了之後就可以清楚看见他的可爱之处了。

「姆，有什麽想说的吗，说出来就可以了喔」

「你的优点，至少哥哥我也是明白的啊」

「至少是什麽意思啊！我可没有特别隐藏喔！这不是都满溢出来了吗！」

她一边摇曳着纵卷发一边怒斥着，抚摸着那个头然後安慰的说道「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这麽做之後反而更生气了，所以才说这年纪的女孩很难相处。

「不要紧的喔，昴哥哥。我也是知道很多碧翠丝的优点的喔」

「这样啊，佩特拉真可靠啊。在学校的时候，碧翠子就拜托你罗」

「好的，请交给我！……那个，哥哥觉得我的优点有哪些呢？哥哥知道吗？」

「那是当然的。佩特拉可以顾虑到别人，行仪端正，也很有同理心，也愿意跟碧翠子做朋友，而且还是个感觉未来值得期待的美少女啊」

「欸、欸嘿嘿-」

佩特拉自然的将头给靠了过来，我也就自然的摸了上去。

像这样摸别人家小孩的头，在现在似乎不是什麽很好的事情，不过佩特拉就是拥有让人想这麽做的力量。

怎麽说呢，每次好像只要见到面就会让我摸到她头的感觉。如果这是算计好的可真厉害啊。不过，应该没那种事吧。

「姆-」

「唔-的感觉呀」

「所以，为什麽你们两个人要鼓起脸颊生气啊」

「并没有什麽特别的」

「并没有在介意喔」

两个人气鼓鼓的转过了头，我只好举双手投降了。

女孩子在那说没有什麽、别介意的时候肯定就是有什麽而且非常介意啊，虽然这次没有头绪。

「佩特拉，你知道吗？」

「我是小孩子所以不懂呢」

这样啊。

接受了这个答覆後，佩特拉从我摸头的手掌中逃开。然後就这样去拉住了鼓着脸颊的碧翠丝的手，向着我与雷姆低下了头。

「那麽，差不多该走了，今天提丰是值日生，所以不赶快去教室就会变得一团糟了」

「值日生把教室搞得一团糟是什麽状况！？」

「那就是提丰的特色呢。──那麽，要走了喔！」

被佩特拉给拉着手，碧翠丝像是无可奈何般的如此应答。

就这样看着奔去的两个小学生，我跟雷姆挥着手道别。

「那麽，我们也去学校吧」

「昴君是不是也有好好了解到雷姆的优点呢？」

「很可爱」

「……如果觉得可以就这样一直搪塞过去的话，可就大错特错了喔」

可是，不愉快感从声音里消失了就表示是被原谅了吧。

虽然也有想过应该更认真去烦恼这问题，但从以前就一直靠着这方法被原谅了，所以就这样仰赖着这方法也是事实。

「真是的，大将又在放任雷姆了啊」

「啊啊嗯-,加菲加菲真是的-.明明就说了要就这样在旁边看守着的-」

听到这声音是在拉住低着头的雷姆往前走之前。

回头後，从岔路正中间的电线杆看到两个小小的身影窜出头。一个是穿着立领学生服的男生，另一个是穿着水手服的女生。

两边都是看过的脸，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脸。

「这不是加菲尔跟达芙妮吗，国中生组在做什麽呢」

「想在哪里做些什麽那是本大爷我们的自由吧。大将才是，每次都让女孩子哭啊。对吧，达芙妮」

「加菲加菲他啊-,只是像平常一样在路上要伏击拉姆拉姆而已喔-.达芙妮不想为了找麦特麦特而出门-,所以才来跟加菲加菲玩呀-」

「达芙妮你这家伙！？」

原本一脸游刃有余的男孩加菲尔马上就被女孩达芙妮给出卖了。

满面笑容的加菲尔表情转为焦躁，这次反过来是我露出游刃有余的表情了。

「嘿-喔-嗯-.话说，要说老样子的话你才是吧。想说要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不过你也差不多该放弃了吧？拉姆她，可是迷恋着小说家喔？」

「那、那是本大爷的自由吧！而且，只要本大爷也成为小说家那竞争条件就一样啦」

「虽然很想评价你那为了迷上的女人而决定将来梦想的纯真……」

该向意气蓬发的加菲尔传达残酷的现实吗，昴苦恼着。

以加菲尔的头脑能不能写出小说就够不安了，更何况拉姆并不是从职业来选择喜欢的对象。

「嘛-,不觉得加菲加菲的脑袋能写出什麽小说-,更何况呀-,拉姆拉姆也不是喜欢小说家这个职业呀-」

「把我说不出口的话全说出来了谢谢」

虽然顾虑的算盘马上就被打散让昴很是沮丧，但比起跪倒在地上的加菲尔还算是好一点的。那就是充满毅力的男人加菲尔。即使遇到挫折，那不屈服的竞争心总是能让他站起来。

「加菲尔，不要紧吧？伤口不深喔」

「嘿，谢啦，大将。但是啊，本大爷，不会输的。……这样说来，今天拉姆不在一起啊」

「姐姐大人的话，今天早上在罗兹瓦尔先生那里。他不在家的期间，说是要拜托她看管家里而拿到备用钥匙了」

「咕哈！」

「加、加菲尔──！！」

被毫无恶意的雷姆的话语给刺伤，加菲尔倒下了。

就连以做为友人的昴听来都觉得刺耳的话语，对於将她做为思慕之人的加菲尔来说『备用钥匙』这个话语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已经想不到任何可以安慰的话语了。

「也包含了如此没用的部分在内-这就是加菲加菲啊-.啊，昴你们已经可以走了唷-.接下来的事-就交给达芙妮吧-」

露出以国中生来说有些妖艳的微笑，达芙妮抓住了倒在地上的加菲尔的双脚。然後就这样拖拉着踏出了步伐，想要阻止他而伸出手时，

「不用担-心。加菲加菲骨子里还是想撒娇的-所以只要对他温柔他就会变的越来越懦弱-.而且而且啊-到了学校还有好多像蜜-蜜那些不能放着不管的孩子-所以让他吃点亏也没关系喔-」

「是、是这样吗？」

「是的，不-用担心喔。那麽那麽-再见-」

歪着头微笑，达芙妮拖着加菲尔继续前进。

都到这程度了阻止也没用吧。国中生们有国中生们自己的故事，让我们去插手就有点搞错了吧。

「不就这样接受一切的话，其中的黑幕就太深沉啦」

「能让那麽惹人怜爱的国中生化为俘虏……真不愧是姐姐大人！」

「那个就只能老实同意了啊！」

啊，顺带一提达芙妮是以赛赫麦特为长女的姊妹花的五女。抱歉忘了说。

但是，今天还真是事件频发的一天啊。

跟国中生组告别後我跟雷姆平安的来到了露格尼卡学园。

露格尼卡学园是从很久以前就传承下来的古老学校，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努力的结果，仍然还是有许多地方给人零零散散的印象。

对於只是因为离家近这个理由才来读这所学校的我来说，校风自由这部分是让人过的相当舒适。

「啊，昴君。今天早上校门口好像在检查随身物品喔」

「所以是学生会吗。无预警的从早上就很辛苦啊」

视力良好的雷姆看着拥挤的学校正门如此说道。

走近後，我也清楚的看见了那状况。露格尼卡学园偶尔会有随身物品检察或是招呼周，像这样各式各样的早晨活动。

这个就是态度坚毅的学生会团队在做的事了。然後在那学生会中做为核心的，就是率先进行随身物检查的女杰。

「菜月·昴跟雷姆吗。真是不错的早晨呢」

「早唷，学生会长」

「早安，库珥修同学」

将深蓝色的西装外套穿的整齐有序，姿势端正的站在那的就是学生会长库珥修·卡尔斯腾。

顶着一头绿色的长发跟英风凛凛的五官是特色，虽然穿着女孩子的服装但只是站着就散发出男子气概。即使如此因为外貌展现出来的部分还是可以明显的表现出他是女孩子这件事，所以与其说是男子气概不如说是武士的气质比较正确。

「如你所见，今天早上要进行随身物检查。希望你们两人能配合一下」

「好啊，尽管看吧。反正提包里面是空的」

「虽然那不是值得夸耀的发言，不过，原来如此，确实被摆了一道。有意思」

「不，如果反而燃起了对抗心我也是会困扰的喔？」

拿起了扁平的书包，确认了内容物後库珥修摇了摇头。就连扬起嘴角微笑的样子也非常有男子气概，真有宝塚气质啊。

「好的好-的！喵麽，雷姆的书包就由菲莉酱来确-认。毕竟女孩子的书包不温柔对待可是不行的喵」

从旁边突然冒出来的是库珥修的夥伴菲莉丝。菲莉丝戴着大家都熟悉的猫耳发挎，摇曳着极短的迷你裙来检查雷姆的随身物。

女孩子就该由女孩子来检查，他是彻底破坏这概念的存在。

要说为什麽的话──，

「就算穿起女生制服比其他女生都还要适合，让男生来检查女生的随身物难道都不会引人怨吗？」

「没问题。菲莉丝的女子力比周遭的女孩子都要高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向我拿出随身物的男生，还有向菲莉丝拿出随身物的女生数量并没有差多少」

「先不管女生的部分，男生都有那种性癖吗……但我不是喔，把我也算进同类的话绝对不要！」

只是拥有很自然的把书包交给库珥修这个过程，就让人相当不安身旁的人对自己的评价了。

而在那旁边，菲莉丝正在一一检查雷姆的随身物中。

「啊啦啦？这个像男孩子用的铅笔盒是？」

「以防昴君忘记带笔记用具的备用品」

「那，这个完全不可爱的笔记本是？」

「这个是把昴君的作业由雷姆模仿笔迹写出来的东西」

「姆姆-,那这个便当喵？」

「这个是为了避免在中午时，昴君因为什麽都买不到而感到绝望时所准备的东西」

「好，让昴啾接受惩罚吧喵」

「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啊！」

不对，可以理解。心情是可以理解啦！

菲莉丝向我下了无情裁决後，我抓住雷姆的肩膀开始晃动。

「雷姆，我一直都跟你说的吧？不用那麽顾虑我也没关系啊？」

「对不起。雷姆也想过要注意的。想是想了，但一想到昴君又要因为遭遇失败而难过哭泣，就觉得难以忍受，所以只好做好万全的支援准备了」

「有这个心我很高兴啦，但只是忘了带笔啊、没做作业啊、没吃到午餐这种小事我并不会难过到哭好吗！？」

明明从来没为那种像小孩子般的理由哭泣过，在雷姆心中我到底是多麽需要照顾啊。

有一段时期，在班上甚至流传了雷姆是我保姆的传言，那时候亲近到了无法否定这件事的程度。

「唉呀-这就是青春喵-库珥修大人」

「是啊。我跟菲莉丝也是，都会替彼此做便当呢。并不觉得有什麽可耻的，不过如果不喜欢劳烦到人的感觉就偶尔做点回礼吧」

「今天的便当里有库珥修大人最喜欢的玉子烧喔。是甜的」

「我今天也放了你喜欢的玉子烧喔。是咸的」

学生会长跟副会长在亲热时的另一边，在雷姆的随身物中昴只回收了便当。被用蓝色的布包覆着，比雷姆的便当尺寸还要大了一倍，而且很重。

「真是的，要是我没有吃的话这个要怎麽办啊」

「今天晚上，想说跟姐姐大人一起分着吃应该刚刚好」

「不要让我去想像那麽寂寞的画面啊，你就老实跟我说就好了嘛。……这个我就感激的收下了，会在午餐时好好吃掉的。作业也等等借我看」

「好的，真期待中午呢」

将便当放入拿回来的书包中，跟检查结束的雷姆一起往校舍方向走去。在这时感受到旁边有一阵骚动。

在那里也是学生会在进行着随身物检查，但是──，

「所-以-说-！为啥呢？总是总是，同样的话到底要让咱讲几遍呢？咱并不是在讲很难的事不是吗？」

「妾身才是，明明在阐述着容易理解的话语啊。去污蔑了那易懂的话语，擅自掀起骚动的是你这家伙呀。还真是凡愚的极致啊」

「以为用很厉害的字汇自己也会变得很厉害吗？做为一个高中生，怎都不觉得害燥啊？看起来很可悲呀？」

「被在那边评论说话方式，自己却用下品语调的你这家伙给指正实是不快呀。即使是像妾身这般心胸宽大之人，也实是无法原谅喔」

面对两个女孩子互相威吓，正门前蔓延着不平稳的空气。

互相表现出敌意的是两个各自有着显目外貌的女孩子。

其中一人是拥有着会误认成国中生的幼齿脸蛋，并顶着一头柔软紫发的美少女。

另一边是不输给大人的，有着一般高中生无法酝酿出的等级的色香在周遭飘散，顶着橙色秀发的美少女。

说着关西腔的学生会的安娜塔西亚，以及有着歌伎口调的问题学生普莉希拉。

学生会会计与理事长的孙女，两人正在互相摩擦着。

「又是那两人呢」

望着骚动，就连雷姆也会探气的程度，这是相当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校内两人水火不容的程度相当有名，不管面对谁都贯彻自我的普莉希拉，与个性好强的安娜塔西亚两人摩擦的场景经常能看到。

今天想必就是穿着改造制服的普莉希拉随心所欲的在违反校规了吧。

嘛，不论是服装检查还是什麽，总之所有一切都不打算遵守就是普莉希拉的主张。对穿的是改造制服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往好处想他至少还愿意穿制服来学校。

「不过，能让那个爱钱婆这麽火大的也就只有那家伙了吧」

「会损害到安娜名誉的称呼还望请你克制一下呢」

「咿」

正从远处看着骚动时，从背後突然传来了那装腔作势的声音让人不禁起了鸡皮疙瘩。回头一看，在我的正後方有着正在低头看着我的家伙。

一脸整齐清秀的五官，美男中的美男的风貌。这家伙也当然，是学生会的关系人士。

「尤里乌斯学长，早-唷」

「我想应该没有被同学年的你称呼为学长的必要呢。比起这个，希望你能撤回刚刚对於安娜的中伤。安娜他只是，对於金钱的执着有些强烈而在拼命努力而已」

「我觉得那只是你盲目的意见而已」

在这边撩起前发的尤里乌斯，是担任学生会书记的家伙。就跟听到的一样是个安娜塔西亚信者，常常能看到他们一起行动。

「你的工作结束了？如果偷懒的话我可是会去跟库珥修告状的」

「很遗憾的，已经都结束了喔。因为来到我这的女学生很多，所以花了一点时间……不过大家也都帮忙了很多」

「是喔。喔喔，是喔」

白亮的牙齿像是要发出光芒似的微笑投射了过来，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明明充满了可疑的气息，难道女生都感觉不到吗。不，就连男生都不太会说尤里乌斯的坏话，我想有察觉到那家伙本性的肯定只有我没有错。

啧，查觉真相的人类真是孤独啊。

「今天为什麽那两人会搭上话呢？」

「一开始似乎是因为服装的问题而在争论，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随身物呢。并不是内容物，而是打算把负责背书包的阿尔先生给带去教室这件事」

「阿尔先生是，那个蒙面的人吗」

在互相争论的安娜塔西亚跟普莉希拉旁边，有位看起来坐立不安的男人。

虽然并不算太高，但身体曲线相当结实的人。不知道年纪到底是我家的老爸还是他比较大，因为看不到脸所以无法知晓。

为什麽会说看不见脸，是因为阿尔先生用面罩盖住了自己的脸。

有传言说是被火烧伤，或者有缝过的伤口还残留着，各式各样的猜测都有，我个人是想支持普莉希拉看心情而盖上面罩的这说法。

因为每天都会换不一样的面罩，而且又是那种与悲壮感无缘的个性。

顺带一提从阿尔先生的左手是义手这件事可以知道他有很沉重的经历，但靠着普莉希拉家族的力量已经转化成了非常高性能的东西了。之前曾经有一次，用开罐器机能帮忙开了水蜜桃罐头。宛如瑞士刀一般的义手。

「校外人士不能随便进校内到底要讲几次才懂？有了一个年纪的大人，要把他从学校里面找出来说教的咱的心情也是很不好的呀？」

「那也是你这家伙擅自那麽做的吧。不喜欢的话看到阿尔时无视便好。反正，他也不会因为妾身需要以外的理由而踏入校内。要是那家伙不在的话妾身自己不就没办法带随身物品了吗。比筷子还重的东西，妾身拿不起来呀」

「反正书包里面都是空的，跟拿筷子不也没多大差别吗！」

对於普莉希拉的嘴硬，安娜塔西亚越显焦躁。

如果就这样两人开始激烈互殴的话，会难堪的是安娜塔西亚那一方。

毕竟普莉希拉还算是运动神经发达，抓着这点挑衅也是有可能的。没有吗。没有啊。那看来是外行啊。

「再争执下去就是安娜的不对了。没办法，差不多该去阻止了」

「去吧去吧。就这样激烈争执起来的话，校医的艾尔莎老师出来可是会变成相当麻烦的情况啊」

外貌看起来相当性感，行为举止也被评断说非常色情的艾尔莎老师，只要出现这样的争执就会以过去的血蠢蠢欲动为由而动身来镇压情势。

被镇压而拖进保健室的学生，不论是多麽聒噪的学生也会瞬间变一个人并老实的从保健室离开这件事是已经被确认的。即使去问发生了什麽事也会很顽固的不回答的缘故，只有『恐怖与绝望的肠实习』这个传闻在暗中被传开。

「差不多要开始上课了。菜月·昴跟雷姆先去教室吧。接下来的事情会由我们解决」

「啊-还真是抽了下下签喵」

「自行去抽取校内的下下签，那就是我们的工作啊」

目送了向着争端现场走去的学生会三人。

那三个人再加上那情势的话，即使是普莉希拉也会因为情况恶化而放弃吧。

「还真是混的太久了啊，已经超级累了所以赶快去教室吧」

「从早上就发生了很多事呢」

「真的啊。已经差不多可以喊停了吧」

像这样的发言不知道是不是变成插旗了。

算是挺认真的期许着说出来的，但神似乎就是喜欢唱反调。

在柜子换好了鞋子後，正准备前往教室。

「──喂，昴！接球！」

「哈？」

从走廊的另一端传来吵杂的脚步声，听到了那指示下意识做出了反应。我在那弯下了腰，然後变成了像是要等排球的接球般的姿势，将两手往前摆好架式。

然後，在我那摆好架式的两手上有个小小的脚跳了上来，

「青山脉接球！」

「唔嘎！」

随着必杀技的吆喝声，乘上来的重量往正上方跳去。

轻盈的身体虽然不像排球那样轻，但还是灵巧的往上飞去，然後跳上了在背後的鞋柜，在这之後想询问而回头时，

「嘘-！」

将手抵在嘴前，摆出要求安静的手势。

到底是发生什麽事了，跟雷姆两人还在惊慌的同时，

「──来的正好。昴，雷姆同学」

在同一个走廊的另一端，有着清爽笑容的帅哥走了过来。

彷佛在燃烧般的红色头发，以及像是天空映照在其中的蓝色眼瞳是特徵，全身都被这些特徵般的组件给组合起来的完美存在，正是莱茵哈鲁特。

不管是下级生还是上级生，校外的女生还有商店街的大婶们也都给予了绝大的支持的莱因哈特，露出困扰的表情面向我们而来。

「早-啊，怎麽啦」

「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过，你们有看见菲鲁特吗？」

「菲鲁特吗？那个……」

雷姆有些困扰的看向了昴，昴大概查觉了事情的状况。

到底该怎麽做，瞬间思考了一下後，无可奈何的吐了一口气。

「不，今天早上没看到她啊。找她有什麽事吗？」

「并不是到有事找她这种程度。只是，因为看到她了所以打了声招呼，想约她中午要不要一起度过呢……但只是四目交接她就马上逃走了」

「菲鲁特还是老样子，你也还是学不乖啊」

一样身为男人，莱茵哈鲁特的真诚确实有让人想学习的部分，不过为什麽会是菲鲁特呢，这个疑问一直徘徊不去。

如果是像莱茵哈鲁特这样的帅哥的话，即使随选自己喜欢的对象，那个被选上的对象应该也是不会感到困扰的吧。

「要是被人听见了怎麽办，我想应该也不是这样的理由吧。不是这样的吧。昴不这麽想吗？雷姆同学呢？」

「问我怎麽想……」

「雷姆是这麽想的！所以，雷姆会替你声援的！」

「谢谢你，雷姆同学」

跟我所想的完全相反，雷姆不知为何跟莱茵哈特非常亲近。

莱茵哈特高兴的接受了雷姆的好意，然後调整了自己的领子。

「那麽，就再稍微找找看好了」

「反正她都会回教室了就直接去那埋伏如何？预备铃已经快要响了」

「都已经开始找了，却先放弃什麽的并不符合我的作风呢。至少，希望能让我打一声招呼啊」

那麽先走了，莱茵哈鲁特一边说着一边举起手爽朗的扬长而去。

明明只看见他是用走的，但不知道为什麽用走的速度还这麽快，瞬间就从走廊消失了，这个世界真的很不可思议。

然後确定已经看不到莱茵哈鲁特後，我吐了一口气敲了敲正後方的鞋柜。

「好了，已经不见了。下来吧」

「好呀，帮大忙了-」

从後面传来微弱的着地声，还有轻浮的少女的声音。

金发与小小的身子，红色的瞳孔与八重齿是魅力点的女孩子，菲鲁特。莱茵哈特所在寻找的人，全校第一幸运的女孩……虽然本人并不这麽期望就是了。

「别对他这麽冷淡嘛，不是太可怜了吗」

「我说啊，可怜的人是我才对吧？为什麽得要随那家伙喜好被他追着跑不可啊。我才是受害者好吗」

「莱茵哈鲁特同学明明就那麽的热情，菲鲁特不喜欢吗？」

「当然是讨厌啊。而且因为误会而被牵着鼻子走也不有趣好吗。只是因为刚好看到了跟平常反应不同的对象，所以才产生奇怪的心情而已。就跟在秘境里发现珍奇异兽差不多的感觉罢了吧。开什麽玩笑」

对於全校女孩的憧憬？莱茵哈鲁特投下毫不留情的冷淡意见。

正在进行着连少女漫画也相形见拙的灰姑娘故事的菲鲁特，跟周围观点完全不相同，当事人的视点还真是冷酷啊。

做为莱茵哈鲁特的朋友，虽然是很想要同情──。

「菲鲁特的态度某方面来说也很正当，好难解决啊，这个」

至今为止只有单方面被吸引，而没有尝试去吸引对方的莱茵哈特的接近方式也实在太不机灵了。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才会有菲鲁特所怀疑的部分，这个认知上的交错实在令人焦急。

「嘛，大概是因为完全不觉得自己是那个特别的人吧」

「是的，就是如此呢。真的是这样。真的就是如此。完完全全就是这回事。」

「雷姆同学，为什麽突然讲话那麽积极呢？我说了什麽奇怪的话吗？」

「不，什麽都没有。但是得罪到雷姆了」

「咦咦-」

完全不听我的抗议，雷姆自顾自的鼓着脸颊转过头去了。

在我开始烦恼又产生了新的不和时，菲鲁特拍了拍自己裙子的灰尘然後站起「嗯-！」一声，伸了伸懒腰。

「那麽，我要继续逃跑了。等到上课钟声响再回到教室的话，那家伙也不会做奇怪的事了吧」

「那也只能等到下次换坐位之前了吧。我觉得莱茵哈鲁特的话肯定会用执念去抽到在你前後左右的位子啊」

「别这样啊。不要搅乱我平稳的学校生活……」

脸色发青的菲鲁特朝着莱茵哈鲁特刚刚离开的反方向逃跑了。

两分钟後马上被找到，在校内开始了分不出胜负的赛跑，那又是另一件事了。

「这次总算是结束了吧。差不多一整天的精力也要用完啦」

「说的也是呢，我想一定，已经什麽都不会发生了」

雷姆同意了我的愿望，一同向神提出了期望。

於是，终於进入平稳的一天──。

「你听说了吗，菜月同学。好像有转学生要来的样子喔」

「给我读一下空气啊，混障东西！！」

「为什麽才刚见到面我就得被怒吼不可啊！？」

一到教室，我就向着不读空气的发言怒吼。

被怒吼的对象，是坐在我後面的同学奥托。今天也是老样子，看起来一脸倒楣相，就是会突然触到我的逆鳞那麽倒楣。

我把书包放到桌上，然後坐上位子面向奥托开始捞叨。

「我说啊，已经够了，像转学生这种事件。我啊，今天因为发生一堆事情已经够累了。你懂吗？所以今天就算了吧」

「就算你说今天就算了，转学生也不会因为菜月同学很疲惫为理由回家去的啊。话说回来，从一早就这麽疲倦感觉似乎一言难尽啊，发生什麽事了吗」

「登场人物实在太多了处理不来啊。我想，还记得我妹妹名字的家伙根本就不存在吧」

「说那种话碧翠丝可是会哭的喔！？」

很遗憾的，碧翠子不是会为这种事哭泣的可爱个性……不对，可能会哭。意外的有很容易被打中的弱点。

不行啊不行啊，碧翠子会哭，敌不过哭泣的小孩跟哭泣的碧翠子。

「真没办法。考虑到碧翠子，我就原谅你的无礼吧」

「好的，谢谢您……感觉哪里怪怪的」

「所以，怪怪的奥托是打算要说些什麽呢？」

「不对，怪怪的并不是我……不，算了」

坐在昴右侧的雷姆突然加入话题，奥托总算是放弃了反驳。然後奥托搔了搔头，开始娓娓道来。

「所以说，是转学生啊。因为有事所以经过职员室时稍微偷听了一下，好像是要转来我们班呢」

「虽然直到现在才说，不过你正在猛烈的移动到美少女游戏里的支援好友这定位，好厉害啊。你是不是接下来要告诉我班上女生对我的好感度啊？」

「雷姆同学杀出重围，然後其他人基本上都觉得你眼神很差」

「呐，那是真的吗？呐，真的假的？开玩笑的吧？到底是哪边？呐，你说真的？」

有儿时玩伴这属性补正的雷姆是第一，那也许班上还有其他偷偷暗恋我的害羞女孩这个可能性马上被打散了。

「转学生吗，真稀奇呢。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很遗憾但并没有听到那麽详细呢」

「……哈。这样喔」

「现在这个叹气，比起直接开口骂人还要伤人喔！？」

被确立在给班上的人捉弄的这定位的人就是奥托。今天也很好的发出了他特有的悲鸣声，雷姆也满足的点了点头。

然後预备铃开始响了起来，班上的同学一个一个回到了教室。

在正门检查随身物的学生会成员，库珥修、菲莉丝‘、尤里乌斯、安娜塔西亚他们回到了坐位，然後普莉希拉也大摇大摆的进来了。在普莉希拉後面的是拿着包包的阿尔先生，将普莉希拉的包包等物品放到桌上後就马上撤退了。

然後不知何时坐在雷姆前面的拉姆也到学校并坐到位子上了。向着搭话的雷姆比了个Ｖ手势，看来跟罗兹瓦尔先生的会面相当顺利。

然後在预备铃响完之前莱茵哈鲁特也回来了，接着在刚好响完时菲鲁特也匆匆忙忙的回来了。

面对坐位上的莱茵哈鲁特的微笑，菲鲁特对其吐了吐舌头。

这样班上就全员到齐了。空着的位子在最後排的最後尾。原本谁都不在的这个位置，不知何时被搬来了空桌椅。

所以说，那就是奥托所说的转学生的位置吧。

「大概是想夸耀自己吧，看到那个就可以想像的事嘛」

「菜月同学是跟我有仇吗……」

「啊，芙蕾德莉卡老师来了」

话被打断的奥托虽然似乎看起来有些不愉快，但很爽快的被无视教室进入沉默。

打开门後，进入教室的是一个非常高个子的女老师。

金色的长发与翠绿色的眼瞳。将女性姿态给紧紧包覆的西装，朝气蓬勃又充满霸气的女性。虽然嘴角看起来很凶暴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比起去忽略这点的完美无瑕感，反而是亲近感更多一些，就是芙蕾德莉卡老师的感觉。

顺带一提，他是在上学路上被击倒的加菲尔的亲姐姐。

「──起立」

坐在最前排的库珥修发出清澈的声响下指令。

全员听到这声音一同站起来的画面相当壮观。就连那个自我中心的普莉希拉都会听从，大概是已经被印在每个人的遗传子中的指令吧。

リゼロEX『学園リゼロ！2時間目！』

翻译：Chinyu°（夜姬汐月）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4687357175?share=9105&fr=share&see_lz=0&red_tag=1402212509)

Re：0 EX『学院Re：0！第二堂课！』

--闪过相当冗长的独白，这如果是游戏之类的话就是插入片头曲的时候了吧。

话说回来，从现实角度来看，我正在接受着什么样的打击啊。时间静静地流动，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沉迷于转校生的微笑无法自拔，产生时间停止了的错觉。

「那么，我想艾米莉娅同学应该有很多想问的问题，但是那就放在休息的时候吧……总之，先安排座位吧。艾米莉娅同学。」

「啊，好的。」

「靠窗最后一排的空座位，就是你的位置了。总之，你可以先坐到那边吗？」

法兰黛莉卡老师对着转校生--艾米莉娅如此说道，指着教室靠窗户的最后一排的最佳位置。那个地方本来就被看做是转校生应该坐的位置吧，仅凭这一点，就证明是固定路线了，

「我知道了。那么，我就坐在那里……」

「--我反对！！」

「诶！?」

遵从法兰黛莉卡老师的话语、准备起身前行的艾米莉娅，被这一句话打断了。

声音尖锐地、举起手这样喊道的，是班级中首屈一指的KY--也就是，我。

（注：KY,空気が読めない。意思是没眼色、不会按照当时的气氛和对方的脸色做出合适的反应。）

我看了一眼满脸惊讶的转校生，因为耳朵有点发热，所以移开了脸，对着目瞪口呆的法兰黛莉卡老师「嘁嘁嘁」地晃了晃手指。

「可能对于迪莉卡老师而言，是有些难以接受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偏爱转校生角色的态度，一点也不好！」

「偏爱，这种话我可不能当做没听过呢，菜月同学。究竟是我的什么地方，让你产生了那种评价？」

「这不是当然的吗？那就是那个，嗯，就是那个！靠窗户的最后一排！居然轻易地把那个座位交给转校生，迪莉卡老师是被那个转校生贿赂了吗！?看不出你是会向贿赂屈服的人呢。

「巴鲁斯又在说蠢话了。」

右前方的青梅竹马在说着什么坏话，但是那跟现在的毫无关系。

因为状况不错，我打算就凭着这份气势坚持下去。

我用手指着目瞪口呆的法兰黛莉卡老师和震惊不已的艾米莉娅，然后转过头看着全班同学，

「靠窗的最后一个座位，是所有学生都想要的positioning!把它轻而易举地让出去，一直认真地扮演着法兰黛莉卡老师的学生的我们死不瞑目！是这样吧？」

「是吗……？」

不好，对我的呼喊表示赞同的人比我想象的还少。准备不足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吗，疑惑不解的学生们占了大半。

糟糕，这样下去就会以我是个令人尴尬的家伙告终，只会让我在各种方面受伤。

「--嗯，那个啰嗦的蠢货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哦哦？」

「而且，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让一介凡夫享受比妾身更高的优待，就要拿出相应的资格。不这样的话，贿赂之类的玩笑话也会产生现实感。」

「不，贿赂什么的没有现实感吧，你在说什么呢……」

得到了意外的援助攻击，从那番内容中获得帮助的我陷入了冷场。有着班级最大战斗力的普莉希拉听到我的话，用可怕的目光瞪了过来。顺便一提，战斗力是除了运动能力以外的，像这样，从外表--有形的方面来说，有着女性特征的战斗力的意思。别让我再解释了！

顺便一提，据可靠估计班级第二的战斗力是克鲁修！

「菜月？昴和普莉希拉？跋利耶尔的意见，虽然谈不上理所当然，但是如果出现反对意见，就表示没有体现民意，还是有继续讨论修改的必要。」

「讨厌，克鲁修大人真是的，陷入沉思的侧脸也很棒……但是但是，我觉得那两个人绝对没有考虑到那么远。」

「不，肯定是有什么决定性的原因，所以才说出口的吧。和随波逐流地掺和进来的我不同的理由。」

接着，那位克鲁修同学投来了异样期待的眼神，但是说实话，绝大部分都是一时兴起的！没法否认因为普莉希拉那家伙做了不必要的援助，所以越发那样认为了！

「那么，那个……是昴同学吧？你想怎么做呢？」

「----」

但是，向被逼入绝境的我伸出手的，意外中的意外，居然是本该置于状况之外的转校生。

艾米莉娅用紫绀色的眼睛，定睛注视着对突然被初次见面的女孩子用名字称呼感到新鲜又惊讶的我，

「如果你想要那个座位的话，我和你交换座位吧？但是，那样就忽视了那边的普莉希拉同学的话了……」

「的、的确如此。不是这么轻松地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我说过的话也会理所当然地降临在我的身上。既不能把得到那个座位的荣光让出去，又不能轻易地获得呢。」

「那……？」

「这是显而易见的吧？」

对于反问的话语，我一边说着，一边总算拼命地引导出了一个结论。

然后，指着吸了一口气的美少女，做出了宣告。

「吵吵闹闹、一心不乱的’换座位大赛‘举办啦--!!」

「--呃！?」

我举起拳头，如此宣言道，听到这番话的所有人都吸了一口气。

空气陷入了数秒的沉默，但是马上就解除了硬直--、

「呜哦哦哦哦--!换座位了--!!」

被这样谜之热闹的气氛吞没，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没错，就是换座位。在学校生活中，有着和预定事项不一样乐趣的，可以说是突发性的中型活动！

与运动会和学园祭不同，与由可以预测的规定事项组成的大型活动不同，这个中型活动的发生率被班主任的情绪所掌控。

根据场合不同，还包括着掌控今后校园生活的原因，因为教师的心血来潮还会发生’建设城镇型模拟游戏‘这种天灾级待遇的活动。

但是，那既是诞生出天堂和地狱的赌博，也是厌倦了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的学生们的起爆剂。

接着，在这个生来喜欢节日、聚集着事件人物的班级中，它将会不留余力地被发挥--!

「包括转校生在内，谁能获得最后一排的天堂！还是面临第一排的地狱！成败在此一举！不允许任何重来和交换的战斗，这才是’换座位‘的本质！」

「呜哦哦哦哦哦！换座位！换座位！换座位！」

「在运动会和学园祭上团结一致抵制外敌的同班同学，从这个瞬间开始变成了互相争夺容身之处的敌人，变成了死亡游戏一样的展开！」

「窗边！窗边！窗边！」

班级的狂热丝毫不减。真是的，这帮家伙真是没救了。

如果是这个班级的话，就算有抗议罢课的世界线也毫不奇怪！

我原本以为，通过这件事，看到了这种班级的恶趣味和狂热，想必转校生也一定会有所动摇的吧。

「换作为……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将双手合在胸前，眼睛闪闪发光。

意外地没有得到负面评价，反而让我也吃了一惊，是的。

因此，看到班级已经完全被换座位的气氛所笼罩，身为班主任、也是第一节英语课老师的法兰黛莉卡老师说了一句话。

※「第一节课像这样被换座位冲掉，已经是第几次了啊。」

--抱歉。班级变成这样，已经是第三次了。

△▼△▼△▼△

总而言之，要说我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吵闹，只是单纯地想制圌造和转校生交流的机会，想稍微变得亲近一点的企图在作祟。

老实说，在这个尽是美少圌女的班级里，再追加一位美少圌女是一点多么令人心动的事，让我来评价有点困难。

不，会为动圌摇人心的事物所动圌摇，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当然，要说这是不是一击必杀的一见钟情的话，也稍微有点不同的地方。我说过好几次了，美少圌女什么的我已经见多不怪了。

而且，青梅竹马的双胞胎是美圌女姐妹，每天早上叫我起床的妹妹也是将来有望成为美少圌女的美圌幼圌女，那个美圌幼圌女的朋友也是小圌美圌女，我也认识，和附近的美少圌女六姐妹交往密切，同班同学也是一群美少圌女？

什么啊这是，美少圌女过于泛滥，我要死了吗。总之，关于大饱眼福、幸福至极的感觉，我已经一如既往了。

那个孩子是不是特别的、令人念念不忘，稍微有点不明白。

虽然不明白，但是为了明白未知的事情而采取行动的结果，嘛，就关系到刚才的换座位宣圌言了，虽然我的脑回路也有点让人不明所以。

无论如何，如果要说如此这般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所导致的后果，也就是我所提出的换座位的结果如何的话--.

「这样都能抽到第一排那我真是不走运得厉害啊！！」

只能抱着脑袋如此大喊了，这种结果。

漂亮地获得了第一排、而且还是最中间的讲台前的位置，真是不得了！虽然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说法，但是这次居然被自己的妙计摆了一道，我也无话可说了。

「好不容易在上次的换座位中获得了走廊旁边靠后的位置，没想到居然会变成这样……」

「那不是以前受你牵连、不得不坐第一排的我们该说的话吗！?」

听到我的话，坐在左边第一排的奥托向我怒吼道。

干啥啊，这家伙。到底有多不走运。而且把这种事归结到别人身上，是多不会做人啊。

「接受吧。这是你的行动带来的结果。神平常都在观察着你的一举一动，他所得出的结果就这个。改圌过圌自圌新吧。」

「这句话，就像被回旋镖打飞脑袋一样！本来，菜月同学刚说要换座位什么的就遇上了这种事……罪有应得就是这个意思哦。真讨厌啊，这个班级！」

奥托一脸世圌界圌末圌日来临一样的表情，其他抽中最前排的光荣的战死者，傻笨蠢三人也是一副平常的愚蠢行为显而易见的表情。

（注：傻笨蠢，トンチンカン，第一话登场的欺负昴的三位小混混。）

就这样，最前排的六列之中，五列都被男生占据了，但是，还留下了最后一个位置，就是我右边的座位--,

「那么，又要受你关照一阵子了呢，昴。」

「只能说蕾姆的运气太厉害了啊。这下就是连续三次坐在我右边了，做了什么才会导致这种结果啊？」

「用昴的话来说，就是神平常都在观察着你的一举一动……这么说，神明大人是不是也在为蕾姆加油呢。这下必须要提起更多的干劲了呢。」

将拳头抱在胸前、拿出气势来的蕾姆很可爱。不，虽然很可爱，但是那份执念真厉害啊。抽签抽到我旁边位置的那个瞬间，蕾姆少见地摆出胜利姿圌势大喊的样子，几乎已经录下来了。

「对蕾姆同学来说，即使是第一排，菜月同学的旁边就像雷打不动的特典一样吧……我也心服口服了。」

「奥托也因为坐在昴的左边而感到高兴，这比什么都好。其实蕾姆很想跟你换一换。」

「都是菜月同学的两侧，有交换的意义吗？」

「平常已经看惯了昴的右半身了，所以可能会很新鲜。」

「这个人的想法也相当过激啊！」

奥托被蕾姆一如既往的情结逼入绝境，但是从听惯了这些话的我来看，不如说蕾姆已经有所收敛了。蕾姆平常的强圌硬程度可不止如此。会更气势汹汹的哦。不知道是什么让她这样的。

总之，左右两边都是我熟悉的面孔，意外地合我心意。傻笨蠢三人虽然一副哀愁的样子，但是我并不会在上课的时候睡觉，所以坐在最前面也没什么。不如说，被我纠缠的各科老圌师比较可怜。

「话说回来，换座位本来的目的是……」

靠背吱吱作响，我转过身去，我背后的座位--也就是班级正中圌央的第二个座位，那里坐着一位银发的少圌女。

这究竟是幸圌运还是不幸呢，抽中班级最中间的座位的是那个转校生艾米莉娅。虽然就位置而言是个好坏微妙的座位，但是在周围没有一个熟人的状况下坐在最中间会使人很不自在。

事到如今，才察觉法兰黛莉卡老圌师考虑到这一点，并把她放在最后一排的用心，我冒出了冷汗，尽管如此，那个孩子的运气也还不错。

不管怎么说，周围的人都是好人。

「呐，转校生……艾米莉娅酱，来着？」

「哇呀！」

背后传来的声音，让艾米莉娅发出了与梦幻的美少圌女不相符的声音。

把她对换座位很起兴的事也考虑进来，说不定她有着令人意外的活泼性格。

惊讶的艾米莉娅转过头，看见了一张带着猫耳发卡、聪明伶俐的笑脸。有着班级第一、甚至是年纪第一的女子力而闻名的菲莉丝，从艾米莉娅的背后拿起一缕银发，用纤细的手指感受着那份触感。

「不用那么紧张，我不会吃掉你的放心吧。我是菲莉丝，不用客气，叫我菲利酱就好。」

「谢、谢谢。嗯，请多指教呢，菲利酱。」

「哇哦，一下就接受了真是新鲜呢。好像会很有趣……对吧，克鲁修大人。」

「嗯，没错呢。」

对于菲莉丝的话语，坐在艾米莉娅右边的克鲁修同学点点头。

抱起手臂的美圌人，已经在用充满威严的态度侧视着艾米莉娅，突然扬起嘴角，露圌出了一抹男人气息的微笑。

「我是克鲁修。担任这个学校的学圌生会长一职。和菲莉丝一样，有什么问题的话不用客气，来拜托我就行。」

「学圌生会长！好惊讶啊。明明是男女同校，这个学校的学圌生会长居然是女孩子……」

「呵呵，以貌取人可能会吃亏哦。因为世上有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别看我这样，可能实际上是个男的。」

「……是吗。」

克鲁修同学罕见地开着玩笑，但是叠起的双臂上方托着的隐藏巨圌乳毫无说服力。

大概，她本人是想意味深长地展开关于菲莉丝性别的话题吧，但是有种让当事人以为她没有客观地审视自己魅力、完全跑题的感觉。明明那么完美，只有这一点超级迟钝啊。

「那是克鲁修大人最可爱的地方。」

「我明明没出声别读我的心啊！?」

不知道把我的内心看穿到了什么地步，菲莉丝的反击让人瑟瑟发圌抖。

但是，艾米莉娅的周围有学圌生会双前锋在，就没问题了吧。他们是为人友善的家伙，应该不会孤立那孩子的。

「嘛，只要这样就行了。」

「真是上帝视角呢，巴鲁斯。--这次换座位，明明出现了那么多心灵受伤的被害者。」

听到了我的自言自语而吊起眼梢的，是老实地坐在蕾姆后面的位置上的拉姆。那种说法也没错，但是除了傻笨蠢三人以外，并没有人吃到苦头……

「看那个。」

「看那个就明白了吧。」

拉姆视线所指的，是过道旁边的最后一个位置。在那边，菲露特趴在桌子上，一副消沉的样子。

作为抽签的第一个击球手，菲露特抽中了最后一排，开了个好头，但是喜悦稍纵即逝。为什么呢。

「呀，菲露特。又在你旁边，真开心啊。」

「神在我面前死掉了。」

正如他想坐在鞋柜旁的愿望一样，莱因哈鲁特漂亮地抽中了菲露特旁边的位置。

蕾姆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抽签换座位的结果被执念所支配的情况有点多。我的立场既算不上菲露特这边，也算不上莱因哈鲁特这边，所以只想微笑地旁观那两个人的追逐。

顺便一提，真的是顺便一提的事。

作为这次换座位的开端的靠窗最后一个位置，这个结果到底该说是被应得的人获得了，还是该说什么好呢。

「这个世界果然，是遵照着妾身的心意的。」

在最后一排的位置满足向后仰的，是众所周知的普莉希拉大小圌姐。

虽说是抽签，但是漂亮地一下子抽到这个一直保留到快要结束的座位，那番狂言也毫不夸张，但是

「那样的话，咱的座位和你很近也是你的心意吗？」

那位普莉希拉的旁边，是做出强烈挑衅发言的安娜塔西亚。她们两人水火不容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换座位以前是前后桌，这次又成了同桌，更加火花四溅、一触即发了。

「嗯……真是啰嗦的恶女呢。如此这般地想要破圌坏妾身的兴致，没想到你居然执念到这种地步。」

「能不能别说得像是咱盯准了想坐这个位置一样？本来，就是咱先抽中了这边的座位，你才抽中那边的吧。如果你讨厌咱的话，这是自作自受。」

「说个没完没了，真是愚蠢。」

普莉希拉反击着寡言的安娜塔西亚，但是只有这次可以说是打成了平手。

负责制止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的由里乌斯，不凑巧地离两人很远，没有能够停止争吵的方法。只能期待她们两人的理性了。

「那么，换座位顺利结束了。虽然是和目标有点不同的形式，不过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彩裁决呢，迪莉卡老圌师。」

「不要说得这次的换座位是我主导的一样啊。比起这个，又弄到下课了啊。」

「放心吧。就算课程落后了，我们班都是一群通圌过自主学习跻身前几名的潜力股啊。而且，迪莉卡老圌师的补习也很简单易懂！」

「你们没有’不补习才是最好的‘这种想法，真是让人头疼啊。」

一脸困扰的法兰黛莉卡老圌师揉了揉眉间。明明还很年轻，但是这个动作做得非常熟练，真让人担心。

「关于这点，蕾姆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是的，没错呢。这样就算昴在上课时打瞌睡，也能帮你擦口水了，这个座位非常完美。」

「那毫无疑问是驴唇不对马嘴吧！?」

该怎么说呢，嘛，以这种方式告终已经是惯例了。

不过奥托太好利圌用了有点那个呢。

△▼△▼△▼△

△▼△▼△▼△

这样那样地结束了上课时间之后，休息时间就是惯例的提问环节了。

提到转校生，在休息的时间被提问攻击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且如果转校生是美少女，对她有没有男朋友啊和男性的交往经历啊种种情况进行刨根问底，就算说是约定俗成也不为过！

「噢，艾米莉娅是从那个普利斯提拉女子学院转过来的啊。」

「嗯，是的。由于家庭缘故搬到这边来了……因为校服还没有做好，所以现在穿着的这件也是之前那所学校的校服。我很担心会不会太显眼了被人讨厌呢。」

「没事，不用担心也可以的。很适合你，很可爱很可爱。但是，这种衣服也不错喵……好像会和适合克鲁修大人。」

「的确很适合克鲁修同学，但是不是也很适合菲利酱吗？」

「诶，真的？那么，等会试着交换一下衣服？」

虽然想赶过去进行提问攻击，但是在那边的是坚不可摧的学生会二人组。营造出其他的同班同学也想要提问的气氛，但是他们漂亮地毫无停顿地推进着对问题的回答。话题进展得过于顺利，都让人忘记要对菲莉丝和艾米莉娅交换校服的话题吐槽了。

当然，知道菲莉丝没有恶意。菲莉丝是不可能利用那副外表，用图谋不轨的眼神看待女孩子的。菲莉丝的视线始终为身边的克鲁修同学沉醉，但是没法明白他的内心维持着怎样的关系。真的不明白。

「但是，从女子学院来的转校生，也就是说……这是第一次上男女同校的学校吧？会不会不习惯、不知所措？」

「可能，有点呢。那个……？」

「莱因哈鲁特·梵·阿斯特雷亚。叫我莱因哈鲁特就好。」

在这个时候毫不犹豫地插话进来的是我们的莱因哈鲁特同学。

带着微风都过犹不及的爽朗，莱因哈鲁特轻而易举地融入了那个女子会--虽然因为有菲莉丝在，本质上就不是女子会。

「我知道了，莱因哈鲁特。但是，真亏你能知道我是第一次上男女同校的学校呢。」

「因为普利斯提拉女子学院是小学、中学、高中一贯教育的学府呢。说不定，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和男生在一间教室上过课。我是这么想的。」

「虽然是这样没错，但是你了解得很清楚呢。」

「因为是同一个县的学校，偶尔也会被那边的女学生搭话。」

居然被应该对男性没有免疫力的女校学生反过来搭讪，莱因哈鲁特同学果然厉害啊。

艾米莉娅也十分惊讶，看来女学生还是不会那么发挥意外的积极性的。嗯--帅哥真是可怕。

「虽然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不能过问太多。不如听听艾米莉娅有什么不安，有什么不懂的吗？」

「那个，那么，我想听听关于社团活动的情况。我，在之前的学校加入了手工部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学校也想继续下去呢。」

「--手工部，吗。」

突然，艾米莉娅的提问让克鲁修同学眯起了眼睛。

那个反应让艾米莉娅「诶」地发出了不安的声音，注意到了她的心思的克鲁修同学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一边摇了摇头，

「在这里出现手工部的名字实在是不幸啊。但是，要说家政部的话可能有些接近。」

「啊，家政部也可以。和这类相关的……」

「喂喂，等一下，小姐。--你把手工部和家政部混为一谈，可是很让人困扰的哦。」

合起双手发出巨大的声音，一边引起注意，一边飒爽地插话进来。

是谁？就是我。

艾米莉娅吓得耸起了肩，克鲁修同学和菲莉丝面面相觑。其中，和平常一个样子的莱因哈鲁特举起了手，

「的确，如果是那两个社团活动的问题，问昴就对了。」

「啊啊，不管怎么说那两个社团活动争执的历史中，我的存在可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啊……」

「不可缺少的yin su……」

艾米莉娅奇怪的发音，就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一样。总之，我把那件事放在一边，加入了谈话。在这里提出了手工部的话题，可谓是天助我也。

毕竟，我可是手工部的成员！！

「这个学校的手工部，指导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迪莉卡老师。也就是刚才那个有着可怕长相和温柔眼神的老师呐。」

「那种说法不是很失礼吗……但是，这样说比较容易理解，或许帮了我。」

「但是！与那个法兰黛莉卡老师带领的手工部形成压倒性对立关系的，就是带领家庭科部的数学老师格林德老师！众所周知他们两个水火不容，两人的纠葛长久而深重，足以刷新学校内的文化社团势力图一般地激烈持续着！」

「这、这样啊……但是，那为什么会带来问题呢？虽然身为社团活动负责人，关系不好的确会有些麻烦，但是好好选择要加入哪边的话……」

「那么，根据选择方法的不同，露骨的私情会牵扯上待遇的好坏哦。」

「用交情来判断吗！?」

毫无成熟气息的裁定方式，让艾米莉娅惊讶得目瞪口呆。

没错。平时，法兰黛莉卡老师和格林德老师是和蔼可亲、人品高尚的老师，但是只要一关系到彼此的事情，就会立刻翻脸。

如果有支持对方的人出现，就要用尽自己所持的权利让他走投无路。

「这样不会带来问题吗？」

「当然是大问题。但是，那两个人能互相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就被默认了……虽然不会说到那个份上，但是还是老老实实地回避才是上策呢。」

「真相是，那个菜月？昴也是实行那种行为的其中一人。」

「金虎」法兰黛莉卡和「夜鹰」格林德的「虎鹰之争」,是在卢格尼卡学院上学的学生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也确定了相应的措施。

那个方法很简单。毕竟，我也是家政部的部员！

「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管支持哪边都会惹人不满，那就两边都加入，敷衍了事。」

「……这样没关系吗？」

「只要好好地参加活动的话就没问题。当然，在制作手工部的展示品的时候竭尽全力，就不会被人抱怨。比起手工一边倒，衣食住技能全面发展的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

「衣食住是怎么划分的喵？」

就是缝纫、烹饪、打扫了吧。

不管怎么说，以这种感觉悠闲地避开问题才是聪明的做法。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沦落到悲惨的下场，是新来的学生特别需要注意的部分。

「嘛，关于入部申请，最好准备两张呐。作为手工部成员兼家政部成员，我也十分欢迎新成员。」

「啊，昴君也两边都加入了啊。那还真是……那个，让人意外呢？」

「挑选词语的感觉很重呢。昴亲，请不要失落。」

「吵死啦。」

笑嘻嘻的菲莉丝身体微微前倾，昴将他的额头按了回去。

因为知道他和面容不相符合的趣味，事到如今被戳中痛处也不算什么了，说真的。比起这个，美少女转校生有可能和我同一个社团，这方面的原因在我心里占据了很大部分。

「这个班级，在参与同样的社团活动的就只有蕾姆了呐。」

「蕾姆同学的话，看起来没有特意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的必要，各方面都很优秀呢。」

「那方面，你……察觉到了就别说了啊。」

对说了多余的话的莱因哈鲁特进行忠告之后，他像油画一样优雅地耸了耸肩。既然已经所了就没办法了。

他身后的菲莉丝和克鲁修同学凑近了脸，

「真是没救的家伙啊。明明，让他吃点苦头就好了。」

「被这么说，菲莉丝。守护学生生活安宁的学生会那么做，就会违背我们的本质。就让拉姆代替我们执行一下吧。」

「原来如此，不愧是克鲁修大人，真是足智多谋……！」

啰嗦死了，混蛋。

尽显亲密氛围的学生会组合，和一脸苦涩的我。然后，微妙地被班级的惯例丢在一边的艾米莉娅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一边反省着对转校生不温柔的态度，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社团的活动就是那样……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带你参观学校吧？该说是’参观吧‘,还是’不得不参观‘了？」

带转校生参观学校！没错，这就是所谓的固定桥段！

在休息的时间被问题围攻的转校生，和在放学后被带领参观的转校生。参观学校什么的倒是没什么必要，又不是什么巨型学校！虽然也不是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东西全部无视就好了。

「你愿意带我，参观学校吗？」

「啊啊，当然啦！不如说请让我来带你！愿意到由我这边来拜托你的程度！我想带你，参观学校！我就是为了这个今天才到这里来的！」

「抱歉。我稍微有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她看起来有些兴趣，所以我以为如果强硬地要求下去就行得通，但是没成功。

不，尽管如此我也不会放弃的。要想办法这样巧妙地顺利地进行。

「等一下啊，昴。这种事情就算强行说服也没用。」

「喂，别捣乱啊，莱因哈鲁特。难道你要说由你来代替吗。要是被那么说了，老实说，我就没法反驳、束手无策了啊。」

「护花使者真是大方呐。不巧，今天放学后我有事。所以，这里还是更加爽快地交给女孩子比较好吧。」

「嘛，你说的也有道理……」

听到莱因哈鲁特的提议，我做出了沮丧地后退的姿势。基本上，莱因哈鲁特只会出于善意而采取行动，正确的言论接连不断，让人难以反驳。

女孩子来带领参观，这种发展也让人没法抱怨。

看到我失落的样子，莱因哈鲁特说着「对吧？」眨了眨眼之后，

「那么，菲露特。可以拜托你吗？」

「谁管你啊--!!」

莱因哈鲁特向至今完全没有加入对话、趴在桌子上打算睡到下一节课的菲露特搭话道。

虽然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是似乎产生了非常讨厌的预感而无法入睡。菲露特一脸不悦地瞪着莱因哈鲁特。

「谁管你啊！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啊！我就说有种不好的预感原来是这个啊！你这家伙，真是添乱！」

「什么关系都没有，希望你不要说这种薄情的话呐。今后就是在同一个班级学习的朋友了吧。而且菲露特，你该不会忘了自己是这个班的班长了吧？」

「那个也是，在我给罗姆爷帮忙的休息日决定的吧！」

对于条理分明地陈述着的莱因哈鲁特，菲露特怒不可遏。

顺便一提，菲露特是这个班的班长这件事是真的。有学生会长克鲁修同学在，具体的事务也基本上都是由克鲁修同学代理执行，但是菲露特的地位名副其实是班级中最高的。

「而且我听见了，把那个任务强行加给我的就是你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啊喂！」

「我是出于好心哦。的确你有很多麻烦事要处理，但是只要推你走上相应的立场，你就会改变……我是如此坚信着的。」

「过于多余的关心！你是我的父母吗！」

「如果能实现的话，成为超过父母的深刻羁绊也在所不惜。」

「去死吧！」

被学校内乃至全市第一的帅哥这般苦苦追求的就是她。菲露特钢铁一般的精神力量也十分令人惊讶，但是被说成那样也不气馁的莱因哈鲁特也相当那个。

「虽然很可惜，不过被菲露特拒绝了。但是，希望你不要误会她。其实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哦。看来今天心情不太好。」

「是、是这样吗……嗯，我知道了。谢谢。」

至少，没有看到菲露特对莱因哈鲁特做出让人感到温暖的事件的记忆，但是艾米莉娅也露出了一副放弃追究的表情。

艾米莉娅保持着那样困惑的表情，转头面向克鲁修同学他们，

「就是这样，你们两位呢？放学后有空吗？」

「虽然我非常想陪同你，但是学生会工作繁忙。就算你愿意等一会的话，但是可能要很晚才能回家了。」

「而且，三个女孩子走在昏暗的回家路上，也有点恐怖呢。」

三个女孩子，菲莉丝恬不知耻地说出这种话，但是这个趋势完全就是对我有利。艾米莉娅说着「那就没办法了」,面带遗憾地垂下了肩膀，

「那么，今天就不参观学校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有我啊！我来带你参观！」

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

虽然对意想不到的排除行为感到惊讶，但是在我再次提出申请之后，就连艾米莉娅也瞪目结舌，让我十分吃惊。

「诶，昴同学，你愿意带我参观吗？」

「说了好几遍了吧！诶，我存在感太弱了吗？冲击力只有在刚才的对话途中被遗忘的程度吗？」

那种评价让我大受打击。虽然由自己来说有点奇怪，我还以为我是那种以频繁的行为让人心存厌恶的类型呢！

「不，不是那样的……」

看着慌张地大喊大叫的我，艾米莉娅皱起了眉。

不愧是美少女，就连有些烦恼的样子也宛如画卷，虽然这么觉得，但是我也是对美少女司空见惯了，不至于那么狼狈。毕竟蕾姆偶尔也会有更加不加防备的时候呐。

「--嗯。那么，就拜托昴同学了。放学后，请你带我参观学校。」

哔啵，带着符合音效的感觉，艾米莉娅有些畏惧地向我低下了头。

（注：原文是「ぺこり」,读作pokori,凹陷、低头的意思。这里指的是艾米莉娅低头的音效和这个词的发音很相符。）

当然，我也开心地接受了，但是。

「----」

不知为何艾米莉娅的眼神有些悲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

「放学后我和姐姐大人有约，所以蕾姆怎么都……怎么都没法一起去，但是不可以对艾米莉娅同学无礼哦，昴。就算用以往的方式对待，蕾姆和奥托同学都不在。所以，一定一定……！」

「就算没有那种对松开绳子的狗一样的担心也不要紧的啦！」

放学后，一听到要带领艾米莉娅参观学校的事，蕾姆就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如此叮嘱道，让昴只能露出苦笑。

不管怎么说，蕾姆要在放学后给拉姆帮忙，要帮忙打扫小说家罗兹瓦尔先生的房子。顺便一提，虽然有点偏离话题，但是无论烹饪、缝纫、扫除、洗衣，蕾姆家务技能的实力已经足以维持主妇生活了。

在家政部里，只有蕾姆在全领域获得了严格的格林德老师的免许皆传吧。虽然对于专项特特化型的分类中稍逊一筹，但是蕾姆家务万能的实力在学校内人尽皆知。

（注：免许皆传，剑道术语，免许是指日本武术门派中级别最高的弟子，在与别的门派的人交手时被允许报上自己的门派；皆传是指该弟子已经习得了门派中的所有武艺。）

因此，作为姐姐的拉姆毫无顾虑地借用妹妹的实力，为了给心上人展现自己好的一面，要求蕾姆进行协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展开。

「虽然事到如今我已经不再考虑如何应对巴鲁斯的发情期，但是如果你敢让蕾姆伤心的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别把我当做脱离理智的狗啊！」

「明明就是个巴鲁斯而已，真啰嗦。」

「咕啊！」

丢下受到猛烈下旋踢的我不管，拉姆带着蕾姆离开了。

直到最后的最后蕾姆都担心着我，但是在我一边大汗淋漓一边挥手目送之后，蕾姆总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呜哦哦，拉姆的下旋踢太不妙了……！的确是击中了膝盖内侧。是下半身的构造不同吗……！?」

拉姆有着运动的爱好，因此她意外地擅长活动身体。这是因为在女子力的计量表上比不过蕾姆，而在不同的领域中发展导致的结果。

别看她那样，也是在女生中以市内屈指可数的运动能力为傲、作为多个社团活动外援而大展身手的女运动员。不仅如此，她经过锻炼的下半身放出的踢击的威力也非同寻常。

「有种认真地对打的话会输给她的感觉啊……嘛，在变得要和女孩子互殴的时候，作为男子汉就已经输了。」

「谁和谁互殴？」

「不，女生和男生针锋相对什么的，呜哇哦！?」

身后的美少女让嘟嘟囔囔地陷入自言自语模式的我吓了一跳。我慌张地回头，那里出现的是对我的反应而感到惊讶的艾米莉娅的身影。

她瞪大了眼睛，将手捂住胸口，

「讨厌，真是的。吓死宝宝了。」

「吓死宝宝了这种说法已经很久没听到了啊……」

（注：原文为「びっくり仰天」,为了表达流行语的时代感，选一个常见的……）

感觉这孩子，时不时会夹杂着这种过时了的词汇呢。

不知道是否察觉到了我灼热的视线，艾米莉娅双手叉腰，可爱地鼓起了脸颊，

「我只是想跟你搭话而已，别吓我啊。」

「不不，只是稍微陷入了深思，抱歉啦。」

「深思……是在考虑什么危险的事情吗？」

「完全没有！一点也不危险哦。只是考虑了一下有关拉姆的下半身的事情。」

「……这样啊。」

感觉好像，选错了词语。

这番预感来自于向后退了一步的艾米莉娅，和她变得冷淡的视线。

虽然是开玩笑，但是在换座位的过程中，差不多做了全班同学的自我介绍，全靠艾米莉娅的记忆力，她已经完全掌握了全班同学的长相和名字，拉姆这个名字是个女孩子的名字也暴露。

「但是，那会给今后带来怎样的意义呢，刚刚相遇的两人毫无缘由地……」

「抱歉。我有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到了这步，艾米莉娅突然有些茫然地叹了口气。

为什么呢，这是和我说话的人经常会做出的反应。

「昴同学，一直都是这样吗？」

「怎么样。今天是今天，昨天是昨天，然后明天的我也会有着明天的我的优点。我想每天都呈现出不同的我，不断地给大家带来新鲜感。」

「那么，机会难得，你能带我从手工部的活动室开始参观吗？」

「完全被无视了的这种感觉，意外地不错啊。」

虽然全部都老实地做出回应的蕾姆、全部都反应过剩的奥托的对应也不错，但是这样也有这样的滋味。

而且，既然被请求了，那就做出回答吧。

「那么，事不宜迟，手工部的活动室……活动场所的，服装室对面吗。」

--就这样，在我的带领下，开始了艾米莉娅的学校探索。

虽说如此，也不会有什么事件屡次发生，或是法兰黛莉卡老师和格林德老师激烈对峙、爆发「虎鹰战争」.

基本而又常规地，参观特别教室、食堂、体育馆、图书室、旧校舍之类的，就这样毫无停顿地完成任务。

「那么，前方就是旧校舍。新校舍是用石头建造的，但是旧校舍仍保留着木制的部分，有些昭和的感觉，十分推荐到这里纳凉。」

「纳凉，是说鬼故事之类的吗？」

「其实，存在卢格尼卡学院七大不可思议这样的说法哦。因为旧校舍比较古老，又是用木头建造的，所以会吱吱作响，因为夏天合宿之类的活动，运动部会住进来，频繁地听到灵异体验的故事，非常有趣。」

「嗯--这样啊。鬼怪，啊。」

「真意外，我还以为你会害怕的。」

到现在为止，护送任务才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但是根据这期间的谈话，感觉艾米莉娅有些孩子气。

明明外表是相当清纯的大姐姐的感觉，但是内心却很像小孩子，让人感受到了奇怪的背德般的魅力。Goodjob.

那么，那样的艾米莉娅却不害怕鬼怪的走向令人意外。也没有说不想听鬼故事而捂着耳朵逃回新校舍。

「……如果我不害怕的话，会添麻烦吗？」

「不可能会添麻烦的吧。如果这里是鬼屋，我在从事扮演妖怪的打工，你是顾客的话，就会希望你害怕了呢。」

虽说如此，就算想说说灵异体验之类的，认识的女性阵营都对鬼故事抵抗力超强，几乎没法讲。

身边的人会老实地害怕鬼故事的，也就只有贝亚子了吧。

「还有，其实拉姆也是。」

「诶？」

「不，是我自言自语。如果把这个说出来、被她知道的话，估计会被发火的吧。」

意外中的意外，对灵异体验完全没辙的，却是看起来对这类事物不感兴趣的拉姆。反而蕾姆毫不害怕关于鬼怪的东西，无论是血腥电影还是别的什么，都能边吃汉堡边看下去。

和姐妹俩一起去看讴歌爱情的电影，期间拉姆紧紧抓着我度过了两小时，这件事对拉姆而言也是充满屈辱的回忆吧。

「不管怎么说，她可是说着’快忘掉‘痛殴了我一顿啊……」

既然她让我忘掉，如果被她知道我还记着的话，肯定就小命不保了。

把拉姆的弱点告诉别人，作为青梅竹马也过意不去。

「嘛，旧校舍有很多东西，我想应该进不去。而且一到放学后，入口就会关起来。」

「啊，真的呢。已经上锁了。」

从新校舍到旧校舍，只有一条走廊的距离。

艾米莉娅想要打开推拉门，暮春的轻风扬起了她的银发，让我看得出了神。

「哈！不好。」

「--?」

看呆了之后，突然回头的艾米莉娅让我吓了一跳。

艾米莉娅背朝着门，有些戒备地看着我。但是，我什么都没感觉到，只好疑惑地歪着头。

「怎么了？」

「……什、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对吧？」

「不，那是我想问的啊。--哎。」

感觉她的反应有些不自然，我猛地抬起头。

从新校舍上层传来的音乐，宛如流水一般进入耳中--嘛，简单说就是旋律。

「哇，是谁在弹琴？」

和我一样注意到了旋律，艾米莉娅毫无防备地抬起了头。抚平被风吹起的头发、侧耳倾听音乐的身姿如画一般美丽。

我一边悄悄地偷看着她，一边说：

「你所听到的，是我们的音乐老师莉莉安娜酱的演奏哦。一到放学，她就会到她所担任顾问的轻音部和吹奏部转悠。」

「诶，音乐老师……莉莉安娜酱？」

「外表和平时的态度都毫无威严，被全体学生当做观赏动物一样微笑地守护着。」

有人说过：「这个世界如果没有音乐，天才最终也会变成笨蛋。」

无论是言行举止还是态度生活，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轻浮，如果没有突出的音乐才能肯定会横尸街头的大人。

「向学生要饭。上课迟到。钓校长的鲤鱼。连续五天都穿着同一件运动服上班……是这样的人。」

「但、但是，她的演奏很出色哦？」

「没错呢。所以，才允许了她的存在。」

「都说到了’存在‘的程度！?」

对于还没直接见过面的艾米莉娅而言，或许还不了解那个存在的危险之处。

不不老实说真心的，她就是个只有脸和歌声和演奏还不错的小动物。如果没有那份才能，也许就会被当成是祸害庄稼的野兽了。

「虽然她被说再这样下去、死了都没人认领尸体了，但是最近不知道在哪里的音乐节转悠的时候，招惹上了不知道是哪里的公子哥儿……靠一个才能就能维持生计的天才就是这种感觉吧，大家都这么认为。」

「不、不是很棒吗？你看，那个，继续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又抓住了幸福！对吧？」

「或许吧？」

老实说，关于那件事我也不是很清楚。打算向莉莉安娜酱追问那件事的时候她就逃走了，搞不好我还会被写成歌。

那可会成为一首相当不错的歌，所以如果用了自己名字的歌曲在城市中传唱的话，我会羞耻死的。

「毫无意义的莉莉安娜酱的故事先放在一边……总之，感觉没有白来呢。」

「……是的。」

聆听着不绝于耳的音乐声，艾米莉娅略带寂寞地低语道。

她的那番语调，让我更加困惑了。

因为，明明刚才对我还是有些戒备的感觉，我正打算说参观差不多要结束了的时候，又露出寂寞的神色。

不是说女人心海底针吗，真是难懂。

真奇怪，我接触美少女的经验应该很多，但是也只有次数多而已，数据量很少。

」哥哥，别再把我当小孩子了！「

」真不愧是昴君，太出色了，蕾姆十分钦佩。「

」巴鲁斯，再给我等三分钟。「

我在脑内进行对美少女的木桩练习，但是结果却有些微妙。

搞不明白艾米莉娅露出倦怠的表情的原因，我绞尽脑汁思考该怎么办，然后想到了一个主意。

「还有一个没带你参观的地方。」

没错，那就是这所学校中，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圣域」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

△▼△▼△▼△

「这里就是卢格尼卡学院内部圣地之一， ’鬼的花园‘.」

「哇--」

看到那个地方的瞬间，艾米莉娅的表情立刻变得明朗起来。

直到刚才还在的倦怠感一扫而光，眼中的空虚转瞬而逝，闪闪发光的眼瞳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薄暮时分的校舍后方，那里有着相当广阔的大花坛。

说实话，与其说是花坛，其规模之大让人觉得花田这种说法更接近。虽然和那种有温室的正规花田不同，但是这么大面积的学校用地，用来做花坛可是相当奢侈的事情。

接着，这个花坛现在正盛开着姹紫嫣红的花朵。

多亏了这几天春意渐浓，气候温和。迎来了花期的花朵们在风中轻轻摇曳，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夕阳也洒下来了，正好为您献上浪漫的气息。」

看着失去了言语的艾米莉娅的侧脸，我向她行了有些令人反感的一礼。

顺便一提刚才这个动作，是模仿我所认识的一个更加恶心的男人的。虽然不该由自己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模仿得相当还原。

「----」

保持着沉默，艾米莉娅缓缓地转向了我。

以行礼的姿势低着头，我睁开一只眼睛偷窥她。该怎么说好，如果她不尽可能地吐槽，我的恶心回路就要达到临界点快要熊熊燃烧了。

我和羞耻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眼看着就要爆炸了--

「--谢谢你，昴同学。」

「噢。」

艾米莉娅微笑着，向我如此说道。

夕阳映照在她的银发上，令人炫目，却夺走了我的眼睛。

在夕阳下的花田中，嫣然一笑的美少女。

那副景象十分有效地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不可思议的冲动。

接着，

「那么，差不多该开始了。」

「诶？」

站在愣住了的我的面前，艾米莉娅突然露出了认真的表情。

接着，她慢慢地将背在身后的双手举了起来，做出了任谁一看都明白的战斗姿态。

然后用有些悲壮的表情，面向一脸错愕的我。

「来，来吧，放马过来！我是不会输的！」

如此这般地，不知为何提出了真人搏斗的申请。

「----」

她的反应该说是令人意外吗，但是也没到意外的程度。并不是意想之外的发言，到底是什么地方埋下了那种伏笔啊。

那孩子，是格斗家吗？

（注：グラップラー，grappler,有部叫做《グラップラー刃牙》的漫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梗。）

「不，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这个展开该如何是好啊！?」

一定是有什么误解，完全想不到其中的原因，我只能向着看不见的东西怒吼，在原地用力地跺脚。

远处的天空，还能隐隐约约地听见莉莉安娜酱的演奏声--.

△▼△▼△▼△

听了尚未解除战斗态势的艾米莉娅所说的话，看来似乎是这么一回事。

「那个，今天不是有班会吗？一开始就说要换座位什么的、阻止我坐在座位上，那之后又想要用社团活动的事情吓唬我……说白了，我觉得昴同学讨厌我。」

「然后就为了想要教训我一顿，用这么迂回的方法把我叫出来！?你是那样看待我的好意的吗！?」

「我、我觉得有点奇怪哦？昴同学虽然在生气，但是又好好地带我参观，说的话也算是有趣，然而最后却注定要用吵架来诀别，真是不甘啊……」

「那份悲壮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刚才的对话中，分数好像已经高得惊人了，让我深受感动了啊！」

既然是出身于女校、接受精英教育的大小姐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就是这么回事吧？

不如说从女子学校转来的女孩子，怀抱着和男人决斗的觉悟、被叫到后院的这种方法从出发点来说就很腹黑啊！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啊。

「你还自言自语地说了和名为拉姆的女孩子互殴的事情……」

「没错！说了呢！那是我不对！这个混蛋！这个混蛋！」

拍打着被拉姆踢过的大腿，我对自己不走心的发言作出反省。

原来如此，回想起来也许有很多促使误会产生的地方。原来是有的啊。

「难不成，说到卢格尼卡学院七大不可思议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想着，你是不是想吓唬我、来掌握主导权呢。」

「我认知中的女校规则混乱了！什么，真的存在那种如果没有常在战场的心理准备，就没法生存下去的环境中长大的大小姐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必要注意一下今后贝亚特丽丝升学的情况。我想让贝亚特丽丝悠闲活泼地成长。如果变成那种心怀武士魂的幼女的话，家里的关系也会变得僵硬的。

「总之！我没有那个意思的。真的，就只是带你参观而已。」

「……但是，为什么要那么紧咬不放地坚持要带我参观呢？」

「唔，那个是因为那个啦。也就是所谓的under mind.」

「--?」

非要翻译过来就是’本心‘的意思，那里有多少是真心我自己也很难说清。当然，想要和可爱的女孩子近距离接触也不是假话。

（注：日语里的本心写作「下心」,就是上文的under mind……好冷啊。）

更直截了当地说，是想确认第一次看见艾米莉娅时的心动究竟为何物。

那么，关于是否在这次护送任务中找到答案，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说

「总而言之，我是想和你搞好关系。搞好关系、想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女孩子、想让那样的女孩子也了解我。仅此而已。」

「----」

「是不是没我总结好？」

因为艾米莉娅没有回答，我不安地问道。本来我就不擅长总结。总是有着一边噼里啪啦地说话、一边总结的毛病。虽然总结得有点微妙。

「……嗯，我知道了。」

「是吗，你理解了啊。」

「我知道了，我是个大笨蛋，和昴同学相当笨蛋这件事。」

「要说我是笨蛋的话，要反省的地方就多了去了呢。」

要说什么是最大的扣分点，在探讨的过程中就众说纷纭了。

我挠了挠头，艾米莉娅忍不住笑了出来。那份笑容如此自然，和她至今为止有点紧张的表情截然不同。

嘛，毕竟做好了最后也许会互殴的觉悟，露出自然的笑容什么的一点也不奇怪。

「嘛，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心满意足就比什么都好。」

「是的，非常满足。真的，非常感谢你。昴同学」

「不用客气……那么，办完事了就离开这里吧。」

「诶？」

而且也得到了艾米莉娅的笑容，这样就满足了，我提出了离开的建议。接着，那番话语让艾米莉娅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她疑惑地抚着脑后的头发，注视着侧方的花坛，

「那个，我还想再看一会，不行吗？」

「虽然我现在立刻就想答应你的请求，但是我内心中的警钟在提醒着’没那么容易哦baby'.当然，不是故意使坏哦？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这里之所以是‘内部胜地’的理由。」

「啊，不是外部的胜地，而是内部胜地。」

（注：原文为「里名物」,大概就是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特色景点。）

没错，事物都有内外之分，但是和外表比起来，内部被赋予的特征有着多种多样的隐情。

「卢格尼卡学院内部胜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

「难道，这个花田有着什么恐怖的故事……？」

「不不，卢格尼卡学院七大不可思议什么的全都是别人说的。不，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很恐怖呢。但是，在说明之前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我正要带着艾米莉娅离开的时候。

那个人的声音突然从我们两人的身后传了过来。

「--哎呀，这个时候还能看见有学生在真是稀奇。」

「----」

那副低沉、带着沧桑的嗓音，让我的后背直冒冷汗。

从身后传来的声音让我动弹不得。我的身后，也就是和我相向而对的艾米莉娅的正前方。

她正看着发出声音的那个人。艾米莉娅已经是被对方捕捉到了的状态。接着，她竟然对对方笑脸相迎，

「啊，校长老师。校长老师也是来欣赏花坛的吗？」

向对方打了招呼。

向着这个学校的校长，威尔海姆·范·阿斯特雷亚校长！

「这么一说，你是……没错，是转学生艾米莉娅同学吧。今天应该是你转来的第一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是的，学校有很多有趣的东西。而且，这边的昴同学带我参观了学校。」

「呵呵，那可真是不错。」

与校长友好交谈的艾米莉娅的口中，说出了我的名字。

一只厚实的手掌从背后轻轻地拍了拍一动不动的我的肩膀。接着，在我的侧面，是熟悉的年长男性--不对，校长的面孔。

「亲切对待女性是好事。这样才称得上是男子汉。」

「哈、哈哈，没有那么夸张啦。不，真的。那么，都这个时间了，我们也差不多该回那边了……」

「校长老师您知道这个花坛是谁在打理吗？我太感动了，所以无论如何都想知道。」

「艾米莉娅小姐！?」

那个选项真是最差的选择了，差倒让我不由自主地加上了「小姐」的敬称。

我的悲鸣吓到了艾米莉娅，但是校长却「哎呀哎呀」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不是那么伟大的事情啦。我只是个外行，只是打发时间摆弄的花坛。你能这么说真是我的荣幸。」

「是校长老师照料的吗！哇，好厉害！」

面对一脸感动的艾米莉娅，校长越发显现出害羞的样子。那副模样就足以令人欣慰一笑了。是的，的确是令人微笑的场景。

但是，这之后，才是问题。

「本来，与其说摆弄花草是我的爱好，不如说是妻子的兴趣。」

「您夫人喜欢花吗？」

「是的，不管什么花都喜欢。我也没有什么算得上是兴趣的爱好。看不下去这样的我，妻子对我说，不如在学校种种花怎么样。于是，就有了这里。」

「真是一段佳话……」

艾米莉娅不经意间专心地听起了校长所说的「后院花坛，诞生之秘」.

事已至此，我也早已做好了觉悟。

就此打住吧。

「一开始以为很简单，但是摆弄花草的学问意外地高深。花的习性和种类各不相同。因此还被妻子说要像对待自己的感情一样细心地照料。」

「真是出色的夫人呢。」

「是的，是一位嫁给我太过浪费了的妻子。在休息的时候把她带到这里来，像是回到了年轻时那样嬉闹着……」

是艾米莉娅太擅长倾听了吗，校长谈话的热情丝毫不肯停息。

说是止不住的热情，说白了就是对妻子的炽热爱情毫不停息。

「对了对了，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妻子她……」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还很年轻……」

「但是这种地方也很有魅力……」

△▼△▼△▼△

「天已经完全黑了呢……」

「是呢……我就知道会变成这样。」

天已经黑了，我和艾米莉娅并排走在回家的路上。

后院的花坛，从在那里遇见校长之后，已经过去了大约三小时。侧过脸看着筋疲力尽的我，艾米莉娅露出了抱歉的神色。

「那个，对不起？我听校长老师说得太多了。」

「不，算了。那时候正好是遇见校长的时间点，已经没法避开这样的命运了。那个校长的爱情故事，就是因为那个，优美的花坛才变成了‘内部胜地’而无法公开。」

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永不停歇地反复讲述的爱情故事。

人们将那个称为「相约黄金档·镇魂歌」.包括我在内。

（注：Golden Time Lover Requiem）

一言以蔽之，超级爱妻顾家的威尔海姆校长，倾尽心血为妻子制作的花坛，就是那片花田。

如果在周末来学校参加社团活动，就能偶然碰见校长带着妻子度过幸福时光。

「但是，他的夫人是位强敌，要注意。她的讲故事热情比校长还要强两倍……不，三倍。」

「所以，如果他们俩一起的话……」

「啊啊，就是那么回事。」

艾米莉娅差不多也明白了那份威胁的严重程度，认真地点点头。

威尔海姆校长和他的夫人都不是坏人，但是他们两人只能看到彼此，到了让人厌烦的程度。

结果，被拘留到比参加社团活动的那帮家伙们还晚，沦落到像这样两个人走在夜路上回家的地步。

「好好护送女性回家是男子汉的义务，毕竟他这么说了呢。」

「你会好好送我回去吗？」

「如果你能承担被我知道家庭住址的风险的话。」

「那不要紧。因为，昴同学不会和我互殴对吧？」

「可能有点吐槽的意味，所以我可没法保证。放学都过去几个小时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天然呆程度了。」

（注：存疑。原文：突っ込みぐらいのことは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确约はできない。放课後の何时间かだけで、そのぐらいの天然度は把握したから）

既然被分到了法兰黛莉卡的班，就要彰显自己的个性。还要融入那种个性鲜明的氛围，太平淡的话就不是出色的卢格尼卡学院的学生了。

「但是……呵呵，啊--真开心。」

我为自己的模范作用点了点头，旁边的艾米莉娅开朗地笑着说道。

她挥起书包，抬头看着天空中的点点繁星，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在夜里外出过，净是我不了解的事情，感觉很多事情都非常新鲜。」

「崭新和新鲜可是不同的词语，如果搞错了就麻烦了。」

「不是一个意思吗？」

「新鲜是fresh,崭新有时候会变成press吧。」

（注：新鲜『新鲜さ』有指食物新鲜的意思，崭新『斩新さ』有新颖有趣的意思。）

被崭新压迫着，有可能会从那里脱落。只要艾米莉娅不会变成那样，好不容易交到新朋友的我也很开心。

「不管怎么说，只要你能够笑着对我说‘从明天起就请多关照了’就好。作为附赠，和我变得特别亲密也可以的哦。」

「特别亲密？」

「没错……像这样，一下子加深关系的例子就是改变称呼。」

人际关系非常不可思议，随着关系的改变，称呼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变得越来越亲密，所谓的礼节之类的东西就会变得淡薄。虽然形式和无礼不同，但是变得不用再讲究礼节了就是关系的进步

「----」

对于我说的话的含义，艾米莉娅陷入了片刻的思考。

然后马上理解了我想表达什么。

「那，那么。」

她有些犹豫，在路边停了下来，注视着我。

我也渐渐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向艾米莉娅。

接着，艾米莉娅像是下定决心一般，

「--今后就请多指教了呢，菜月。」

「咦！?省略了名字之后关系更疏远了啊！?」

「诶？」

明明气氛渐入佳境，却是昙花一现，让我愕然。

另一边，艾米莉娅也是十分惊讶的表情。

我们看着彼此的脸，一起说着「诶？」,歪起了头。

「因、因为，是你说关系变好的证明就是改变称呼……对吧？」

「所以，我就想着，已经可以走出名字加上‘同学’这种称呼的阶段了，是不是该直接称呼我的名字了呢。」

「所以我省掉了姓氏啊。--!」

交换着彼此的想法，艾米莉娅突然陷入沉默。

她睁大了眼睛，用手指指着我，

「难道，‘菜月·昴’才是昴的名字吗！?」

「没错哦！?我没说过吗！?」

「因、因为，还存在着像我这样没有姓氏的人！我还以为别人的姓名一般都是名字在姓氏前面……！」

听到惊慌失措的艾米莉娅所说的话，我总算搞清了状况。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艾米莉娅以为我的名字是「菜月」.所以才下定决心，打算省略掉姓氏，结果失败了。

「那么，艾米莉娅一开始打算叫我菜月同学啊。怎么觉得今天的心情变得有点奇怪了。」

「我、我真是的……」

被初次见面的女孩子突然用名字称呼，产生了这样的谜之优越感，结果只是误会。明白了这一切让我有点沮丧。

但是，看着沮丧的我，艾米莉娅生起气来。她满脸通红，用含着眼泪的眼瞳看着我，

「一上来就用名字称呼初次见面的男孩子什么的……好、好难为情。」

「----」

「讨、讨厌！先别看这边。我现在，脸特别红……！」

艾米莉娅用双手捂着自己的脸颊，发红的脸庞隐约可见。

她的那副神态，让我无法移开视线。

刚才的失落感烟消云散，重新覆盖上了新的惊奇和感动。

因为--

「真可爱啊，艾米莉娅炭。」

「没那回事……诶！?什么！?炭是从哪来的！?」

「是称呼方式的变化哦。你看，加上爱称之后就变得可爱了吧？」

「那是，可爱的爱称吗！?骗人，反正你肯定是在捉弄我吧！」

满脸通红，艾米莉娅啪嗒啪嗒地打着我身体。

好轻，太轻了。和拉姆的拳头比起来一点也不痛。当然，虽然也没想到她会让我难堪，不过好像变得可笑起来了。

「呜哈哈哈哈--!」

「真是的真是的，昴这个笨蛋！不管你了！」

从学校回家的夜路上，我和艾米莉娅一边发出嬉笑和争执的声音，一边向家走去。

不知不觉间称呼已经改变，就不用特意说出来了。

但是，我想从明天起，学校生活又会变得不一样了吧。

继续不明白对走在我身边这位女孩子的感情的真身，我只是任这番想笑起来的冲动支配自己，对为今天这一天画上的句号感到满意。

学院三：<https://tieba.baidu.com/p/6803556980>

蕾姆IF（怠惰IF）

# **『菜月・蕾姆』**

翻译：[帥哥魚住](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5%B8%A5%E5%93%A5%E9%AD%9A%E4%BD%8F&ie=utf-8&id=tb.1.54ca6ceb.XVYeOLTPb1R0ap9me7ZfEQ?t=1457232231&fr=pb"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4451132236?see_lz=1&red_tag=2583810097" \l "87450541561l)**

**1**

——晴朗的天空之下，倾注而来的阳光让昴眯起了眼睛。

听见哭声。

是女孩子的哭声。那是已经，竭尽全力将声音融入气势中的哭声，小小的身体用尽全身的力量全力在哭泣。

看见那样将自己的感情与灵魂全部表达出来的姿态，小孩子为什麽总是这麽充满元气呢昴像个呆子一样的这麽想着。想到这里，昴对於自己那个毫无年轻气息的想法感到愕然。

「虽然以前总有自觉自己好像很老成的样子，不过意识到那是下意识情况的时候就屈服了。自己明明还处在活蹦乱跳的Yangumen的年纪的说」

「什麽活蹦乱跳。能客观的看一下你自己吗，喂」

明明就还是现役的，正在观察着自己空掌的昴迎头撞上从旁而来的骂声。再听惯了的骂声里叹了口气，昴慢慢地将目光转向那边。

在昴横侧的椅子上，坐着的是与昴视线高度处在一样的位置的少年。昴无言地注视着少年弯曲的嘴唇，「比起那个」少年继续说道，

「丝碧卡正劈哩劈哩的在哭着阿。我真的没办法处理阿」

「我已经不行啦。纯洁的心灵被你用一句话给无情的打碎变得破破烂烂的了。他已经回到幼童状态像丝碧卡一样在嚎啕大哭了呦。请原谅这么无能的我」

「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变成那种状态是要我怎么原谅你啦！?」

少年夸大的仰起身体元气满满的追究着正在孩子气的闹着别扭的昴。但、那个举动让在昴手中被抱着的小宝宝——被称为丝碧卡的少女再次吸了吸气，对两个男人「啊」的「呜」的二话不说，感情再次爆炸。

「哇——！！」

「呜喔！哭了！丝碧卡哭了！喂利格鲁，你小子快想办法解决啊，你是做哥哥的吧！」

「这句话从你嘴中说出来是要闹哪样阿这不太恰当吧！！」

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的一个角落中，两个男人一边抱着小宝宝焦躁的咕噜咕噜地转一边互相推卸责任。

大街上的行人们对于喧闹的三人投去了发生什么事的表情，然后观察了一下吧嗒吧嗒转圈的二人的情况只用了一句「什么嘛这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吗」就一脸清爽的快速通过了。

结果，一个哭泣的小女孩与两个绕圈圈的男人形成的景色就这样持续了下去。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名为骚乱罪的一张令人不愉快的厚纸来临前就先跑走了。

「明明有一位纯洁的女孩子将自己的感情与灵魂用哭声表达出来，但竟然没有任何人过来伸出援手……该死，这是什么见鬼的世界！人心都已经荒废到这种地步了吗！?」

「现在不是你感叹世界的时候啊！如果就这样让丝碧卡一直哭个不停的话，等等回来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谁回来的时候怎么样？」

「废话，当然是……」

利格鲁，昴这么称呼的少年交叉着手臂，一边点头一边回头看。然后，他的脸瞬间哑然凝固，呆然的嘴巴发出喀擦喀擦的声音。顺着利格鲁的视线，昴将同样的人物也纳入视野「喔」的一下抬起了眉毛，

「买东西，结束了？」

「是的，并没有被堵住。……亲爱的你这边看起来非常不妙呢」

「是阿，丝碧卡超有精神的。照这个样子来看当她会走路的时候就能发育成将男性举在手中挥舞的类型了吧。恶女系之类的非常有前途，我就决定这么做了Da☆Ze!」ps:作者这里除了字面上发育成将男性举在手中挥舞的类型外也有可能是说发育成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小恶魔类型，句尾那边我找不到词来形容所以就弄了个通俗易懂的，反正意思差不多

在闲聊的昴手中，丝碧卡睁开了哭肿的眼睛，发现站在正面的女性后张开了那像红叶一样的小手，并且伸直了手臂。虽然力量还不足但却努力伸出上半身的姿态，仿佛是在宣判因为被昴抱着的感觉太差所以想要交换似的让昴的男子心被寂寞给包围了。

「如果说，无视她的要求又让她哭了的话就会像木阿弥一样了。嘿咻，交给你了」

「确实收到了」

虽然语调稍微有些粗暴，但在将小宝宝抱过去的时候昴的动作非常的轻柔。仿佛在对待虚幻的宝物一般用指尖轻轻触碰，接过去的女性很小小的微笑了片刻。

并且，接过去的她好好地将丝碧卡抱在了胸前，轻轻地摇晃着身体，

「你看，那是没用的爸爸和哥哥。丝碧卡也要快快长大，不好好地斥责那两个人可不行呦」

「喂喂，不要趁她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在她的内心刻上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啊？」

做出像笨蛋一样的动作和发言之后，想起想像中她把手夹到腰上怒气冲冲朝两人发怒中的自己的样子。利格鲁对于那被责备的光景总结了一句，

「阿勒，好像没有我想像中的那么坏嘛。倒不如过于幸福的未来让眼泪都啾啾的止不住了阿」

「我才不要呢。如果被妹妹发火的话，做为大哥的威信不就完全崩坏了嘛！」

「与我一起吧嗒吧嗒转圈的那个时间点开始威信什么的早就已经崩坏啦。我能看见，能看见呦……由于太过喜欢而娇纵妹妹，最后变成妻管严的你的未来阿」

「你自己不就是妻管严吗别给我加上奇怪的属性啊！我绝对不会变成那样的啦！」

对于手指做着复杂怪异动作而且故意吹着气的昴，完全气得青筋暴露的利格鲁激动地反驳。不过对于利格鲁那激烈的怒声而皱起眉头的并不是昴。

本来是微笑看着两人间互动，蓝色头发的女性。她用平静可是去非常清楚的声音叫着少年的名字「利格鲁」，

「从刚才开始就在外面不断逞口舌之利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真是令人看不下去」

「呜，可是阿……」

「妈妈讨厌找借口的孩子呦。而且，你刚才说错了一句话」

毫不留情地责备利格鲁，然后她微笑着将视线转向了在怀抱中一直安静待着的丝碧卡，

「妈妈才没有对爸爸妻管严什么的呢。因为爸爸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妈妈心目中的第一」

桃红色渲染了脸颊，说出了让整个大街上的人听到了都会害羞到哭的发言。

在堂堂地说出那个的母亲面前，利格鲁这次真正的举起双手清楚的做出投降的动作。

昴一边感受内心痒痒似的感觉一边笑着，看起来幸福地注视着家族情况的她悄悄地压住头发。

蕾姆如同天空一样美丽的青蓝色头发，被微风轻抚柔软地摇曳着。

名为卡拉拉基的地方城市的一个角落中——那是一个连是否能被称为公园都有疑问的广场，昴坐在被设置好的长椅上发着呆。

眼前的是将青蓝色的头发向后梳的利格鲁，与作为朋友的坏小子们组队一起向右向左的来回跳着。对父亲逞口舌之利的习惯虽然没有改过来，不过这点也是他可爱的地方……什么的才没这么想过。

「还有那个看起来一副要把别人杀掉的凶恶眼神到底要怎么办阿」

「不行的呢。因为有了那个凶恶的眼神他才是利格鲁。他看起来那么的快乐，无论怎么样都令人感到喜悦，不认识的人第一次看见他会以为他很不高兴一脸阴沉的正在设计别人的样子。因为是利格鲁呢」

「我听得见啊！妈妈后面的补充让我非常的受伤哟！?」

正沉迷于昴所传授的游戏『冰鬼』之中，被鬼抓到变成冰镇状态的利格鲁好像在呐喊些什么。昴向他适当的挥挥手，蕾姆也小心的在不影响到怀抱中睡着的丝碧卡的情况下向他挥了挥手。

噘起嘴巴，利格鲁因为不满而使得他的三白眼变的锐利。那个样子与残留在相册之中自己年幼时的模样相似的不得了。

「这么说来，那个家伙的未来会变成像我这样子已经是确定事项了阿。换作是我的话都会觉得不寒而栗阿……如果我被说二十年后会变成这样」

「做菜神手家务万能。变成勤快而尽责的男子汉大丈夫，也能够得到理想中的美丽媳妇……是不是这样的意义呢？」

「那是什么现充阿！爆炸吧混蛋东西。啊，好像是我！」

顺便问问，蕾姆线翻完后下一篇番外你们想看哪个？有想点播的话把章节名告诉我

对把手放在头上吐着舌头的昴蕾姆噗哧一声的笑了出来

蕾姆一边用手捂住嘴巴使笑声在喉咙中不断的鸣响着，一边斜视着昴的脸颊，

「完全否定不了的捧杀吧，蕾姆现在有些得意忘形了哟？」

「捧杀什么的，是现在的流行吗？是没有否定自卖自夸的话的意思吗？嘛，虽然蕾姆的话中没有能够否定的要素全部都是事实就是了」

倒不如说，对于蕾姆所说的事昴口中完全没有害羞或客气的意思，更多的赞美交错乱飞的话也会成为严重的事情。白天的公园是小孩子们争霸的场所，和家族同伴或邻居一起来的身姿也很多。一旦开始说起我们的恋爱故事的话，就会被刨根问底并且独占明天太太们在井边闲聊时的话题吧。

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坏事阿，虽然是这么想不过周遭的人已经被荼毒的相当厉害，昴有意识地无视那件事情，温馨的时光逐渐浸染了昴的意识。

如果把眼睛闭起来将把身体托付给阳光的话，温暖的阳光会使身体产生好像快要浮起来的错觉。连续熬夜所带来的身体疲惫使得睡意将意识给冲走了，头变得非常沉重的在摇摇晃晃着。

「那个」

「如果觉得困了，请使用蕾姆的肩膀吧。因为手臂现在正被丝碧卡独占中」

如果试着张开一只眼睛，就会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靠近的蕾姆正用身体支撑着昴。二人间稍微存在一些坐高差。如果昴斜着头的话，就会变成头完全靠在她肩膀上的状态。

感觉到有点害羞，昴看着在她的手臂中健康地睡着的丝碧卡。遗传自父亲的黑发，遗传自母亲的可爱容貌。对于这个世界还什么都不知道，纯洁地度过每一天的可爱生命。

「姆姆，丝碧卡这小鬼。虽说是我的爱女，但却是占领我圣域的坏孩子啊。过一会要对她做口修口修的处罚才行」

「要独占蕾姆的胸口的话请等到夜晚的时候呢」

「现、现在因为还是白天的公园所以要小心一下发言啊！?」

对蕾姆的大胆发言昴有些激动的回转上半身。如果看见她的侧脸的话，就能看到说出这句话的本人颊通红的样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我的老婆，超可爱」

「因为每天，都被爱所包围着呢」

蕾姆也以爱的话语回应昴爱的话语，二人相视一笑。蕾姆是咪咪笑，昴则是带有拟声词的那种微笑。

对于那样互相凝视感觉到有些害羞，昴用手指挠了挠脸颊重新振作起来，说「那么，承蒙您的话」重新把头放上蕾姆的肩膀。

莎拉莎拉，被在风中摇曳的青蓝色柔发碰触脸颊异常地令人心情舒畅。昴就那样抽动着鼻子嗅起发丝的香味，一边将脸颊往蕾姆的肩膀摩擦。

「这样子好痒喔，亲爱的」

「啊，抱歉。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用心情就会变得很好。看来我要和丝碧卡学习怎么冷静才行。慌张激动什么的就交给利格鲁吧。呜哇，希望利格鲁能自制一下—」

「我听得见啊笨蛋父亲！别擅自替我联想啊！」

「利格鲁。因为妹妹在睡觉，请你在多注意一下」

「这样的我不能接受啊！」ps:骚年你放弃吧23333

结冰的利格鲁大叫着不讲道理啊，不过家族中谁都没有理会他的呼喊。附带一提没有任何人想来救助被冻住的利格鲁。最后，他只能可怜的与鬼交换位置换他当鬼了。

性格和言行，在行动模式上利格鲁与自己相当相似，从周围的孩子们没有对他摆架子的这一点上来看是受了自己的恩惠吗昴这么想着。不过，将孩童时代的自己带入那个小团体来看的话，利格鲁的未来越想越令人觉得灰暗。

「我一定要确保丝碧卡不会变成那样才行。虽然利格鲁是那么的残念，不过，长得像妈妈的你未来是光明的。然后就只能祈祷以后你不会被像我这么没用的男人给捕获了」

「能代替你的人哪里都不存在。蕾姆的爱人在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

可爱的妻子微微笑的说出了可靠的保证，然后沉默暂时降临到二人之间。

一阵柔软的风吹过了手臂，昴透过肌肤感受着蕾姆的体温整个人都快进入了无心的世界。

每天辛勤的劳动使得疲劳累积在了身体里。所以偶尔的家族福利时间，就是要讴歌幸福的日常。沐浴着晴朗的阳光，一边远远的看着儿子被朋友们玩弄，一边靠着抱住可爱女儿的妻子打盹。

——就是这样，这是多么甜蜜的幸福时间啊。

「昴君——」ps:本来我一般是直接翻昴，这里为了区分叫法的变换所以加个君

不经意间，被叫了名字的昴张开了闭上的眼睛。

将视线移向发出声音的位置，蕾姆的头微微的倾向了昴。她淡青色透明的瞳孔里照映出昴的身影，嘴唇微震仿佛有什么事要说一般。

「……那个叫法」

「————」

「真是久违了阿。最近一直被称作『亲爱的』或是『父亲』呢」

这两天太忙没时间更新，顺沿到礼拜六

张开了一只眼睛，昴放松嘴角，替代嘴唇打结的蕾姆继续说了下去。

她的那个态度让昴回想起了数年前，『刚刚逃跑的时候』她时常会变成这个样子。虽然她很尽力的不想让昴注意到吧，不过，在她想像之上昴也时常注意着她。

把眼睛闭起来，感受风的存在。

今天，提出想要像这样全家一起出来购物的是蕾姆。对于她的意图昴多少有些察觉到。说到原因的话，

「从那天开始，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八年」

「你注意到了呢……」

「那是，对于我……不，是对于我们的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吧？与其说注意到，根本就是一直记着没有忘记阿。——根本不可能忘的了」

向命运屈服的日子。将一切全部抛弃，逃走的日子。

虽然想要将过去的一切全部都抛弃，不过就只有这一天怎么样都遗忘不了。

那天的决断和，蕾姆的爱——因为有了那个，昴才能像现在这样被他人所需要。

「昴……」

那个令人怀念的叫法，在两人逃到了卡拉拉基后就暂时没再使用了，她下意识地不使用那个称呼。也许是有想向周围的人表示我们是夫妻的意思，或是某一部份想要和过去有所区别而这样考虑的吧。

到了今天这种日子，那些话并不一定要说出口，蕾姆也不需要再对昴叙说那个理由。

用在那无法摆脱的过去里天天使用的称呼来呼唤昴，蕾姆的眼中泛起了复杂的感情旋涡，

「你会、后悔吗？」

「后悔？」

「是的。逃跑了的事情。死心了的事情。抛弃了一切的事情。蕾姆……」

「那是什么假设的选项阿，听了让人超生气的。带着利格鲁和丝碧卡一起回去吧！啊，果然利格鲁还是算了。丢在那边好了」

已经能看见对面的利格鲁凶恶的表情了，不过，昴以「现在，在说重要的事情」为由将儿子推落千寻之谷假装没有看到他的脸。重新转过身来面向蕾姆，「那个阿」将话题继续了下去，

「事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八年，这样的话已经说了好几次几十次几百次所以不知道还有没有效果」

「嗯」　　ps:这里的はい我翻成嗯，总觉得用はい中文上看起来不搭

「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我。我的妻子只能是你，你的男人也只能是我。你就是属于我这样的男人，你可不是那种因为我的妥协就能到的便宜女人啊」

昴站了起来，用指尖很轻轻地弹了蕾姆的额头。把手贴到额头上，昴的脸靠近了有些惊讶的蕾姆，

「就如同那天的誓约所说的一样，我的身心全部都是属于你的东西。我会为你竭尽心力，为你献上所有，为了你努力生存在这个世上。——现在，也为了我们两人所生下的孩子们」

把嘴唇靠近她的鼻尖，夺去了眼角泛泪的她的嘴唇。

紧紧是双唇轻微碰触的轻吻，两人的呼吸及为靠近，即使昴的年龄增长了他的笑容依旧没有变化如同喜爱恶作剧的小僧一般

「那么，这样能够安心了吗？」

「……对不起。蕾姆一直都、非常的不安。可是，却变得越来越喜欢昴了。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间了，更多更多的幸福向蕾姆聚集了过来。太幸福了，太喜欢了，所以我很不安」

双眸泛起了泪花，说完了幸福宣言的蕾姆微微的摇了摇头。摇了摇头，使自己的额头和昴的额头贴合在一起，互相交换彼此的余温，

「能像这样触碰亲爱的，好害怕不知道哪一天会失去你」

「放心吧。我不会离开你的，再也不会了。我会一直爱着你直到你不再爱我为止，到时候我就会尽量离你远远的」

「蕾姆不再爱昴什么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永远在一起吧。我爱你，蕾姆」

对于难以处理自己心中感情的蕾姆，昴再次吻上她的双唇。

双唇紧密的贴合在一起，固定了惊讶的蕾姆之后昴吻得更加深入。彼此间柔软的器官互相交合缠绕，舌尖上能感觉到两人炙热的唾液。

吻到了一个段落后两人分开双唇。轻轻地喘息着的蕾姆，稍稍的深呼吸了一下。昴对于那样的她立起手指说，「从一开始」

「妥协啦什么愚蠢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说啦。那样说的话，你把他们当成什么啦？利格鲁和丝碧卡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在同情之下出生的孩子？丝碧卡是我和你充满计划性所诞生出的爱的结晶，利格鲁则是因为年轻时燃烧的爱情暴走所诞生的结果」

「……利格鲁出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不得了呢」

做出把手贴到腰上的姿势说教的昴，蕾姆以双唇微微笑的方式回应他。

回忆奔驰而出，她以充满爱的模样用指尖描绘出了过去的记忆

「我们转移到卡拉拉基之后终于找到了住的地方和工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将生活的基础慢慢地打理好呢」

「哦呀你看嘛，那是因为太年轻了所以耐力不足嘛」

「昴明明工作回来时应该会很累的，在睡觉之前却变得非常精神呢」

「呀，因为年轻所以体力很多嘛」

「明明就能申请变成正式员工的，却因为怀孕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在一起。那时候蕾姆的脸色真的是铁青到发白呢」

「真的很不想承认，自己以年轻为理由所犯下的错误……」

面对蕾姆怒涛般的进攻方法，昴一边感慨地远目一边自言自语。面对自己过错的昴看向对面一脸苦涩想要说些什么的利格鲁，从读取他周遭的气氛来看他终于学会自制了。真是相当能干的儿子阿。

对于儿子的成长昴点了点头。在旁边的蕾姆也做出了一样的动作，看着一脸苦涩被冻在那里的儿子，「但是」蕾姆小小的吸口气继续说了下去，

「蕾姆在怀了利格鲁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那个阿，我也是非常的高兴阿。最初听到时我直接喷出了鼻涕来还稍微漏了一点点尿，那时还想确定是不是梦而要求蕾姆把我打到流血哪」

或许是蕾姆也相当慌张的关系，结果她用了能将临时住处打到倾斜的威力将他打飞了出去撞到墙上。如果不是当下立刻做出了受身的动作，搞不好就死了也不奇怪。

那些回忆暂且不说，想起当时蕾姆一脸认真的向昴报告说她怀孕了的景象。那个时候，自己全身都被胸口涌出来的温暖给包围了。

可是，蕾姆对于昴的回答摇了摇头。不明白那个反应的意义昴疑惑的歪了歪头，她的微笑逐渐蒙上了一些阴影，

「蕾姆高兴的理由，一定与昴那个纯粹的理由不一样。蕾姆之所以高兴……是因为，这样子就不会失去昴而感到喜悦」

「……」

「利格鲁呢，是为了确保蕾姆与昴之间的形式而出生的纽带。虽然这个说法非常的坏，不过由于小宝宝的关系使得蕾姆与昴之间，产生了绝对不会被切断的联系。……那个令蕾姆感到非常的开心」

每天都感受到的不安，一直做为重压悬挂在她的身上。

将至今为止的人生中积累的东西全部舍弃，只有自己和昴两个人一起逃进了新天地里。在除了对方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依靠的每一天中，蕾姆难以忍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失去昴的恐怖。

她非常没有自信，觉得自己身上并没有能拿出来与昴相提并论的东西。

对于太过低估自己的蕾姆来说，与昴在一起生活所带来的极限的幸福时间和极限的恐怖时间相等持续抵销。

在那样的时间上打上了终止符的，是出现在二人之间的新生命。

「无法相信我吗？」

「不是的。蕾姆在这个世界上比谁都还要相信昴」

「不对啊。所以不是无法相信我……而是，无法相信自己吗？」

对昴否定的言词，蕾姆很小地吸了口气，然后点了点头头。

在她的心中昴的存在被不合适的放大。而与之对峙的自身的身影，她总是觉得格外娇小所以才感到不安吧。

——一直都在思考相同的问题，昴也抱持着和她同样的想法这件事她似乎一点都没注意到的样子。蕾姆总是认为自己是多余的存在，昴一直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实在是想太多了。

不自觉笑了起来。昴的嘴角松动露出了洁白的牙齿，蕾姆没想到会被当成笨蛋所以脸颊不断的鼓了起来，

「呜呣——。蕾姆很笨。被笑了也没办法……」 ps:这里いいんです中文实在没办法清楚的表达出蕾姆卖萌的语气所以我干脆换成卖萌的状声词

「不是不是。我只是再次觉得。我和你在毅力这部分简直一模一样，果然我的老婆是世界上最可爱的」

对昴突然袭击而来的言词蕾姆一瞬间感到吃惊凝固了以后，突然间脸变得异常通红。观察着那个反应，拥有了果然自己非常的爱她这样的实感。

世界第一，最喜欢蕾姆这件事。爱着她。昴能大声的将它给喊出来。不如说，能做到这种事的人事实上相当稀少。他们在这附近也是相当有名的亲热夫妇。

「——利格鲁，丝碧卡」

「嗯？」

偶然间，蕾姆以充满了爱的语气呼唤着自己孩子们的名子。对着歪着头的昴蕾姆说「不是呢」，并使眼珠朝上凝视着昴，

「不管哪一个，都是星辰的名字呢。在昴之前所住的地方，习惯用星辰来称呼对方呢」

「虽然衣冠楚楚的。但我的父亲是脑子里基本都装了些很奇怪的写作常识读做残念知识的人类，不过，我觉得他将我的名字取作昴实在是非常好的判断。我非常的喜欢呦，这个名字。昴也是，星辰的名字」

记得是小学的时候吧，好像有个确认自己的名子来历什么的课题，昴就是在那时知道自己名字的来由。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来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时，与平常不同高兴的蹦蹦跳跳。

从那以后，虽然爱好并不是什么拥有持续性质的东西，只有观看星辰突见这件事情持续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变成习惯了。星星的名字大概都知道的话，在取名字的机会来临时就当然的会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方案，

「名字取自星辰。网络的昵称也是星星的名字，报假名的时候大概也是会取和星辰有关的名子。也有这种意义阿，取个亮闪闪地名字！?」

「虽然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觉得用星辰的名子来取名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我们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一定也要那样做」

「现在就开始讨论第三个孩子会不会太性急了点啊？丝碧卡，现在还是婴儿哟？」

「喂奶以外的时间我想如果托付给利格鲁应该是没问题的。要说为什么的话，利格鲁已经长大到会注意即将诞生的孩子了我是这么想的呢？」

「虽然在我的背后看起来有些不显眼，不过蕾姆对利格鲁也是锵锵的去啊！?」

Ps:就是说蕾姆也和昴一样偶尔会玩弄一下利格鲁，可怜的孩子

用平时处理儿子的方法苦笑，昴站起来拍拍屁股。在仰视的蕾姆面前昴把脊背向后仰，转了转腰部

「差不多啦，也想把买的东西放好我们回家吧。在外面众人的目光之下，也不能够尽情的打情骂俏」

「说的也是呢。现在蕾姆，也很久没有这种想要全力全开来调情的感觉的说」

「呃，在与鬼拼体力的场合上用现在的我的性欲能够支撑的住吗……」

提心吊胆地嘟哝，然后昴走到长椅前对坐在椅子上的蕾姆伸出手。蕾姆靠着那双手，慢慢的被拉了起来，在手臂中抱着的她发出了「哇」的一声。

她紧抱着丝碧卡，确实地充分享用那个温暖之后，

「好啦，回去吧。回到我们的家吧」

「是，亲爱的」

一只手拿着购物袋，用另一只手紧握着蕾姆伸出的手。走在前面的昴放缓了半步，形成与蕾姆牵着手贴近在一起行走的样子。

就这样到了广场的正中心，走到了到现在为止还是结冰状态的儿子身旁，

「喂，处在札幌雪祭中的儿子呦。因为看你玩一点进展都没有的冰鬼实在是太过无聊了，所以我和妈妈带着女儿回家了。你就住在朋友家吧」

「这么露骨地把我赶出家门！?话说回来，父母亲大白天的在公园正中央堂堂地接吻调情这件事是要闹哪样啊！?」

「啧啧，嫉妒啦。但抱歉阿，利格鲁。这个蕾姆，是我专用的」

「烦死啦！！」

昴鼻子膨胀的放声大笑，利格鲁的三白眼变得尖锐朝他大声怒吼。但越是那么做昴就会笑得越高兴，利格鲁一边大口的深呼吸一边摇头，

「冷静下来冷静下来阿，我。别被父亲的步调给拖着走。冷静下来，冷静—。好，冷静下来了。是说，你刚刚和妈妈在说什么？」

「啊？是在说你的名字是来自星辰的名字这种气氛的话题。你最初的名字候选其实是维迦，不过……」

「听起来超强的感觉！为什么最后不用了？」

「呀，听起来超强的对吧？因为很强所以会成长的很快，感觉叛逆期来的时候会很不好对付所以还是算了。总有一天你也会明白的，那种不想输给儿子的父亲的心情然后像我这样喃喃自语」

「对于才刚出生没几天的婴儿你就想到那么久远的未来去了！?」

对于昴冷澈的俏皮话，利格鲁气得跳了起来。但、

「啊ー，利格鲁动了呀！不能随便破坏冰鬼的规则啦！」

「啊！」

迄今为止都被认为刻意忽略利格鲁的鬼，在关键时刻弹劾了动了的利格鲁。面对喉咙堵塞再次凝固的利格鲁。昴拍拍他的肩膀，

「打破冰鬼规则的家伙是要受到逞罚的。在你笑到哭不出来之前鬼是不会停止对你挠痒痒的喔。——加油吧！」

「这可不是一脸真的吗的表情就能带过的事啊……喂，你们干什么啊！你们！给我等一下！别把这个男人的话当真啊！等，哇啊啊啊啊啊——！！」

利格鲁被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孩子们到处追赶。利格鲁逃了出去。可是，转眼间就被包围了。就那样被抓住四肢压上在地面上，空虚的抵抗也阻挡不了那一双双白色的手指向他的身体袭击而来，

「再见了儿子呦。你是个非常好的儿子，不过。你的父亲是个坏人啊」

「利格鲁。因为爸爸和妈妈有重要的事情要协商，所以你今天就住在朋友的家吧。还有，禁止使用角。衣服也不能弄破」

「喔，给我记着，你们这对薄情父母——！！」

被如同高山般的魔掌玩弄着身体，笑声以利格鲁为中心强制炸裂了开来。丝碧卡半睁着的眼睛看见哥哥的那样的丑态，昴和蕾姆听见了她那快乐的笑声。

将来相当有前途啊，昴这么感性地想着。一定，她的跃进会改变利格鲁在菜月家的立场并使它坚若磐石吧。 ps:咦？原来利格鲁的地位还能更低啊？

昴是如此的爱着他的爱子们，虽然他爱的表现方式稍微有点歪掉。就这样昴拉着蕾姆的手不断的开始向前走。

向与最最重要的家人们一起生活，充满安乐幸福地我的家。

「昴」

「嗯？」

被拉了拉手所以停住脚步，昴回头看了过去。

这个时候，一阵强烈的风刮过二人之间。让人不由自主地闭上双眼，直到风的声音停止之后才又慢慢地张开眼睛。

蕾姆青蓝色的长发被强风吹拂飞扬，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辉。

留起了长发的蕾姆。好像在与谁抗衡似的，现在的昴总觉得自己能够明白。而当联想到长头发的少女时，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已经是在眼前的这个世界中对于自己最重要的女性。

青蓝色的秀发安静地飘动，手臂中抱着爱女的蕾姆对昴轻轻的微笑。

那是什么都无法比拟的，最能唤醒昴心中名为可爱的感情的挚爱的微笑。

「蕾姆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完》

『鬼も幸福も』

翻译：[清欢2006](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6%B8%85%E6%AC%A22006&ie=utf-8&id=tb.1.445bc713.9fC_MzydQKo2ZODQW-bW9w?t=1402048422&fr=pb"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4492569166?see_lz=1&red_tag=2638318597)

1

「怎，怎么会……这样，骗人的吧！?」

昴抱着头发出惊讶的声音。

眼中浮现出动摇，惊慌失措。昴的视线投在商店--市场左右展开的露天商铺中的一家上，

褐色皮肤的店员被昴夸张的反应吓得瞪大眼睛。（吓得眼睛瞪得想丸子一样大）

但是，被惊讶支配的昴没有注意到店员的态度。

嘴唇在颤抖，额头湿润浮现出汗珠也忘记去擦，非常痛苦的咽下一口唾沫。这样，停下脚步的昴。

「喂，怎么了突然停下来。不早点回去的话不会被咋整吗？」

走在前面带路的人，嘟着嘴走了回来。

手放在头后，尖锐的眼神中透漏着不满。但是，昴知道像是想要杀死对方的锐利的目光，并不是因为对对方的讨厌或恶意，这是与生俱来的。

要问为什么，昴自身就是体会过由这种眼神引来的无谓的中伤前辈。

「坚强的活下去……」

「怎么突然自怜起来了！啊，算了！不想听！知道就算听了也只会郁闷！别说！不要说啊！」

「被这么元气得激励着，我的心情也会向前看啊。真是的，你是拉动我的好家伙啊。天赋的才能。原来持有着加护啊！」

「真的不需要！老天爷是有分发这种加护的闲暇的话，就给我些更有意义的啊！」

冲昴说话的唾沫横飞的，三白眼的人——蓝色短发的少年仰天叹息道。昴对少年的过度反应多次点头，然后重新转向了一脸懵逼的露天商人。

然后，

「这个，多少钱？」

「啊？」

对回复的愣住了的声音，昴满脸喜悦地笑着。看到那露出牙齿的凶恶的笑容，露天商人的喉咙一瞬间「嗬咿」得抽搐了一下

看出内心是受了伤，在今天的相遇之前的都是些不值一提的事情。

昴咳嗽了一下，用手指着露天商铺摆放的「那个」，

「想要这个。给我。姑且，每袋三个」

「哎，啊~！谢谢惠顾！」

「等！等一下！突然间干什么……买些多余的东西回去的话，就不只是被怒视，是会被行使武力的吧！」

当理解了昴的要求，露天商人大气的答复的时候，少年抱紧身体脸色都变了。对拉着昴的衣摆，叫他重新考虑的少年。

昴拿开了他的手，弯下膝盖迎合他的视线说

「放心吧，买东西用的钱不在财政预算中。用的是我的私房钱，慢慢存起来的零花钱。我对零花钱的使用方法你也是知道的吧」

「啊啊，嗯……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赌博，除此之外的使用方法……都是花到女人身上呢」

「你，故意用招来误解的说法吗？想知道，性格恶劣乖张是和谁一样啊」

「大体上没错，是遗传基因啊。令人悲伤。」

冲像叹息一样摇着头的昴，少年竖起左手中指堂堂的宣言。昴抓住那竖起的中指，「啊」少年叫道，他的指关节发出了悲鸣。

这样进行互动的两个人在面前，孜孜不倦的进行着商品装袋作业的店员露出营业用亲切的笑容。

「关系真好啊，老爷。和那边的小子是亲子吗？」

「喂喂，在这种条件下才看出来……商人的眼光也真是不行啊！你怎么看，利格鲁（参宿七）」

「看到我的脸做出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判断才是非常困难的吧！」

被关节技放倒的少年——利格鲁不服输的叫道。听到的昴也「嘛，也是呢」这样呆呆的答道。

在这期间，商品装好了袋子。昴对拿着三个小袋子出来的店员掏出了装着零花钱的名为钱包的东西，

「那么，多少万元」

「虽然不知道万元是什么，但每袋是铜币六十枚」

「那，银币三枚足够了——老哥，找零就不用了，收好。」

「唉~！这也太大度了！老爷，我就感激的收下了」

店员做出演戏般夸张的动作收下了给出的银币。对这场生意的氛围亲切的露出情不自禁的笑容的利格鲁、马上转动手腕露出怨恨的视线。

知道他关节技和找零都不需要的发言中抱有不满、

「好了。今天看到了足够令人怀念的东西。想象成和那感动相称的东西就好了。」    赘沢するとバチが当たるぜ（没查到是什么意思，直译的话」太奢侈的话，蜜蜂会教训你）

「感动啊，怀念啊，在说些什么？」

站起来后，利格鲁继续不服的追问。

昴粗暴的摸着利格鲁的短短的头发，传来「哇」的叫声，

「稍微和老婆有关系，想起了故乡的风俗了」

昴露出邪恶的笑容说着。

\*\*\*\*\*\*\*\*\*\*\*\*\*\*\*\*\*\*\*\*\*\*\*\*\*\*\*\*\*\*\*\*\*\*\*\*\*\*\*\*\*\*\*\*\*\*\*\*\*\*\*\*\*\*\*\*\*\*\*

「所以，就买了预订外的东西吗？」

出来迎接的蓝色头发的女性，听了昴的说明后吐出来小小的叹息。

昴和利格鲁一起回到家进入屋子马上就来迎接的人物。可能由于干了洗刷的工作，白色的围裙上有擦拭过手的痕迹。

围裙上有昴因为无聊而缝上的贴花刺绣，就算是擦手也要避开那个地方，这让昴很是害羞。

「真是的，在笑什么。蕾姆无法理解」

看到昴不禁松开了嘴角的女性——长着蓝色长发的蕾姆生气了。她向昴旁边的利格鲁投去要降下惩罚的视线、

「利格鲁也是。爸爸不是经常就做出出奇怪的事情吗，你不好好去做是闹哪样啊」

「是。在反省了……不对，这很奇怪吧。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想来很奇怪吧！?为什么老爹的奔放，作为儿子的我会被迁怒啊？立场反了不是吗？」

「等下，利格鲁。深吸一口气，吐出来……对，慢慢的。这样试着做五次，闭上眼睛。一、二、三……对，怎么样。冷静下来了吗？冷静下来了啊。那么，再一次向妈妈道歉……」

「慢慢的深呼吸冷静下来再回来反省我也没有半点错啊！！」

与冷静正相反，满脸通红的利格鲁怒吼着走进了家。用敏捷的动作从蕾姆的侧面通过，

「利格鲁！」被蕾姆用愤怒的样子喊到名字也没停下脚步。这样出乎意料的，跑到了走廊的尽头，

「什么啊」

说着，停下了脚步，最后还是听了母亲的话估计内心还是好说话的。蕾姆叫住那样做的利格鲁的原因似乎明白了，用温和的表情松开嘴角，

「房间里有准备好的零食，洗过手再吃吧。还有，别忘了跟丝碧卡说『我回来了』哟」

「知道了。我开动了」

昴和蕾姆教育的结果，吃东西之前的「我开动了」是菜月家铁的规矩。怄气也好，反抗也好，尽管那样却遵守着的利格鲁的善良，夫妇二人用温暖的目光目送着。

作为最低限对的反抗，粗暴的关上门，利格鲁的身影在走廊下消失了，蕾姆重新转向昴的方向，

「刚才开始，就有点太过分了吧」

「嗯喵，作为母子间的交流，很好很好。利格鲁也是，那个绝对不是真心讨厌。那家伙，真的令人吃惊的程度和我小时候一摸一样。所以这种是明白的哟」

昴一边安慰着沮丧的垂头的蕾姆，一边把鞋脱在玄关走进家中。

先不管利格鲁（虽说这样，注意着不反过来悄悄地搭在墙壁上）回收行李，和理所当然的在旁边的蕾姆一起去往起居室。

购物袋放在桌子上，顺便一提露天商人卖得三个袋子像是能看到一样放着，蕾姆从袋口向里看，

「真是……什么奇特的东西东没有，只是普通的豆子呢」

「恩恩，是这样。什么啊，以为是什么羞羞的隐喻吗？我的老婆老实的在那种的方积极地呢」

「爱情用行动来表示，展示出来是不会踌躇的。而且，是害羞的事的话，就算是昴，也不想输」

「啊，我做过不知羞耻的模仿害羞又纯真naive的深闺男孩（ナイスガイ）之类的事吗」

用手抵住下巴，露出牙齿的昴，蕾姆一瞬间露出了看得入迷一般呆住的表情。之后她就这样脸颊发红，飞快地从昴那移开了视线，

「结，说是结婚纪念日买来大量的鲜花，又或是在蕾姆生日的时候和利格鲁两个人装饰了家，又或是丝碧卡降生的时候向镇里的人拜托（ダイミョーギョーレツ求大神解释）……昴太在自己以外的地方花钱了。」

「我为了让我的老婆、我的家人高兴而花钱。这是为了我以外的什么的意思吗？为了我幸福的生活而使用零花钱不是当然的吗？」

「————！」

歪着头昴的回复使蕾姆白色的脸颊因为羞涩而染得通红。过多的感情使眼中涌出泪水，抬起头的蕾姆突然抓住昴的袖子。

突然间的行为使昴发出「哇」的悲鸣体势崩坏。在昴的正面，就像等在那一样蕾姆踮起脚尖，

「————」

「……突然，怎么了？」

一瞬间，彼此的嘴唇相互重合，甜蜜的舌尖缠绕在一起而后分开。

对于蕾姆突然地爱的表现，昴心跳不止，表面上装作平静的样子。用舌头舔着说话的昴的嘴唇，总觉得露出妖艳的表情的蕾姆说「不是」，

「昴……好坏。那种事，突然说出来」

「那种事是，我说了什么」

「昴要更加好好打认识到，自己说的话和一举一动都给予蕾姆莫大的影响的事实、平常来说应该注意到的。——在家里再怎么（说话）去掉主要内容都没关系，如果在外面被这样说了不会很困扰吗？」

看着满脸通红说着可怜人的话的蕾姆，表面上保持平静的昴的那边理性像是被切断了那样。

扭扭捏捏地用手指顶着手指，侧开目光。吐息在慢慢的变热，应该不是因为昴的偏心吧。

但是，那两个人之间的羞羞的氛围——

「————哇，哇，哇~」

「呀！！丝碧卡哭了！谁！谁来！帮帮我！！」

从家的深处传来的，爱子与爱女两人的声音立刻破坏了氛围。

昴和蕾姆互相看了看对方的脸，不由自主的笑了出来。然后两个人，什么都没说，互相牵着手，走向骚动着的孩子们那边，

「这么说来，最后，为什么买了哪些豆子？昴的故乡的风俗是……」

「啊，没有说来着」

因挽着胳膊，靠在身上的蕾姆的体重感到高兴，昴一副没什么的样子，对妻子笑着说，

「——在我的故乡啊，有用豆子丢向恶鬼来驱鬼的风俗」

——说完之后，昴看到蕾姆的笑容像冻结了一样。

\*\*\*\*\*\*\*\*\*\*\*\*\*\*\*\*\*\*\*\*\*\*\*\*\*\*\*\*\*\*\*\*\*\*\*\*\*\*\*\*\*\*\*\*\*\*\*\*\*\*\*\*\*\*\*\*\*\*\*\*\*\*\*\*\*

「不就是这样的！真的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真过分呢~，丝碧卡。爸爸真是，一定是讨厌妈妈了。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买来驱鬼习俗用的豆子……一定，在拐弯抹角的说。蕾姆的事，蕾姆的事」

「并不是那样的啊！我！在被问到蕾姆和利格鲁那边最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回答『蕾姆』的！」

「你这个，狗\*爸爸！！」

家族四人的喧嚣吵闹地围着这个房间咕噜咕噜地转着圈。

在最前面作者圆周运动，怒气冲冲的蕾姆还在冲着还是婴儿的丝碧卡发着牢骚，昴追着她一边道歉，大体离开那个场所但是不薄情的利格鲁，现在正对着昴竖着眉毛发怒跟在最后面。

「我知道了，稍等一下！确实刚刚是我的说话方式不对。被问到蕾姆和利格鲁那边最重要的话，会好好地烦恼一会再选蕾姆的！」

「不是因为做出决断所用的时间而发怒！我被卷入夫妇吵架了啊！」

「利格鲁，爸爸什么的是用嘴说就好使得人吗。而且满脸怒气的生气的话，丝碧卡会哭的。请安静」

「不想被现在，这个屋里比谁都怒气冲冲的妈妈说！」

还在怒喊，被昴和蕾姆两个人同时做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嘘」地告诫的利格鲁脱离了圆周运动。

剩下的两人，昴和蕾姆仿佛在相互追逐着背影一样，在中间体育坐（屁股放在地上，两手抱膝的一种坐姿）的利格鲁周围转来转去，

「驱鬼是比喻的表现手法。我老家就是这样……或者是所有的坏东西，疾病啊，贫困啊等不受欢迎的东西的总和叫做『鬼』。播撒豆子是驱逐哪些的仪式，并不是真的敌视鬼」

「好过分，真过分啊。昴，明明以前说过鬼什么的，非常喜欢鬼什么的说服了蕾姆……已经忘了那个时候的心情了吧」

「没有那回事！」

说完，昴停了下来回头看。没有想到圆周运动停了下来快步走着的蕾姆，一脸惊讶的撞进了昴的怀里。

昴用双手，像不想让她逃跑一样，抱住脸贴在胸膛上，呼吸急促的蕾姆。

「我忘记你的心情什么的，这种事情不可能有的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了。你才是把这点忘了吧？」

「m，昴」

在热情的目光的注视下，昴看到面前蕾姆的眼睛湿润了。

距第一次相遇已经过去九年了，这期间成为母亲的蕾姆的身姿，也由娇弱孩子气升华成了一名女性的强大。

尽管如此，只有在昴的怀抱中的时候，会变回可爱，拼命的寻求昴的蕾姆。

蕾姆为那样的自己感到害羞而垂下了目光，因为甜蜜的感情而嘴唇颤抖，

「昴……啊，利格鲁。先照看一下丝碧卡」

「哎，啊，哦」

「——昴」

吧在自己与昴之间狭窄空隙中的丝碧卡交给利格鲁看管，蕾姆把空下来的双手和脸颊依偎在昴的胸前，

「在昴的（怀）中，现在蕾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吗？」

「当然。我的一半是由蕾姆的爱，另一半是由蕾姆的思恋组成的，这样说也不过分哦」

「真是的，又把我当笨蛋……」

昴和蕾姆相互拥抱，彼此交换着爱慕。

看到那样的双亲和好的光景，利格鲁机智的捂上了腕中丝碧卡的耳朵，

「哪门子的喜剧啊~！！」

这样，用尽全力吐槽道。

\*\*\*\*\*\*\*\*\*\*\*\*\*\*\*\*\*\*\*\*\*\*\*\*\*\*\*\*\*\*\*\*\*\*\*\*\*\*\*\*\*\*\*\*\*\*\*\*\*\*\*\*\*\*\*\*\*\*\*\*\*\*\*\*\*\*\*

「说起来，节分吗……没听说过的风俗呢」

「嗯，这里是这样呢。原来的地方，用这边的日期来说不好表述，通常是二月三月左右……」

真确的日期是二月三日。

然而，这边的世界只有像是四季，一年大致三百六十天前后这几点是共通的，而叫法不同，生活了超过九年也没推敲出来。

模糊地认为，季节寒冷的现在是一月到三月的哪天当成是这样。

「因为只个原因，就想着过一下节分吧！不是为了驱鬼，而是想驱散被称作鬼的坏东西的总和，延续家族的幸福！」

「所以，就在四人中三人是鬼的家庭中说了……」

蕾姆苦笑着，突然伸出额头白色的角，开始鬼化。

就如蕾姆所说，鬼和人混血的利格鲁和丝碧卡同样继承了鬼的血，这两个人也好好地长着角。利格鲁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显现，丝碧卡哭的时候短短的角会伸长。

房间中，围坐在一起开会的四人。果然，鬼们一副不起劲的样子，昴则是不満顔（注：不满颜是什么样的表情不是很清楚）。

打破这暂时的沉闷的是，

「话说」

「啊」

昴向正坐着的蕾姆伸出手，用指尖触碰白色的角。

角有着硬质的触感，其表面隐约感到温暖，触感光滑。而且，角本身也有感觉的样子，昴的手指移动的时候，

「啊，不……要，不可以，昴……孩子们，在看着……」

「舒服的样子没什么说服力啊……」

比起色色的样子，蕾姆展现出像是可爱的小动物的样子，身体靠了过来。抚摸着要确实软下来，坐在膝盖上的蕾姆的角，昴看向利格鲁，

「利格鲁怎么看？」

「现充夫妇爆炸吧以外的？不，虽然不清楚……老爸那个，为什么这么厉害。不知怎么就变成这么好的脸色了」

一边抱着丝碧卡，利格鲁一脸不悦的睥睨着昴。从儿子那得到答复的昴「嗯」地大幅度点头、

「单纯来说，鬼作为主角的风俗出来这个就想不到其他的了。而且刚刚说明不足，这个风俗

还有后续哦。驱逐坏东西的象征、鬼的时候，也有作为代替把幸福招入家中的一面哦。总之，就是从家里驱散坏东西，祈祷家庭平安的仪式」

拍着蜷在膝盖上的蕾姆的背，昴竖起空着的手指，

「对我来说没有比家人更重要的。并不会因为和鬼有关就无视缘分……再说了，就算是鬼也不全是坏家伙」

「……ってーと？（？）」

「正确的做法是，『鬼啊~，外面去~！福啊~，来我家~！』一边这样说，一边不停地洒豆子，最近，鬼啊福啊都到我家来的做法流行起来了」

「本末倒置了吧！区分好东西和坏东西的机会去哪了！」

「思考问题的方式变了吧。嗯，我不认为这是坏东西」

听了利格鲁的话昴苦笑着，用手指温柔的梳理着蕾姆的长发。背后微微传来震动的蕾姆，

令人恋爱的样子，是笑容升华了，

「因为是鬼就赶走，这太粗暴了。说不定，即使是鬼也能友好相处。和鬼工口的事情，结婚，组成家庭也能做到」

「……」

「总觉得，世界也能像这样改变就好了，这样想。我，越来越喜欢鬼了，现在老婆是鬼是最大的幸福。或许，人生是伴随着好事和坏事的这个教训的意义改变了。」

善与恶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节分、对鬼的态度也改变了。

鬼是萌角色的出版物等，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的国情，昴却也充分继承了那个民族性。而且，完全不想抵抗，因为——老婆好可爱。

「鬼啊~，来我家~！福也~，来我家~！」

「什么啊？」

「鬼在，福也在。哪个都想要的呼唤方式。我不管哪个，幸福也好鬼也好，都是幸福的象征。贪婪的两个都想要……，怎么样」

缩起肩膀看向昴，利格鲁想说什么似得嘴巴一张一合，结果什么也没说松开肩膀放弃了。

看到儿子的反应，昴笑了。一直在膝盖上任昴摆布的蕾姆也「呋呋呋」地微笑着，

「昴的那种思考方式，蕾姆最喜欢了。——来做吧，节分」

「噢，很有干劲嘛。那么，再没返回前我们开始吧。节分也，作为游戏知识推广吧。」

抱起抬起头的蕾姆，站起来的昴，只跟蕾姆交换了下视线。昴点点头，

「喂，冰鬼（注：一种游戏，见断章）推广的时候也是这样，总觉得阿拉拉奇好像令人熟悉，有这样的感觉。时常和我家乡的印象重合」

「时常说起呢。有那种感觉吗？」

「虽然以前开玩笑一样说过，尊重民意投票决定总理大臣……是最近的事。愚人节和圣诞节也有类似的活动」

「举办的各种祭典也是，因为商业繁盛的关系得以举办……之类的」

「也有这些的关系，但感觉不只是这样……嘛，现在就算了」

确实是不错的居住国。跟蕾姆两人移居过来已经九年了。

卡拉拉基没有，广阔的胸襟和人情味浓郁的国风的话，这些也很难流行起来吧。至今仍为习惯关西弁和卡拉拉基弁。

「喂，豆子拿来了。要开始就赶快吧」

「哦，很有眼色嘛，我的儿子。虽然因为立场原因想否定，但我内心也难以掩饰的砰砰跳起来了。利格鲁小盆友~！」

「妻子比起儿子更担心以下老爸的品行不是强多了吗？」

从起居室拿来豆子的利格鲁，粗暴地分给昴和蕾姆一人一袋，自己也留下了一袋。

昴向面面相觑，用眼神询问该怎么办才好的两人点了下头，把手插进袋子并抓起一把豆子。

「简单。就像刚才喊得那样，『鬼啊~，外面去！福啊~，来我家~』这样就行。不，用鬼和福都留下的版本。去那边」

「嗯，豆子……鬼碰上了没事吗？」

「以儿子的立场我看到那边妈妈的眼神有点恐怖！」

「嘛，虽然这样，不能来真的啊。摆出恶魔（鬼）的姿势，轻轻地」

确认完所有流程，现在起节分——开始了。

相互面对面，手里拿着豆子，

「喂！鬼啊~，来我家~！福也~，来我家~！」

「嗯……gu，鬼啊~，来我家~！福也~，来我家~！」

「鬼啊~，啊，丝碧卡哭起来了！在哭了！啊，等下，豆子等一下（再扔）！」

咕噜咕噜地，同刚才一样围着屋子转着圈，开始播撒豆子。

昴元气地，刚开始害羞的蕾姆渐渐忘记了羞涩一边笑着，而利格鲁则不知为什么抱着丝碧卡这个不利条件自己拼着命。

「喂！鬼啊~，来我家~！福也~，来我家~！」

鬼是亲人，幸福在家中，这就是菜月家的节分情形。

得到身为鬼的老婆，彼此间得到有鬼的血的孩子，就这样享受着节分的新形式。——

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豆子在屋里，走廊里，家的各处飞散。

只有考虑到之后的扫除破坏了气氛——一边想着扫除的事，现在这个瞬间不享受快乐才是奇怪的呢。

笑着，笑着，一边笑着，一边抛洒豆子。

和可爱的鬼们一起，幸福感填满了胸膛，播撒豆子吧。

鬼和幸福，全部收入，盛大的欢笑着，相爱着。

「昴」

忽然，蕾姆的笑容出现在昴的旁边。

视线落在昴的身上靠在一起，蕾姆露出羞红脸发烫的笑容看向昴，

「今天，今后也能幸福的抱着蕾姆，一直在一起吗？」

这样说着，一边把飞入怀中的蕾姆被昴抱住，

「——说过了吧。和鬼一起创在未来，是我一直一直长久以来的梦想。」

现在这个瞬间的幸福，从现在开始一直不断的幸福，确实在这胸中感受到了，

昴将无限的爱拥入怀里，轻声细语。

\*\*\*\*\*\*\*\*\*\*\*\*\*\*\*\*\*\*\*\*\*\*\*\*\*\*\*\*\*\*\*\*\*\*\*\*\*\*\*\*\*\*\*\*\*\*\*\*\*\*\*\*\*\*\*\*\*\*\*\*\*\*\*\*\*\*\*\*\*

「……真是的，随便使唤人」

「啊——」

「想吃吗？但是，不行哟。说是豆子要到一岁以后才能吃。丝碧卡才零岁，也没有牙没法吃的。我就代替你吃掉吧」

「呜——」

「相当不满的表情啊……你那个表情跟妈妈向爸爸撒娇的表情一样呢。

这个，当丝碧卡能来回走的时候考虑一下家里的金字塔，简直不堪设想」

「啊呜，吧——？」

「里边？说什么傻话，现在还没有回来哟。吧节分、撒豆什么的作为借口，一定还在里面嘿嘿嘿呢。鬼去外面，啥的。真的啊，那不就是把我赶出来，和妈妈干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吗」

「啊呜！ 啊——，啊嗯——！」

「怎么了，你也想给老爸撑腰吗！无论是妈妈还是丝碧卡，老爸又发出让鬼喜欢的费洛蒙吗？真是难以置信」

「啊~?啊嗯，啊呜。呜——」

「哈？为什么像是安慰我一样摸我的脸？不是的，我才不喜欢老爸呢。我是鬼里例外中的例外。就算全世界的鬼都被老爸迷住，我也能继续断言，我是反老爸派！」

「啊——吧——」

「啊——，可恶！在做什么啊！好了，走了，丝碧卡。稍微到附近溜达溜达，就算是那两个人

也该亲热完了吧。先说好了，才不是因为想得周到让那两个人……才不是在辩解呢！」

「阿哦！阿哦！」

「啊——，可恶」

「——今天也是，好天气呐」

\*\*\*\*\*\*\*\*\*\*\*\*\*\*\*\*\*\*\*\*\*\*\*\*\*\*\*\*\*\*\*\*\*\*\*\*\*\*\*\*\*\*\*\*\*\*\*\*\*\*\*\*\*\*\*\*\*\*\*\*\*\*\*\*\*\*\*\*\*\*\*\*\*\*

下面是作者的话

2月3日是节分。

祝大家，一年一度的重要的日子，过得愉快。

偶尔和鬼一起度过一天，也不错呢。

《完》

# **『フォーチュンロール・ラプソディ』**

**翻译：？？？？？？**

**原址：http://tieba.baidu.com/p/4702598105（被吞）**

1

回到家的利格鲁在起居室看到的景象，立即掉头逃掉了。

我想抛开一切都豁出去的心情强烈地沸腾着，不过，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这是我无法逃避的命运。

「呜呒呜呒？」

「……」

「呜呒呜呒—呜，呜—呒呜呒呜」

「呜呒呜呒的在说什么东西啊！你这是打算进行什么仪式吗！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父亲嘴里塞着个棒状物的儿子的心情你考虑过吗！」

站着，口中依然塞着东西的父亲——昴向利格鲁的飞唾怒吼，对着那样的儿子的反抗态度，昴怂了怂肩

「呜呒呜呒…」

「那个『呜呒呜呒』给我适可而止啊！」

「呼呒呀…真是的，真是一个不解风情的混蛋啊。小孩子的时间就是这种冷淡的性格，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在以后的日子必须好好认清自己的事。对大人来说，在意他人的目光，自由就会被各种各样的……」

「爸爸说的话我十分不能接受！就算到了今年！你什么时候都自由自在的！你是有什么时候都不会介意他人的眼光的能力吗！」

（PS:御年三十路？求大神解释）年龄接近三十应该冷静沉着，但至今还不知道这样的菜月昴。

和利格鲁的同龄的朋友们一样全力顽皮着的大人。这时的利格鲁感到很羞耻。想要他能像别人的父母那样，冷静下来。

嘛，如果可以冷静下来的话，这会让人怀疑他生病了的。

「那么，这次是想出了怎么样的奇祭啊。」

「喂、喂，儿子。你，难道是超能力者吗？掌握了读取我的内心的技能了吗？.才不是那样，为什么我的行动是『祭典』……」

「我希望这至少是个有意义的活动！如果自己的父亲是没有任何理由，就口中含着粗大的棒状物跑出来迎接的家伙，超恶心的！说到底，是怎么样的目的才搞成这样的……」

一边唠叨的说着，利格鲁一边刚才为止斯巴鲁嘴里叼着的神秘物体拿走。接着，那个意想不到的柔软性和弹性，让露出惊讶的表情的利格鲁马上思考起来那个玩意的原形。

「……紫菜卷？」

「对了，就是紫菜卷啦！一脸眼馋的脸哟。我明白了，想吃的也可以吃啦。幸好，那是试做品。用尽心力的正式品另外准备了，所以肚子饿的话就开动吧」

「即使肚子饿，也不会想吃父亲长时间含着的紫菜卷什么的啊……丝碧卡和妈妈的话还好。」

「你，明明还才八岁而已就到父亲的反抗期的时期，是不是太早了？我还是那个年纪的时候，对父亲的敬意……尊敬了吗？怎样来着？」

「你不知道吗！话说回来，这次是什么的奇祭呀！到底是什么啊！」

利格鲁没耐心的追究着，昴耸耸肩地笑着。

在起居室的桌子上，白色的碟子里有几个紫菜卷，斯巴鲁表示是自己的制做的它们。

「决定了！仅次于节分的豆子的约定——那就是，惠方卷的活动！」

※※　※　※　※　※　※　※　※　※　※　※　※

「惠方卷，是吗？那是什么样子的节日呢？」

买东西回来的蕾姆，抱着迷迷糊糊的丝碧卡对昴的话歪着头问道。蕾姆的长长的青发被丝碧卡小小的双手握着，那是柔和的解脱的一幕。菜月家四人聚集的起居室，在堆积了的紫菜卷盘子边围坐着。

「之前的说明，实际上关于节分的事还是记住的吧？撒豆子，将那一年的幸福招入家中，将灾难撵到家外的活动。」

「当然记得了。没想到昴君有蕾姆赶走的打算……蕾姆的心，非常非常的悲伤。这份悲伤，是那么简单也不会愈合的。请和我约会！」

对蕾姆白费力气假装沉着的行为，斯巴鲁苦笑着。媳妇可爱的孩子气的撒娇。将其接受是好丈夫的义务，是幸福的权利。

「那个我什么时候都热烈欢迎哦。那，明天就是休息日，明天就出发吧。这么说起来，街道的末端的神灵殿，进行了漂亮的改装了的样子呢。」

「是的。因为昴君的工作的缘故，原意接受缘结礼物而移步而来的客人也似乎多了起来。丈夫的工作成果出色，蕾姆的鼻子也跟着变得很高了呢」

「那么就这样，对我和蕾姆已经连接在一起的姻缘线更加地祈祷吧。两个人的约会。什么！?丝碧卡的话没问题。妹控的利格鲁会好好地努力帮我们照看的。」

「昴君……我很高兴。愉快的期待着呢」

「回答一下我的话好吗！?」

面对话题脱轨进入约会计划的拟定的父母，忍耐到了极限的利格鲁爆发了。

对于突然大声叫喊的利格鲁，昴也已经完全习惯了，蕾姆也什么反应都没有。岂止如此，丝碧卡迄今为止也已经习惯了，连迷迷糊糊的影响也没有。

也就是说，利格鲁的呼喊在空洞的回响着——这样的状态罢了。

「利格鲁，太过突然大声的叫出来。从年轻的时候就哇哇大叫着，成为大人的时候会有突然脑血管爆裂的可能性哦。」

「吵死了（无路塞）！忍耐也会憋炸的！那就让我呼喊吧！」

「利格鲁，爸爸什么的是用嘴巴说就好使的人吗？.而且，在外面也绝对不能用那种态度说话哦。总是生气的人，朋友也什么的、谁也不来和你来往哦。像是父亲那样，不是对人极好的人是不能忍受的哦。啊，不过，和昴君比是绝对赢不了的，不要失望哦」

「我对被这样安慰的事情很失望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被父母两个人打倒了，利格鲁让身体抛出，倒在地板上，当作床来睡着。看着进入了完全赌气模式儿子的相视而笑，和抱着完全睡着的丝碧卡的蕾姆，昴咳了一声重新说道。

「嗯，因为利格鲁主动请求话题的轨道修正，有关惠方卷的故事。立春前一天的撒豆子，是为了呼唤幸福，远离灾难的仪式。另一方面，这惠方卷也是节分的纪念日的活动，不过，关注这活动的人稍微有点少。」

「在同一纪念日里，是另一种仪式吗？」

「就是这样子。我的家乡在西方和东方的意见分歧有很多。惠方卷和豆子也是这种感觉。东边的是豆子，西边的则是惠方卷。但是，我想，好的事多少都能加入多少，所以会有两者都举行的想法。」

「是的，不愧是昴君。对于好的地方没有踌躇，很棒呢！」

为了不吵醒的丝碧卡，轻轻的拍着手称赞昴的蕾姆。就那样蕾姆把手指顶着脸颊，「所以」微微倾头。

「撒豆子的时候豆子是必要的，那么，惠方卷则是这张海苔卷吗？」

「撒豆子的时候，其实已经稍微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了。在明年的同样的时候，为了得到豆子而进行了交涉，我也准备了鬼的面具或鬼的裤衩等，更加细致地准备。」

为了最大限度的享受节日的欢乐，菜月昴的无用的行动力是没有限度的。

对于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燃烧能量的昴，蕾姆一直凝视着，暂时把考虑抛出脑后的昴慌忙地摇动着头。

「不同的不同。这次是一方说的是惠方卷的故事。没错，就像蕾姆说的那样，此次代替豆准备了的是这边的海苔卷。我所说的惠方卷，就是这个这个紫菜卷的啊。蕾姆，看到这紫菜卷的样子有什么想法吗？」

「这样啊。感觉非常的黑非常地粗大。」

「再说一次」

「——？非常地黑非常粗大啊？」

「我的老婆是坦诚的可爱又不自觉色情呢……」

深情感动的咬住昴蕾姆不明所以的表情的脸。

但不管怎么说，孩子的情操教育不相符的话题到此为止，昴用手指指着向棉花一样的惠方卷。

「那个粗紫菜卷寿司卷。不凑巧，『咔啦啦』（カララギ不知道是不是拟声词，请大神出来打我脸）的感觉的惠方卷到也不是没有的，所以自己制作了。做法是看来是简了点。」

「微微酸的气味，是醋吗？」

「醋饭啊。跟米很合得来我很喜欢。这次、生鱼块配合寿司也试着挑战了。那些暂且不谈，做法简单。用紫菜把醋饭和卷起准备好的七种食材好好卷起来。以上！」

「用七种材料是有寓意吗？」

窥视着五颜六色的配料被拥挤的卷入了紫菜卷中的蕾姆素朴的疑问着。

「既然有注意到呢，不愧是我的老婆！是的，那里也是重点哦。惠方卷是喜气的食物。在我的老家，可是有约定着驱使喜气到来的神明的故事，那七个福神被称呼。七人的幸福的神明七福神。」

「哎呀，真是喜气的神明啊」

「是啊，是喜气的家伙啊」.那可喜的神中七人啊，把七种配料放在一起用紫菜包在一起的东西，称之为是惠方卷，是作为用来呼唤幸福的食物的风俗。这就是一个惠方卷的故事全貌！」

把一只脚放上桌子上，极力强调的昴，蕾姆又细微的鼓掌着。

至此，在那里默默地听了利格鲁抬起了头。利格鲁的与斯巴鲁一模一样的凶恶的眼神更加尖锐，向相互欢闹着的父母的父母瞪眼。

「也就是说，这样的规模巨大骚动的情况，结果只是单纯的吃紫菜卷的活动吗？「.那样的事是夸大的……」

「你这白痴混蛋！」

「痛，痛！脑门好痛啦！」

对自大的说话儿子的脑门被打了一下爱的鞭策，昴弯下身子苦闷的把利格鲁举起骑在肩膀上。

「为什么突然要骑在肩膀子上！?」

「因为想起来了所以这么做了。确实是你所说的，稍微比起撒豆来显得不起眼的点无法否定。还有，刚才的说全貌了，其实还有一小部分的几点没有说明，对不起！」

「载着我脑袋不要低下来啊！快住手！要掉下来了！」

将头上慌张的利格鲁的生杀大权夺过，握在手中。昴绕着桌子四周一圈圈走动。蕾姆用慈母的眼神慈母的目光眺望着那样的父子的相互接触，

「那，还没有说明的事情是什么？」

「最初，惠方卷的惠方到底是什么啊？这部分的说明不够啊。顺便说一下，惠方的惠和恩惠的写法一样。某一年，好象有着运气适合的方向，那一边朝着对方吃才是惠方卷的吃法。」

「原来如此啊。恩惠的方向真是有意思的想法啊

「追加情报，在啃其方卷卷的时候，也可以用无言食。虽然我认为没有必要在那里拼命守护，姑且。虽然也其他的带着笑容吃法等诸多说法……但笑容是必要的。常言笑脸迎福嘛，而且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笑容是自然的啊「.

昴咧着嘴自论叙述，蕾姆也高兴地微笑着。

「昴君，吃蕾姆的饭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笑容呢」

「可爱的饭是可爱的媳妇做的。有爱的家人在我家，没有不笑的理由啊。占有了这世上的幸福的感觉！」

「蕾姆也觉得，两个人都占了……不，是有人都是占又了。」

「蕾姆……」

「昴君……」

「别在脑袋载着人的状态下调情啊！妈妈也是！有点怀里还抱着丝碧卡的自重啊！」

对于在儿子和女儿紧挨着的状态，还在亲亲热热的父母，利格鲁容忍度破裂。

什么话也听不进去是菜月家的风格，所以没有办法。

斯巴鲁把利格鲁放下地，和抱着丝碧卡的蕾姆坐了下来，一脸不高兴的利格鲁不理会昴和蕾姆，挨着而坐。（PS:哎呀，利格鲁越来越蹭得累了~）

蕾姆握住昴的手，把体重放在他的肩上，

「说起来，惠方……是恩惠的方向，不过，那个是哪个方向？昴君明白吗？

「不懂，那个完全搞不懂的。每年，那是怎么决定的呢。用风水的方法来决定的吧，不过，那种知识不是很清楚。」

活用召唤前的知识，在卡拉拉基成为了出色的活动策划人而活跃着的昴，现买现卖的话题还说得过去，碰到话题扩展到不知道的知识就无法应对。

那么，惠方卷的准备在关键的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昴苦闷的歪着头，歪头的时候看到利格鲁和丝碧卡的昴敲了敲手。

「对了。今年的惠方，让丝碧卡决定吧」

「哈？让丝碧卡怎么决定呢？你再考虑考虑。丝碧卡还这么的娇小可爱，要是从现在开始因为父亲的缘故而被菜月家感染上了该怎么办啊，想着都可怜。丝碧卡的未来的负得起责任吗？」（PS:臭小子，你也姓菜月啊。）

「你把丝碧卡的事想得多阴湿黑暗啊。」

昴的想法利格鲁强烈反驳，昴对鲁那样的利格鲁一边选择用安抚话语说服，一边考虑进如说明。

总之，昴的想法是这样的。

「不然怎么办？对我家来说，幸福的象征是什么。当然是蕾姆的存在就是幸福的象征，是你本身的天性是被玩弄角色的特征是我只能认为是神明赐予的命运的机缘，不过……」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这有不能置若罔闻等等部分啊，喂！」

「请冷静，利格鲁。对于昴君来说蕾姆是幸福的象征的话，对蕾姆来说昴君也是幸福的象征。妈妈对于那样的事没有误会，不用担心也不要紧。」

「要是在这里问题的话，那就不用担心的那么多。」

堵住沉睡的丝碧卡的耳朵，一边用怒吼的声音向父母到达了全新的高度。从出生的时候起菜月家中长大的利格鲁的潜力，在短短的八年的人生中，他的才能朝着一个极点的方向上延伸着。

——没错，天性中深深植入的被玩弄的角色特点。

「不是一极化，而是两极分化。」

「什么独白啊？！把话说清楚！！」

「嘛，也就是说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丝碧卡是最容易明白的全场一致的幸福形式么什么样的。所以，由丝碧卡来的决定我们的惠方的方向，那不是就好了吗？」

「可恶，父亲这话不是没有漏洞缺点也没有反驳的余地的完美的意见不是吗……啊！」

「你一旦扯上和丝碧卡有关的事就失去所有的判断力了呢」

也得到了懊恼的抓挠着青色头发的利格鲁同意，这次的惠方卷的全部项目明确决定了。

紫菜卷已经准备完毕，就还剩下决定惠方的方向了。

「让丝碧卡决定的确是不错啦，但要怎样决定？丝碧卡说话都还不清楚。」

「对了。……让丝碧卡睡着桌子上面，醒来的时候开始转向了的方向作为惠方不是很好吗？」

「睁开眼睛醒来时……」

「最初朝向的方向……」

周密商讨后得出的比较粗略的决定法，蕾姆和利格鲁面面相觑。然后两个人一起的向丝碧卡俯视，陷入了沉思。

「总之，丝碧卡醒来的时候……就是分出在家里中最喜欢的人是谁的胜负，昴君是这样想的吧？」

「……是那样、吗？」

在意想不到的情况深深的动摇了，不过，说不定就是那样。

丝碧卡醒来最初看对方——那就是，无防备的婴儿最初寻求庇护最可靠的对方的。

不光是确定惠方方向的方法，同时是分出谁能赢得丝碧卡的胜负！

「嗯，虽然很遗憾，但是肯定是我吧。为家里赚钱的我，也就是丝碧卡会有伟大的父亲让自己不愁衣食住幸福生活的意识吧。虽然还是小宝宝，但这个聪明的孩子一定会想着决定成为我的新娘。」（ps:小女孩对父亲撒娇的常用台词，虽然我是很想刷鬼父的）

「请等一下。虽然无论如何都会灌输给丝碧卡，昴君的厉害之处和动人之处，不过，那个和现在的话题不同。果然，丝碧卡是喝谁的奶，在谁的胸口中最安静地度过的呢，那孩子的话肯定是知道的。所以说，这里还是觉得蕾姆最重要的。」

「老爸老妈你们都退下。对丝碧卡来说，最可靠的人什么的除我以外不可能有吧。在这个人界外的魔境的家中，只有我为了保护丝碧卡全力奋斗着中。丝碧卡，喜欢，我，绝对！」

三者都一样，丝碧卡的爱谁也不退让。

非常壮烈的对峙发生，为了一个女孩的伸手全体互相牵制对方。刚才的和谐的气氛是什么。

「——呜——」

察觉到那样的紧张的空气了吧，利格鲁怀中的丝碧卡很难受。眼看就要醒来的那样的婴儿的反应，三人面面相觑，

「惠方卷退避！」

「被子防御！」

「丝碧卡防御！」

昴把桌子上的惠方卷斯拿开，蕾姆将坐垫放置在桌面，利格鲁在上面将丝碧卡放下。

就这样，三人点头互相，各自向房间的三个方向分散，观察着丝碧卡。坐垫上的角宿一摇头，眼睛细小的手擦动。可爱啊。天使呀。

「————」

全体屏气，注视着丝碧卡最初谁的人的经过。

不久婴儿睁开闭着的双眼，用薄薄的眼睛看四周。

「阿呀ー」（婴儿的叫声。）

「赢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向着伸出手的人是利格鲁，胜利者的利格鲁膝盖跪在地上冲天上的喝采。

被选中的利格鲁是欢喜咆哮，没被选择的斯巴鲁和蕾姆彼此隐藏不住沮丧的样子互相贴近。（蕾姆和昴：蓝瘦，香菇。）

「嗯，冷静考虑的话，在蕾姆的心里第一的稳定的位置无疑就是我，显而易见的胜负呢」

「虽然丝碧卡是有说想当昴君的妻子，但那个地方已经是蕾姆不可动摇的位置。早已明白的结果。」

「好好胜利的余韵里前去！在孩子的面前生々しい话すんな！」（ps:不懂什么意思。反正是对昴和蕾姆自我安慰的吐槽）

将丝碧卡抱起了的利格鲁，带着妹妹向父母责备。

对于总是那样的态度，两人笑着，然后昴向着丝碧卡所选择的利格鲁——儿子站在的方向窥视着，

「利格鲁站在了玄关的方法吗。最后，我们的惠方就在那里。各自把自己的惠方卷拿上在玄关集合。」

「好的，昴君。自己的惠方卷是哪个？蕾姆的惠方卷也准备了吗？」

「蕾姆的家伙是这个。为了这樱花色的心的形状耗费很多时间。失败的作品已经在我的肚子里了。」

比平膨胀硬和突出的肚子的昴。在那个肚子上蕾姆轻轻地伸出了手，爱抚着。

「为了蕾姆而努力的昴君，真棒……」

「好了好的，你看你看，玄关到了哦玄关。我的那份适当就好，话说丝碧卡的份要怎么办？丝碧卡，因为长出来的牙齿还很小，吃海苔之类卡住喉咙不是非常糟糕吗。那里考虑了吗？」

眺望白色盘子上的紫菜卷，年幼的丝碧卡吃这样的东西而探查的利格鲁。但是，好像没有成为被哥哥所娇生惯养的杰作的样子。

对于昴来说，这次准备的并不好。

「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虽然想把海苔软化，但试做也不顺利。很可惜，丝碧卡的份由我和利格鲁两个人分吃，七福神是这么安排的吧。」

「这么大的紫菜卷，第二根怎么吃得下啊。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啊。」

「啊，是吗。我明白了，好啊。你这样为了丝碧卡的幸福，稍微勉强下胃的程度的努力也不能的哥哥这样就好。我会加油的。反正你，顶多你说爱的丝碧卡的话说骗人的……」

「我明白了！我要吃了！不如说我吃定了！」

「别生气就长角伸长啊……」

因为丝碧卡被引用的缘故，利格鲁短角突额，利格鲁粗暴的抓住两根惠方卷走向玄关，斯巴鲁和蕾姆笑着追赶。

※※※※※※※※

「————」

「————」

「————」

「啊ー」

只是沉默，支配着那个场合。

对于吃惠方卷规则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也还是一般流行的条件是「吃惠方卷的时候就不能说了」.

虽然说是吸收了幸福的是惠方卷的目的，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吸取了幸福进来的一种解释，总之就是那样的感觉的原因不是吗？

因此，三人坐在门口开始吃起了惠方卷，朝着门的方向眺望着无言的，只是一味的「喀嚓喀嚓」的把惠方卷吃了。

「菜月先生，打扰了是吗？」

端坐在玄关，然后对面的拉门突然打开。

这样很落落大方的卡拉拉基的风格啊，和以前乡下一样的和谐邻居交往是这一带的常态。

家里的钥匙很少锁，理所当然的，附近的人也打开了门。听到的声音是住在邻家的中年女性。

「传阅板在传来了。所以说想要看的话…」

手持传阅板的女性这么说，瞪大眼睛看着坐在门口含粗大的卷的一家的姿态。马上女性点了点头，传阅板轻轻地放在了鞋箱上。

「啊啦，你们好像很忙的样子。好好地确认下，这是旁边邻居吗？啊拉~丝碧卡酱，好可爱啊~」

挥手向着丝碧卡笑着的女性说着「那么」低头走出去家了。无言的对那样的女性的挥手点头送行，家中又只剩下四人了。

「现在的画面啊！！」

不能忍耐了的利格鲁，切咬着惠方卷如此怒吼道。

「邻居的大妈为什么理所当然的接受了现在的景象啊！在其他人的家里，我们怎么会有怎样的看法呀？！回来看到父亲含着粗大的卷动摇了的我，像傻瓜一样不是吗！我变得奇怪了哦！」

「哼呒。冷静一点，利格鲁。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也有这样的事嘛。感觉到底有什么错的时候，错的是世界还是自己呢？.但是，那种时候大部分是自己导致的不同……」

「不不不！不对！奇怪的不是我！疯狂的是这世界！」

吵嚷的利格鲁的身姿，丝碧卡高兴地嘎嘎地敲手。

看着哥哥的大动肝火，对于丝碧卡来说是最好的游戏道具吧。这个年龄就已经知道享受消遣利格鲁的方法，将来很有前途的女儿啊。

「因为你在说话的原因，我也中断了，惠方卷都被口水泡软了。差不多就要一次成功的。虽然还没有糨糊，但以这种状态但怎样做？」

「那也太奇怪了吧！说起来要吃两根的话，总是在我和父亲处理这种事情哦。妈妈呢？」

「你是傻瓜吗，不可能会让蕾姆勉强去吃的吧。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的大量的吃下去在蕾姆的身材崩坏的话要怎样做。即使是生了两个孩子也完全不会崩溃的奇迹的产物哦。我和你发福的话就不同了。」

「呼姆呼姆……吃完了。并且，如果被说那样的话害羞的。」

红红的脸颊的蕾姆，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份儿的定额。

擅长贯彻初衷的程度是惠方卷挑战成功率很高的原因，所以没有坚强忍耐而分心的昴和利格鲁是失败的。

并且，剩下的惠方卷，还有大和下各一根。

「这方恵卷就是最后的挑战。今天和之前的准备，所有的一切都不要白费了，期待你利格鲁。」

「呜……差不多，很辛苦了。给我记住了，臭老爸……啊」

「Good」

竖起大拇指，向着努力挑战最后的惠方卷利格鲁。其间，已经有自己的完成了使命的蕾姆帮昴擦着嘴，

「说起来，这次的活动和鬼是没有什么关系呢。撒豆的鬼和各种各样的地方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有点寂寞啊。」

「啊，不是没关系啊。紫菜卷上的配料是七福神的说法刚才的说明了啊。而且虽然说不上鬼，红色部分是红鬼，青部分是青鬼那样的感觉啊」

「有一个蓝的部分吗……？」

「那里你看，把这青色的蔬菜换上了……严肃了吧？」

听到青鬼认为是说自己？蕾姆不满的神情。虽说如此，把青色外观的食物放入紫菜卷的是因为就没有办法。

蕾姆眯眼眼睛苦笑着，昴把最后的惠方卷在手中转动。

「不是七福神而是鬼的场合，吃下鬼寓意退治鬼想法啊。在这样的场合，果然鬼是一个坏东西的想法。」

「昴君的故乡，有什么仇恨吗？」

「过去关于打倒鬼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很多，嘛，我没有那种想法。哭泣的红鬼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了，老婆也是鬼。所以和豆子的时候和一起」

「一起？」

在不可思议表情的蕾姆面前，斯巴鲁敲了敲膝盖。

「是这样啊，一起。吃了鬼，对我来说是和幸福在一起。倒不如说是我的血和肉，再也不放开了吧？」

「我会被抓吗？」

「我会抓住你的吧」

蕾姆的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昴则是一脸下流的样子。

在这样的父母一旁的别处，旁边的利格鲁无声的终于吃完粗大的惠方卷了。

太好了，吃完了！我吃完了啊！看见没，我的努力！」

「对不起」

「坦率的道歉啊！我明白了，看到了我吃下去了吧！」

利格鲁抱起丝碧卡，蹲下揉搓着妹妹的脸颊。为了安慰那样伤心的哥哥的，丝碧卡「呯呯」的敲着他的肩膀。

「嗯，那么，最后一个大黑柱让你看清了」

「是的，请给我看一下帅气的地方。」

在蕾姆的支持下，昴最后的大物――――――――――――BIG惠方卷的胜负挑战。

最后的一只把剩了的材料全部卷入了，直截了当的话，七福神的七配料的规则也保护着的话，名为惠方卷的凶器啊。

「啊嗯」

张开大口，惠方卷一口咬住，昴的最后的大胜负挑战。

已经无数次挑战失败了，昴的肚子接近极限。胃快要撑裂，不残忍的死去也是可能的。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父亲也是有战斗的时候。

「啊呜」

「——！?」

那样的昴的大决战，正面是蕾姆进入的补刀。

她轻轻地微笑着，吃着昴的惠方卷的反方向。规则上，斯巴鲁也不能责备那个。在蕾姆的预料中，与斯巴鲁一起吃了最后的惠方卷。

得到了蕾姆的帮助，昴好象得到了万军的援助一样一口气前进。

既然借助了蕾姆的力量，作为男方就要更加努力了。比蕾姆稍微多吃一点，减少她的负担，吃完惠方卷。

就这样两个人的饮食前进，两位间的惠方卷逐渐变短，不久之后两个人的脸就接近了，彼此的嘴唇。

「是的，咚！！」

在快要接触到的时候，惠方卷的正中间，利格鲁的手刀来了。

角伸展，解放鬼之力的利格鲁的手刀的意味着，将海藻和米做的惠方卷漂亮地切断的力量绰绰有余。

惠方卷切断成两半，被吓到的利格鲁和蕾姆两人的脸渐渐远去。（PS:一看就知道是FFF团的资深团员啊。）

就这样两个人，嘴里咬剩的惠方卷吞下，对利格鲁追问。

「喂，利格鲁！现在，是迎接美丽的最后一幕啊！」

「就是这样啊。昴和蕾姆的，重要的要事的共同工作。利格鲁对爸爸妈妈友好相处不满吗？」

「有啊！必要以上的面前的友好关系的事不服的！所以我打算把那个行为化作言词竭尽全力传达给你！传达吧，这想法！」

「可惜，被弹开了！」

「弹开吧弹开吧！」

利格鲁放飞的想法昴平手打落的动作。然后作为代替，蕾姆抓住利格鲁生长出的角。

「啊——嘿呀」的尖叫的利格鲁崩倒。

「吃东西的时候削过来，不记得有教育过那样的孩子。另外，完全没有因为差一点，就差一步而被打扰而生气哦。」

「这样的，人类所没有的特殊部位弱点，是战斗民族的约定吗。丝碧卡角长出来后，让重要的人以外的人触碰，是不行的哦。」

崩倒的利格鲁回收了的角，一旁昴对抱着的丝碧卡说着。女儿是听了昴那样的话眼睛眨了眨，使劲的点了点头。

为那种事而长角，即使是家人也真是够了。

「不愧是丝碧卡。我家的至宝一样，让我幸福的心情。」

比起惠方卷的效果，相当的有效，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昴在丝碧卡的额头吻了下，女儿交给旁边的蕾姆。作为代替，担起四肢无力而苦闷的儿子的肩膀，一边「啪啪」的敲着他的屁股，

「那么，剩下就是收拾一下厨房，和讨论明天的约会的事了」

「是这样啊。时间还很充足，不过，晚饭怎样做呢……」

「已经吃够了，肚子已经很饱了。」

一边苦笑一边朝着客厅走的昴，蕾姆微笑着在身旁。

那样的一天，又是另一种幸福的形式。

《完》

『菜月·利格鲁』

翻译：[哭云子](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5%93%AD%E4%BA%91%E5%AD%90&ie=utf-8&id=tb.1.2a2630bf.Xt8EiCkdebnFy_7z5W0bCA?t=1470307235&fr=pb"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4592928685?share=9105&fr=share&see_lz=1&red_tag=0614193605)

1

「今年也要庆祝蕾姆的生日和节分！来，尽全力的帮忙、来过这美好的日子吧！」

迎来2月2日的菜月家，埋下了骚动前兆的根源。

在这种时候，常说出（骚动）契机是一家子的经济来源菜月昴，这在这次也没有例外。

「家族成员、想大家一起合力促成美好的日子。当然，你会帮忙吧，利格鲁！」

这样说着将食指举着、牙齿闪着光芒提案的是昴。

对于决定姿势昴的提案，将脸转到一旁用与实际年龄不合的老成面貌、「哈…」的溢出叹息。

在深深的叹息的是承袭母亲美丽蓝色头发、将短发分齐、遗传至父亲死鱼眼刚满十岁的少年、菜月・利格鲁。

在桌子的对面算着数学功课的利格鲁对在等他回答、左右踏着步的昴很快的抬头看了昴一眼。

「老爸又疯了……」

「这样讲也太过了吧！把说出来的奇怪的话直接跳越变成发疯也太超过了唷！而且这次、我的提案才不是脑子变得奇怪了也不是跳痛喔，不如说是爱满溢喔！?」

「我害怕的就是因为溢出的爱太过盲目、要做出什么事都不知道啦。在这个家出生被养育了十年，就算是我也差不多也学习到了。」

用冷冷的眼神和声音说着、利格鲁用额将靠近来逼问他的昴的额压回去。然后少年用「说起来」继续接着他之前说的话说道。

「不管是老妈的生日还是节分，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内心的阴影以外没别的了。到底要我对扔豆子啊、吃惠方卷的奇祭的习俗有什么期待阿……」

「不要说是奇祭阿。不，的确做的内容直接看的话是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不是有好好解释过了来源还有意义了吗。实际上因为那个的关系我们家没有发生不幸的事件真是万万岁了喔。」

「我那个时候遭到的许多的不幸是？」

「那才不是不幸是日常。还有，要体认一件事的时候、光是在意事物不好的一面的家伙是不会成功的，而且还会累积压力喔」

「不要说的好像是我的错！本来都是因为老爸的关系我才会成为被害者好吗！」

生气的骂道，利格鲁两手撑着桌子快速的站了起来。然后像窥视般的指着窗外的大街。

家门前的街道上魔法路灯的支柱上贴着很多的传单，上面的标题写着『节分要来了！』和记载着活动的通知。

除了记载着日期和活动内容以外也有偷偷加上了负责人的名字――、

「那个奇祭，把镇上举办的规模扩大到不能理解的范围的不就是老爸吗？在负责人的地方也有写着名字……我在学校一直被说到快羞愧而死的程度的说。」

「嘛~这就是所谓在显示身为负责人员的我的拿手好戏吧！什么~可以不用客气的自傲喔！说『我的父亲是我们家的英雄喔』之类的！」

「假如说没有在活动的说明里写要拿豆子扔我的话我说不定会这样说阿！」

把家中墙壁上也贴着的一张传单撕下，利格鲁指着上面刊载的事项。

记载着节分的风俗・目的・内容的下方有2月3日要举行的活动内容，那里写着要装着鬼的装扮在镇里被追着跑的代表者的名字『菜月・利格鲁』。

「不要没有经过同意就把儿子卖了！你是鬼吗！」

「鬼是你、我的新娘喔。嘛，不能让蕾姆做那样的事嘛。所以这里应该是『将泪吞下的儿子牺牲自己』…」

「你是鬼吗！不对、是鬼阿你！」

「不要那么生气嘛。也没有那么多真的很认真的扔豆子的人、代表只虽说是你但也有其他当鬼的人喔。我也有好好的帮忙啊。」

对于完全没有道歉表情嘟起嘴的昴，利格鲁因再说也没用而脱力。

在最初这个活动的内容即将广为人之前也像这样谈了好几次了。再加上每次利格尔都讲输昴、就这样拖到了正式举办活动的日期的前一天。

现在也无法变更或中止了。就算是被硬塞的工作不好好做也是不行的。 ――虽然是有一定程度的常识还有劳碌命体质在、名为菜月利格鲁的少年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辛苦的。

不管怎么说，

「活动是活动、你也会干脆的接受吧。但，现在，我想和你说的是别件事。」

「……是老妈的生日，对吧？」

「没错」

听了边弹响指的昴的话，利格鲁用鼻子哼了声将脸背对昴。

不知道是什么因果，气氛沉重的活动和身为利格鲁母亲的菜月蕾姆的生日只差了一天――盛大庆祝母亲的生日、隔天绝对见到地狱的行程。

「照这样的心情，老妈的生日我也没办法快快乐乐的庆祝啦……」

「确实是太过满的行程了，但是可以过两天快乐的日子也是幸福的事。多想点好事啊。Positive Thinking!（乐观思考）」

「……照这样的心情，老妈的生日我也没办法快快乐乐的庆祝啦」

「咦？既视感！?」

不是既视感也不是恶搞。

现在的对话因为根本没有丝毫的动摇利格鲁的心，所以结果没有发生变化也是当然的。

「我知道你因为节分快到了在紧张。但是因为不能因为那样的理由而轻视一年只有一次蕾姆的生日。这样蕾姆会很寂寞吧？所以要好好转换心情，我相信你做的到。 」

「――。――――。――――――――。――――――――――――――――嗯」

想要转换好心情还是花了点时间。

只是这样继续说下去话题也不会前进，似乎不管怎么样也不会让昴受到打击、结果还是利格鲁要乖乖的听话。

「然后？是讲到老妈的生日礼物的事吧？」

「没错。其实与其说今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不如说是结婚十周年啊。虽然没有确切的结婚纪念日、但因为难得所以想和生日一起庆祝。恩所以，原因是想要（让蕾姆）比以前都还感到特别。」

「嘛、那不错啊？说实在的、虽然觉得老爸做什么老妈都会觉得开心，但这个提案的话我可以罕见的大方赞成。」

「对吧？所以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浮现像坏小鬼一样的笑容、昴像是在劝诱利格鲁做坏事一样对他招手。那个姿势让利格鲁的嘴巴弯曲，让他充分尝到不好的预感。

但是，对于踌躇的利格鲁、昴不断的不断的对他招手。

结果，利格鲁没办法的叹气，将脸凑向昴。

「为了这次结婚十年的庆祝计划，其实我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嗯、啊、OK」

「为了今天，我用了我偷偷一点一点存下来的私房钱买的。是很厉害的东西喔，听了会吓到吧――我准备了宝石。」

「――哎、宝石」

虽说昴说了吓到吧而做好心里准备，但因他说的真的是应该要吓到的内容所以让利格鲁双重惊吓。

虽说基本上昴在做事情时总是在多余的尝试下导致常招惹不必要的混乱，但由现在的样子来看这次并没有迹象。

「宝石吗……」

现在想想，利格鲁的母亲菜月·蕾姆是为不怎么带装饰品的女性。

并非是因为顾虑家计的关系、纯粹是因为蕾姆本人的气质吧。

在家族中是最耀眼的、利格鲁对身为自身母亲的蕾姆以女性来说拥有非常美丽的容貌这点常常感到自豪。

但他对母亲平时没有特别喜欢戴首饰、对于饰品啊华丽的衣服没关连也没关系的想法、有些不满也是事实。

虽然没有到清贫的程度、对装饰自己却毫不在意的母亲。

但对于迷恋母亲到不行的父亲、虽说很火大但昴送的东西可以很确定的母亲一定会收。

因此，父亲要送母亲宝石饰品的提案、利格鲁是立刻赞成的。

「这个提案我觉得超棒的。什么嘛、有的时候做还是会成功的嘛、老爸。」

「喔喔！对吧！我是想做就能成功的那种型的……嗯？不觉得奇怪吗？怎么觉得有种你那边才是父母的感觉？」

「不要在意那种事拉！重要的是要送给母亲的东西吧？」

「嗯、嗯嗯、也是呢。嗯，没错！重要的是要送给蕾姆的礼物！嗯~虽然想着没错、但你的大赞成让我更有这是正确解答的信心了呢」

互相用拳头敲击、昴和利格鲁两人向对方点了点头。

之后利格鲁开始在意起要送给母亲的宝石实物了。因为，父亲的感官（センス）由做儿子的来看也不是能拍胸保证没问题的。

「所以宝石呢？因为是老爸，很担心会不会拜托奇怪的工艺师傅做出什么恶趣味的东西来。」

「不要一下子就动摇对我的信任啊！……但是、这个话题重要的地方从现在才开始喔。用心听着、儿子阿」

「咦咦咦咦……」

看着再度将声音压低、摆出认真的表情昴，利格鲁哀鸣出声。

当昴用非常认真的表情、声音从吊儿郎当的声音变的正经无比的时候是重点。绝对会讲出非常不好的话――利格鲁这十年来和父亲相处培养的信赖感，这次也没有背叛他。

昴在一脸有不好预感的利格鲁的耳边小声的说道。

「――载着要送给蕾姆的宝石的商人的龙车因为遇到纠纷所以没到镇里来。好像说要折返的样子，没办法所以现在要自己去拿宝石。」

「……那样今天来的及吗？」

「当然、会全力冲刺的。――只是，老实说，有点不安。」

两指互抵着，昴的视线和声调都降了下来。

看着他的样子的利格鲁扶着额、

「如果那么不安的话、之后再去拿宝石不就行了吗？比起生日当天没有礼物、老爸不在才会让老妈伤心。」

「那我知道。那我是知道的但是……若是这个生日礼物不在时间内赶到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我是这样想的。」

「那样的……」

只是老爸的任性而已、想这样说的利格鲁将话吞了回去。

难为情的搔着头的昴微微苦笑、在苦笑中蕴含着用话语难以形容的感情，只用眼神似乎就要直接传达给利格鲁了。

那是从内心深处放着重要事物的地方传来的一种淡淡的、特别又重要的感情――父母亲之间无法用任何事物取代的羁绊。

「――――」

再用嘴问的话就是不解风情，利格鲁感受到了这个。

然后他马上叹息着和微微苦笑的昴一样搔头、

「所以老爸将事情毫无保留的跟我说了，是想要我做什么啦？」

「你会听我说吗？利格鲁？」

「把状况变成无法当成没听见就可以了事的人可真会说阿！在我被当成不会解读气氛的家伙之前快点说拉！」

「真是帮了大忙了！」

利格鲁用很勉强的态度接受后，昴觉得幸好因而松一口气的抓住利格鲁的手用力上下挥动。

接受了昴的动作，利格鲁皱起脸的同时，昴保持着笑容说道、

「我去目的地将宝石拿回来。虽然打算不管怎样都会在生日的期间回来，但希望你帮我对蕾姆隐藏一下我不在的里由。就算说错话也不要把生日礼物的事说出来喔。惊喜会消失的。」

「……如果生日老爸不在的话、我觉得那已经给人十分的「惊喜」了」

「就算是那样、也（不能说）。我马上出门。之后就交给你了！」

话都还没说完、昴擅自将所有的信赖交付于利格鲁后、像用飞的一样抓了行李冲出家门。

昴保持着像风一样的速度冲出门外后，非常着急的向城镇的入口奔去――恐怕是要坐已经准备好的地龙去那个宝石商人的所在地吧。

「真的回的来吗……？」

从说了勉勉强强的昴的样子来看、用预测的大概比起来的及、来不及的机率比较高吧！利格鲁以以往的经验来看都会猜中。

被托付的是、在生日当天深爱的丈夫不在身边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菜月家的防卫战。想想每日倾注在丈夫身上的爱、母亲动摇的程度并不难想像。

「这、不就要下血雨了吗……？」

利格鲁战战兢兢的等待外出的母亲何时归来的同时，也祈祷着飞奔出门的父亲越快回家越好。

※　※　※　※　※　※　※　※　※　※　※　※　※

应该说是幸运还是什么、听了昴外出的蕾姆的反应，与利格鲁想像的最惨发展相较之下平静许多。

「就是因为那样、好像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还是什么的。嘛、看嘛，果然还是有人认为只有老爸靠得住的样子……那种人存在吗？好像存在吧？嗯、假设存在，感觉上似乎存在的样子因此才会像飞一样的冲出门呦」

「为何直接听昴说了的利格鲁会这么不安的样子呢？已经十岁了，做不到留在家里看家、好好传话可不行喔。真是的。」

迎接买完东西和与邻居的集会完了、回到家的蕾姆，利格鲁向上述一样说明昴冲出门去拿宝石的事。

虽然不能否定这是商讨不足的说明，但听了利格鲁说的话的蕾姆看起来并没有因此而讶异或是非常不开心。

相反的则是对于利格鲁微妙的细节说明方式不是很满意。这是母亲意外斯巴达的方针。实际上似乎只有对昴很放纵，这是外面的人并不知道的菜月家内情之一。

不管如何，

「话虽如此，昴君出门了阿……真是可惜。今天的午餐本来想全部都做昴君喜欢吃的东西的说。」

将购物袋拿起来，蕾姆露出有些寂寞的表情。在这途中利格鲁的内心因为看见母亲的表情燃起了不能让老妈伤心的使命感。

就算是被硬塞的工作也会拿出干劲的男人、利格鲁悲惨的习性。

「老爸喜欢的东西啊。那是有点可惜……咦，没记错的话昨天也说了同样的话对吧？总觉得昨天好像也都是一堆老爸喜欢吃的东西……」

「是的。明天也是、后天也是、前天也是、在之前也是，都是做了昴君喜欢吃的饭菜喔。」

「就算是在家里也太清爽的偏袒了吧！」

听到每日、每晚都要做昴喜欢吃的饭菜的发言，利格鲁反射性的提高了音量。

但是听了利格鲁的抗议的蕾姆，说着「不、不」边摇头。

「请安心。昴君喜欢的饭菜，也是利格鲁和丝碧卡喜欢的喔。蕾姆会做你们讨厌吃的饭菜吗？」

「那是……真的要说的话是没有啦，全家喜欢的菜色都差不多是奇迹吧？少说对食物的好恶，每个人应该都不同吧？」

「那是因为从利格鲁还是小婴儿的时候，蕾姆就一直在利格鲁耳边一直念昴君喜欢的食物给你听、直到你被洗脑到喜欢上为止。」

「那是骗人的吧！?」

「是的，是骗人的笑话。这种事，是不能相信的喔」

冲击性的事实让利格鲁瞪大眼睛，蕾姆吐吐舌笑着说道。

然后母亲抚上自己和利格鲁同样颜色的长发。

「虽然说了很多昴君喜欢吃的东西，但昴君说蕾姆做的菜都很好吃不用担心也没关系。」

「那样是、嗯、很好啦。但那样的话特地做的菜的价值不就没了吗……」

「没有那样的事喔。虽然昴君都说很美味，但真正吃到喜欢的食物时声音和脸部的动作都会变的不同。比平常都还要可爱呦，呵呵」

是要因为观察细微而笑呢？还是应该觉得有点可怕呢？不知道该表现出怎样感情的利格鲁对在幸福笑着的蕾姆投以暧昧的苦笑。

之后蕾姆将背负着的丝碧卡交给利格鲁，提着购物袋走进厨房。

「真是的，大哥这么辛苦，你还真是轻松呢ー」

「啊ー？」

「才不是「啊ー」喔、真是。……真可爱啊~丝碧卡！」

利格鲁抱着丝碧卡发挥着笨蛋哥哥的本性，摩擦瞪圆双眼的丝碧卡的脸颊。被哥哥溺爱着的丝碧卡就算还是一脸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表情，对爱情还是敏感的。

尽情的对一脸觉得很痒的丝碧卡投入爱后，兄妹俩一起向厨房移动。厨房里蕾姆还在整里刚刚买的物品的途中，她将购物袋打开，把食物、调味料等等移到柜子里放好。

「然后呢？利格鲁。爸爸有说什么时后回来吗？」

「啊~那个~……呃、似乎会稍微花点时间的事？虽然说会非常快赶回来、啦。哎、也是有很急的理由阿」

对于背对自己的蕾姆的询问、利格鲁对自己多说了一些不必要说的话感到后悔。

不管是否是要让蕾姆转移她在生日和昴的事情上的注意力、利格鲁对自己挖了坟的事实哑口无言。

虽然这是利格鲁完全没自觉、『完全无法说谎的诚实性格』的毛病，但他发现自己不适合阴谋诡计，利格鲁瞬间将自己的嘴捂住。

丝碧卡学着兄长的动作用小手将自己的嘴捂住。好可爱，但现在并不是看傻的时候。

「是嘛。说不定会花点时间……」

「――――」

「伤脑筋了。需要急急忙忙的理由、蕾姆也知道的说」

没有转身、就这样继续整理柜子的蕾姆的发言让利格鲁的紧张感更加上升。

音调虽然和平常一样，但现在受到的是会立刻倒下的打击也说不定。

利格鲁知道的蕾姆是位坚强的女性，但也有致命性的弱点，那个致命的弱点明显的都是有关菜月昴的部分。

首先，用现在这种方式说话的话、蕾姆说不定已经查觉到昴是因为生日的事才跑出去的了。原本蕾姆本来就是会用心思也能理解气氛的人和昴不同，利格鲁注意到骗她或是对她隐瞒事情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啊ー、老妈、那个……」

越是这样想，想要隐藏事情的感觉的精力就会越来越少。虽然身为诚实的人但对于隐藏事情的意志却很弱。

「其实老爸阿、那个、虽然他出远门了、但是不要觉得很他不好喔」

「――？这是当然的啊。昴君是为了工作才出门的，不会怪昴君。因为是为了家族在工作啊。」

「但是看啊、应该说这次的情况和之前不同……不是吗？」

「……嗯、果然。利格鲁也在担心啊」

看着一脸紧张、在左右游移视线的利格鲁，蕾姆眯起眼睛。看到蕾姆的反应觉得隐藏事情被发现的利格鲁在内心对昴道歉。

没想到决定闭口不说的秘密差不多过了三十分就败北。

接受这个丢脸的事实后也因为不用对家族隐瞒事情，罪恶感消失，心情也变得很轻松。

果然不能保持这样不行。一点也不冷啊。

「没关系的、我知道的。蕾姆也有一点担心。但是、因为是昴的事所以不用担心也没问题喔。」

「关于那个信赖度、因为我和老妈之间有些温度差所以没办法马上点头啦……那样的话、嗯、太好了。」

「是。虽然蕾姆也不知道正确的做法、但也是打算照着昴君的指令去做。不如说，将这个场合交给我这件事就是昴君对我信赖的证明、不能不积极呢！」

「……嗯嗯？？」

举起两只手做胜利姿势的蕾姆。

那个动作像是母亲的习惯的样子，能感觉到有些孩子气的姿势，现在不知为何心中有越来越不安的感觉。

现在的对话，看似有连结但其实没有。

利格鲁扭过头，「可以等一下吗？」对蕾姆伸出手。

「现在在说什么事啊？」

「――？那当然是在说明天节分活动的准备。因为利格鲁有城里当逃鬼的代表者这个工作。那适合的服装……因为昴君说了所以蕾姆已经准备好了。但就是还想要确认一下就是了。」

「――混蛋、我果然没好事！！」

原本没合上的对话现在合上了、利格鲁抱着的罪恶感现在也没有了、领悟到以前没有告诉他的事实而发出叫声。

被哥哥好好的抱着的丝碧卡学着一脸烦恼的哥哥「啊呜~」开心的笑着。

――数分钟后，在镜子前面站着的是重生姿态的菜月利格鲁。

「果然，昴君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蕾姆非常佩服。」

「呜吧~?」

在因为感慨而深深点头的蕾姆的胸口、被母亲抱的的丝碧卡双眼正闪闪发光。

这显示了站在她们面前的存在的再现度是多么的完美。

「――――」

在黄色的布料上绣有黑色闪电图案的竖条纹裤子。和上半身一样颜色的羽织、角下穿着一部分是卡拉拉基制造的木屐。

手拿着金属质感的装饰纸做的棍棒、嘴里装着从服装出租店借来的牙齿、再将平常有点乱的头发往上梳，这样从哪看都是完美的鬼的姿态。

对于身穿古典的鬼装扮的利格鲁、蕾姆非常的钦佩、满意又开心。丝碧卡也对哥哥看起来很有霸气的穿着给与称赞的眼光。

被两位家人看着作为鬼爆诞的利格鲁看向倒映在镜子里的自己。

「好惨啊、这个！」

「哎呀、再说什么呢。这不就是完全照着昴君的想像图做出来的嘛。蕾姆也不知不觉得自卖自夸了呢。」

「这是鬼吗？应该不是鬼而是把蛮族搞错了吧？老妈才是，身为现在稀有的少数鬼族，被当成这样的形象都不会不爽吗？」

「所有人认知的鬼是什么样的形象，对于蕾姆和昴的存在来说是不会被左右的喔。没问题的，话说回来真是令人怜爱的成果啊……尤其是、那双眼睛像鬼一样我觉得很好。」

「只有这个部分像而已啊！！」

从父母那得到的身体、被给与的父母亲夸奖利格鲁反而有种恼羞成怒的感觉。

那个反应似乎让蕾姆觉得很意外，但心底感到真正意外的是利格鲁这边。

丝碧卡看着哥哥激动的样子红着脸笑着翻滚、像铃铛一样的笑声在加中回荡着。

鬼的背心、鬼的裤子、鬼的金色棒子、鬼的眼神、简直是完美的成品。

「不、还没喔。最后请拿出角来。那样的话一定会很完美。」

「讲、讲的和自己没关系似的……」

「绝对没有那回事。是我的小孩的事。我是认真的、真挚的在思考。」

对于投以怀疑眼神的利格鲁，蕾姆用很认真的眼神看着他说道。

被那个态度压了下来，利格鲁稍微皱了下眉，没办法的将意识集中在额上。

继承了鬼的血源、利格鲁的角可是有好好存在着。

但是，本来应该两支的角只有一支，如果照蕾姆说的话应该是因为血缘薄弱的关系。老实说，那件事情不是突然想到的。

但――、

『从你出生只能有一只角、真是对不起。 』

在很久以前母亲曾经道歉过、这件事在利格鲁的记忆中鲜明的留了下来。

没办法忘记那个时候的，一脸很抱歉的母亲的脸和声音。

对利格鲁来说，角的多寡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不管是一只还两支，角就是角。拿出角的时候身体的动作会变得很轻盈的恩惠，只有这个他才觉得有得到好处。

『好的、谢谢您』

在利格鲁像这样回答蕾姆时、似乎很寂寞的母亲总是微微的苦笑。

那个时候的事情应该是无力的关系。但从那次以来，在母亲面前没有勇气提道角的事情、一次都没有触碰到角的话题。

母亲的角也只有一支的样子。那件事是否有什么辛苦的回忆？

「――――」

将这样的感伤先放到一边，利格鲁将意识集中呼换体内的鬼之血，他的额头白色的角的顶端开始慢慢的伸长。

额头像是有奔驰的闪电的锐利感，从那里注入的力量让全身放松、手脚都能感觉到力量的膨胀。在这时候胸口最深的部分有种甚至会使人疼痛的冲动，这是母亲说的斗争本能在利格鲁脑中强烈的换起他的本能。

奇妙的高涨感和可以与之匹敌的斗争本能在摆脱束缚，利格鲁站在原地。

镜内是和刚刚一样的姿态的自己和很明显的生出来的角。从镜内映出的样子，为了寻求认同、利格鲁转身面向背后的两人――、

「怎样……」

「噗……非、非常棒、棒喔、利格鲁……噗呵呵」

「把刚刚到现在的矛盾全丢给我了！?」

在回头的途中，就看到强忍着笑意的母亲的样子。

蕾姆的双颊泛红，看着一身古典鬼装扮的利格鲁终于忍耐不住跪在地上喷笑。

在数秒前还在想着角有几支的事情是怎么了。

就只是长出角来就能笑成这样，内心冲突的时间就只是徒劳而已。

利格鲁脱力的垂下肩膀，好不容易才站起身的蕾姆为了转换心情将眼角的眼泪擦掉、

「总、总而言之，我觉得非常好。昴君也一定会同意的、我想参加活动的大家一定也会非常开心。――（笑）」

「随便啦、我要让把我选当鬼的大家后悔。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我要解放我体内沉睡的野蛮斗争本能――」

「当然利格鲁这边做出争吵的危险行为是不可以的喔。如果有暴力冲突蕾姆会秉持着责任镇压。知道了吗？」

「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我要解放我体内沉睡的野蛮逃走本能――」

先不管说法如何、微妙的改变了一些的利格鲁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看到蕾姆因为那个发言而满足的点头，利格鲁叹气。

「实际上，看着镜子的样子和不合适是能懂啦……这个、真的好吗？鬼给人的印象不会下降吗？」

「做为种族的鬼已经和毁灭了没什么两样了。现在不用担心谁会因此讲什么坏话喔。顺带一提活动的最高潮，利格鲁是设定为渴望鲜血的凶猛鬼族的首领。节分活动的期间若是没有击退的话、就开始虐杀城里的人将城里化成地狱般的画面……是像这样的展开呢。」

「果然就像看到的一样是蛮族嘛！鬼的存在必要完全没了！?」

「做为概念上的敌人身分是有效的。虽然是跟昴君现学现卖的就是了。」

就算说做为鬼的尊严是题外话、蕾姆也不太想要继续这个话题。

鬼族几乎是灭绝状态了，这是以一般常识来说会知道的事，利格鲁并没从蕾姆口中听到详细的经过。

现在想起来，父母两人刚认识的时候和过去的事也没什么听过。

「……嗯，听了也只是会扫兴而已吧。」

记得有时候、父母――昴和蕾姆两人有种奇妙的违和感。

那有时候是给他们看功课的时候、不限于奇祭，知道不知出处的知识、这样的场面有很多。

这样窥探着两人过去的碎片的时候、利格鲁尝到了不可思议的牙痒的滋味。不管怎么说，这是父母和在把无法藏起的教育痕迹试图藏起来的意思一样。

两人大概、在那里受到了正规的教育。

想要因为那个事实而骄傲的儿子的心情和、对想要隐藏那件事却有些徒劳无功的双亲的举动感到反感，两方有不同的心情。

有一天，是否能问出关于那个话题的事呢。

「但是那似乎不是现在啊……」

不管怎样先把没有当做结论，利格鲁将自身产生的疑问先抛在后头。

并未注意到那个内心想法、蕾姆说着「来吧」边拍着手、

「为了预备明天的活动先整理衣服吧。虽然不能给昴君确认很令人婉惜，但就当作当日的乐趣吧。」

「真的要穿着这个到处逃窜吗……」

「利格鲁以外当鬼的人也穿一样的服装，所以不会觉得丢脸喔。当然，真正的鬼只有利格鲁就是了。」

将背心从手腕脱下、短裤和木屐换下来，利格鲁对明天的事感到非常的不安。

为了激励那样的利格鲁，蕾姆温柔的抚着自己自傲亲爱的儿子的肩膀、

「没问题的。利格鲁是蕾姆和昴君自傲的儿子。」

「但是、就算不说老妈、我也是老爸的儿子啊……」

「那不如说是令人安心的要素。换句话说、利格鲁身体里流着的蕾姆的血会不会扯后腿让人担心的担心的……」

「这是不适当的评价对吧？」

喜欢昴、尊敬他尊敬的不得了是蕾姆的坏习惯。

并不是自卑，但少说给自己的评价也太微小了。

「虽然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有没有说服力我是不知道，但我觉得我的体内留着母亲的血一点问题都没有喔。不如说，刚才也说过的老爸的血我比较担心呢。除了眼神以外似乎也有坏的地方遗传了。」

「眼神超棒的。」

「但是有的时候只是眼神对上而已女孩子就哭了……」

「那只是因为还不知道男孩子的好的年龄而已。」

那个顽固相信的姿态、不管怎么样变成自己的事就会变的极端脆弱。

事实上那个姿态和昴有些共通的感觉，但利格鲁几乎没在昴身上看到脆弱的部分所以不能拿来说。

不管怎么说，利格鲁的感慨先放到一边、

「为什么老妈会那么不安，老实说做为儿子的我一点都不清楚……但事只要我能证明的话、就可以了吧？」

「咦？」

「我在明天的活动、会好好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完美胜利的话……就知道我身为老爸和老妈的孩子、不用任何担心了吧？」

「――――」

「从以前就很在意了。所以我一直想证明看看。」

看像张大眼睛的母亲，利格鲁坦然的断言道。

证明、将菜月・昴做为丈夫爱着、给菜月・利格鲁和菜月・斯碧卡注入母亲的爱情、一直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女性菜月・蕾姆。她、是这个世界上，利格鲁最值得尊敬的女性这件事。

「和老爸不相衬什么的烦恼、这样一点碎片、尘埃也好根本不需要。」

「利格鲁……」

「我的、我的母亲是世界第一什么的、希望你能相信。」

希望没有自信、似乎很幸福似的表现但却一直缩小自己的母亲能看到。

所以利格鲁希望自己的母亲，能更坦荡荡的过日子。

希望她能和爱父亲、儿子和女儿一样、爱着自己。

因为，昴和利格鲁还有斯碧卡也都爱着蕾姆。

「就算是老妈自己、我也不允许把我的老妈的事情当笨蛋。」

就像突然激动了起来一样顺势说了出来，利格鲁马上发现自己现在陷入窘境当中。

用这一点也不严谨的装扮，在这样的场面自己到底是说了什么啊。

将鬼的四角裤和背心脱下，现在是只有穿着内裤的半裸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认真的诉说着什么，根本和喜剧没两样。长年下来，就算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应该也要找更好的时机才对。

「啊ー、呃、刚刚的是、那个ーー」

不是这样的、想这样订正，但却没有说出口。

「――――」

不经意的，利格鲁的头被两只手围了起来、唐突的被抱住。

头被柔软的触感包覆、利格鲁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感到惊愕。

然后马上注意到自己被母亲抱在怀里。

炙热的、在脉动着的母亲的鼓动在这么近的地方听着、利格鲁理解的瞬间脸红了起来。

现在已经是对着母亲撒娇会感到害羞的年龄了。像这样被触碰的事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本能的因为非常害羞而有了拒绝反应。

但是――、

「……老妈？」

「――――」

抱着自己的手臂在颤抖，看着母亲无语的模样利格鲁停止了想离开的动作。

然后叫着抱住自己的母亲，他注意到了没有回答的蕾姆的样子。

「……呜、呼、呜」

听到的声音是呜噎声。

那不是利格鲁听惯了的可爱可爱妹妹的哭声。和那个虽然非常像但那是利格鲁没听过的别人的呜噎声。

那是谁的哭声马上了解了，利格鲁一下子煞白了脸。

说不定是不经意的说了什么伤到了她的话也说不定。

如果是因为感情的关系顺势说出来的话语而伤到的话，那会成为无法挽回的错误。

所以利格鲁非常努力的绞尽脑汁从混乱的脑袋中寻找该说什么话才好。

但是他马上理解了那个焦躁和冲突是不必要的。

「――――」

勉强摇着头、身材细小的蕾姆好好的抱着比自己还小的儿子。

在颤抖的双腕埋入的感情并非拒绝也并不是伤心、只是只是深深的爱情。

被触碰的利格鲁比谁都还能肯定的理解。

所以，反抱住在哭泣的母亲、利格鲁温柔的轻抚着她的背。

「请你不要哭了啦、老妈。――被老爸看到的话我会被杀掉。」

「……那样的、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明明这样开心、眼泪却停不下来」

出乎意料居然是爱哭鬼什么的、看着和自己在一起应该有十年的母亲的模样、利格鲁叹息。

被母亲背着、丝碧卡看着母亲和哥哥拥抱的样子、微微歪头。然后丝碧卡用她有如细小枫叶的手，学哥哥的动作、开始轻抚母亲的背。

像是在安抚轻轻的在哭泣的谁，慢慢的慢慢的。

――兄妹俩人，在因为太开心而哭泣的母亲背后不坚断的持续轻抚着。

※　※　※　※　※　※　※　※　※　※　※　※　※

――结果、跑去拿宝石的昴在利格鲁和丝碧卡两人还醒着的期间都没有回家。

「因为还有明天的事情、利格鲁早一点去睡吧。明天要早起所以太晚睡是不行的喔。」

竟然，似乎将刚刚哭泣的事情忘却了一样、重回平常样子的母亲的话语。

只是，这样子说道然后朝正要向枕头棉被走去的利格鲁头上亲吻的蕾姆的表情、似乎有哪跟昨天不一样。

结果、没有发生和生日有关的事，但这也有和昴的约定。就不要惹事，之后的事情就交给父亲了。

说起来已经没有再说出比今天说的话还羞耻的勇气了。

已经够将忍了十年都没说出口的话都说出口了。

「――――」

看像魔刻结晶，将要快要换日期剩下的时间用手指算了算。

在蕾姆生日的期间内，昴是否能实现回到家呢。说实在的，为了要给妻子爱的证明多少会做一些傻事是利格鲁了解的父亲的姿态。

所以是这样吧。就算剩下的时间真的没剩多少了、也不用担心昴是否赶不赶的上。

然后实际上――、

「――蕾姆、抱歉迟到了！我回来啰！」

昴像是要跌倒似的飞奔进家中、是在剩五分钟就要换日期的时候――正确来说就算祝福的时间只剩五分钟、也算是有好好的保护约定。

「昴君、欢迎回来。但是、那么吵是不行的喔。利格鲁和丝碧卡已经在睡觉了、如果把他们吵起来太可怜了。」

「啊ー、抱歉抱歉。因为我也太过亢奋了……」

从犒劳到责难的蕾姆的话、可以听到昴慌慌张张道歉的声音。

听着脱下鞋子走进家里的脚步声、利格鲁在被子里翻了个身。

在躺到棉被理的几分内，虽然有好几次重覆从睡着到醒来、但担心的事情也都收拾完了终于能好好睡觉的样子。

想到明天要做的事、不能不像母亲说的那样要早一点睡才行。一直到今早都还在忧郁到不行才对的明天的活动、现在却有种等不及的感觉。

那一定是因为、明天的活动和母亲有约定的关系――。

「蕾姆、虽然太晚了很抱歉，但实际上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今天说事工作不如说是因为有私事所以出门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私事、吗？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有喔。虽然你可能觉得不太特别就是了。」

微微歪头、真心似乎想不到事什么事的母亲的模样在眼前浮现。不事只有太小看自己而已、也有轻视自己的坏习惯。这样说起来，说不定不用隐藏礼物的事也说不定。

因为蕾姆就是那样的对自己的事无所谓。

「虽然只剩两分钟，但收下吧。――生日礼物。」

「生日……啊」

听到昴正式的话语，微笑的蕾姆的声音到一半就断了。

终于理解是什么事的同时的加与减、似乎正在困惑要呈现哪种感情的样子。

「――――」

恐怕是母亲接过父亲给的东西，困惑着游移着视线。然后迫不及待的将合子打开的应该是昴吧。

随着箱子打开的声音，能知道蕾姆看到里面的东西后小小的吞了口气。

「这是……」

「石榴石……虽然不知道要怎么叫、就那个吧。偷偷的为了今天存了钱准备的。不、其实、让我紧张了一把呢。明明不这天送到就没有意义，结果龙车在途中折返了。」

「――――」

在说着辛苦过程的昴面前，蕾姆保持着无语的样子。

注意到蕾姆这样的反应、昴微微苦笑的粗鲁的抓了抓头。

「总想要送你什么实体的东西。十年、得到了一起过的时间。是生日、也有节分、再一次跟你说请多多指教很相配吧？」

「……蕾姆这样真的好吗」

「嗯？」

「蕾姆这么的幸福、真的好吗？」

听到的声音颤抖着、利格鲁翻了个身、偷偷的朝两人方向看去。

虽然是隔壁的房间但透过半打开的拉门可以看到对面的房里的样子。

「生日……完全忘记了。因为、那样的……没有被祝福的资格、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

「蕾姆将同一天生日的姐姐大人放着、像这样……明明知道、那是多么过分的事」

「嗯、什么都说出来吧。我会好好听的。」

「――呜。这么的幸福真的好吗、一直、这样的想着」

呜噎声，虽然在几小时前也听过同样的声音，但比起之前的蕴藏罪恶感的色彩更加浓厚。

从母亲的嘴说出的听不惯的单字，对那个有点感到吃惊。姐姐大人、暗示着过去的发言，但是、让利格鲁惊讶的是，超越儿子的想像充满危险、父亲和母亲沉重过去的这件事。

「还记得罪恶感、那是没办法的事我知道。我也、一样。」

「……是的。」

「但是、我并不觉得那样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好的。就算知道是将错就错、知道是逃跑了，逃走后得到的东西我也不想当成是坏的。」

「……是的」

被这是平常无法想像的、真正认真的昴的声音吓到了。

能感觉到好几次点头同意的蕾姆的声音也和一直可靠的母亲、一直超级偏袒父亲的母亲有什么地方不同。

在那里的是共同拥有重要的回忆和羁绊、只是男女的两人。

「不管是住在这个城市也好、利格鲁和丝碧卡也好、因为发生了各式各样的事情才有现在的我和你。希望有个东西能当作连结着幸福的证据。那就是这个宝石。」

「――――」

「要是、你要接受这个还觉得辛苦的话、我不会说希望你马上将这个戴在身上。就算是放在一旁也无所谓。但是、只有丢掉请饶了我吧。我觉得那是、不能做的事。」

轻诉着、看着一歩、一步朝自己走近的昴，蕾姆什么话也没说。

昴怯生生地伸出手时，蕾姆抱住他的手腕就这样靠到他的怀里。然后抱着蕾姆，昴温柔的抚着她的头。

抚着她的头一阵子、将脸埋进昴胸膛里的蕾姆小声的说道、

「今天，利格鲁说了。」

「嗯」

「蕾姆是……世界第一的母亲」

「啊啊。不知道吗？」

「……是的、我以前都不知道」

对利格鲁对蕾姆吐露的话语、昴像是没什么事那样的回答了。

对于那样简单的回答、蕾姆的脸小小的绽放了微笑。

眼泪从眼角溢出、从白皙的脸颊上滑落。

和眼泪一起、她胸口内纠结在一起的、幸福感和罪恶感互相冲突中所衍伸的、用言语说不出的感情似乎被洗清了。

「之前、曾经说了吧。蕾姆在利格鲁出生时松了一口气。」

「――――」

「和昴君之间有了绝对不会消失的连系、所以安心了。想着成为了家族所以松口气了。我是个讨厌的孩子」

「我哪会讨厌阿、很普通啊。讲我的妻子坏话，就算是我的妻子也不允许喔。」

「……呵呵。那个、真的利格鲁也说了一样的话喔。」

「哎？那个家伙、说了蕾姆是自己的老婆？那也太恋母情结了、有点恶心吧……」

「不是的。虽然利格鲁有说过丝碧卡是自己的新娘就是了。」

「那家伙是恋妹情节的范本啊」

虽然被说着对他来说的不名誉的对话、但利格鲁还是沉默着任由对话从身上流过。

就这样、交换着回忆的笑容、然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的蕾姆从昴的胸口内侧向上看向他的脸。

「蕾姆觉得是自己任意的、一方面的爱着。因为一直没有自信，所以才会拼命的展示喜欢你这点。」

「真是超级笨蛋呢」

「是的、是超级笨蛋。――那个被利格鲁说了。」

觉得有些害羞的蕾姆笑着、深吸一口气。

然后蕾姆抚上昴的胸膛、手轻轻的压着他的身体向后退，在两人之间隔了一步的距离。

「昴君、谢谢你的生日礼物。――可以帮我戴上吗？」

「……可以吗？不用急也没关系喔？」

「不是的。是相反。蕾姆早就已经到了终点。所以，想要拿到那个奖励想要证明而已。」

「证明？」

「――蕾姆是被世界第一的丈夫、世界第一的儿子和世界第一的女儿围绕着的、世界第一幸福的女人这件事。」

坦荡荡的，一直没有自信的蕾姆用自信满满的声音和表情说了。

那个内容让昴愣了愣、马上微微一笑。

笑着挺胸的蕾姆。看着妻子那样表现出的态度昴满足的点点头、拿起她伸出的手掌上的宝石、那是被镶嵌在项链上的垂饰。

然后、

「爱着你喔、蕾姆」

「是的、蕾姆也爱着你。昴君」

项链围上了颈子、红色的宝石在蕾姆的胸前闪烁着温柔的光芒。

看着红色的宝石、两人互相微笑、之后慢慢的朝对方的脸靠近――、

「――真是的」

看到这边作罢、利格鲁翻了个身背对隔壁的房间。

这之后双亲恩爱的举动如果看到的话会削弱神经的、不识时务。

父亲和母亲和睦的、幸福的生活着。这样不是很好吗。

而且在这之后也都不会改变、是菜月家的日常。

「――――」

横躺着、利格鲁看向和他睡在同一个房间的丝碧卡的床。

被采取了翻身对策的、昴说的所谓的婴儿床上睡着的丝碧卡、像是读懂了气氛一般没有在夜里嚎哭、打扰两亲的幽会好好的睡着。

今天是母亲的生日、又或许是已经换了日期了吧。

就算是如此、明日或是今日的节分――有些型式不同的、鬼为主角的日子。

对母亲来说不管是昨天也好明日也好或是今日也好、都是主角的一日。

在眼前最重要的是――、

「在节分活动，我必须要证明我是世界第一的儿子这件事。」

想到要证明的难度、利格鲁在被子里叹息。

但是那和之前沉重郁闷、情绪低落受到打击时叹出的气不同。

――在明日晴朗的天空下、怎么演出最棒的鬼这件事、抱持着健康的想法睡去了。

《完》

注：按时间顺序建议阅读完本篇后去看动画全卷BD特典蕾姆if：https://tieba.baidu.com/p/5147477115

『fortune·fish head tree』

# （大概是立春，**柊鰯；感兴趣看看**

#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40810/>）

赞助：[@HenTaiPP](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HenTaiPP&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故意切线阻挡](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6%95%85%E6%84%8F%E5%88%87%E7%BA%BF%E9%98%BB%E6%8C%A1&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寒冰牛仔](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5%AF%92%E5%86%B0%E7%89%9B%E4%BB%94&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黑白熊](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9%BB%91%E7%99%BD%E7%86%8A&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zmy240](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zmy240&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翻译：[Iti-Tan](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hhh0578&ie=utf-8&id=tb.1.d2468355.eKo157PL68Q1SQ_bHR-P7g?t=1434520738&fr=pb"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5122585336?pn=1)

1

更新停滞了真抱歉！一个月之内还是不行！

等12卷和光盘特典的蕾姆IF结束以后，大概，能开了吧！

这个先放一边，每年管理的「节气EX」更新了。

撒豆子和惠方卷，再加上这次新用的『柊鰯』，节气梗差不多要用完了。

本来是打算在去年的EX就把节气梗用完的。

但人生不如意事之八九……

因此，这次的事情是从本篇第三章52话开始分歧的。

2月3日更新的故事是完全独立的，所以请一边享受以前的剧情，也关注一下这次的故事。

更新，再稍等、稍等一会。抱歉。

======================================================================

虽说每年都是——打从心里认同了这是每年惯例的自己感觉真是讨厌，而每年惯例的那一天今年也在逐渐走近。

「看到日历上的日期越来越近，感觉格外地可恨啊……」

带着叹息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一位脸上带有与他年龄不相符的疲惫与达观的少年。

他蓝色的短发随风吹起，一双吊梢眼目光贯穿世界，身着卡拉拉基传统的和服。

他正是，在卡拉拉基都市国家，第二都市的巴南被人歌颂为『节气之王』的，菜月·源（1）

（1）ナツキ　リゲル：看昴的名字不是取自昴星团（Pleiades 简称M45）吗，于是想了想他儿子的名字音译也太奇怪了。于是查了一下是参宿七，看了一下发现有个「和名」，上面昴星团的和名就是すばる，也就是昴。于是看了看リゲル的和名是叫「源氏星」，于是按照语感取了第一个字源。

「太丢人了……！」

『节气之王』把短小的手臂抱在胸前，哀婉般地仰天长叹。

从几年前开始『节气』这种行为扎根这座都市，每年每年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向源袭来。他在这这一连串的苦难下成长，不知不觉间这位少年被推上了『节气之王』的位置。

现在源只要走在巴南街上，不管是不是节气的日子都会偶尔有小孩跑过来洒他一身豆子。他们似乎不懂这个活动的意义。看在他们是孩子的份上不和他们计较，而看到这一幕的父亲也会放声大笑出来。

总之，『节气』这个惯例已经成为了巴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对源来说也是——姑且不论心情如何——对源来说也同样是无法缺少的一部分。

虽然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提出这个事情的人是源的亲生父亲，但最大的要因还是在于家人——『节气』是一个和鬼有关系的节日。

而继承了母亲『鬼』的血脉的源以及最受疼爱的妹妹，和鬼可是永远脱不开关系了。

因此「节分」，在源的菜月昴家里是不可缺少的例行节日。

所以不管是撒豆子——源是被撒的那一边——还是必须要沉默着吃完巨卷的惠方卷，又或者是要扮成鬼的样子在大街上逃来逃去，他都能接受。

可是，可是，啊。

「父亲，梗也差不多用完了吧……」

「——喂！源！你要在哪里装深沉到什么时候啊！我可是相当依靠你的战力的啊！快过来！帮忙！！」

就在源无力地垂着双肩，像这样发着牢骚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呼唤源的声音，而且听起来情况还相当紧急，源不情不愿地转过头去。

——摩格雷德大喷口的水边，半裸的父亲正在拼命挥舞着双手。

他浑身上下湿了个透，平时日天的黑发完全垂下，变成了一起洗澡时候看到的模样。父亲把没用的上衣脱掉，露出了有一定锻炼的上半身，再度喊道。

「有一大群要来了！长老说的是对的！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啊！源！快过来！」

「知道了！知道了啦！」

在这里还是见死不救以保其身比较好吧，不过源结果还是用力挠着自己的头，向父亲那边拿走了过去。

源淋着从万里无云的空中降下来的水花，来到了轰轰地喷水不停的摩格雷德大喷口前。

——今年的『节气』，有着不一样的滋味。

「不对，惹我厌烦这点还是和以前一样啊！」

「源！源先生！?快点！把角弄出来！抓住渔网！抓紧了别放手！」

「吵死了——！！」

源听着父亲那不知是认真的还是在耍人的指示，站在大喷口的深渊前，定睛凝视着卷起了水涡的睡眠，确实看到了无数的鱼影子。

「————」

源用力抓住渔网的一端。额头上一阵炽热，意识在瞬间的空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过度的爽快感。

身体汲取大气中的魔力使得力量无限地增长，年方十一的菜月源矮小的身躯里，存在着与他的幼小并不相称的鬼神臂力。

「唔啊啊啊啊啊——！！」

源的纤细手臂发挥出超常的臂力，一口把渔网拉了起来。利用细铁丝制作成的渔网，支撑住了鬼的力量，成功完成了任务。

「干得好！源已经成了！我们也不能输啊！各位，站稳了，一口气拉上来——！！」

「一————二————三！！」

紧接吹响反击号角的源，父亲——不，不仅仅是他。

和他一起，巴南里的有志同志也一同跑到渔网前，和源同样发挥出各自的全力，拉起渔网。鱼影为了逃出渔网纷纷掉头散去，然而它们已经身陷恶魔的陷阱。是逃不掉的，也不可能放它们逃。

「你们……也老老实实，为了「时节」牺牲吧——！！」

他们，是同样因为「时节」而被迫遭受不意苦难的同志。

其他人、其他大人的感情是不知道。但是，至少。

——至少，我会发自内心，予以你们同情，然后带你们一同上路的！

「唔哦哦哦哦哦——！！」

咬紧牙关，拼尽全力征收它们的性命。

紧握渔网的掌心十分炽热。从额头上留下的水滴也不知是大喷口的水还是自己的汗。

只是，绝对不会放开这双手，仅此而已。

——为什么事情又会变成这样，这要追溯到几天之前。

※　※　※　※　※　※　※　※　※　※　※　※　※

「那么，请问「zhong ruo」又是怎样一种活动呢，昴君」

在这个消息被郑重发表后数分钟，一名女性从厨房回到了起居室——她有着蓝色的长发，面带美丽而温柔的表情。身着浴衣，胸前还抱着可爱的黑发婴儿，挤进空间本就不多的暖炉来到昴的身边。

自不必说，这位就是源的母亲，昴的妻子，菜月·蕾姆。

在厨房收拾好午饭以后，蕾姆在不吵醒人的情况下轻轻地抚摸着吃饱了以后就开始午睡的女儿——菜月·真珠（2）的小脑袋。

她听到了父子间的对话，似乎也是头一次听说昴口中『柊鰯』这种奇怪的节日。这种事情在基本上无话不谈的菜月夫妻之间很少会有。

（2）ナツキ　スピカ：这个北极星和上面的源同理，不太想音译，于是查了发现是青龙的角宿，而在日语里则被称为「真珠星」……于是虽然这个二择很不爽，所以虽然名字变成两个字感觉破坏了和谐性还是选择看起来比较像女性名字的这边。

「这个问题问得好，蕾姆。所谓『柊鰯』，就是继撒豆子和惠方卷之后，节分计划的第三弹。虽然不可否认这个计划和以往的比起来会有些平淡无奇，但是相对的，在这种利益之类的地方毫不含糊所以推荐有足够自信的人前来参加」

「原来如此，不愧是昴君。确实，撒豆子和惠方卷都是，对女性和老年人来说参加起来可以想象会觉得很麻烦。收拾豆子，吃巨卷都感觉不会很开心……真是目光独到」

「啊，是啊。这么一说确实是呢。……啊啊，是的呢。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这个！」

「是！那么，『柊鰯』是什么？请问要让源被怎么样呢？」

「喂，感觉突然好想让妈妈感冒一下啊……！」

蕾姆把『节气』、『源』和『受害』画上了等号的这句话，让源抱着头悲叹起自身的不幸。不过，昴对蕾姆的话说着「啧啧啧」摇起了一根手指予以否定。

「蕾姆和源都太心急了。这次的活动对源是零伤害。『柊鰯』只是一项简单至极的工作而已。无须担心」

「是，这样啊。……好的，明白了」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寂寞啊？呐，妈妈，妈妈？」

「开玩笑的。别这么认真，源」

看到立马从一脸的寂寞恢复成了平时表情的母亲，源什么也说不出口，一脸意味深长的表情。在母子间的交流后，昴拍着手喊道「好了好了，注意这边」。

「一言不合就歪楼可算是菜月家的坏习惯。以后改过来吧。那么，关键的『柊鰯』，这比撒豆子还要简单多了。只要用柊树的树枝插到烤沙丁鱼（3）鱼头里，然后挂在玄关上就行了。很轻松吧？」

（3）沙丁鱼：鰯就是沙丁鱼，也叫鰛。

「沙丁鱼？」

「柊树？」

相对于满脸得意进行说明的昴，蕾姆和源则是各自歪起了头。

昴说的「沙丁鱼」和「柊树」都是他们没听到过的单词。不过名字就是『柊鰯』，听起来确实是很直截了当。（4）

先不管自顾自给出了解释的源，昴双手抱胸同意道「我懂」。

（4）虽然翻译的时候用了两种写法。不过在日文里沙丁鱼的汉字写作「鰯」，发音是一样的。

「如果是以前的我，肯定会说『糟、糟了！在这里不管是柊树还是沙丁鱼，都不存在的啊！』这样傻到爆炸的话，这可不行。我也是会学习的。我早就知道这边不会有了。所以方便点说，柊树就是树，沙丁鱼就是鱼。也就是说，这是个把树枝插到烤鱼上的习俗！」

「把树枝，插烤鱼上……这是，用来做什么？」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习俗是我脑子里知识海洋的最角落里挖出来的东西，能想起这个豆知识连我自己都想夸我自己……」

「原来如此，节分时候的豆知识（5）……昴君，太棒了！」

「这个，可不是我故意的啊！」

（5）节分……前面也说过了其中之一就是撒豆子。于是……豆知识……好冷……

纯真无邪的蕾姆打出的助攻让昴身受重创，在一旁的源则是念出了声。

把树枝插在烤鱼上——确实，和以往的奇特活动比起来十分独具一格而又出类拔萃，却也并不需要过多的身体活动。的确，不会给源造成伤害。

「那么……」

「对此，源总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

「别个人加上奇怪的内心独白啊！才不是啊！虽然是觉得作为老爸的主意还真是和平，但这个和那个是两码事。用树枝插鱼，不是正好吗。就迅速地解决吧」

「哦哦，真积极。你也终于承认，『节气』是菜月家不可或缺的习俗了吗。……免许皆传了（为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6）」

（6）作为一个音游狗，我很想保留免许皆传这个字眼。毕竟「皆传」，不过考虑到可能一般人很难看懂，还是放上了一般的翻译。

「是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那么？要准备什么？」

「等、等一下。别看我这样，好歹也是『巴南文化振兴会』有头有脸的人物。从去年开始就煞费苦心做好了准备」

昴故作有远见地笑着。对此源感叹地发出了一声「诶—」。

『巴南文化振兴会』，是不知什么原因接受了昴提出的各项谜之活动，为了在卡拉拉基内扩张，进而有一天化作世界规模的组织而日日夜夜做着无意义的努力的一群人。

而振兴会不知道为什么还很为人所能接纳，有关人士的数量增长得比源想象的还要快，这让源感觉世界在崩溃，不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总之，有『巴南文化振兴会』的协助，的确是没必要借助家里源和蕾姆他们这些少数精锐的力量了。不管做什么，准备和活动人手是最重要的。

去年整座城市撒豆子的活动，也是受到了周围人的广泛协助才得以举办的。

「所以，我从去年开始就虎视眈眈，拼命寻找和沙丁鱼柊树相似的鱼和树。虽说要找到完全相同的很难，但也要准备尽可能相似的以表诚意。万一效果改变，祝福变成了诅咒就麻烦了」

「这么说，听起来是找到鱼和树了？」

「正是。还就在身边……而且，很容易抓到」

于是，昴离开暖炉伸手摸向自己的腰际，缓缓抽出插在裤子上的东西，然后，在暖炉上展开。

那是地图。那是适度精细地描绘着卡拉拉基都市国家的地图，上面混着相当随意的手写记号，右下角有着『菜月·昴』的签名。

随后，昴指着地图正中的一点——，

「目标是摩格雷德大喷口，在这里我们要的鱼大量成群。而且，按照计划克拉格雷尔移动森林也会来到这个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喷出口。我们相信长老的情报，在这里埋伏好，然后将其一网打尽。——这就是，菜月家这次的任务」

「别理所当然的把我们也牵扯进去啊！！」

「啊！源，这样可不行！真珠要被吵醒……啊、啊——」

「唔哇哇哇哇——！！」

源对一脸骄傲的昴怒吼道，而蕾姆慌忙想要阻止他的时候一切已经迟了，被强行从睡梦中撬出来的真珠哭声传遍整个屋子。

——这就是『fish head tree作战』的前日谭。

※　※　※　※　※　※　※　※　※　※　※　※　※

——来谈谈摩格雷德大喷口吧。

虽然和星星之海，物见之台，乐园之端（1）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摩格雷德大喷口作为卡拉拉基都市国家的国土，是罕有的环境舒适的地方。

原本，卡拉拉基都市国家风土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遍布全国的沙漠地带，以及众多的虽不及沙漠却也自然环境欠佳的干燥地带——这么说来，和自然环境舒适的鲁古尼卡、波拉奇亚帝国不同，是个和万年冰雪覆盖的古斯提科王国在别的意义上环境险恶的国家。

（1）星の内海、物见の台、楽园の端：梅林的宝具语音。我不玩FGO，姑且查了一下有没有官方翻译……

因此，卡拉拉基在被统合为都市国家以前，各自的小国都在争夺肥沃的土地。虽说那种情况自从国家被一名英雄统一之后就没有发生，却也不意味着自然环境有什么戏剧性的改善。

贫瘠的土地仍旧贫瘠，就是肥沃的土地也没法说是很肥沃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要摸索出某种生存之道。

既然没法依靠自然环境，最终卡拉拉基都市国家选择的生存之道，是推进全国的商业活动——贸易发达的卡拉拉基都市国家就此成型。

那么，事情回到摩格雷德大喷口上。

在这样的卡拉拉基都市国家里，之前也说过摩格雷德大喷口附近的地区环境堪称特殊，但具体要说哪里特殊，就是仅有这块地域，会定时有降雨。——而且，间隔绝不会发生变化。

光是这点，对卡拉拉基的国土来说就很是珍贵。

摩格雷德大喷口一眼看去像是一片宽广的湖泊。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湖泊，而是一个通往大地最深处，直穿最底部的巨大空穴，而填满这个洞穴的则是『大瀑布』。

而这个大瀑布会定时将水喷上天空，把雨水撒向数十千米，有时数百千米内的一圈地盘里。多亏这个，摩格雷德大喷口有着附近难以想象是在卡拉拉基境内的绿色生态，是国内的宝地。

第四都市「弗斯米」是离摩格雷德大喷口最近，最受其恩惠的都市。

而这次，昴率领着『巴南文化振兴会』在弗斯米都市长的支持下，开始挑战摩格雷德大喷口的『沙丁鱼抓捕任务』。

有传闻说这次协助的背后，是弗斯米见巴南近年因为活动的关系业绩步步高升，所以也想来分一杯羹。然而这件事不仅没有传入孩子的源耳中，也没有传入大人的昴耳中。只是大人物相互牵制的闹出的事情。

话说的有点多，不过这只是开头——是在摩格雷德大喷口奋斗的源下，『巴南文化振兴会』战斗的概要。

——也就是说，物语是从这里开始再度起步的。

※　※　※　※　※　※　※　※　※　※　※　※　※

「唔哦哦哦哦哦——！！」

渔网扔进摩格雷德大喷口，成功捕捉到大量的鱼影，鬼力全面开放的源全力叫吼道。

好漫长，这场战斗是如此的漫长。在抓住网以后，到现在感觉时间过得越发缓慢，源拼命地拉动着网无暇顾及其他。

以前，他和昴一起去钓过鱼。

不管是昴还是源都没有什么钓鱼的兴趣，源只是被突然想要做一些亲子间交流的昴恳求，迫不得已才带昴去在学校里传言甚广的钓坑的。

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演变成源和钓坑里的主人互相扯锯的状况，和前来抢夺钓饵的湖主进行了两个小时多的格斗。不能小看鱼。它们的生存本能，有时候会绽放出比身躯比自己大上数倍的源还要耀眼的光辉。

而这些被缠在渔网中的银色鱼儿也是同样——不对，单独一个再怎么说也不可能和湖主比，但数量差太多了。

无数的鱼影，数百，或是这数倍，甚至是超过这个数量的生命正在闪耀着，其惊人的力量让咬紧了牙关的鬼都没法拿到哪怕一步的优势。

「加油！加油，各位——！！」

「一二！一二！一二！」

就在拼命的源身后，昴和同行的振兴会的大人们也同样在拉着渔网的边沿。他们那不知道是认真的还是在搞笑的声音是让源大大走神的主要原因之一。

——话说，姿势没摆好。身体能再压低一点啊。啊啊，但是利金斯先生会腰痛所以不行。话说，我为什么要来啊。在家休息不好吗。

「总不能只让你们在这里耍帅啊」

「利、利金斯先生……！」

「嘿嘿，我这才正要发挥……唔啊啊啊啊！！我的老腰！！」

「利金斯先生—————！！」

利金斯刚露出深藏不露的微笑，改变了姿势，就脱离了战线。有一就有二，紧接着一个又一个大人被迫退出了战局。

理由基本都是败给了年龄。

振兴会的成员大半都是想要通过活动和更多年轻人接触，迫切希望能够加强地域间羁绊的老年人。

而即便要从中选出最年轻的，平均年龄都会将近六十。

这在当下搏命互争的战场上，就意味着半个死人。

「不行！撑不下去了！长老！快带着伤员离开！在这样下去会出现死人的！」

眼见局势险峻，昴做出了苦涩的决断出声吼道。

如果受伤的人就这么死掉了还好，若是还活着就必定会需要人来救援。要让伤员远离这里需要两个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倒下了就会导致再减两个人，局势陷入负面的轮回，终于战线完全崩溃了。

事到如今，仍能正常抓住渔网的只有源、昴，再加上长老三个人而已。

「怎、怎么可能，这场战斗居然会演变成这样……对不住了，源。我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还把长老也卷了进来……」

「没必要在意。都认识这么久了，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听到昴痛苦的低吟，被水湿透了白色毛皮可爱程度仍不见减的长老摇摇头——他是幼犬人查莫夫先生。

放出豪言壮语说要游历世界，制霸七个沙漠的查莫夫长老就是提供了这次会有目标鱼群经过的情报的人。

作为提供情报的人，他也承担起了其中的责任参加了打渔——，

「但是，遗憾的是……我，似乎，没法和你们一起，走到最后了……」

「等、长老？长老——！」

回过头呼唤着查莫夫的昴瞪大了眼。连带着源也转过了头去，从视野里消失不见的查莫夫让他震惊不已。

查莫夫身为幼犬人，身高不过五十厘米。这在摩格雷德大喷口的激战中，不过和挣扎的鱼群激起的波浪高度差不多——他，直到最后都陪着他们，中途到底差点被冲走了多少次。

在这个瞬间到来之前，没有让周围任何人注意到这份挣扎的顽强，正象征着从他外貌上看不出来的冷酷生活方式。

「已经、已经、不行了……」

长老——自从年幼的时候，就来过自己家里无数次，早已熟识。

看到查莫夫从战线上退下，源的身上突然失去了力气。额头的角不再发光，少年的身体化作正常的人类，变回了十一岁的男孩子。

在鱼群生命的光辉面前，这就相当于举起了白旗。

「——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退下吧」

「……老爸？」

正在源打算放手的时候，身后的昴对他说道。他的意识被昴的声线所感染，一瞬间，犹豫起是否该放手。

回过头，昴全身都已经湿透，即便如此，仍旧用网缠着自己的手臂，出于绝对不可能放手的状态。昴对源点点头。

「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会留到最后，你就回去吧。回去，然后把倒在那边的长老也带回去」

「但、但是……已经不行了！放弃吧！渔网之后再陪一个吧！」

「我才不是因为心疼渔网钱才不放手的啦。我说过了吧。这是我的责任。『巴南文化振兴会』的工作，或许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这也是我的工作。——做父母的，怎么能在孩子的面前放弃工作啊」

「————」

昴的话让源说不出话。

这份意志很出色。出色到让人都没法出口质疑。

但是，没有胜算。在那一大群鱼面前就算想拉住也是没用的，连主力的源都不在了，昴一个人又能做的了什么。

不可能的。这场战斗，已经——。

「而且，你太小看人了」

「老爸……是说我小看了爸爸吗」

「我就算往好了看只是个废柴的大人所以无所谓。但是，你小看了的人说的不是我。……是蕾姆」

「妈妈？」

为什么，会在这里说出蕾姆的名字，这让源很是疑惑。

把至今为止的拉锯战看下来就能知道，这场以摩格雷德大喷口为舞台的打渔并没有蕾姆的参加。当然，这次是以全家旅行为名义来的弗斯米，但是，蕾姆和真珠并没有来危险的打渔这边，而是观光旅行一样地去『克拉格雷尔迁徙林』那边摘树枝了。

『蕾姆和真珠两个人会好好玩的，昴君和源注意别把膝盖擦去了哦』

相互祝福对方战斗顺利——虽说略微欠缺了些紧张感，但在那样的对话之后，很明显母亲和妹妹并不在这里。

因此源觉得昴不过是在用荒诞无稽的牢骚——。

「——不愧是是昴君呢，真了解蕾姆。好让人害羞」

「——！」

正打算说些什么劝昴放弃的源听到这个声音吓得一跳。不应该听得到的声音，不应该在这里的人，却悠悠然地在这里现身了。

蓝色的长发被简单地缠起，浴衣的袖子为了不碍事而被卷起，如此来到昴的身边伸手拉住渔网的女性——正是蕾姆。

她的登场让源哑口无言，昴随即开口一笑。

「抱歉，蕾姆。情况很危急」

「是。昴君只要一离开视线范围肯定会变成这样。这么一来，不能让昴君离开蕾姆视线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这份爱好沉重！但是，帮大忙了」

夫妻齐心协力抓住渔网，蕾姆咬紧牙关双手用力。仅仅如此，就十分干脆地把将要输给鱼的渔网给拉了回来。

但是，即便如此，劣势还是劣势。即便这时候再加上源，也没法改变这个劣势。本来这个战力差距打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扭转。哪怕母亲奇迹般地加入战局——，

「源，抓住这根绳子，准备好」

「诶？」

「接下来，昴君和蕾姆……爸爸和妈妈要两个人撑住网，源注意不要错过时机。——这可是，让真珠看看自己哥哥帅气一面的好机会哦」

源一脸疑惑地按蕾姆说的，没有撑住渔网，而是抓住了和渔网相连的绳子，开始仔细环视起周围。

「现在正是体现男人的时候。这可不能输啊」

「等、长老……！」

「我也来了……！」

「利金斯先生！还有其他的各位！」

就仿佛要抹去担心双亲撑不住的这份不安一般，聚集而来的伙伴们再度一齐抓住了渔网，用气拉了起来。虽说只能算半个死人，但只要还有一半活着就有意义。现在正是时机。

「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

源在口号声的干扰下拼命瞪大了眼。在大人们吵死人的声音里，突然有什么——对，仿佛听到了地震般的声音。

这或许是摩格雷德大喷口要喷水的预兆。——不对，并非如此。地震的声音并非从喷口内，而是从外面传来的。

那是——，

「克、克拉格雷尔迁徙林……！」

为了水源而迁徙的克拉格雷尔迁徙林——这片绿色，随着地震声，尘土飞扬地向这个方向行军过来。它们就这么打算从大喷口的旁边路过。

源慢了一拍地瞄准了其中最前方，行军在最前头的那棵大树。

「源，就是现在！」

母亲的喊声，无可置疑，源立马把绳子头上的绳环扔了过去。

绳环套住大树的粗大树枝，扯动起渔网。

——鱼群生命的光辉，在大自然的面前终将暗淡。

※　※　※　※　※　※　※　※　※　※　※　※　※

星之内海以下略。

克拉格雷尔迁徙林是在卡拉拉基都市国家的苛刻环境下，以摩格雷德大喷口的水源为中心产生的一种特殊神态——是对不扎根于地下的森林的称呼。

已经说明过摩格雷德大喷口喷出的水是这片地域的水源，但定期必定会喷出去的水，灌溉到的土地范围却不尽相同。

其中特别会受到风的影响，在季节风的影响下有些土地的降水量就变得稀少。人或是动物这样的生物还能看情况进行调整，但是傍水而生的植物却不行。而当然地，对于一旦水没有及时送到就会枯死的植物们来说，摩格雷德大喷口的水直接关系到它们的性命。

话虽如此，植物们却无从诉说，它们并没有嘴。因此适应环境的生存能力在此起效，树木们最终完成了进化。

「既然这片土地上水分不足，那移动到有水的地方去不就行了吗」。

而就这么诞生的迁徙林——最开始发现的人类为其取了『克拉格雷尔迁徙林』这个名字，这些富有活力的树木们，以摩格雷德大喷口水洒到的马高利亚高原为中心，一年到头，全年无休地不停地移动着。

也不只是是不是因为如此生命力旺盛的关系，迁徙林的树木作为木材品质很高，但是它们不会安札在一处不动所以采集起来也很困难，再加上若是挡在前面会被毫不留情地碾过去，所以它的伐木业以玩命出名。

迁徙林的这种特性，这次发挥出了正面的功用。

人力无法战胜的话，就借用大自然的力量。

「迁徙林前进的方向就是大喷口，所以似乎能够慢慢和昴君你们汇合的样子，一开始就说过了」

「如果蕾姆看到离开渔网的人在帐篷那消沉的模样，应该会注意到然后过来帮忙的……这就是我真正的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哪里计划了？这不完全德式背摔扔给了妈妈吗！」

「说的真难听。嘛，总是结果还是爱的胜利吧」

「昴君……」

「刚才那句话有那么好吗！?妈妈太宠他了啊！」

打渔大丰收的一行人走上了回家的路。

在路上，一家落汤鸡正在讨论着这次的胜因，但源完全无法接受。

蕾姆的参战，以及让克拉格雷尔迁徙林来拉渔网的计划收效颇丰，把大喷口里的大量鱼群（昴将其明明为如鰯）拉了上来。

事实上在那之后，这次又是疾走的迁徙林把渔网连带着鱼也一起顺手牵羊了，为了追上迁徙林夺回渔网又是一场鏖战，这里就忍痛割爱跳过吧。

总之，平安拿到了鱼，柊树枝也利用从迁徙林中砍倒的一棵树确保了足够的量。

就这样，昴口中的『柊鰯』至此已经准备完成。

「这不是比撒豆子和惠方卷还要过分了吗。甚至还出了一趟远门，搞得这么累」

「啊啊，长老他们甚至都命悬一线了。不该做不习惯的事的」

「真是的，太吃苦头了莫。以后，绝对不干这种事了莫」

源叹息道，昴也苦笑着表示同意。

在两人视线的前方，查莫夫正在优先地咬着甜叶子。

幸好，在那样大负担的工作下没有人受伤，受害数为零。所有人都沉醉在这片空气中，腰痛也由蕾姆的治愈魔法痊愈了。

于是全员意气昂扬地凯旋，之后应该就是讨论鱼和木材的分配了——，

「那边就不归我管了。我们就一家人来分享一下这次旅行的辛劳吧」

「是的，这就是旅游的醍醐味呢」

「旅游的醍醐味是诉说旅途的艰难来着……？」

源对这微妙的常识感觉到了危机，正逗着最受宠的妹妹以作为对自己跨过了九死一生的奖励的他一脸不悦。

年方一岁的真珠最近开始会自己走路了很是活泼，而且在极少时候会叫源「哥哥（にーに（1））」简直天使。

（1）姑且给个读音感受一下，这个发音是（ni—ni）。

「叫得一声是哥哥，这可是我终生的宝物啊」

「你也真是妹控到没救了啊……」

「哎呀，在哥哥和妈妈之后才被叫的那什么好像在说些什么呢，真珠，败家犬的叫声听起来还真是愉悦啊。哈哈哈」

「咕呜呜……」

「请冷静下来，昴君。偶尔也需要让源体会一下优越感才行。而且，在蕾姆心里昴君是第一位」

「又这样宠他……」

蕾姆温柔地安慰着失落的昴。司空见惯的场景让源不满地鼓起了嘴。蕾姆见此轻笑出了声，

「哦，怎么了，蕾姆？」

「没，只是觉得，果然不管出门去哪里蕾姆和大家都是在一起的呢……这么一想，感觉有点开心，不自觉笑出来了」

「……这样啊这样啊。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那全家旅行看来是做对了。嘛，有点公司的福利旅行里带上家人的感觉就是了」

昴见蕾姆用手挡住唇边露出的幸福笑容也微笑了起来。见到他们的笑容，源也隐隐约约感觉自己似乎能够理解一点父亲的心思了。

新的祝贺方式『节气』，以及为了准备而出的远门。

当然，要举办『柊鰯』这样奇怪的活动肯定是需要一点程序没错。但只是鱼和树枝的话，应该用什么都能够代替才是。

但是，他却反而立了一个要出远门的计划——，

「文化振兴会能够着手新文化的推广很开心。弗斯米的大人物们学习到了巴南的做法很开心。而，我们因为能够全家出来旅行很开心。一石二鸟，皆大欢喜。虽然欢喜的不是二鸟是三鸟」

昴漫不经心地笑着，然而他主要的目的其实是最后的一部分，这点只要看到他平时和家人在一起时候的样子一目了然。

大概，前两个方面的原因其实也只是因为没法放任不管吧，这种没法随便拒绝别人委托的性格可真吃亏，源事不关己地这么想着。

「————」

蕾姆欣慰地望着昴的微笑。

母亲肯定早已看透了父亲的内心吧。所以才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对说要乱来的父亲，反而甘心乐意地陪着他一起。

「长老，长老，能问个事吗？」

在距离这场名为父母间交流的秀恩爱稍远处，源向正对着太阳晒干毛皮的查莫夫问道。查莫夫说着「莫？」回过头来，他可爱的圆眼睛望着源。

「怎么了莫？」

「这个季节，弗斯米有没有什么特产？」

「唔……」

查莫夫听到这个问题闭眼沉思了一会儿。随后，倏然证言望着昴那边，点点头。

「这个问题，昴也问了莫。毕竟是亲生的莫……」

「不，这种事情就算了」

「真不可爱莫。这个季节，在弗斯米的话……是有名的『白雪樱』盛开的季节莫」

只有位于受到摩格雷德大喷口滋润的土地上的弗斯米，才能栽培出这种非常娇贵的植物。

树木的叶子全部变成雪花般的白色花朵——源虽没有见过雪，但也能想象到肯定会很壮观。

也想象到了昴正是因此以『节气』为由，为了让『生日近在眼前的某人』看到这个风景，所以计划了这次家族旅行。

「说出来就太不懂风情了。要保密莫」

「我是不会说啦……但是，妈妈大概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么说了莫。你以后要找老婆也要找那样的才行莫」

「要把真珠养成和妈妈感觉有些抗拒啊……」

「莫你，就这么理所当然地要娶妹妹，疯得让人战栗啊」

查莫夫小小的身体颤抖着，望着源的目光露出了莫名的畏惧。对他的视线很是意外耸着肩的源，被真珠轻扯了一下脸蛋。妹妹真可爱。

「喂，源和真珠。过来一下。有话要说」

就在源他们话刚说完的时候，昴喊他们过去。查莫夫听此用下巴示意道。

「好了，快去吧。我也不会做出打扰家庭团聚这么不解风情的事莫」

「啊，谢谢，长老。那么，之后再见」

挥挥手，查莫夫露出惹人怜爱的笑容，摇着短尾巴，踩着娇小可爱的步子离去了。

见他离去，源也回到了双亲身边。只见脸颊赤红一如既往的蕾姆，和自信莫名爆棚一如既往的昴。

「咳。实际上呢，源。接下来，我像让蕾姆和你们看个东西」

这种装腔作势的语调，之后会说什么，可想而知。

「————」

昴在发表结果前顿了一下，源微微瞟了蕾姆一眼。

和孩子们面对面，双目放光的昴并没有留神身边妻子。微笑着的蕾姆注意到了源的目光，深处一根手指抵在唇边，给出了「嘘—」的暗号。

说出来就太可惜了，指出来就太可惜了，完全了解。

源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真珠模仿他，也耸了耸肩膀。

「这次全家出来旅行，其实并不单单是为了钓鱼和与作（2），而是——」

（2）与作：歌名，最有名的是演歌歌手北岛三郎在1978年发售的版本，查了一下歌词，第一句就是「与作在砍树」

在这样的孩子们和妻子的包围下，还觉得自己事情藏得很好的小丑黑幕，光明正大地披露了这次家族旅行的最后一个计划。

※　※　※　※　※　※　※　※　※　※　※　※　※

——来谈谈克拉格雷尔迁徙林吧。

『白雪樱』的观赏会就不细说了。

只是，弗斯米漫山遍野的鲜花，实在是蔚为大观，总之就明说了他们对这片风景很是享受。

那么，关于作为家族旅行计划的一部分有着其必要性的新节气风俗『柊鰯』——，

「唔——，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就算是用我的眼睛看都能看出来啊」

「你的眼睛意外得瞎啊！少废话，老爸也快点动手！」

一大一下两道人影大喘着气在巴南的大街小巷里来回奔波——说白了，就是菜月家的男丁，昴和源两个人。

他们分别戴着一绿一红烫发一般的假发，身穿黄黑纵条纹的背心和短裤。手上拿着利用柔性材料制作，带有塞棉的突刺的法杖。古朴而又美丽的新时代鬼风。

若要问两人穿着这种一目了然的鬼装，到底在做什么——，

「能够试一下柊鰯是好……但没想到，居然会给街上招来猫鼠灾害啊！」

「想都知道肯定会这样吧！这样光明正大把食饵挂在那里，野猫肯定会扑过来的吧！」

源怒吼着，从另一个设置点上把挂在那里的烤鱼带树枝一起拔了下来，扔到了垃圾袋里。这样就二十了个，剩下的还有很多。

毕竟，把树枝和鱼挂在街上这种奇特活动可是在整个城镇里举办的。

「喂，源，别那么粗暴！这个，姑且是神圣的仪式，柊鰯可是一个感恩的节日啊。就算要处理，也要像这样，比如说好好找个地方埋起来，这样的感觉大概才行」

「好麻烦！话说别处理的那么随便啊！说到底……好痛！」

源对这种根本不讲道理的说法喊出了声，就在这时身后受到了连续的小攻击。回头去看发生了什么，之间脚下躺着小颗的豆子——是豆子。

而扔豆子的人则是面带笑容追过来的孩子们——。

「是、是捉人鬼！找到捉人鬼了！」

「糟糕！要被扔得满身是豆了！喂，那边的人！要怎么样才能从这里面……可恶！居然在吃惠方卷！」

源为了不被逼到思路，拼命寻找着逃脱的方法。正打算向路边的老人问路，却见他正在吃粗大的惠方卷。

那种状态下人根本不可能说话。只能看着他吃完惠方卷。

「类似事情，似乎在弗斯米那边也发生了，这个责任应该算哪边的？算我的吗？你怎么看，源？」

「只觉得好痛！现在，很痛啊！我没地方逃感觉很痛啊！会被撒豆子都怪你好痛好痛好痛！为什么只扔我啊！?」

好不容易稍微有点改观了，昴做事一直吃力不讨好。

被不停扔豆目带泪光的源，和身着鬼服的父亲一起在巴南的街道上奔跑着。

母亲和妹妹肯定正在家里向着惠方（1）吃着巨卷等他们回去。

到底能不能回收所有的『柊鰯』，平安回到家呢——。

（1）惠方：意思是吉利的方向，向着惠方吃卷所以才叫惠方卷。（具体方向和当年的天干有关系）。

「嘿嘿，源。你，跑步变快了嘛。我觉得好高心」

「吵死了——！！你倒是给我感冒啊——！！」

父子间的吵架声传遍天野。

这些都不过是卡拉拉基都市国家的角落里，日常风景的一个片段罢了。

《完》

# **『フォーチュン・セツブンホロゥ』**

翻译：L君  
校对：皓月星空  
出资：逗你玩hey(微博：蕾姆蕾姆应援会）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5541606688?red_tag=3280668361)

1

（标题注：这里的フォーチュン为Fortune，有幸运，命运的意思，セツブン为节分，即立春，ホロゥ为霍洛，re0世界观内的鬼怪，出现于外传中的一篇，正文中有详注）

======================================================================

好久不见的更新，很抱歉却是番外篇。

二月三日，节分惯例的EX.

这次的内容，Re0的动画BD特典小说『Re:从If开始的异世界生活』里登场的很多角色都登场了，不过即使是直接看我想也是能读的懂的吧。

那么，请尽情享受番外篇吧。

（本段来自长月达平）

======================================================================

那么就闲言少叙，进入主题吧。——今年也是、节分的季节要来临了呢。

节分、那是被称作『节分之王』的菜月·利格鲁，一年中最为恐惧的一天了。

对于卡拉拉基都市国家的第二都市『巴南』而言，从数年前开始的那个活动，现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奇祭的文化了。

——遇到鬼的时候就撒豆子趋散，朝着吉祥的方位吃惠方卷。柊鰯的缘由也是出自这里。

虽然如此，但具体是谁说的就不得而知了，这就是卡拉拉基的新文化，节分的概要了。

「今年会被做些什么呢……」

从学校『寺子屋』回来的路上，利格鲁将双手交叉背在脑后，不禁对于近期即将要到来的不幸活动叹了口气。

扮成鬼怪的样子，为了免于被猎人们的豆子泼洒追击而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利格鲁的主要任务虽然就是那样子的，但是说到底也是以当初想定的「撒豆」为标准所展开的情况罢了。

每年，根据利格鲁的父亲菜月·昴的提案，节分文化也是会不断向前进化的，所以被害的范畴早已不仅仅是局限于「撒豆」这种东西了。

一边看着幸运的方向，一边无言的吃着被称为惠方卷的大卷这一活动。

以及被称作柊鰯，将鱼头用树枝插入，再将其用来装饰玄关的这一活动。

身为活动策划人，以及『卡拉拉基文化振兴会』的代表的昴的发言是十分有说服力的，节分经过了几年时间之后，呈现出了魔改般的变化。

而且，由于这一方面的展出受到了不清不楚的情报所约束，再加上在人们之间的传言所导致的结果，让其内容逐渐地脱离了事物的本质。

结果而言，对于利格鲁来说，最后变成了自己在大街上以鬼怪的样子逃来逃去，受到豆子呀大卷啊，甚至鱼头的一并投掷攻击的活动了。

「不管是谁，完全没有理解节分的真正理念呢。而且，随意糟蹋食物。豆子的话也就算了，其他的东西掉到地上后还能吃的吗……！」

一边回想起节分时候的事情，利格鲁一边咬紧了牙根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前面也说过了，利格鲁绝对不是不喜欢节分这个活动的。

当然也不是那种，每一次都受到伤害，然后还能说出喜欢这样的被虐体质。

不过，无论是多过分的活动，这都是利格鲁的父亲所策划的。只是这以事与愿违的形态发生的变化，才是最激怒利格鲁的地方。

大体上来说，以这种肆意妄为的方式来享受，对于体会活动的方法来说才是下策之中的下策。这种活动，应该考虑到人心以及传统才对。

——打心底里讨厌着，但又认真拘泥于节分是否能够很好进行着，菜月·利格鲁的纠结体质也是天生所具的。

虽然是些废话，但每当快临近节分到来的季节时，巴南街道上的每家每户都会开始储存豆子。结果，错误理解节分宗旨的小孩子们，从家里拿出豆子，用豆子偷袭利格鲁的事情也经常多发。

从寺子屋回家的路途中，只要发现利格鲁的孩子就会兴奋起来，出现用豆子投掷利格鲁的一幕。

不过——

「——哟，唔，嚯」

自己的肌肤能够感受到，所投来豆子的质量、数量以及轨迹，从而以最小的动作来将豆子全部回避。

投来的豆子要是一两粒的话，或许还不是让人意外的数量。

但是，此时，往利格鲁身上投掷的豆子可是五个孩子各自握在手中的——即便是小孩子的手，一次也能投掷个二十到三十枚左右。

也就是说，面对那差不多超过百粒的豆子雨，利格鲁看都没看就躲过了。

「太假了……」「就连看都没看……」「背，背后长眼睛了吗……？」

对孩子们发出的惊讶声，利格鲁耸了耸肩膀回过了头。

「真是天真呢，小屁孩们，回去练过再来吧，你们也不想想，每年我是如何身居死亡前线的呢？」

如此说完之后，利格鲁歪着脸笑着朝孩子们走去。

孩子们瞬间发出了颤抖，如同自己随意挑战『节分之王』而被诅咒了那般，发出悲鸣后，四散落荒而逃了。

「唔！要被杀了！」「那是什么眼神啊！」「节分之王是没血没泪的恶魔呀！」

「先不管你们说我的眼神！等下你们可是要给我好好向你们父母打听打听节分的真正规则，遵守规矩，正确地给我参加活动！下次我可是要捡豆子回击了啊！」

恐吓着快吓哭了的逃走的孩子们，利格鲁看着脚下的豆子叹息着。

节日马上就要到了，曲解活动的人增加的话可就麻烦了。不管到哪去都是这样。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变成这样也无济于事。去学校是这样，只是稍微去买点东西，去散步啥的，自己都感觉时常身处危险之中。

不过，这也是玩笑话罢了，由于临近节日，街道中豆子四散的事态频发，但是在这时期，好像有被称作为『捡豆子』的这种短期的扫除工作。

这也是从自己的熟人『中介人』，叫做克莱茵的人物那边听的（注：BD特典中帮昴找差事的蜥蜴人）。听说还很赚钱，记忆中有很多人都对利格鲁表示过感谢。

不管怎么说，多亏了这个时期，利格鲁的感觉会变得十分清晰起来。

而且，要是可爱又乖巧的丝碧卡出来的话可不能让她遇到这种情况。简而言之就像是，濒临生命危机的一种进化了。

只要跟丝碧卡在一起的话，豆子或者其他这种概念的东西，即便是光速也有自信打不到自己。

「现如今，被当作豆子的这类东西都碰不到我丝毫了、吧」

「——在说什么啊，从大老远就听见这些稀奇古怪的话，跟阿昴一个德行啊」

「哦」

捡起了一粒豆子，不耐烦嘟哝着的利格鲁听到了那个声音之后，抬起了头。

是熟悉的声音。低沉，但又给人一种轻快印象的卡拉拉基口音——想到声音的主人的一瞬间，立马回过头的利格鲁露出了笑容。

「赫利贝尔叔叔！」

「噢——，看起来这么精神我就放心了，利格鲁，我刚刚看到了你那些动作了哦。看来在我不在的期间，还真是进步许多了呢」

一边如此说着，一边用自己的大手掌抚摸着跑过来的利格鲁的头的，是一位身穿长长的衣服，狗脸——不对，是狼脸的亚人。

非常少见的狼人种族的那个男人，用有着锐利牙齿的大嘴巴叼着一个金色的烟斗，双眼如同要眯成一条线一样看着利格鲁笑着。

他是父母的老朋友了，赫利贝尔对于利格鲁来说也是亲戚一般的关系。

「像利格鲁这种年纪，稍微不留神就一下子成长了呢。要是蕾姆酱同意的话，真想让你来继承我的家业呢」

「我之前也说过啦。我要做一些安定的工作，才能养起妈妈跟丝碧卡的，像叔叔那样四处溜达可是会不小心NG的」

「什么啊，说的还真是严厉呢。我只是随口这么一说罢了，利格鲁这么成熟的样子我还反倒有点困扰呢」

赫利贝尔说完就张开大嘴巴豪放地笑起来，利格鲁也露出了与他年龄相符的笑容笑着。

利格鲁也在这世界上跨越过许多障碍，即便他还有着孩子般的脸庞，也不得不在这世间的浪潮之中阔步前行。

「即便是背负父母期待于一身的孩子，也至少希望能让他安稳点成长啊……」

「还真是看的太远了呢。小孩子那么说可一点也不酷呢」

「那种事就不谈了啦！话说叔叔最近一段时间都去哪了呢？明明跟我约好要陪我练习的，却一直不在，让我甚至以为你横尸街头了呢」

「哈哈，还真是敢说啊。我要是死了的话，那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啊。这可是关乎濒临灭绝一族的命运啊，可是责任重大的立场啊」

「是是，这才是我的师傅呢」

「是呢。越来越让我觉得责任重大了啊」

两人融洽地说着话，看着露出笑容的赫利贝尔的利格鲁也缓缓地笑了。

在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能如此与自己亲近的赫利贝尔也是自己很喜欢的人。

虽然是那样的态度，自称『永远的游手好闲者』，还有一副吊儿郎当的性格，但即便如此，工作方面是相当有能力的，偶尔跟他一起在街道上漫步的时候，可以看出许多人仰慕着他，这让利格鲁也十分开心。

虽然那个工作，对于现在的利格鲁来说到底要做什么还不得而知。

「作为忍者，为了守护国家而日夜跟危险的人战斗。而且还是濒临灭绝的狼人族的吧？太厉害了啊」

「嗯，但是利格鲁你现在，每天为了活着可必须要舍弃掉身为孩子的纯粹呢。虽然有点遗憾，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无常呢。」

将烟斗里的烟吐到了空中，赫利贝尔苦笑道。

「话说，教给你的变身有练习吗？要是腻了的话你也可以说说不满之处哦」

「那是肯定会腻的啊。要我做给你看看也是可以的哦？现在能够变的东西，也就是路上投来的柊鰯程度罢了。」

「那个鱼头，我也经常看见，果然是跟阿昴有关的呢」

今天，被扔了有点豪华的沙丁鱼的头，要让在家的妹妹看看，当作纪念带回了家。

从肩上的包里拿出之后，赫利贝尔明白地点了点头。

这个狼人，因为跟昴相处很久了，所以能够立马理解到。

「是叫巴南文化振兴会来着？偶尔会在其它的街上听到哦。貌似挺有名的样子，连我都觉得自豪呢」

「嘿嘿，嘛，虽然是那样子的父亲，但是这可是父亲的工作哦？被夸奖了之后当然就不会觉得不好了。啊，但是要是直接跟父亲说了他就要膨胀了！」

「小孩子的心还真是复杂呢」

赫利贝尔将手从和服的开口处伸到了里面，挠着自己的肚子发出了苦笑。

欣慰着他能够理解自己的态度，利格鲁向前迈了一步并继续说道。

「对了，这样子悠闲地谈话的话，是会暂时在这里呆一阵子的意思吧？」

「嗯，是那样的哦。稍微跟熟人打声招呼，到了晚上的时候再去你们家哦。跟阿昴和蕾姆酱问声好」

「叔叔」

「嗯？」

「丝碧卡呢？不给她带点什么吗？」

微笑着，利格鲁头向前倾斜着直接提问。

听到了他的那番话，不知道为何赫利贝尔仿佛是感受到了压力一般，脸都僵硬起来了。

「哦，嗷，也是呢。丝碧卡酱肯定，也在一脸可爱地等着呢」

「嗯嗯，我知道了，我会跟她说的哦！啊，但是怎么说呢。丝碧卡，什么都不用做就跟天使一样可爱的。让人在脑海里就能想象到她在很可爱地等待着，这或许也是，超越人们想象的一种可爱呢」

「这种地方，利格鲁不愧是蕾姆酱的儿子呢……」

利格鲁一边红着脸，一边陶醉地回想着在家等候的可爱妹妹的样子。看着眼前的这幅光景，不禁让赫利贝尔呆然的用手指挠了挠自己的脸。

「哈！可不能这样！必须要一刻不留地早点回到丝碧卡那边才行！叔叔！晚上再见！不要忘了给丝碧卡带特产哦！」

「啊。嗯，我知道了哦。会看着带点东西的……」

挥着自己的小手，利格鲁做完了自己应做的事情之后翻了个身，就这么用飞一般的脚步在街道上开始奔跑起来。

看着他那扬起尘土逐渐远去的背影，赫利贝尔吐着烟斗里面的烟。

「在妹妹还没出生前就是个妹控，生了之后却变得更加严重起来了啊，利格鲁」

如此苦笑地吐槽着。

※※※※※※※※※※※※※※※※※※※※※※※※※※※※※※※※※※※※※※※

利格鲁不管赫利贝尔的吐槽——假如真的听到了，行动也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猛然穿过街道，在回家的路上飞奔。

「丝碧卡，丝碧卡，可爱的丝碧卡」

不断在嘴里重复着这一句话，利格鲁奔跑的速度仿佛快要超越风了。

仅仅是在脑海里描绘出可爱妹妹的样子，就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内侧散发出无限的能量。这种力量，或许可以被称作「永久的丝碧卡发动引擎」吧。

这个世界，应该更加地注意到丝碧卡能够发挥出的无限可能性。

世界上的所有人应该在看到丝碧卡之后，争先恐后发起争夺以及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才对。

利格鲁一边陶醉在自己远大的妄想之中，一边将扔向自己的豆子弹落，朝着正在进行惠方卷的练习而正在吃着大卷的邻居挥了挥手，用柊插入了猫只会吃的鱼头部分，然后到达了家中。珍惜每分每秒，就这么就势冲进了玄关，一口气跑到屋里面。

「好了，我回来了！丝碧卡，哥哥（ni-ni）回来了哦！我现在立马洗下手就过来，你要可爱地等着哦！」

满面笑容的，利格鲁一边强忍着想要立马把丝碧卡抱起的冲动一边进行回家的问候。

之所以有洗手的习惯，是因为那是从小时候开始就做的义务。

单纯的估计是为了防止生病什么的吧。实际上也不知道是不是多亏如此，利格鲁一次也没感冒过。

虽然可能单纯是父母体质较好所遗传的，但是也还是要洗手，做好了这些事，才能跟丝碧卡接触——

「——你还真是，在家跟在外面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呢？」

「欸？」

不过，迎接着径直冲到洗面台的利格鲁的，既不是妈妈也不是妹妹，却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家中的女性声音。

「————」

不禁吞了口气，利格鲁朝着洗面台回过了神，然后提高自己的警戒心朝着房间走去，将手放在了两边的拉门上，将其打开。

那边是——

「啊，哥哥（ni-ni）」

「欢迎回来，真是迟呢」

朝着门那边，房间里出现的场景让利格鲁愣住了。

在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正中央放着被炉，是寒冷时期菜月家必不可少的东西。

有一个将脚伸入被炉，将微笑地天使哄着抱在怀中的女人。

女人晃动着那不整齐的乳白色发丝，朝着利格鲁眨了眨眼，薄桃色的嘴唇微微一动，露出了极为动人的微笑。

「因为我太可爱了而一见钟情可是不行的哦？」

「——。才不会，无论怎样的美女在我面前，我心里也只有妹妹而已」

「你呢，喜欢妹妹是可以，但是太过头了的话可是会被当成笨蛋的哦，要注意点才行」

一瞬间呆住的意识，在听到了她讲出话之后自己才回过神来。突然清晰的意识，让自己不禁对这身穿白色和服的女人，有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感情。

让人害怕的，端正外表的女人。

在这个时候，用端正这个词不知道是否贴切，要是以美丽来形容的话或许是更加准确的吧。她拥有的并非是人偶师所追求的那种美丽孕育而生的人造美，要说的话是能够让野生动物们遵从着本能簇拥而至，可谓是奇迹一般诞生的自然美才对。

野性的美貌，单纯来说的话是那样的，但这到底是如何的奇迹之上所成立的东西呢，这甚至让对于女性的兴趣尚且贫乏的利格鲁，都为之心里一颤。

原本，这应该是初次见面时候的想法。

但是对于利格鲁来说，跟这个女性并不是第一次说话了。

「缇雅！为什么会在这里！」

「哈？虽然没有什么别的理由。但是我只是在我所想的时候，呆在想呆的地方罢了。也不是因为受了谁的指使。啊，乖乖，你真是诚实又可爱呢，是吧丝碧卡——真想杀了你」

「别这样！这对情操教育可是不好的！」

对着丝碧卡投以怜惜的微笑，女性——缇雅却发出了十分具有杀意的语言。

突然说着毫无根据，却让人信以为真程度般的话语，利格鲁慌慌张张地将丝碧卡从她手中夺走，温柔着抚摸着她那一头黑发，确认着丝碧卡是否没事。

「没事吗，丝碧卡？没被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都怪哥哥回来的太晚……妈妈到底在干嘛啊！」

「蕾姆的话，把丝碧卡交给我以后就去买东西了哦。虽然我也想一块去的，这个，是叫被炉来着？一进去就不想出来了。我已经被这个东西俘虏了吗，人类有时候还真是活的精致呢」

因为丝碧卡被夺走而嘟起了嘴，可是缇雅也早已缩在了被炉之中，上半身则是趴在桌子上，发出「呜哇」的呻吟，眯着眼的她看起来很是幸福。

虽然年龄来说的话大概像是二十岁左右，但是属于怎么看其行为举止都不像是符合其年龄特征的类型。第一眼见到会让人觉得高冷的美貌，但却是意外与人亲近，这对于利格鲁来说是相当不擅长应付的类型。

——当然，也并不是讨厌。

「而且，看见你那么慵懒的样子，真是让人受不了呢……」

「哥哥（ni-ni），姐姐（ne-ne）」

「哦，是呢，丝碧卡。虽然把缇雅当成姐姐有点不明所以但是确实不能吵架啊，哥哥，要反省一下呢」

丝碧卡小小的手掌一张一合的，对着利格鲁的脸按来按去。可以感受到从妹妹发来的切实诉说后，利格鲁才暂且收敛了自己话语的长矛。

看着他们俩的举动，缇雅则是「是啊是啊」附和着。

「给我反省，反省。我被伤害了，所以想吃甜的东西了」

「不要得寸进尺了哦。再说喜欢照顾人的妈妈来说是不可能不准备点心的吧。点心跑哪去了」

「跑哪，当然是我的肚子里哦」

「那么，到了晚饭为止给我好好忍着」

在其他人家里目中无人的样子，利格鲁对于缇雅如此表现的跟暴君一样的举动说不出话来。

这个缇雅也是父母的老相识了。利格鲁也在几年前就认识她了，按照这些当事人们的说法，确切来说，是比起朋友更像家人一样的关系。

说真的，即便是这么说利格鲁也不能接受。

要说为什么的话——

「家人的话，肯定要一起住的啦。只有偶尔才露脸什么的，这难道不是亲戚，朋友之类的吗？」

「什么？你，是不是太久没见到我跟我拗气了？脸长的跟阿昴一模一样啊，真是可爱呢，让我想杀了你」

「不要说那么危险的话！」

如同是立下了不得不小心的约定一样，动不动就「杀了你」「杀了你」之类的。

言语，行动，都把她的外表给糟蹋了。

要不是那样的话，从她的外表来看的话——

「——？你，几天不见是不是长高了？」

「嗯噶」

立马从被炉里跳出来，她以能够碰触到对方呼吸的距离在利格鲁面前站着。身上散发着轻飘飘的香味，她却毫不在乎的伸出手，触碰利格鲁蓝色的短发。

慢慢的用纤细的手指抚摸着，利格鲁则是被封印住了一般一动不动。在那个期间，缇雅则是好好体会着利格鲁成长的样子。

「小孩子的成长还真是快呢。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擦鼻涕的小屁孩，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子的程度了呢」

「……又是这种话啊，从我出生到现在，缇雅跟赫利贝尔叔叔总是那么说」

「因为这是真的啊。我跟阿赫都在看着哦……虽然我在最珍贵的时候不在」

「————」

这个时候缇雅眯起了双眼，投以仿佛看向远处的目光。

那个目光，让人感觉像是不是看着当前，而是看向过去一般，这让利格鲁有点不甘心。

那是对于利格鲁来说无法企及的地方。虽然也有去想象过，但是这样做让利格鲁有点不是很喜欢。

「本来，那一方面也不过是闲聊话罢了啊。再说我有没有出生什么的，巴南的街道要毁灭什么的，没有人会相信的吧」

「啊，那也是真的，当时的话地图可能都要改写了哦。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把你杀了啊」

「搞得像是你自己要把街道给毁灭了似的」

估计是说的太随意了，对于缇雅说的话，利格鲁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缇雅看到了利格鲁的那一瞬间，如同是被刺中了要害一般张大了双眼。

「你的那种地方，还真是能够刺激我的嗜虐心呢。啊啊，尤其是看到你那困扰的样子，到底要让我有多满足呢。想杀了你。」

「我就是讨厌缇雅的那种地方。」

「——。但是，这个被讨厌的我送给你的东西，你倒是一直带着呢？」

说完，缇雅露出了笑容看着利格鲁的左手手腕。听了她的话之后立马说不出话来了，利格鲁微红着脸，转移着视线。

利格鲁手腕上佩戴着由白色野兽的毛编织而成的手环装饰品。

这是数年前初次碰到缇雅的时候，她给的东西。把这个交给他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还记得吗？我把这个东西给你的时候对你说的话」

「啊！那，那是……那个，对于我来说已经有丝碧卡了」

「又是那样？你还真的是，真的跟阿昴一个德行呢」

被如此打趣，利格鲁听得咬牙切齿。在自己怀里的丝碧卡，则是天真无邪的看着哥哥和姐姐们大眼瞪小眼的样子。

在这里退缩的话作为一个男人就失格了。而且丝碧卡就在自己面前，可不能让她看到自己如此丢脸的样子。

下定决心之后，利格鲁对缇雅投以锐利的眼神。

然后——

「爱上我……」

「只要带着那个白色的绳结，碰到危险的时候我就会到来……」

同时张开了口，但是各自从嘴里蹦出的话语却是长短不一。

注意到这一点的利格鲁为时已晚了。

缇雅则是吃惊似的睁大了眼睛，然后慢慢的，露出了调戏般的表情，又变成如同要蚕食老鼠的肉食动物般的狰狞面貌。

「呐，刚刚说了上面？利格鲁啊，刚刚说了什么来着？」

「吵死了！没有！什么也没说！是你听错！那是父亲的阴谋罢了！」

「啊哈哈，没事的啦。我是爱着你的呢。虽然想把你杀了。」

「可恶！」

一边抱着丝碧卡，一边脸红着转身要从缇雅面前逃离，但是缇雅则是高速移动着阻扰着他，又迂回到了利格鲁的面前，对着他那红着的脸用指头戳着。

「啊呜，哥哥，姐姐。」

看着两个人的举动，丝碧卡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就这样，三个人如此的一幕，直到蕾姆买完东西回到家才结束。

※※※※※※※※※※※※※※※※※※※※※※※※※※※※※※※※※※※※※※※

「那么就重新为阿赫和缇雅的归来庆祝，干杯！」

「——干杯！」

到了晚上的时候，在菜月家的客厅里，围着被炉的大家共同发出声音干杯。

虽然是这样，但是举起的酒杯里放的并不是酒，而是茶水和果汁类的东西。由于各种事情的缘由，在这个桌子上是不能喝酒的。

这对于洗澡都要喝酒的赫利贝尔来说也不例外。

「哎呀，话说还真是巧呢，居然阿赫也回来了，正赶上缇雅时机刚好的时候」

「是那样的呢。多亏如此，才能这样子大家一起围在饭桌前。由于太开心了，都让蕾姆不知道该做点什么的地步了」

「啊，比起手艺啥的，还是有点不安的吧？」

「蕾姆可是一直为了昴君的家人们全力做饭的呢」

看着露出淡淡的微笑，眼睛出神的蕾姆，昴脸红着挠了挠头。

说实话，看着父母这般样子有点辣眼，但是对于利格鲁来说，从出生到现在这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了，事到如今也没什么了。

「叔叔，把盘子给我吧，我去帮你盛。」

「哦，还真贴心呢。那样的话，能多盛点肉给我吗？还有蔬菜啥的少放点」

「是是。但是，不好好吃蔬菜的话对身体不好的哦」

一边接受着赫利贝尔的要求，利格鲁一边熟练的用长长的筷子，将锅里面的食物取出放在容器里。

今天菜月家的饭桌上主要是以火锅为主，然后再加上蕾姆努力的制作的几个副菜。

「这么多人，再加上在被炉里，当然是要吃火锅的啦！」

「嗯，果然是昴君呢！让人佩服！」

这是决定做火锅之前的父母的对话。但也没有特别的意见，就这么随他们去吧。

而且，利格鲁也是喜欢吃火锅的。也可以不用吃自己不喜欢吃的蔬菜了。

「等下，利格鲁，你是不是在我的碗里放的蔬菜有点多啊？我也想跟阿赫一样吃很多肉。还有，我不是说不要放蔬菜的吗」

「说什么呢，吃蔬菜啊。光吃肉的话会变得肥嘟嘟可是不得了的啊。肉，蔬菜，蔬菜，蔬菜，肉，蔬菜，蔬菜，给我好好遵守吃肉的规则」

「我这不是没怎么吃到肉的吗！」

把高高迭起盛满蔬菜的盘子交了过去，缇雅不满地发出了悲鸣。但也还是很好的实行了盘子里的东西不回锅这一原则。

如此满足着这样规则的利格鲁，一个盘子接着一个盘子开始盛了起来。

「哎呀~能够遵守真是太好了，连我们自己看了都开心起来了。能够如此顺利地吃火锅真是让人开心啊。真是个双赢的关系呢。」

「不要说傻话了，我也是想要好好吃火锅的，不要老让我一个人盛了……」

「好的，真是可怜呢……好了，利格鲁，来吧，啊~」

对着分食工作过于集中，导致了自己的胃袋忘记填满的利格鲁，蕾姆伸出了筷子。

虽然有点让人害羞，但是在场的都是自家人。即便是觉得羞耻也罢，利格鲁乖乖地接受了蕾姆的喂食。

「喂喂，你让我的蕾姆做些什么事啊你这小子，好的，也来吃吃我的」

「哦，怎么回事，利格鲁，从刚刚开始都没吃多少，我来喂你吃吧」

「啊，那么我也要我也要。快，快吃这个。还有这个，快点给我吃！」

「姆噶姆噶！这种东西能吃的吗！」

以接受了蕾姆的喂食为契机，大人们都争抢着对着利格鲁的嘴巴运送食物。虽然昴和赫利贝尔有点开玩笑的样子，但是也还是有选择的给自己喂食所以还好，到了缇雅这边就是把自己盘子里讨厌的蔬菜全部塞到利格鲁的嘴里。

「不要开玩笑了！全部都是大人了给我好好的吃饭啊！在吃火锅的时候开玩笑什么的，给我更加崇拜火锅啊，畏惧火锅之力才行！」

「噢噢，感觉像是很隆重的奉行火锅主义呢，你那种立马就能得出结论的性格！作为父亲可是很骄傲的呢」

「烦死人了！我才不要被父亲表扬！」

大声吼叫着，利格鲁攻击着以昴为首开始的大人们，大人们则是笑着不当回事，这对利格鲁来说更为火大了。

果然，利格鲁的同伴只有丝碧卡了。

「然而，丝碧卡却被缇雅抢走了！」

「啊，好了好了，不要再闹别扭了，不要闹别扭了，那个呢，你可是丝碧卡最喜欢的哥哥呢，丝碧卡跟我也才见第二回罢了」

「是呢，利格鲁，平时都一直纠缠着独占丝碧卡，就今天先让给缇雅大人吧，相对的，你去摸赫利贝尔大人吧。」

「在蕾姆酱的心中，我现在是怎样的位置啊？」

从对人际关系的强弱具有露骨表现的蕾姆来看，对缇雅的关照比赫利贝尔要高的样子。

在人们眼里印象很好，也是在这附近有名的令人骄傲的美人母亲，这样的蕾姆会有如此亲昵的人也是相当少见的，所以即便是对缇雅有不满的利格鲁也不会说什么。

「嘛，就先这样吧、利格鲁。要是你的话，看不见可爱的丝碧卡的话不也是寻死腻活的。到时候缇雅也要好一阵子看不见丝碧卡了，你就体谅下」

「……这样子，能算的上是家人吗」

「嗯？」

「一起生活的话，不是才叫做家人吗？然而有时候在，有时候又不在，却要把这样的家伙当作家人，我觉得有点奇怪。」

在傍晚时候，利格鲁将对缇雅直接说过的话，再次跟昴说了。

就是突然的想要说出口，但是利格鲁又十分的讨厌这样。

不过，昴慢慢地抚摸着利格鲁的头。

「你所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也并非是那样的。即便是没有经常在一起也是能够成为家人的，缇雅也有缇雅自己的事情。所以，才会这样有时在有时不在。但是，需要她的时候，她是绝对会在的」

「————」

「嘛，这还是个好感度很高的美人姐姐呢，她还会经常逗你玩这才是幸运的呢，你这家伙，也得了太多便宜了吧」

「说什么呢！?」

突然改变了语气，用着十分玩笑的语调如此说着的昴被利格鲁给咆哮了。将父亲放在自己头上的手拿掉，利格鲁就这样双手交叉抱住。

「再说，你说我得便宜什么的是认真的吗。明天就是节分了，我可是要遭遇很惨的事情了呢。早已经是郁闷的不得了了……必须要有丝碧卡才能睡得着啊！」

「为什么到了最后要按照你所要求的那样。丝碧卡的陪睡权是轮流的，今晚可是我啊。但是，我把她让给缇雅了。再怎么说你也是没有任何的陪睡权的哦」

「可恶！」

故意施展苦肉计换取同情，但是由于昴跟利格鲁相处的时间太长了。从他出生到现在，如此浅显的作战早已被昴一眼看破。

如此父子二人跟往日一样吵闹着。

「嗯？什么？明天吗，利格鲁会出什么事吗？」

听到了他们的吵闹，把手指给丝碧卡啃的缇雅歪了歪头。看着如此反应的缇雅，利格鲁犹豫着如何回答，然而蕾姆微笑着代替了他回了一句「是的」

「事实上，明天是节分了，是根据昴君的提案的一个节日，在那个时候，利格鲁要代表鬼族，以鬼的打扮在街道上躲避豆子的攻击跑来跑去的哦。」

「这是什么充满语病的介绍！」

「哇，怎么回事，听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你也变得兴奋起来了吗！」

听到了蕾姆复杂的介绍之后，缇雅双眼发出了亮光。

缇雅可能会因为那危险的发言而对活动感兴趣，而且明显是对「撒豆子」的内容有兴趣，也正因为她有喜欢捉弄利格鲁的习惯，自己也说过自己有很强的嗜虐心，也就是说，这个节分——

「——不正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节日吗」

「所以我才不想让你听见啊！是谁，是谁不小心把这个话题提出来的！是我吗！是我啊！真是不好意思！」

「你还真是一个人就能够瞎忙活的家伙呢……」

对着抱头受到巨大打击的利格鲁，缇雅用梦中少女一般的眼神看着他，看着利格鲁如此的自爆挠了挠头，昴则是「好的」点了点头。

「喂，给我好好听着，儿子哦。我很能够理解你的心情。的确由于节日的活动你会受到许多的打击，作为父母的我们也是不想见到的。」

「给我好好的品尝，说谎的滋味！」

「不要舔我啊。不要紧紧地咬住我啊！」

手上留下了儿子的牙印，昴对于满是不信任感的儿子感到了些许困扰。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你变得如此癫狂起来了呢……」

「是亲人的行为啊！还有，街上人们的行为！」

「事先说在前头，在撒豆子的时候可是我跟你一起装扮成鬼的啊，走在外面被孩子们用豆子攻击可并不是只有你而已啊？」

「什么，也能够对阿昴扔豆子的吗？不行了，我快抑制不住我自己了……」

「缇雅大人，缇雅大人，我给你煮了好吃的肉了，好了，啊」

「啊」

中途，由于嗜虐心而变得难以忍受的缇雅也变得渐渐镇定下来了，自己的妻子华丽地救了场，昴轻咳了一声继续说着。

「总之，话不能说到一半，最重要的是现在要说的。也就是说，每年的节分你都遭受到了十分惨痛的遭遇，但是这次的节分活动，可是不一样的方向了！」

「又要增加多余的奇怪要素吗……」

「你这家伙，完全是不信赖父亲呢！但是，对于你的惊讶我也能够理解！」

那么说完之后，昴立马从被炉里脱开身，开始在房间角落里搜寻着自己放着的，工作用的鞋子，然后从那里面拿出了个卷起来的布。

「阿赫，帮忙拿下那边！把这个展开！」

「哦，这是什么，横幅？写着些什么呢？」

听到昴的请求后，赫利贝尔立马站起身拿住布头的一端，然后两个大人一口气把它摊开，用笔描绘出的文字就立马在利格鲁的视野里展开了。

那边写的东西是——

「节分鬼怪……？」

「为了让小孩子也能够读懂，刻意只用イ文字来写。实际上是写作『节分扮鬼』的。这也是我所策划的节分企划第四弹，是不是兴奋起来了呢？」

「是让人胆战心惊」

大体上，鬼怪这种东西给人都不是好印象。虽然也并不是熟知这一点，但是的确根据昴以前听过的传言——

「鬼怪，指的是霍洛吧？完全想不到好印象呢」（注：霍洛：出自短篇集2『Operation KOKKURI』，https://tieba.baidu.com/p/4654462647）

「嘛，我也知道是这样的。即便是这样，鬼怪也还是观念上的东西呢。在当作节分的鬼的角色的时候……」

原本，节分的『鬼』与实际上的鬼族又有点不一样，鬼等于灾难，不幸这种印象已经根深蒂固，将鬼驱除的活动也是为了远离不幸的手段。

实际上拥有鬼族的血也会被人当作是鬼一样，是厄运的象征，这给人的印象也是十分的强烈的，即便是现如今在这街道上长居，也无法主张到其自身的市民权。

「虽然把驱除坏东西的一部分给省略掉了，但是只有鬼才是节分的主角！既然大家都是那样认为的，那么就姑且按照那么做吧」

「但是作为结果来看的话，每当节分要到来的时候，自己就会变得难以生存了」

「如此难以生存的话，对于在这世界上不得不生存下去的你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尤其这种节分扮鬼的活动，才能把你给拯救」

「呵」

用着将信将疑的眼神，利格鲁看着昴。

看着那样子，话题似乎是无法很好的进行下去了，于是赫利贝尔点起了烟斗。

「嘛，嘛，虽然没有听到最后，但是对于节分来说我也只有道听途说的知识罢了，那个和霍洛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那个……嘛，这次鬼怪可是被允许能够变装的哦！」

「什么！?」

看着提高声音宣布如此的昴，利格鲁睁大了双眼。

变装，这是多么让人惊人的主张啊。要说为什么的话，迄今为止的节分，只能允许以黄色的布以及黑色条纹为主的装扮，还有红色的长棉坎肩，以及那以艳丽的绿色主张自我的假发。

「节分的鬼怪呢，要是穿了跟平时不一样的衣服的话，节分那天可能就会一整天找不到鬼就这么过去了」

「又要把鬼变成坏人吗！」

「所以呢，这次则是相反了呢。也就是说，在节分加入假面大会的要素。在街道上悄悄地通知，明天不管是男女老少，大家也都会按照计划好的来扮演。在那个时候你就混入人群之中，有种《寻找鬼怪的游戏》的那种感觉，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呢？」

「总觉得，节日有点变得越来越蠢了呢……」

昴露出了「不厉害吗？」的表情虽然让人很火大，但是利格鲁陷入了思考。

这也让人意外，感觉昴的意见也并不算得上是很坏。不如说，是蛮不错的。如果身穿显眼的衣服的话，肯定盯着利格鲁的人多。

可是，跟通常的鬼怪有所不同的打扮——不仅如此，对于菜月·利格鲁来说，只要以让人想不到的打扮，就能跟丝碧卡平安无事的上街游玩了。

「喂喂，怎么回事啊，爸爸。总算是父爱觉醒了吗」

「说得好像是我从未父爱觉醒过呢。我的父爱，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完全绽放了呢」

「两年前，那不是从丝碧卡出生的时候才绽放吗！」

对于竖起大拇指，闪耀着自己牙齿的昴，利格鲁严厉地吐槽着。

不管如何，很少见，真的是太少见了——不对，对于节分来说是第一次，利格鲁第一次赞同父亲的意见。

「变装呢！好的，那么就明天开始，一定要成功呢！」

「就是这种气势！——虽然我想这么说，但是你太年轻了，利格鲁。明天准备好，在街道中你以普通的姿态，通过『魔法器』来拍摄宣传，也就是说不充分的变装可能会导致被攻击集团一下子看穿，那样的话、你·IS·DEAD」

「就不要做多余的事情了吧！?」

这不禁让自己后悔刚刚对父亲的策略那样刮目相看。

不过，对着这样的利格鲁，昴「切切切」地左右摆着手指。

「不要说些荒唐的话啊。这种一边倒的游戏才是，真正为了节分而考验你迄今为止所锻炼过的能力，不然怎么对得起那些撒豆子的人们呢。那边全力以赴，我们也全力以赴，这也是第一次这样，得有点运动精神才对的吧。really?」

「吵死人了！那么，怎么办才行的啊！到头来，跟普通的节分没啥两样啊！」

不如说，利格鲁的样子早已是众人皆知了，感觉会比去年还要惨。

被这样的绝望感所支配着，利格鲁预感到自己明天会被豆子给杀掉。

面对如此绝望的利格鲁——

「——不会的，利格鲁，不会变成那样的。这里就交给妈妈吧」

飒爽地站起身来，朝着利格鲁伸来援手的不是其他人，正是蕾姆。

她穿着淡蓝色的和服，挽起了自己的袖口，如同是下定决心一般，紧紧地握着拳头。

「昴君也说过了。那边全力的话，我们这边也全力以赴。就是这样。那么，就全力地面对对手就行了哦」

「可，可是，怎么办才好。妈妈，我，迄今为止不说假装，就连变装都没做过，肯定会被立马识破的，我就·IS·DEAD了啊……」

「真是傻瓜呢，利格鲁，这并不需要你一个人来面对」

「欸？」

微笑着的蕾姆朝着混乱的利格鲁点了点头。随即伸出了手，利格鲁的脸被母亲的双手触碰着。然后，与自己一样的淡蓝色瞳孔，正在跟自己眼神相对着。

「可以吗，利格鲁，这里就交给蕾姆了。昴君……你爸爸也在为利格鲁的事情拼命考虑着，那样的话，蕾姆身为妻子帮助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妈妈……」

听了妈妈说的话，不禁让利格鲁的胸中充满了温暖。

接着，利格鲁陷入了短暂的思考——

「——我知道了，我相信妈妈呢」

※※※※※※※※※※※※※※※※※※※※※※※※※※※※※※※※※※※※※※※

——相信蕾姆的利格鲁，把自己全身交给母亲也快近一个多小时了。

「怎么样。利格鲁，母亲这样子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说完之后，蕾姆用手擦拭着额头的汗水，然后又用力点着头。

将其全部接受，利格鲁正视着自己眼前的这幅姿态。在那面能够倒映全身的镜子中，倒映出的是『重获新生』的利格鲁。

「这是，我……？」（注：这里的「我」用的是a ta shi，女性自称时用的称谓）

镜子中出现的人，是跟利格鲁同龄的可爱少女。

以浓蓝色为基调的和服，再加上柔软又具有特征性的红色簪子。靓丽的蓝色头发被完美的扎了起来，让人误以为是哪儿的大小姐一样的装扮。

虽然眼神还是有点尖锐的样子，但是长长的睫毛以及些许的腮红，还有那有点害羞的表情，酝酿出了相当能够诱惑男人的魅力。

回过头。蕾姆点了点头。

回过头。赫利贝尔佩服地吐了口气。

回过头。看着那位少女的昴偷偷地笑了出来。

「就给这身打扮的你，起名为菜玥·琳梅尔吧」（注：这里的姓氏其实是na tsu mi而不是na tsu ki）

「吵死了啊！！相信妈妈的我真是个笨蛋！！」

忍住笑声的昴的表情看着让人憎恨，利格鲁拼命地踏着地板。

当然，镜子里的可爱少女，正是通过蕾姆的手进行华丽变身的利格鲁。说实话，蕾姆的技术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简直就是完美的作品。

「在蕾姆的眼里这是很正常的。就利格鲁来说，是跟昴君一样拥有许多的可能性的……这也是我的力作」

「啊啊，真是可爱呢。明明长得眼神和我一样，生下来的时候还对这孩子的未来有许多不安的，幸好，总觉得以后即使是有这个眼睛也能够做点什么了……」

「怎么可能啊！这样子还有未来吗！?再说，妈妈刚刚说的，跟爸爸一样拥有的可能性是什么啊！爸爸也女装过吗！?」

「菜玥·修芭鲁……明天就请期待吧」（注：见外传「My fair bad lady」，昴女装回，这里用的是同一个名字，https://tieba.baidu.com/p/4987171283，这里翻译略不同）

对于昴莫名其妙拥有自信的回答，利格鲁不禁跪了下去。

狼人赫利贝尔啪啪地拍了拍那样子的利格鲁的肩膀，然后从大大的嘴巴之中吐了口气。

「啊，或许你不会太开心，但是这不是挺好的吗，你看，要是将来继承了我以后，没准以这种打扮，对于潜入这种事也有帮助」

「这么奇怪的安慰还是不要了啊……不对，不要这样，叔叔，我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注：这里还是a ta shi下面也都是a ta shi看来是相当入戏）

「看来是相当艰难地前进着呢…」

这是自嘲又或者是固执吧，也或许是不习惯。

对于利格鲁这早早将自己的现实作为现实接受了的状况而苦笑着，赫利贝尔稍作思考般挠了挠头。

「如果那样做的话，为了明天的到来我教你下分身术吧？虽然不知道临阵磨枪能不能行，但是对于天赋很好的利格鲁来说，没准能分出一个人来」

「分身指的是，能够让赫利贝尔叔叔变成四个人的招数？」

「对对，可是能以手数四倍增加的能力哦，很强的。注意一点就是，分身数是根据手数增加的，要是受伤的话也是一起的，被咬的话，可是四倍的伤害」

「对于我来说，只能看到自己未来承受两倍豆子攻击的样子」

「就连声音都是假声了……」

要这样的话还不如干脆下定决心，演一个完美的女孩子，生存的可能性没准会更高一点。

要点就是让对方能够犹豫是否扔豆子，对于身为女孩子的菜玥·琳梅尔来说，让扔豆子的远离自己就行了。

「这就是让鬼也为之远离的，节分怪物……」

「这不就变成，要跟自己体内的血战斗的情况了吗」

「叔叔，我是不会输的」

「嗯嗯，是吗是吗，那就加油吧。我就喜欢你这样无论做啥都十分拼命的样子。」

让热血的利格鲁放弃思考，赫利贝尔想要抚摸他的头，但估计是怕弄乱他的发型，转而变成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这担心弄乱自己发型的样子还真是不由的让利格鲁揪心。

「不好，从俺变成我的违和感要淡薄了……」「注：俺（おれ）是男子自称，我（あたし）女子自称」

「你这种容易受到影响的地方，说好也不好，说坏也不坏呢」

那到底是受谁的影响呢，利格鲁也不想去追究，只能伸出舌头，接受罢了。

不管如何，将菜月·利格鲁改变成菜玥·琳梅尔的作战，除去利格鲁自身的羞耻心之外，是的确有效果的吧。

剩下的问题就是——

「——嘻嘻嘻，要死了，要死了，我，你要把我，要把我杀了吗，到底这是什么啊，哈哈」

「你也笑过头了吧！就算是我也会很伤心的！」

「等下，不要再逗我笑了。啊，肚子好疼，肚子好疼……！」

在利格鲁完成之后，缇雅就变成了抱着肚子大笑的状态。虽然是毫无违和感的将其接受，但是也不希望自己被如此的嘲笑。

「……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很奇怪吗？我」

「完成度很高的，蕾姆可以自负的这么说。同时看了现在的利格鲁之后，甚至会让蕾姆有种错觉，自己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怪物……」

重新朝着镜子，摆出轻快的姿势，真的觉得很可爱。

看着利格鲁如此这般，蕾姆一边满足，一边又流了些冷汗。

与父母两人的反应不同，利格鲁在内心微笑着。

当然，不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女装，不如说，是因为完成度太高了，让自己也因为如此可爱而感到震惊，仅此而已。

如果他们的做法是真的打算将儿子置身于危险之地，那今后肯定会对父母所想的事情有所顾忌。

但绝对不是因为这样的机会不多了，而就这样享受女装的乐趣，威吓父母也不是为了发泄愤怒。

「呐，丝碧卡，明天我会加油的呢」

「啊~~唔？」

躲到被炉里面，在大家的脚间来回游玩的丝碧卡，这样回复了利格鲁的话。

由于因为自己的哥哥太过于可爱而完全认错了，丝碧卡睁大了双眼，咬着自己的手指。

这么说了一句话。

「——姐——姐？」

就这么一句话，让利格鲁陷入了身份危机，然后被击沉了。

※※※※※※※※※※※※※※※※※※※※※※※※※※※※※※※※※※※※※※※

——骚乱的晚餐结束之后，巴南的夜晚更深了。

明天就是节分了，这可谓是决战前夜了。

利格鲁属于要是第二天有什么要事就睡不着的类型，对于他来说，节分的前夜，紧张程度是特别的高。

除了节分以外，剩下的就是家人生日了，总而言之，都是让他心跳不止。

吃完晚饭之后，稍微跟爸爸晚酌的赫利贝尔也在之后回去了自己的房子。昴也为了明天的节分而去开最后的讨论会，跑到『卡拉拉基文化振兴会』去了，蕾姆陪他一起去了。

恐怕，也会拜托其他人「明天我的孩子就请多关照了」。是个周到，无微不至的妈妈。如此而已，利格鲁也很清楚自己受到过许多大人的保护。

如此那般说了许多关于节分的东西，但实际上则是为了利格鲁不受到过分的遭遇，以昴为首的大人们也有考虑这一点。

彻底地决定节日的参加要素，根据明天的『节分扮鬼』企划，讨论要是将利格鲁跟别人搞错的时候应该处以何种对策。

最坏的是，在利格鲁的背上贴上「这家伙是鬼」的纸张。

因此，夜晚的菜月家父母都不在，这时候利格鲁就变成了代理家长，为了守护身为可爱天使的丝碧卡而努力着。

「——还不睡觉吗？」

坐在了草坪一旁，利格鲁正看着悬挂在天空之上的蓝色月亮，突然有人跟他搭了句话。

回过头来，对方就毫不犹豫地坐在了利格鲁的身旁。温柔地毫无顾忌地触碰着他的肩膀，利格鲁发出了小小的叹息。

「我有点不明白，这不是到了人类孩子的睡眠时间吗？我明天可是很忙的哦？」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没关系。我的话，稍微有点睡眠不足的话反而能导致身体太过紧张而更好活动」

「但是，要是那样的话难得的变装不就毁于一旦了吗？是吧，菜月·琳梅尔酱」

被用调侃的口气说了，让利格鲁不禁一下子脸红了起来。

利格鲁把玩着手玉（注：为了女装而戴上的布袋，佩环之类物件），为了自己不被发现而把脸转了过去。可是，缇雅还是嘻嘻笑着，朝着利格鲁的脖子用鼻子靠近。

「哒，哇！」

「不要那么慌张啦……嗯，紧张时候的味道。而且还十分害羞，勉强的样子，你还真是不诚实的让人觉得可爱，可爱到让人想要杀了你的程度」

「……又这么说啊，真想杀的话，那你就杀了我吧」

反正又做不到——混入如此的想法，利格鲁叹了口气。然后，听了他那番话之后，缇雅张大了自己的瞳孔看着。

在那之后，她一瞬间咬紧了嘴唇低下了眼睛。

「是呢，想要杀，但是，我不能杀了你」

就这么，缇雅缓缓露出了微笑，说了句「因为」

「我，爱着你啊」

「————」

那是与缇雅初次相见时候所听到的话。那番话，让利格鲁的心很强烈地动摇着。

恐怕这是除了家人以外，第一次被说『爱着你』了吧。

而且，还是如此让人着迷的美女，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想到的。

「————」

为了让自己的内心动摇这件事不被发现，利格鲁玩弄着自己的左手手腕，那用白色兽毛所编制的手环，这也是缇雅送的东西。

她说过，只要有这个的话，无论何时都会赶来帮助利格鲁。

「你一次也没用过那东西呢，你没有呼唤过我」

「……因为，总觉得，有点让人不好意思，寻求帮助什么的，只是因此而把你叫出来，这样子可不行」

「是吗？你的父亲阿昴可是，会立马向周围求助的人哦？」

「那是因为那是爸爸，而且妈妈也喜欢他那样所以没关系。但是，我又不是那样子的，我是因为母亲的血才和父亲不一样的。是不会把想要见到的人呼唤出来，而是自己去见她的哦」

「嚯哦」

特意鼓起勇气说出了那番话，可是缇雅的反应却让自己不是很满意。她露出从未见过的表情哼着鼻子，用手指玩弄着垂到肩膀上的乳白色秀发。

「真是个寒冷的夜晚呢，蕾姆跟阿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反正，是节分的前一天，会喝点酒的吧。估计还会花点时间呢」

「是那样的吗？那，为了不惹一身酒臭，我们还是先去睡觉吧」

大大地伸着懒腰，缇雅立马站起身来。

在菜月家的晚上，大家都是约定好在同一个房间里大家的被子并在一起睡觉的。即便是缇雅在这里过夜也是这样子的。

唯一的问题是，谁能够陪在丝碧卡身旁睡觉。但是这个导入了每日变动制度之后——

「今天是我跟丝碧卡一起睡觉的。很羡慕吧？」

「啊啊。很羡慕，但是明天就是节分了所以无所谓。」

「你这次回答的可真快呢，真的让人觉得恐怖呢你……」

因为不想要在丝碧卡的事情上说谎，而且也找不到说谎的理由。

对于如此不可思议摇着头的利格鲁，缇雅眯起了双眼。

「刚刚，我闻了就知道了，你在紧张，是在故作坚强的吧」

「……嘛，要说不是那样的话，可能会变成山一样多的谎言」

「无论是山也好河流也好，不要倔强了。来吧」

「——？」

缇雅站起身来，拉着利格鲁的手。纤细的手指，光滑肌肤的触感，比想象中还更加有力地把自己拉起来，自己也因此有点惊讶。

然后，面对如此惊讶的利格鲁，缇雅露出笑脸靠近着，差点能够碰到彼此鼻子的距离，十分近距离的微笑。

「为了让你获得勇气，这次就由我来帮忙吧，今天本来跟丝碧卡一起睡觉的权利在我，但是现在我把这个权力让给你。」

「哈，哈啊！?那样的话，那样的话，为什么啊」

「你跟我一起陪丝碧卡睡觉。我并不想把在丝碧卡身旁的权利让给你，但是你也太可怜了，看着你那可怜的脸庞，不禁让我心动，让我想杀你想的不得了了……」

「我知道了！请让我同意这个提案！」

露出陶醉的表情，扭扭捏捏红着脸的缇雅说出一番危险的话语，让利格鲁立马投降了。

接受了他的投降之后，缇雅「很好」的点着头。

「好了，要是决定好了的话就赶紧做准备吧。我也是，难得这么好的一天我也想要睡觉，给你唱首久违的摇篮曲吧」

「摇篮曲……」

「对，『杀人之歌』呢！」

「叫『缇雅』的吧！」

自己的母亲从以前就会经常给利格鲁唱摇篮曲，看来那个出处应该是缇雅那边，但是无论怎么说她都是个危险人物。

不过，虽然说她很危险，但是不得不承认利格鲁被她这一存在给救赎。

相遇的当初，利格鲁的心被淡淡地动摇着，若是那个心情从那时起一直不变的话，总有一天自己会追随她而去吧。

「利格鲁——？」

「我知道，马上就来！」

一边听着缇雅不可思议般的声音，利格鲁吹着夜风，试图将带着热气的脸颊以及耳朵冷却下来。

反正，钻入被窝里有可能又会变热起来，但是那个时候就钻进被子里去，没啥大碍的。

所以——

「——啊啊，可恶，安静点啊，我的心脏」

一边说着这样子不耐烦的话，利格鲁一边朝着可爱的丝碧卡，以及缇雅所等待着的被窝走去。

※※※※※※※※※※※※※※※※※※※※※※※※※※※※※※※※※※※※※※※

此外，虽然是多余的话，到了第二天，引进『节分扮鬼』的节分活动也是以大成功结束的。

根据菜月·昴的提案，在街道上宣传『节分扮鬼』。因此，在巴南的街道上混入了多数的化装人物，这次从外部开始，享受着节分的旅行者们也混入了其中，撒豆作为一大活动也很好地完成了。

结果，由于突然开展的『节分扮鬼』竞赛，而开始举行了化装者们的评选活动——

——在那表彰台之上，菜月家的总获胜者们，用《魔法器》以记录照片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照片上的是可爱的少女以及看起来妖艳的美女，还有英姿飒爽穿着男装的丽人。

（注：这里的三人就是菜月家的三人，哪个是哪个就不用我说了吧，滑稽）

与那表彰台之上并排的三个人一起，巨大的狼人，以及抱着幼儿，露出笑脸的美女也被一起拍到了画面当中。

※※※※※※※※※※※※※※※※※※※※※※※※※※※※※※※※※※※※※※※

在twitter上，会公开这次登场的「缇雅」以及「赫利贝尔」两个人的角色设计图。

对此有兴趣的人，请务必浏览。

《完》

缇雅：

赫利贝尔：